



684.015101

44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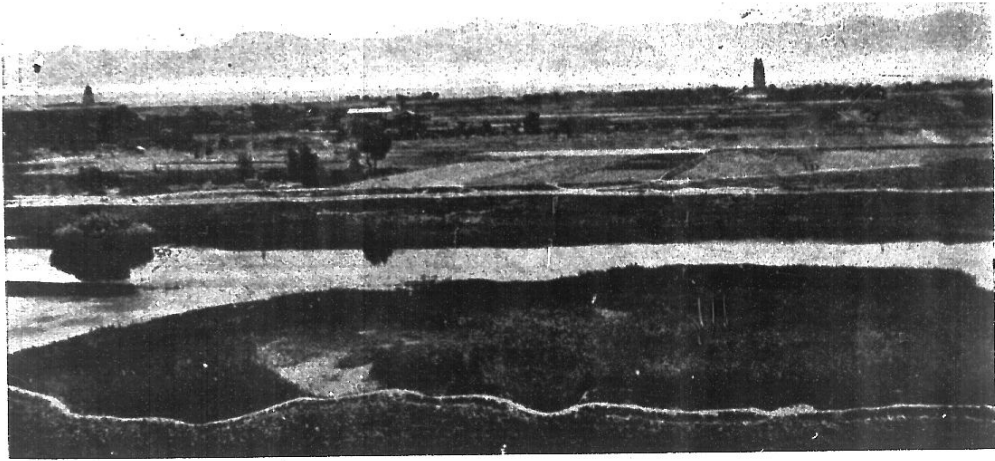
長  
安  
史  
蹟  
考

楊足  
立  
鍊喜六  
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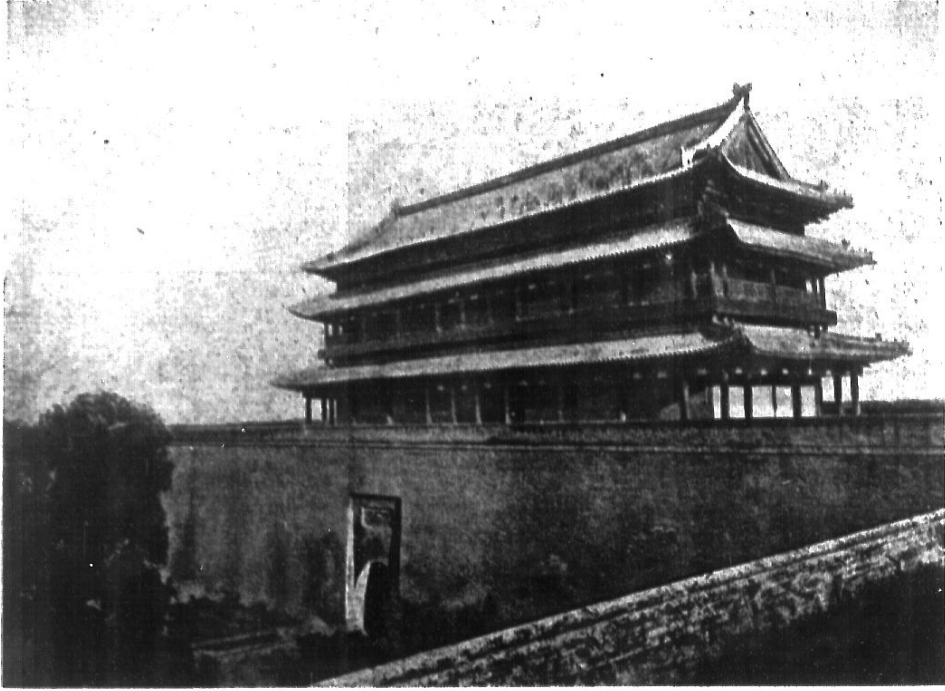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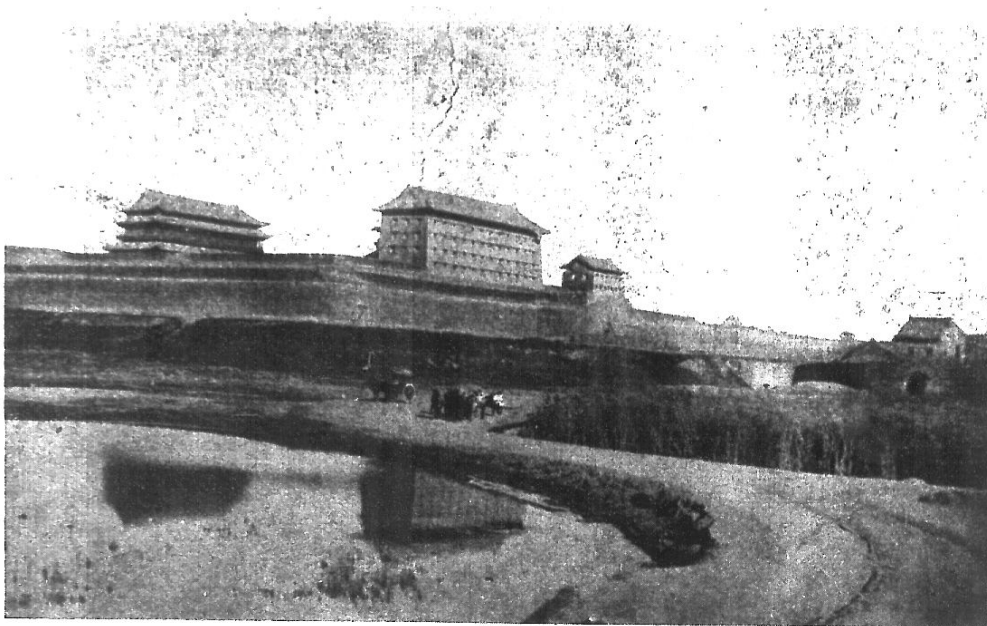




一。 西 安 遠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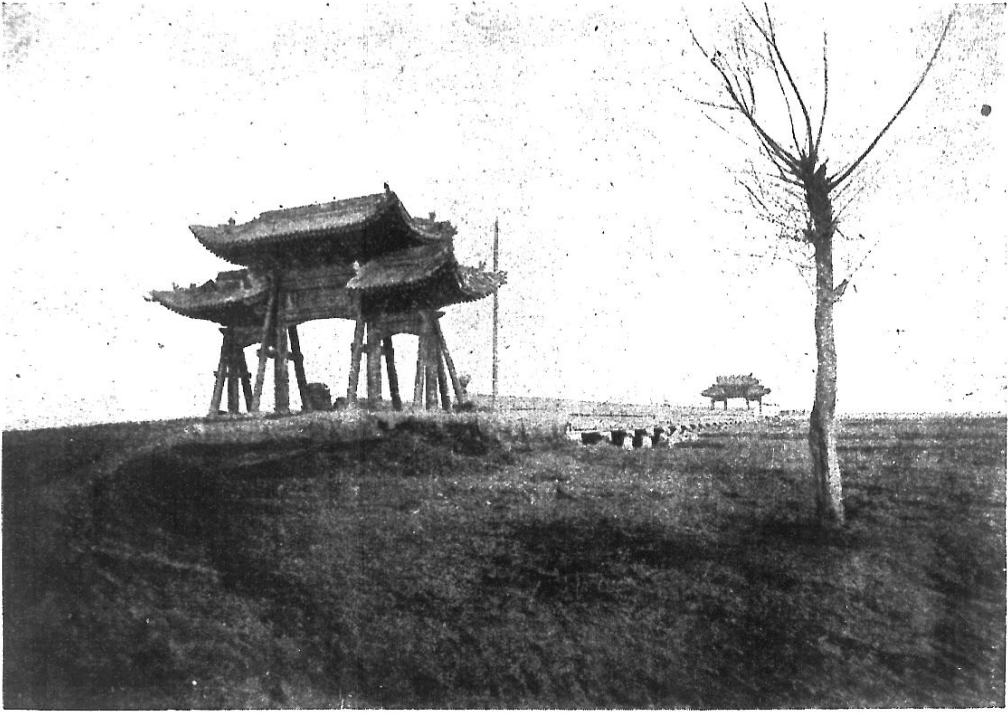
二. 西 安 城 北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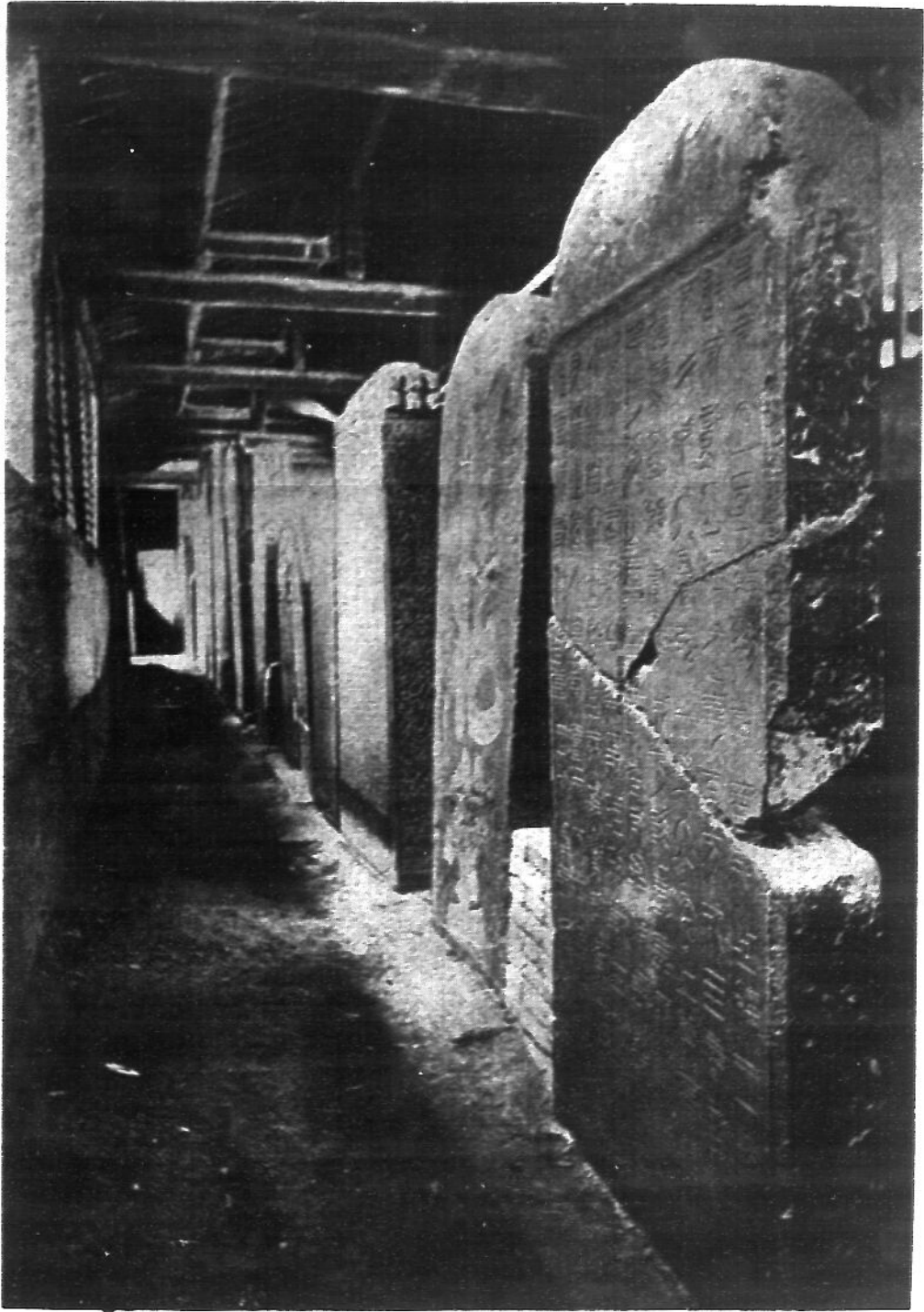
三。 西 安 城 南 門



四。 壩 橋



五. 滄 橋



六. 碑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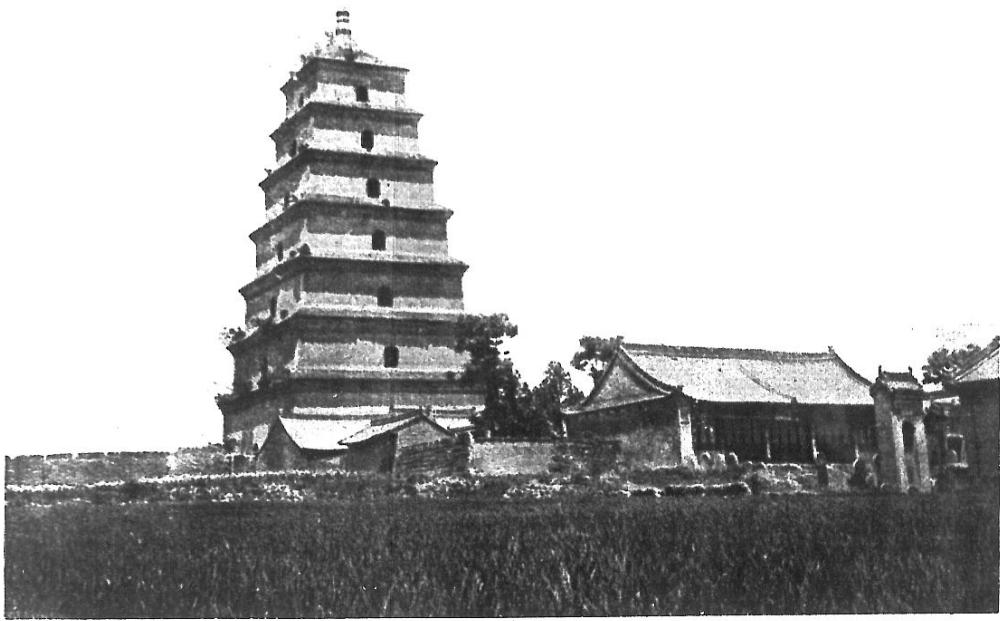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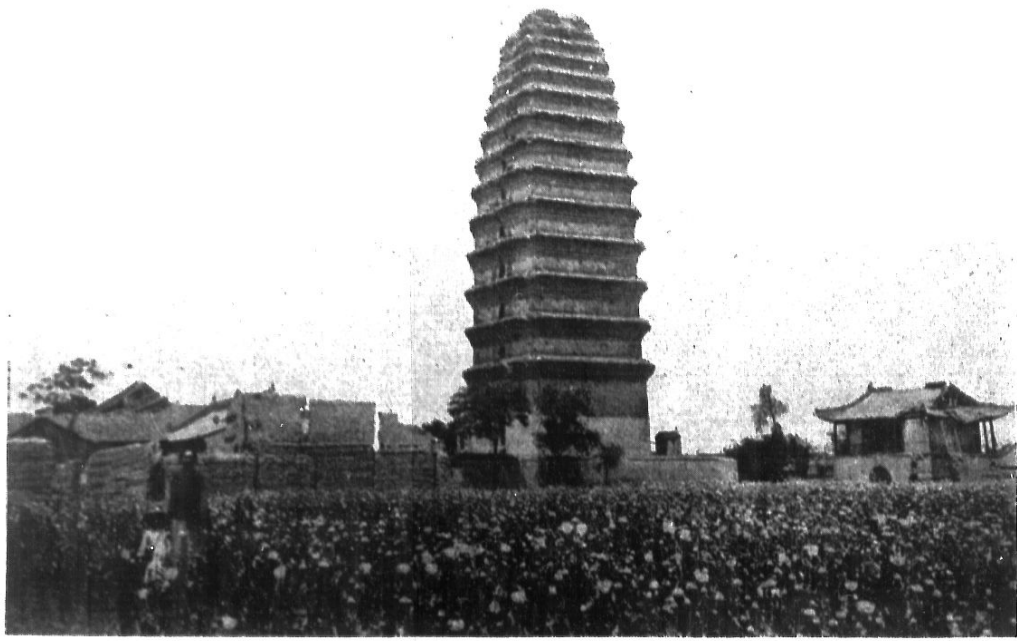
七. 碑林宋夢英篆書千字文碑冠與額



八. 西 安 文 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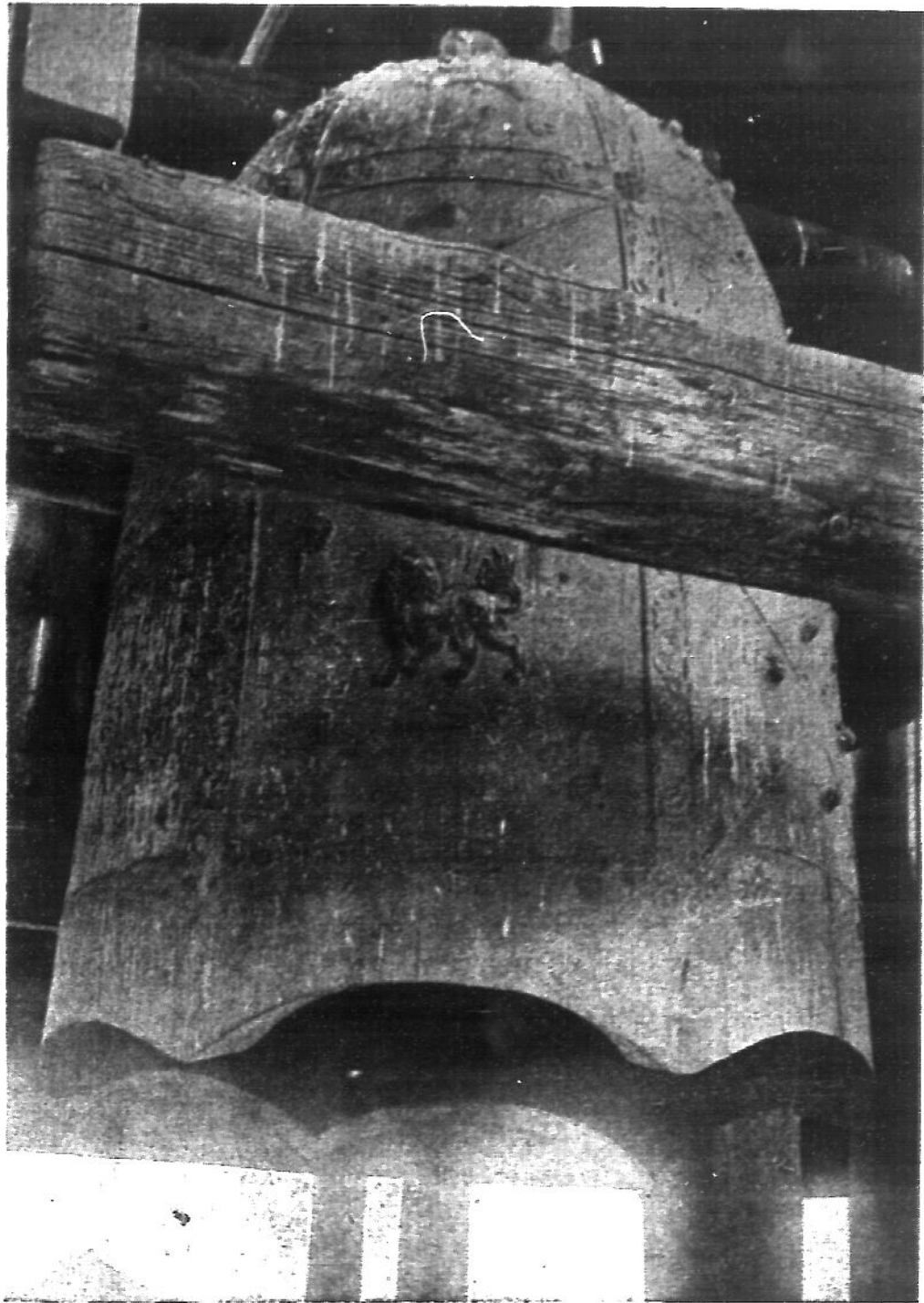
九. 大 慈 恩 寺 大 雁 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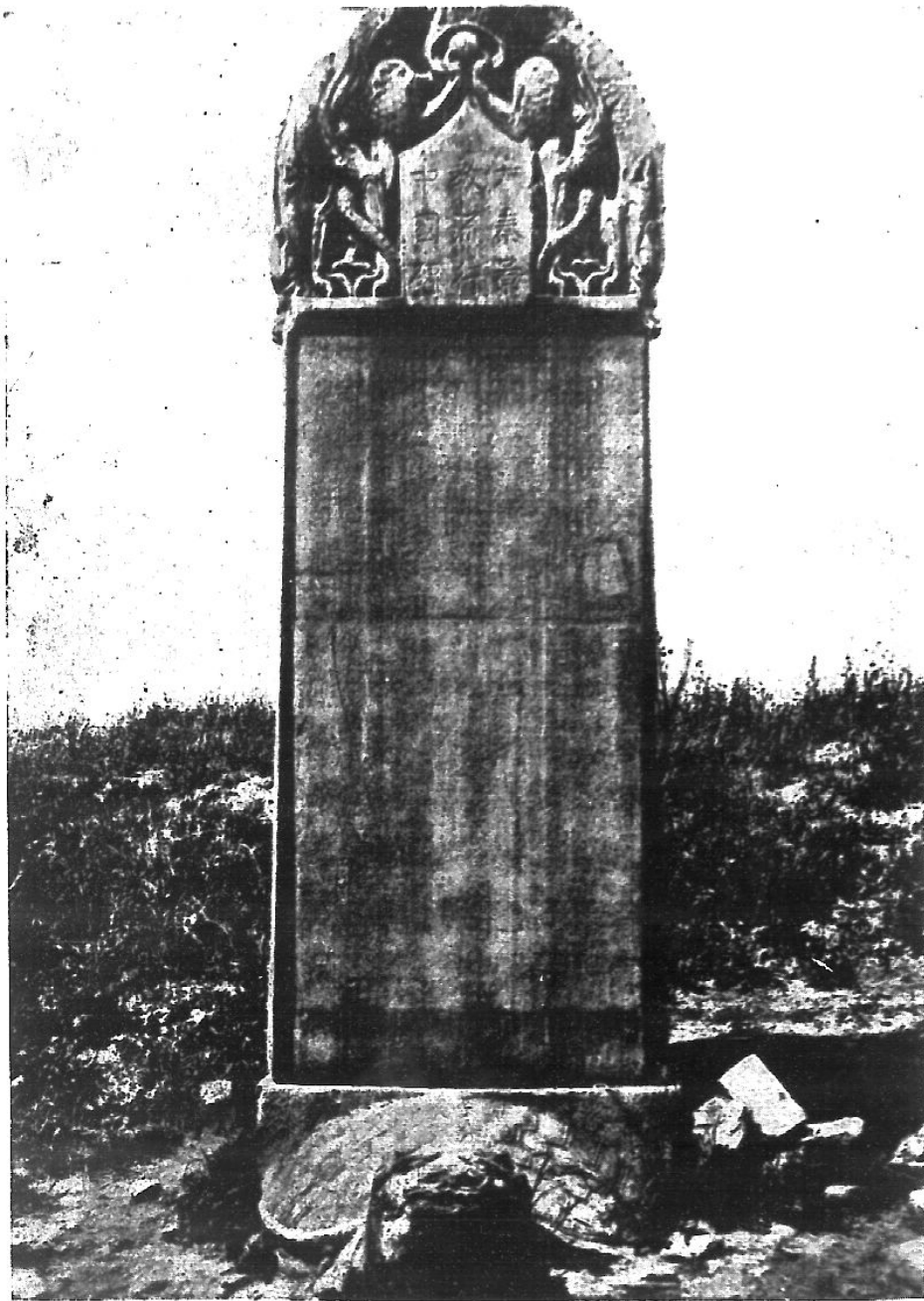
十. 大 薦 福 寺 小 雁 塔



十一 迎祥觀（景龍觀）鐘樓



十二。 景 龍 觀 古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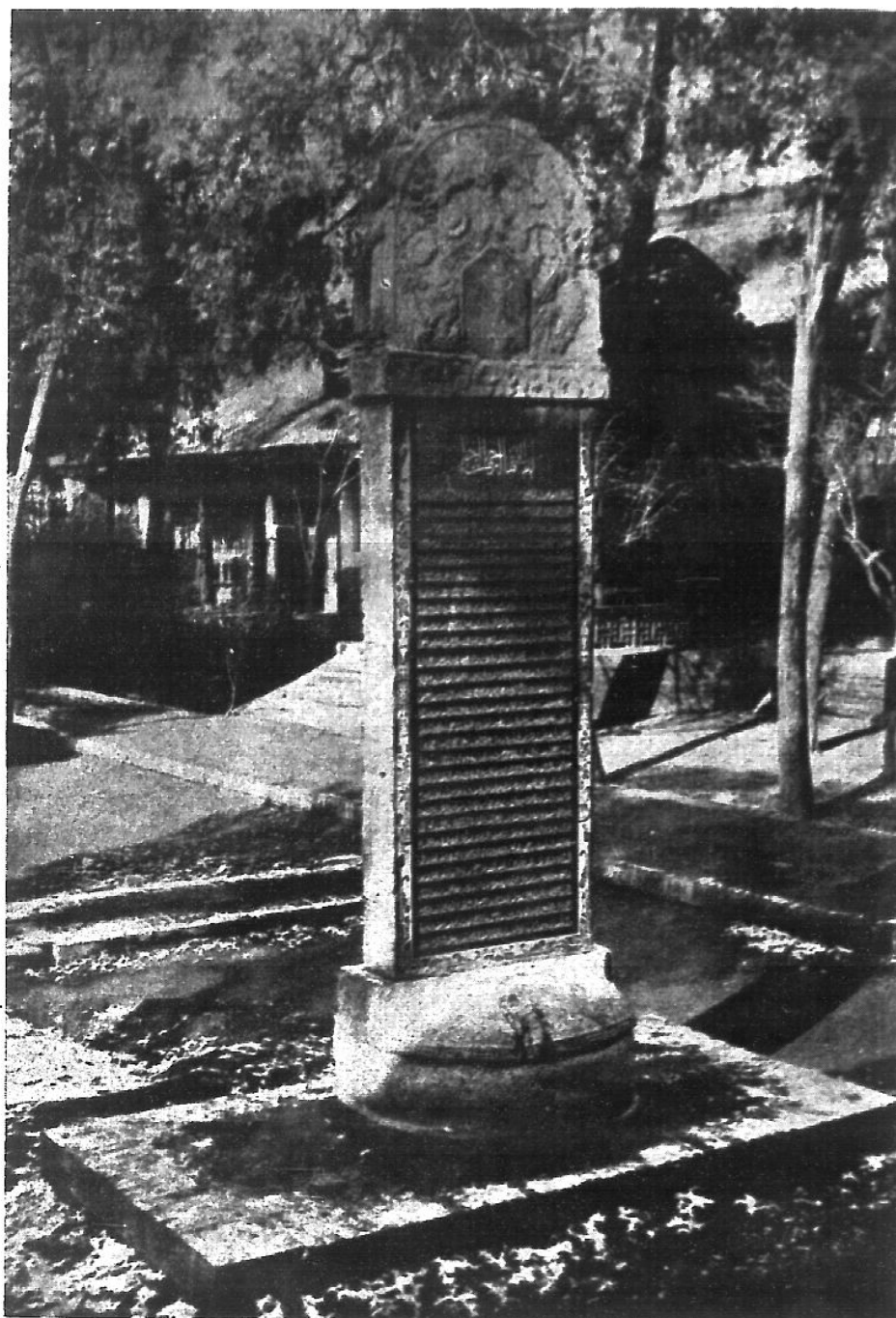


十三. 崇聖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十四. 崇聖寺大理石水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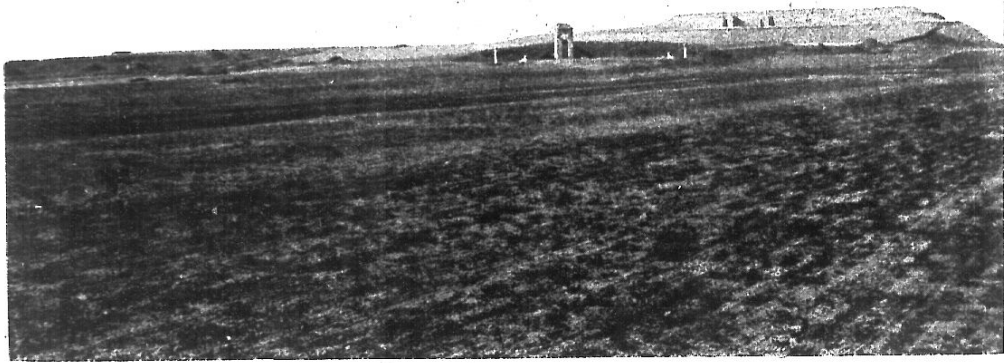




十五. 西安清真寺阿刺伯文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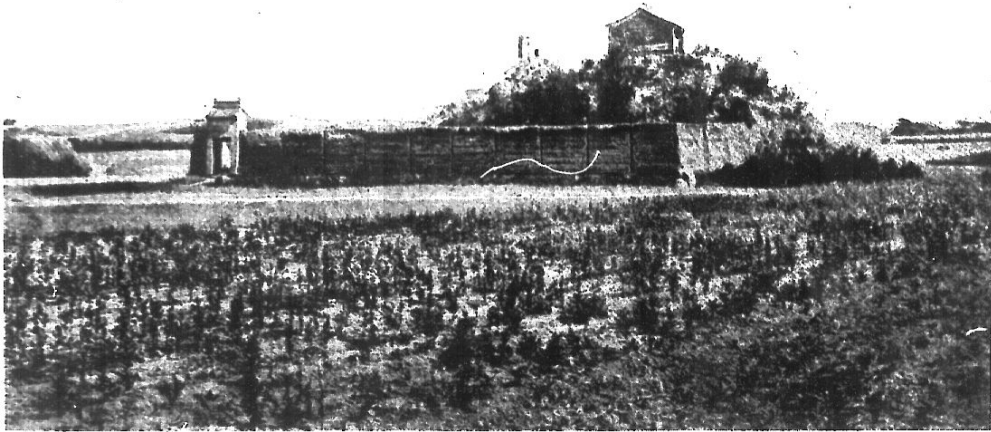
十六. 阿 房 宫 遗 址



十七. 未 央 宮 遺 址



十八. 大明宮舍元殿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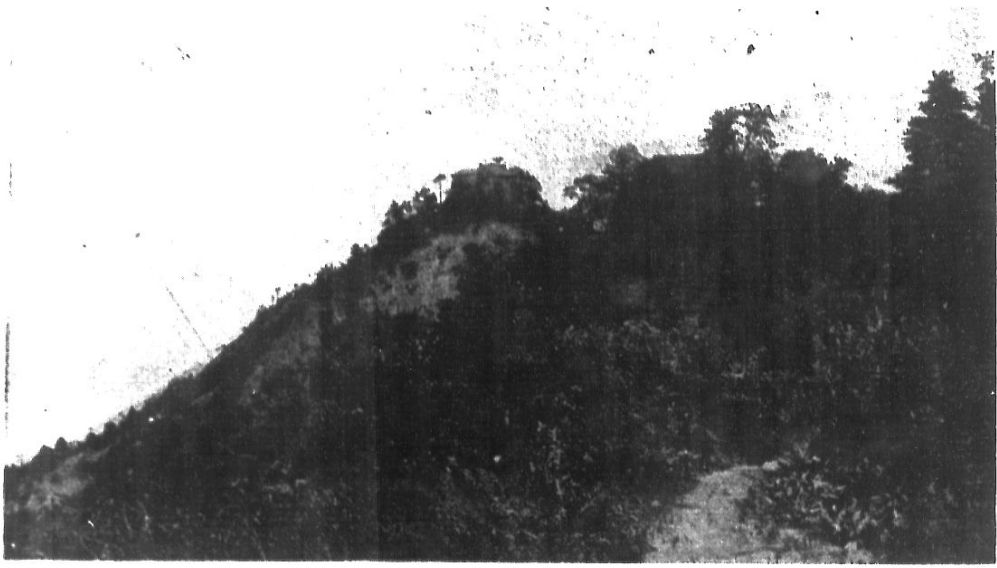
十九. 太液池蓬莱亭遗址



二十. 興慶池沈香亭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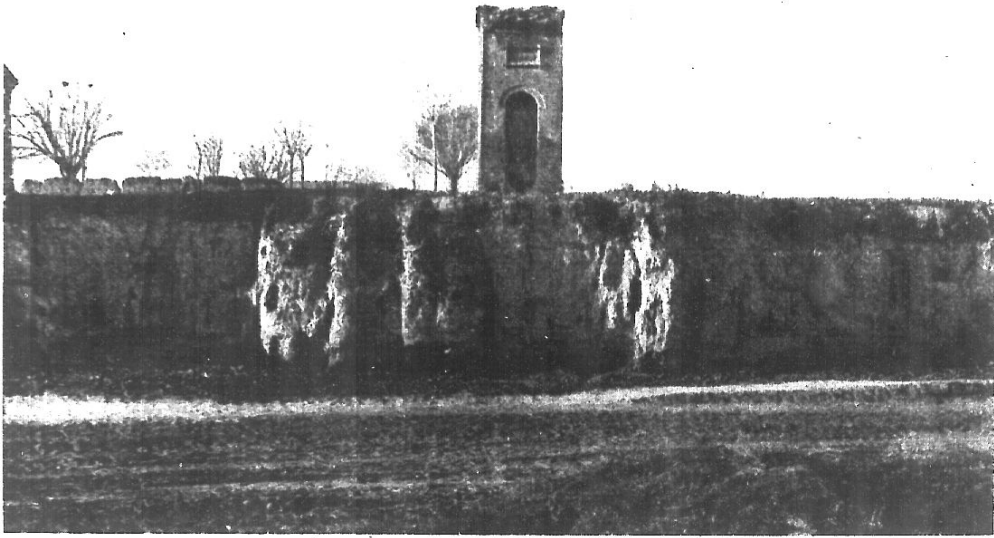


二十一。從終南山遙望秦嶺



二十二. 終 南 山 南 五 臺 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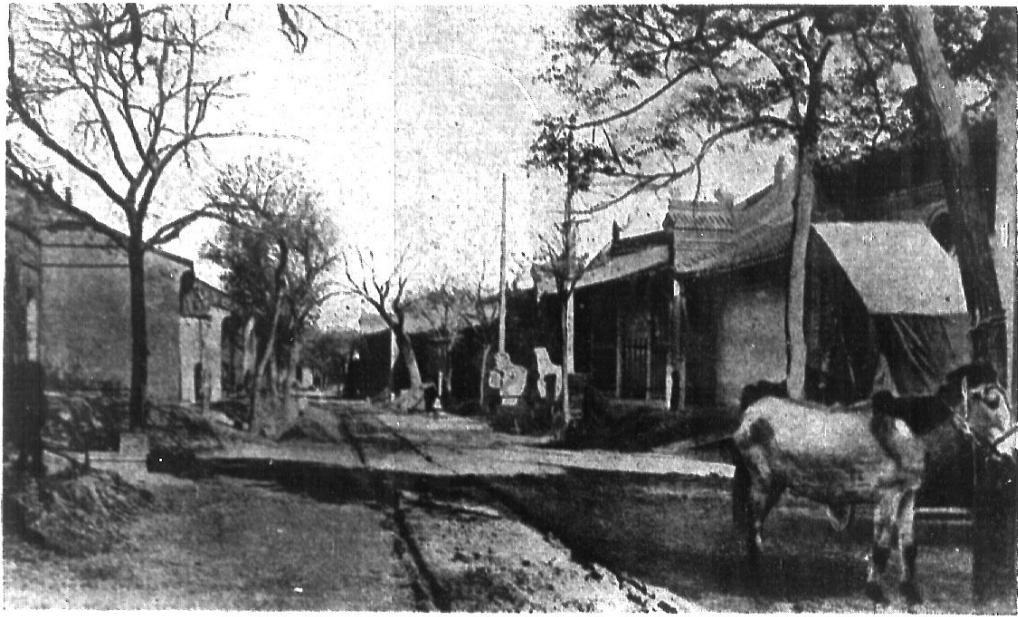
二十三。 臨 潼 縣 新 豐 驛 鴻 門 會 址



二十四。 驪 山 温 泉



二十五。 華 山 遠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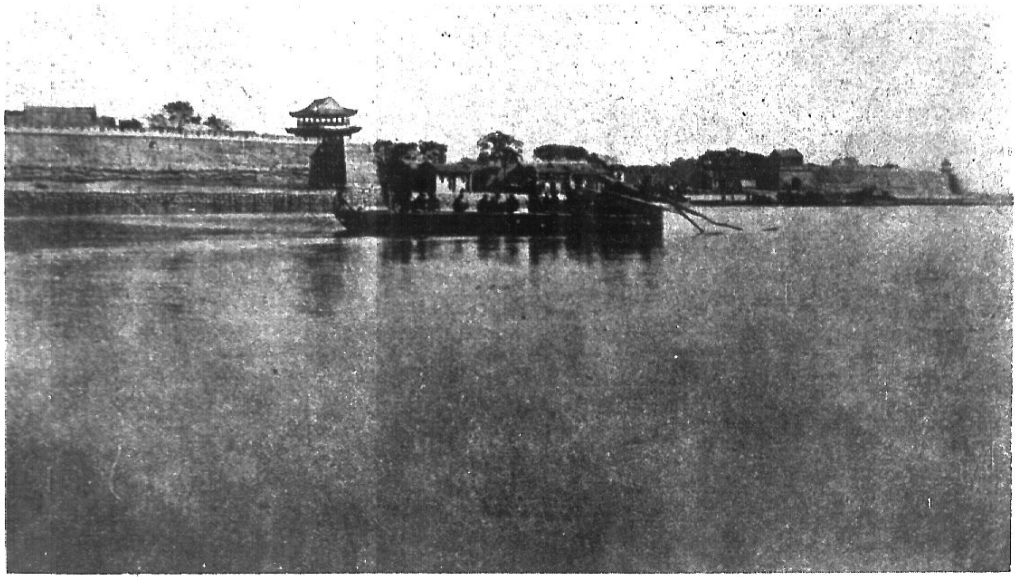
二十六. 華陰縣附近之村落



二十七. 潼 關 東 門



二十八。 函 谷 關 北 門



二十九。 咸 陽 渡 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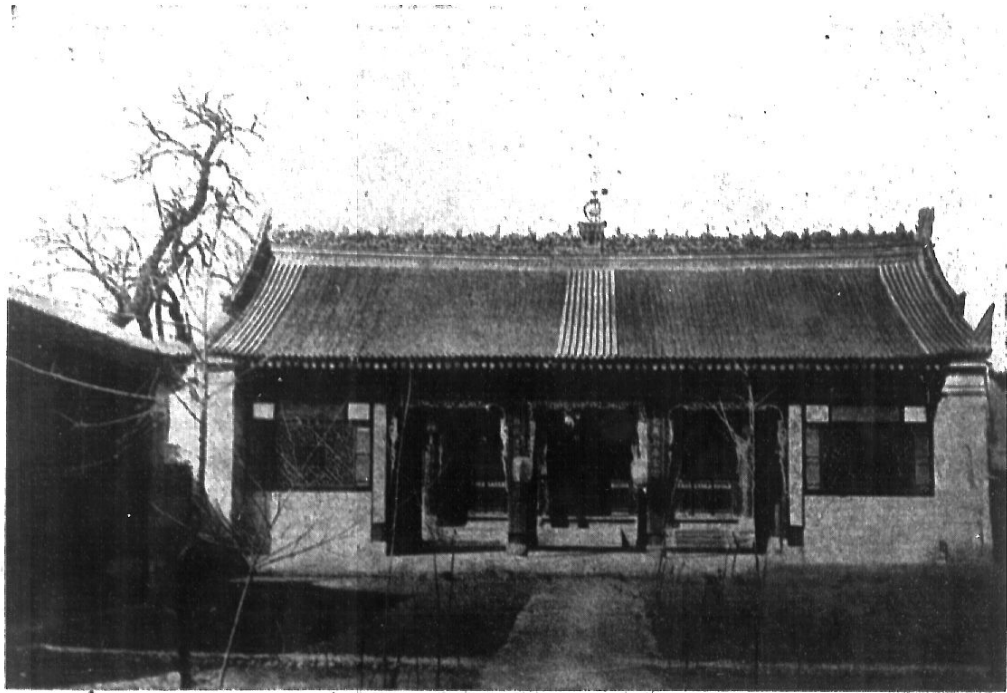


三十. 咸陽縣西馬跑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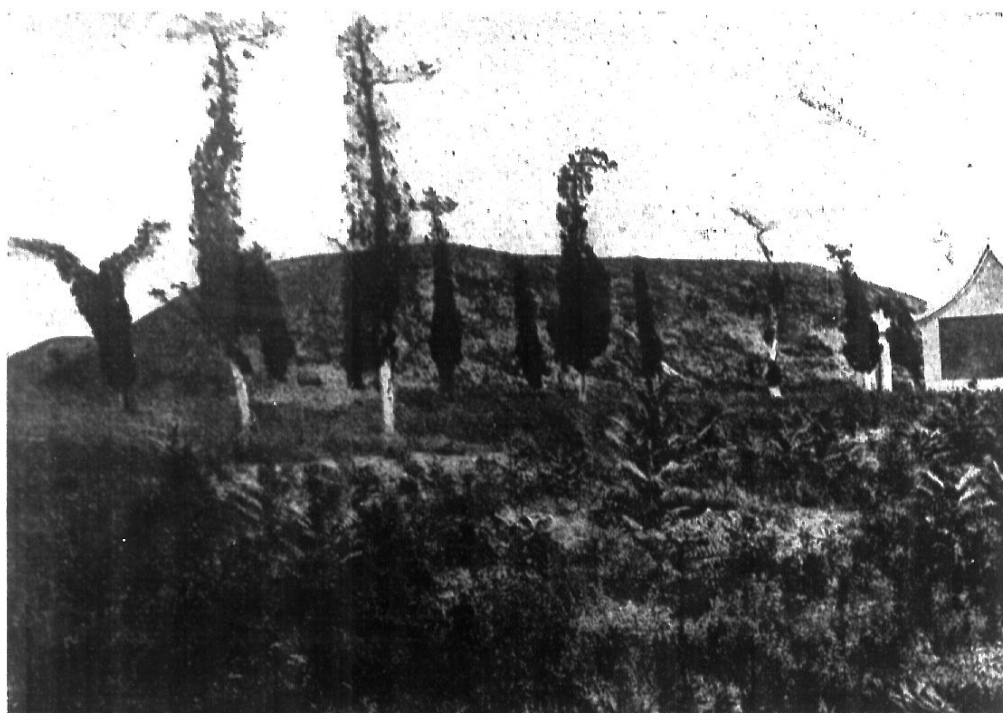
三十一。鄆縣草堂鳩摩羅什舍利塔



三十二. 岐山縣西南周召公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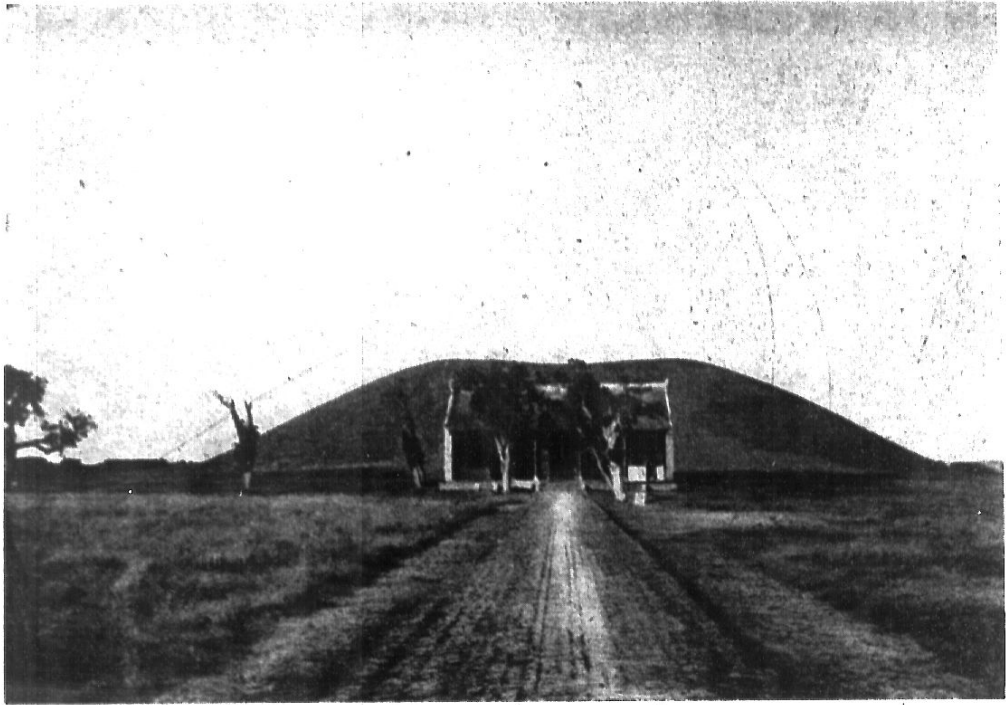
三十三。五丈原古戰場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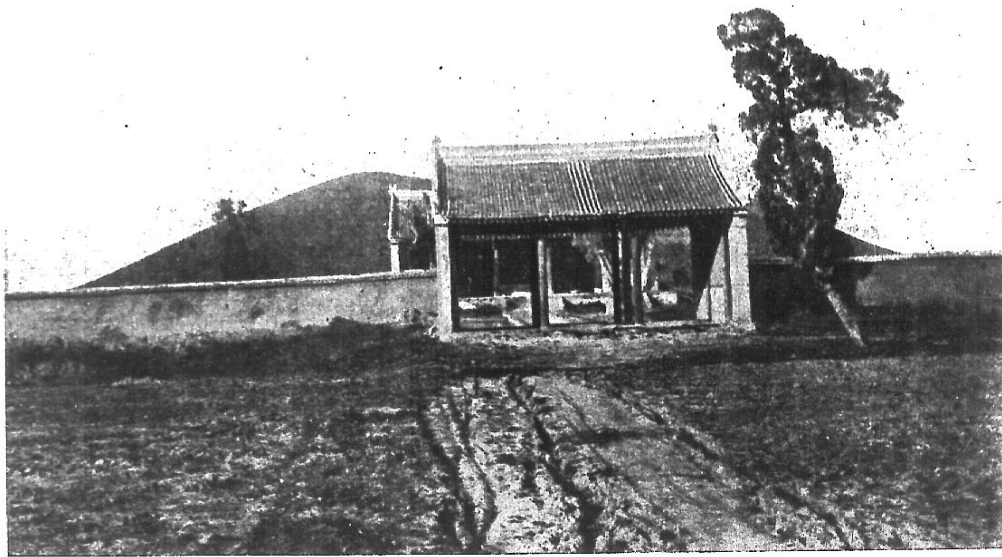
三十四。 周 文 王 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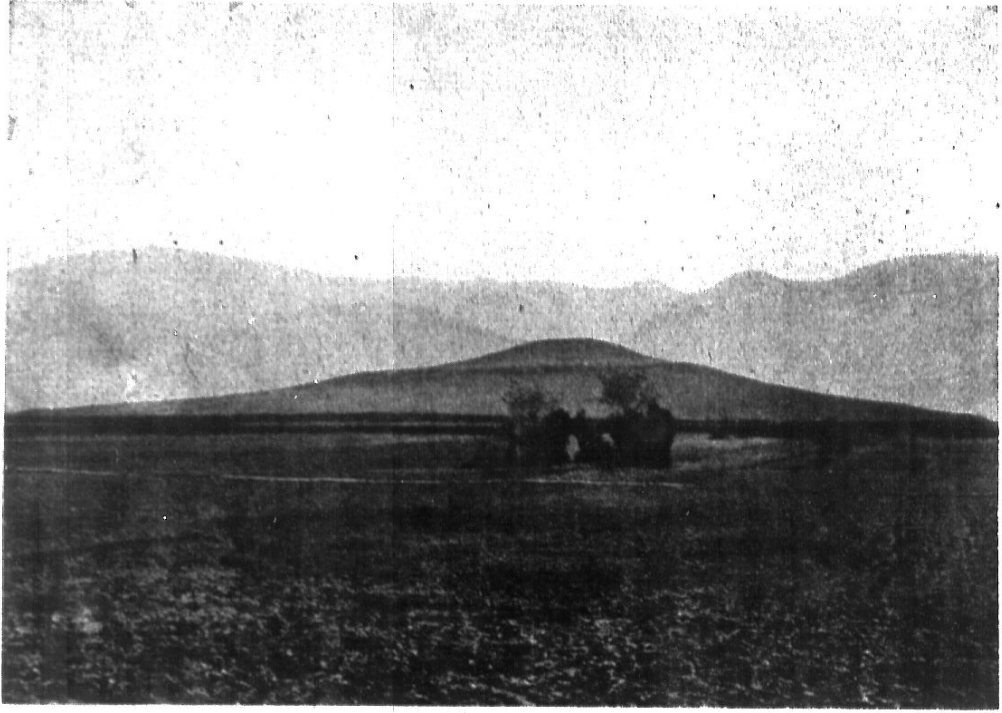
三十五。 周 武 王 陵



三十六. 周 成 王 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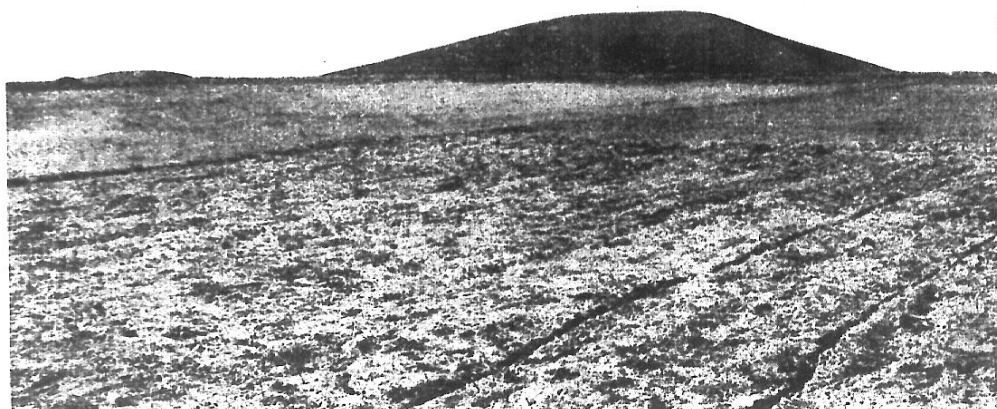


三十七。 周 康 王 陵



三十八. 秦 始 皇 帝 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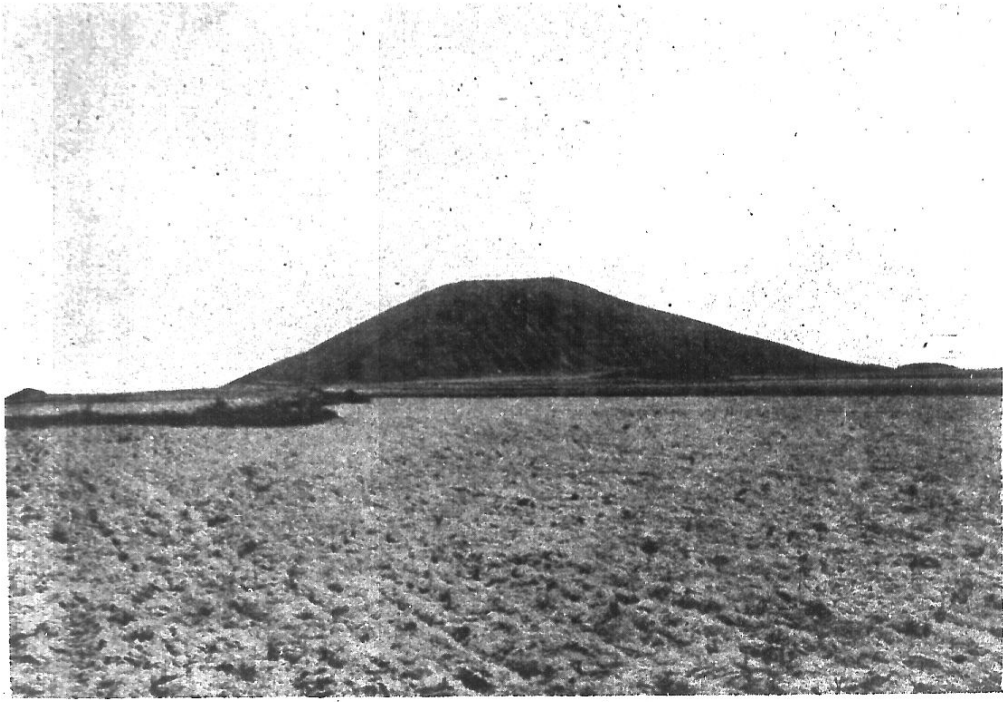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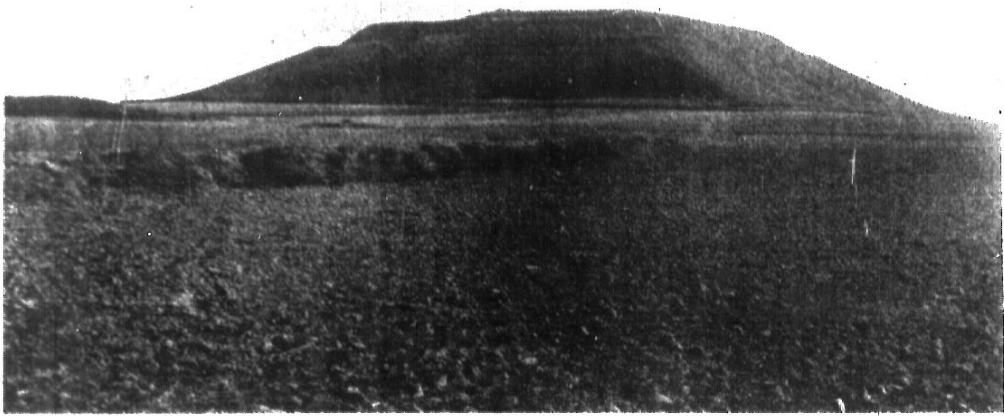
三十九. 漢 高 祖 長 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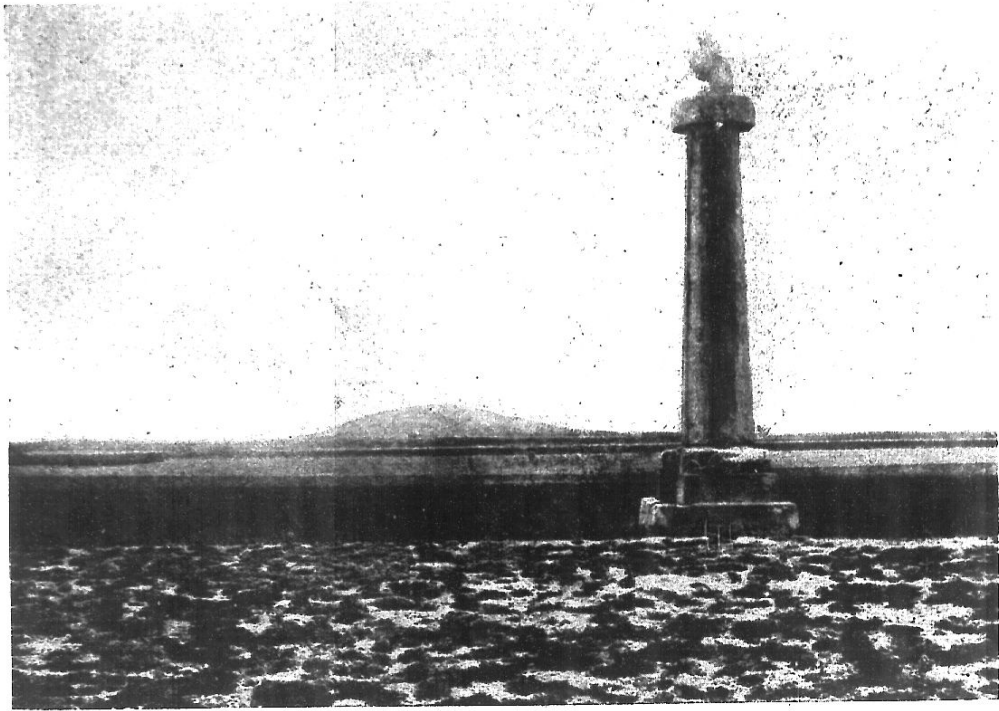
四十。 漢 文 帝 壩 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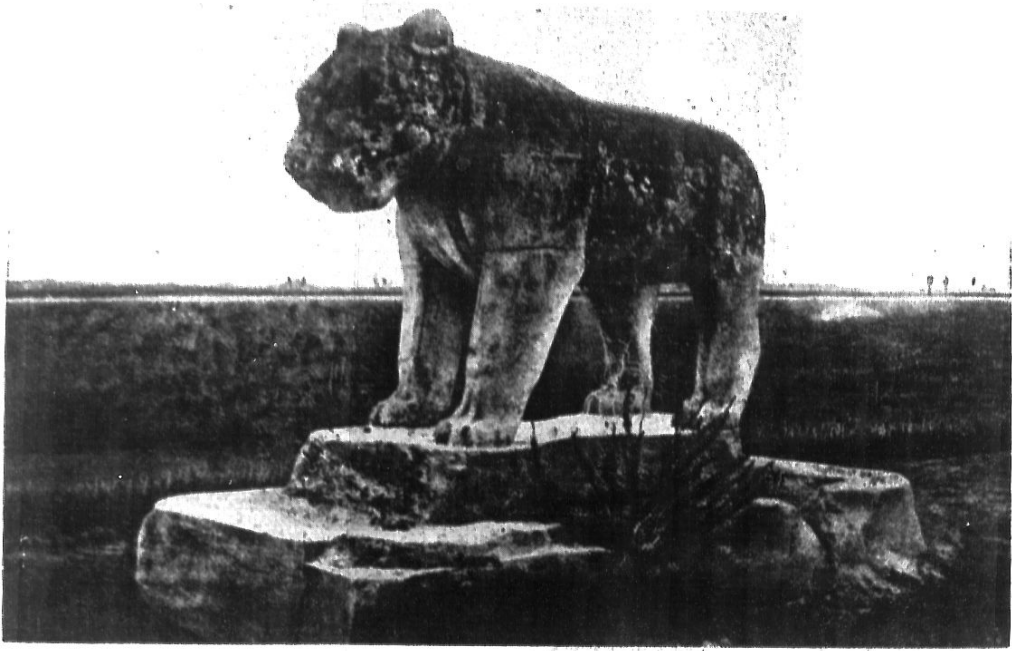
四十一。 漢 武 帝 茂 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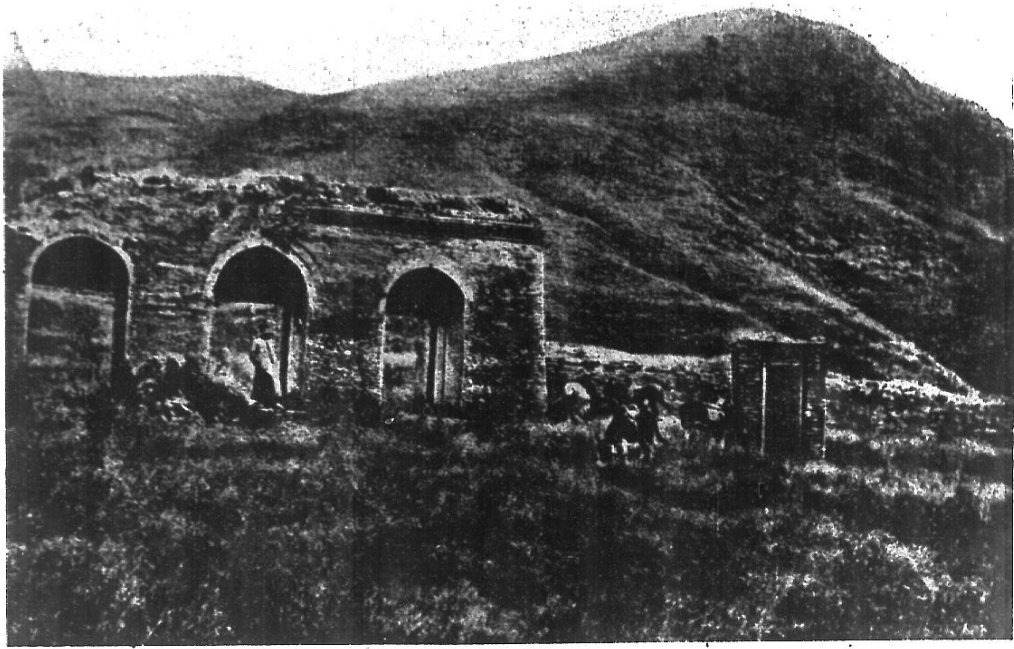
四十二。 漢 昭 帝 平 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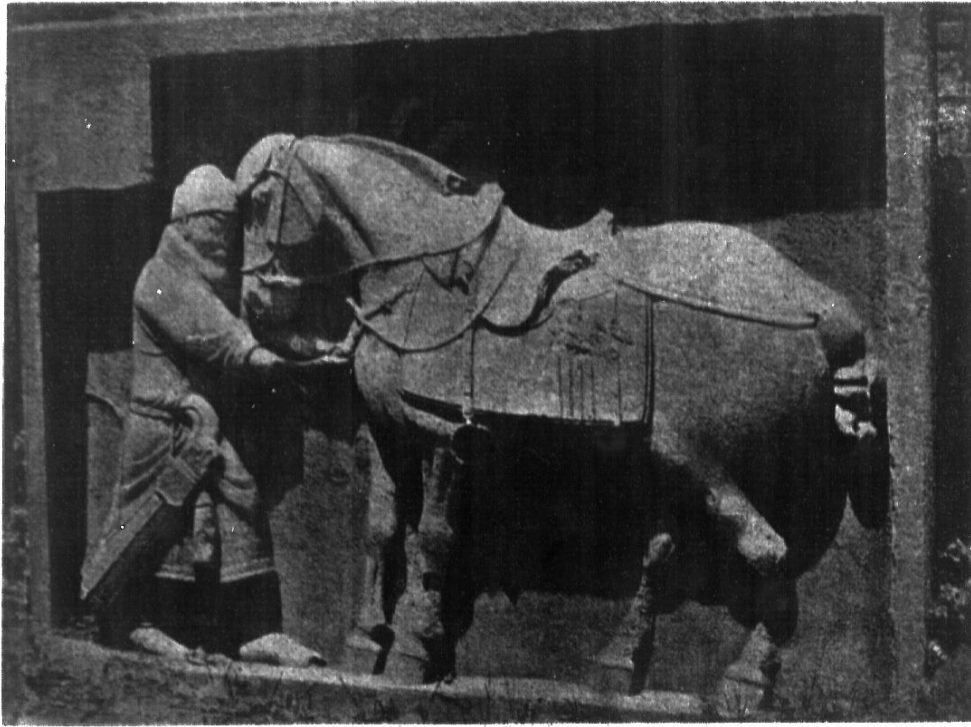
四十三。 唐 高 祖 獻 陵



四十四。 唐 高 祖 獻 陵 前 石 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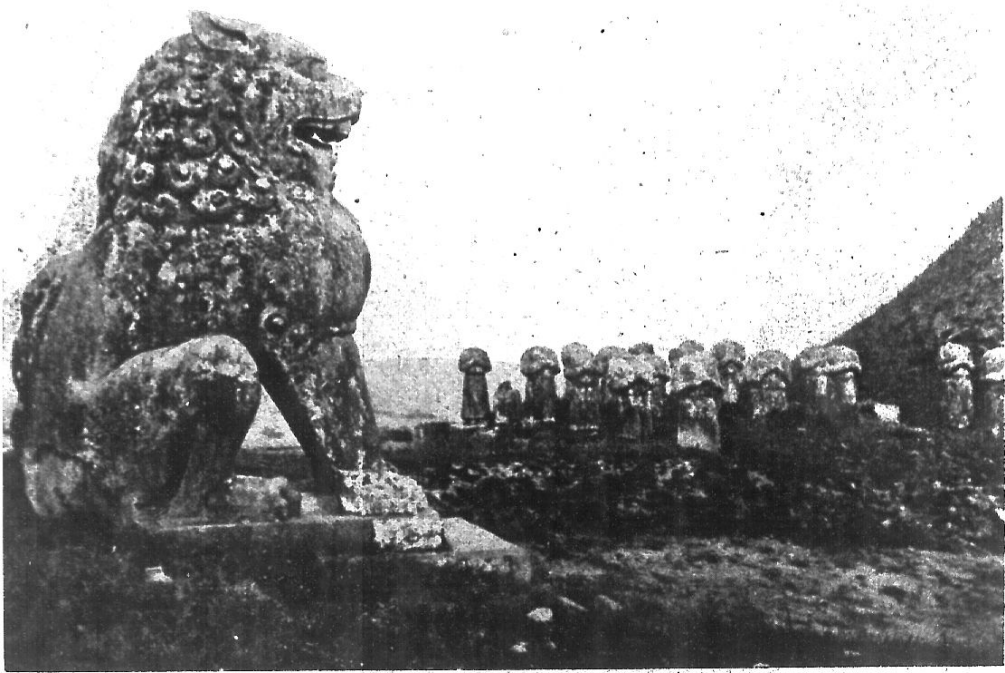


四十五。唐太宗昭陵玄武門殘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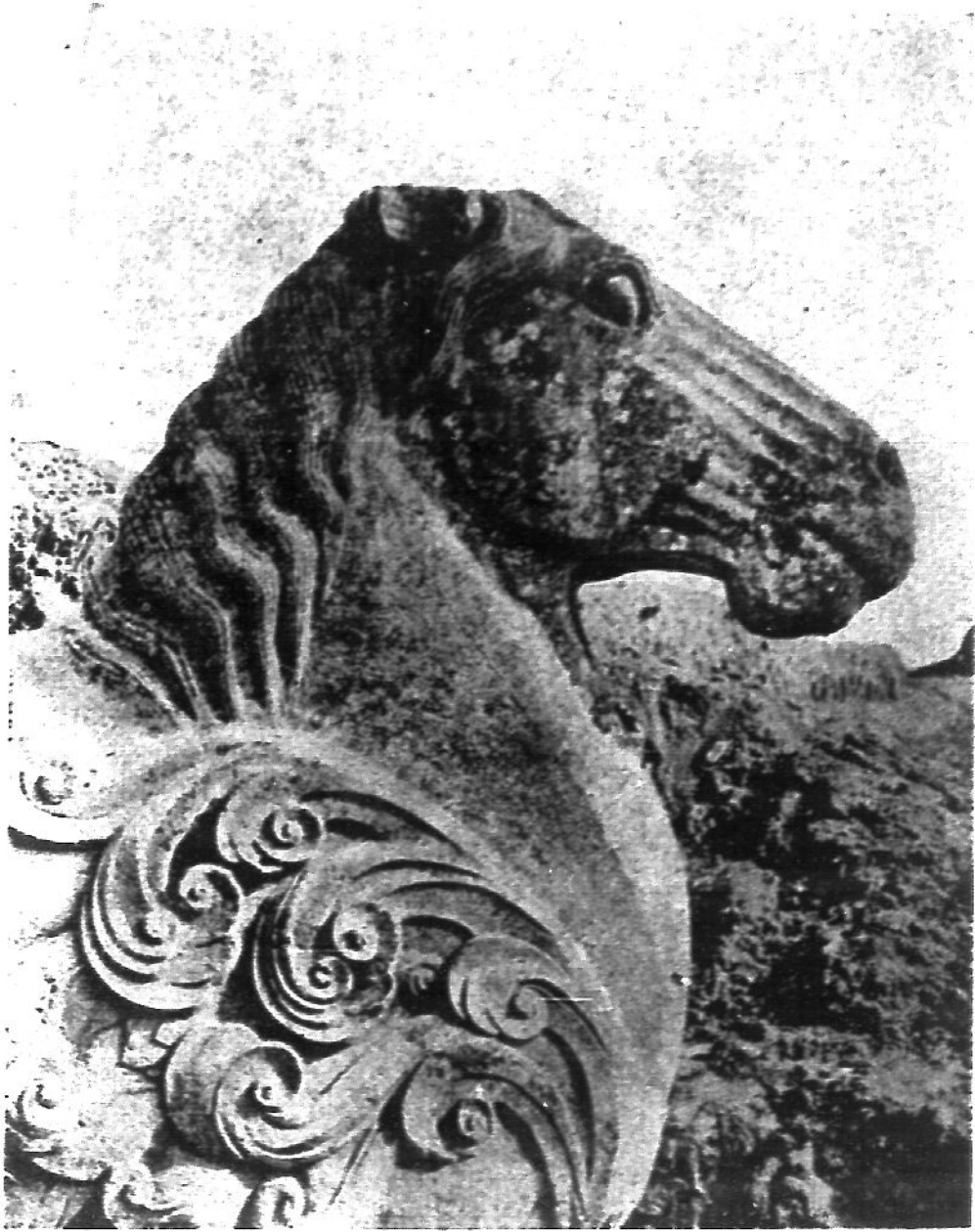


四十六。唐太宗昭陵六駿碑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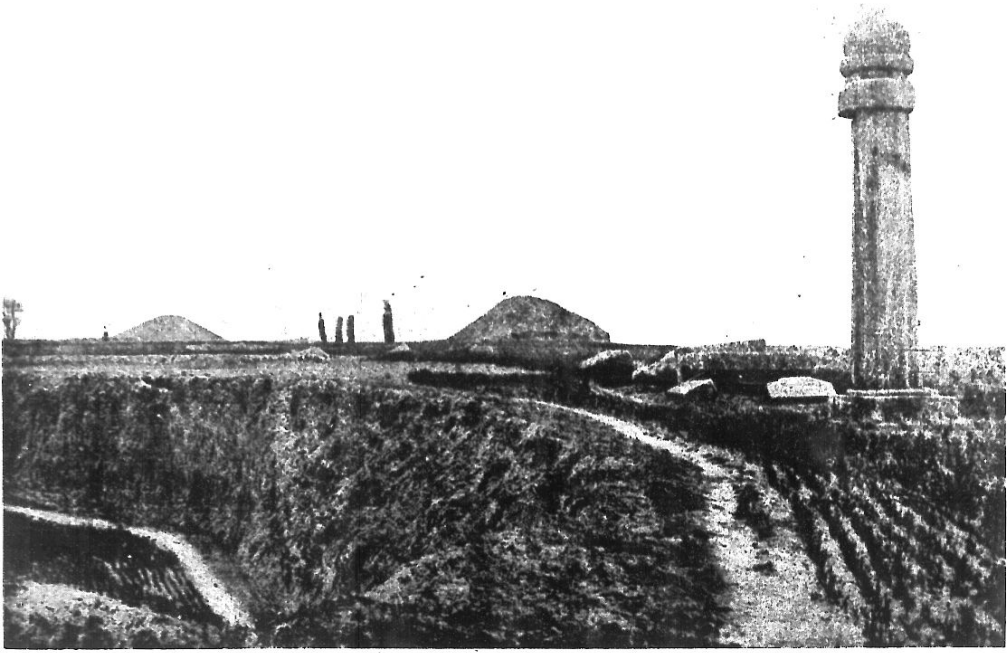




四十七。唐高宗乾陵善會石像及石獅



四十八. 唐高宗乾陵翼馬



四十九。 唐 武 宗 端 陵



五十。 馬 菟 楊 貴 妃 墓



五十一. 唐大理石仁王像(終南山出土)



二十五. 唐大理石佛及力士頭(出土地不明)

## 序

隋文帝開皇二年（西五八二）六月，創設大興城，左僕射高穎爲總裁，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創制，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尙書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尙龍義等指揮監督之。至唐太宗貞觀八年（西六三四）以來，增設大明宮（蓬萊宮），又分割翊善、永昌二坊，而增加光宅、來庭二坊。及玄宗開元二年（西七一四）以來，新設興慶宮，用五王子舊宅，而興慶坊遂消滅。開元十四年（西七二六）及二十年（西七三二）兩次開擴興慶宮，於是勝業、安興、永嘉、道政、四坊及東市，其地域之一部皆縮小。開元十六年（西七二八）一月以來，增築夾城。此等雖有多少之變更，然其宮城、皇城、外郭城之主要部規制，大體皆儘沿襲隋代者也。此唐首都之長安城，在中國歷代首都之中，乃至在中國歷代大都市之中，其諸種異樣之點，有殊堪注目者，非虛語也。即（一）首都：就其都市計畫之點而觀。試閱『周禮考工記』匠人之條，及『禮記』禮器圖朝市廛里之條，而如西晉首都洛陽城，北宋東京開封府城，元大都燕京城，明清北京城等，皆實施此中國傳統的理想的首都計畫，所謂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中央宮闕，左右民廛是也。然而唐獨不採用此規制；都城之中央，位於儘北，東西兩市相對，而位於宮闕區域外東南西南之郭城內，顯然違背前朝後市之狀況。（二）坊制、街路等之區畫規模，壯大豁達，對於都市住民之實際生活，便利與否，姑不具

論，要爲實現古來中國有識者所想像的首都計畫，抑且爲世界的壯觀，暫不問其廣袤大小如何，其都市計畫之規模，實極雄壯渾厚也。（三）爲東方諸國首都規制之模範，尤使日本之奈良平城京、京都平安京模倣之，因此模倣結果，關於長安城都市之一般行政、都市警察行政等各制度，及其他市場貿易實況、廛舖樣式等一切都市生活之內容，使日本所醞釀之王朝時代士民之都市生活，促進上代文化之發達，而具唐風，故凡研究日本平城京、平安京並考覈日本王朝時代之士民生活者，可作比較研究上之基準也。（四）由後漢時起，流傳影響於中國之諸外國文化頓形顯著，遂與隋、唐，尤其是唐代之中國固有文化渾然融合，惟其精華，既已燦然反映發揚於唐長安城朝野人士之生活中，則通觀中國文化發達史，長安實爲劃期的文化踊躍之舞臺，其意義實重大也。（五）苟日本遣唐使與留學生所勾留之長安城內外之風華景物，卻使日本國民明悉，且得徹底的模倣之，則其鳳闕龍樓之駁婆、道觀佛刹之輪奐、金姿寶顏之色相、南郊祭天之典禮等，凡傳於載籍，或寫於宮觀，或殘於遺蹟遺物中，使檢討其層樓、闕殿、荒塚、殘碑之緣由與現狀，及攷究人民、城郭、風土、食貨等輕重之往事，似一一彷彿於眼前，此在日本，卻爲津津有味之問題，同時，爲其學術研究之對象，價值殊大，凡此，不待絮述而後明也。

唐代長安城，自後梁朱全忠於天復四年（西紀九〇四）正月挾昭宗東遷後，即遭人爲的破壞，以其宮殿、百司、民屋等木材，由渭水而黃河、浮運至洛陽，其事酷似日本平氏福原遷都，誠一齣悲哀之史劇也。因此於同年三月，即爲佑國軍節度使治所之奉元城。其城若以盛時皇城區域爲中心，則僅占其東北兩方而已。爾來一千餘年間，其



規模殊鮮變更，即就今日之西安城觀，仍襲其舊。然則謂唐代長安城，在天復四年後，已奄奄爲廢墟者，絕非過言。

以是憧憬於隋、唐時代之色相，而考覈疆域坊制，調查其舊址故蹟，試行復原作圖之學者，實不少觀，如北宋敏求之「長安志」二十卷，元代李好文之「長安志圖」三卷，有清徐松之「唐兩京城坊考」五卷，陸燿遹、董祐誠等之「嘉慶重修咸寧縣志」二十六卷，張聰賢、董曾臣等之「長安縣志」三十六卷，程鴻詔之「唐兩京城坊考補」等書，凡此研究，俱付黎棗者；他如唐章述之「兩京新記」逸文，宋張禮之「游城南記」，明趙樞之「游城南記」等，亦互爲表裏，足資研究焉。就中，徐松之述作，根據宋敏求者而較精博，及至「咸寧縣志」考據遺址舊蹟，愈益正確；以上兩書堪稱出色之作，惟對於實地測量之計數，猶不得謂之精確可靠也。其在西洋學者中，法人 (Henri Havret) 雖在 *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 II*, 1895. 內論及此事，惟率皆以「咸寧縣志」爲根據，其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與 *Si-ngan-fou Moderne et L'antique T'ch'ang-ngan* 二圖，亦不過轉載「咸寧縣志」上所記之「唐京城總圖」與「今城唐城合圖」已耳。

本書著者足立喜六君，原籍日本靜岡縣磐田郡袖浦村字岡。明治三十一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三十九年春，應清國政府招聘，任陝西高等學堂教習；迄至四十三年春，僑居該地。平時利用講習餘暇，調查西安府附近史蹟，四十年秋，遇桑原隲藏博士偕宇野哲人博士往遊陝西，著者受博士指導，爰大爲感動，奮然求償此夙願，應用其專長之數理知識，傾力於遺址之測量，草成初稿。及任滿歸國，在歷任愛知縣立第一高等女學校、一宮高等女學

校等教職之際，撥冗完成其研究。如是者，迨至昭和元年，遂得定稿。乃於三年春向桑原博士提出，請求校閱，並囑代爲斡旋刊行。

著者此研究，以實地調查遺址爲立腳點，製出唐長安城坊區域之舊圖，而與各記錄、各研究對照，藉得訂正從來之謬說，使之愈益精確，此其主要目的也。書中詳述長安、咸寧、咸陽、三原、高陵、臨潼、涇陽、鄠、盩厔、興平、醴泉等縣並乾州歷代之史蹟現狀，以追溯符合古昔之情景。關於前者，一面基於『咸寧縣志』，而實地踏查測量今日之池底村（唐代魚藻池遺址）、午門址（唐代大明宮南牆遺址）、合璧（唐代含元殿遺址）、孫家凹（唐代太液池遺址）、西五臺（唐代宮城南牆西部遺址）、東門大街（唐代景風門大街遺址）、南門大街（唐代安上門大街遺址）、唐濟大街（唐代承天門街遺址）、西門大街（唐代順義門大街遺址）、華藏寺（唐代翊善坊保壽寺遺址）、金花落（唐代興慶宮東之金花落遺址）、景龍池坊之龍王廟（唐代興慶宮沈香亭遺址）、景龍池坊之窪地（唐代興慶宮之九龍池及龍首渠遺址）、元興門（唐代延興門遺址）、石佛寺（唐代新昌坊青龍寺遺址）、曲江村（唐代曲江遺址）、大雁塔（唐代進昌坊大慈恩寺塔遺址）、小雁塔（唐代安仁坊薦福寺塔遺址）、興善寺（唐代靖善坊大興善寺遺址）、三門口（唐代安化門遺址）、木塔寺窠（唐代永陽坊大莊嚴寺塔遺址）、崇聖寺（唐代義寧坊波斯胡寺遺址）、玄都觀（唐代崇業坊玄都觀遺址）等等舊蹟，努力確定其位置，他方復以研究唐代尺度里程之實長，與記錄所傳長安城之廣袤，而比較考覈之，互審此兩方，以獲得實測的研究，更參酌

記錄所載，然後考定其城坊區域；關於後者，詳述漢代長安城遺址，漢、唐諸帝陵並功臣墓之現狀與式樣，以及碑林近況，關中名勝古蹟等。就中對於唐代尺度里程之實長研究，著者曾傾其全力爲之，基此結果而下定論，雖所言尙有研究之餘地，然就大體言，論旨穩健，研究着實，與記錄所傳之數字，相差甚微，庶幾可謂一家之言矣。至於以含元殿與大雁塔位置於南北一直線上之古來目測的俗說，而闡明立腳於前者，後者僅偏西一度，此說尤確。凡此種種，裨益學界，實非淺尠。且書中插入遺物舊址之照片甚夥，與 *Chaannes* 之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及 *Segalen* 等之 *Mission Archeologique en Chine* 互有出入，且多罕觀者，其有裨於學者之參考，諒不在少數。

本書草稿，原分五大冊：第一冊由序說迄至漢唐之里程研究，第二冊由秦以前之遺蹟迄至逍遙園，第三冊由隋唐之長安城迄至馬嵬驛，第四冊由著名之道觀迄至祆教，第五冊由唐代之陵墓迄至末尾。原稿自經桑原博士允諾校閱後，先則通覽原稿全部，不加改纂，次則逐冊增筆與訂正，最後則嚴密校閱，計費一年歲月，由第一冊起，引用文悉皆溯原於原書，本其記述，與史實對照，正謬誤，補不足，增短缺，遂致添削之硃筆，每頁幾無餘白。此余奉博士命，輔佐第二次校閱時，所親見者。因此，本書之面目與價值，更美一層。著者對此真摯之校閱，當亦衷心感謝也。博士校畢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各分冊後，正在着手至第三冊時，偶以過勞抱病，（昭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不能執筆，在討論唐長安城研究上必要文獻「咸寧縣志」之價值處，即博士擱筆之處也。余原非勝任此業者，惟以恩師之

嚴命與事情之不可避，祇得免爲其難，以慰抱病之恩師，冀其早告弗藥，或亦爲報恩之一端歟。本此心計，爰不揣鄙陋而受之。利用講述餘暇，勵精圖之，遂於同年十二月末日，果此重任。其時，博士在安靜療養中，不得直接仰承校閱上之指導教示，復不敢請益，蓋恐妨礙其保攝也。然第三冊之最後校閱與第五冊之補遺，雖余所爲，然實際博士於第二次校閱時，添削已極周密，故卽謂係博士校畢本書之全部草稿者，亦不爲過。

其後由昭和五年至六年春，博士病勢轉劇，原曾應允著者之序文，遂未及執筆而下世。余以事之不可避，姑揮不文之筆，敘述校閱本書之經緯於上。在此首先欽佩著者研究之苦心與名譽，貢獻於學界者甚大，此書刊行，實衷心慶賀不置，同時，追懷余不得不草此文之情景，不禁悲痛係之。並深信著者胸中，亦必具有同感也。

昭和六年七月二十日

那波利貞

## 小引

一、著者自明治三十九年一月至四十三年二月，執教鞭於中國西安府陝西高等學堂，課餘之暇兼及漢唐舊都長安規模、遺構之研究。一方探考文獻，同時復基於廣汎的實地踏查，而測定其故蹟與遺址。偶於明治四十年九月，桑原博士遊歷中國，勾留西安者一月，以是親得博士之指導，獲益殊多。自後遂專心對於西安附近並鄰縣之長安遺蹟，作更進一步之踏查，並盡力蒐集其材料。歸國後，公務之餘，努力其整理與考證，爰於今日，獲得完成年來研究之結果。

顧長安遺蹟，其範圍頗廣，研究此事之學者，固屬不少，惟欲一一就實地踏查考究而下論斷者，誠非易事。從來中國學者，例多根據文獻，而忽略實地踏查，然典籍所記，謬誤滋多。且今日遺蹟，皆歸湮滅，故此種研究，尤感困難。惟著者歸國後，因研究之進展，往往發見實地調查之不足處，而深悔其脫漏焉。

二、踏查實測之範圍，互及長安縣、咸寧縣、咸陽縣、三原縣、高陵縣、臨潼縣、涇陽縣、鄂縣、藍屋縣、興平縣、醴泉縣、乾州等十一縣一州，惟對於關係深切之扶風、鳳翔、岐山、富平、蒲城等縣，深以未及爲憾。

中華民國自第二次革命成功後，舉行改革地方制度，即廢止清代之府州，規定省、縣二級，同時盛行其分合

與改稱。例如改西安府（長安縣、咸寧縣）爲長安縣；改乾州爲乾縣等是也。又設分割一省，而聯合數縣之道。在陝西省內，南至秦嶺，北迄北嶺，併合其中之四十三縣（關中之故地）爲關中道，在其南者爲漢中道，北者曰榆林道。今試示關中道之縣與府、州之關係，則於左：

長安縣（西安府附郭長安、咸寧二縣）、咸陽縣、興平縣、臨潼縣、高陵縣、鄠縣、藍田縣、涇陽縣、三原縣、整屋縣、渭南縣、富平縣、醴泉縣、同官縣、耀縣（耀州）、大荔縣（同州府）、朝邑縣、郃陽縣、澄城縣、白水縣、韓城縣、華陰縣、潼關縣（潼關廳）、華縣（華州）、商縣（商州直隸州）、蒲城縣、雒南縣、柞水縣（孝義廳）、鳳翔縣（鳳翔府）、岐山縣、寶雞縣、扶風縣、郿縣、麟遊縣、併陽縣、隴縣（隴州）、邠縣（邠州直隸州）、枸邑縣（三水縣）、淳化縣、長武縣、乾縣（乾州直隸州）、武功縣、永壽縣。

然舊長安卽改爲西安省城，都督（以後之省長、督軍或督辦）駐劄於此，以統轄全省。但此不過行政上之改革，一般仍沿用舊區畫、舊名稱，卽在當時鐵路、郵政方面等，亦不見使用新名稱、新區劃也。本書若強採新制，反有關係複雜之虞，故仍據舊時慣例。

三、長安史蹟圖、西安近郊地形圖及各處插入之地圖、略圖等，悉據著者實地調查之結果而成。至本文中之歷史的事實，則概用中國年號，而附以西曆。又本文中，若能記載該史蹟之踏查年月，固足助當時紀行之若干參考，惟以過於煩雜，故省略之。

又卷首圖版，大半為著者親攝，就中採自西書者，僅二三枚耳。

四、中國尺度、里程之制，歷代互異，關係甚為複雜。惟在本稿中，敘述漢代時，則用漢制，述唐代時，則用唐制，各從其時代之不同，而用其制。又如古來典籍上所記之里步數，大抵僅舉述概數，或根據傳說，而實測者鮮。故無適用正確換算之精密數字，苟欲精細調查研究時，則可適用左表換算之。

漢一尺	合〇・二三〇公尺	合日本曲尺七寸六分	
唐	小尺一尺	〇・二五二公尺	八寸三分三釐
	大尺一尺	〇・三〇三公尺	一尺
清一尺	〇・三一六公尺	一尺四分二釐	
漢一步（六尺）	一・三八一公尺	四尺五寸六分	
唐一步	（小尺六尺）	一・五一四公尺	四尺九寸九分
	（大尺五尺）	一・五一五公尺	五尺
漢一里（三百步）	四一四・五公尺	千三百六十八尺（三町四十八間）	
唐一里	小程（三百步）	四五四・四公尺	千四百九十九尺（四町九間五尺）
	大程（三百六十步）	五四五・五公尺	千八百尺（五町）

小 別

清一里（千八百尺）

五六八·四公尺

千八百七十五尺（五町十二間四尺）

按中國之華里，亦與清里同。

五、關於本書內容之缺點，諒必不少，惟漢、唐尺度、里程考，爲本研究之基礎，費力甚多。又秦以前記載之簡略，實因缺乏資料使然。與漢、唐有關之事物頗多，惟大半已湮滅無聞，祇得於陵墓、廢墟、遺址、碑碣、發掘物一述之。尤其是關於日人最引有趣味之遣唐使、留學生行踪，至今已無殘蹟可尋，其與留學生有關者，僅留存一青龍寺耳。

六、序說所記雖與現況不同，然爲引導讀者興趣於一千年前之環境中，故附記之。又本書所記，性質上頗爲瑣瑣，恐埋沒長安之趣味不少，是以在適當處，插入若干有名詩文，藉以潤色，以免苦燥。

七、要之，長安爲中國史上第一名都，與世界各國交涉頻繁，就中尤以隋、唐時代浸潤日本文化甚大。然古來能如實傳其真相之書籍，實不多見。近年東西學者旅行彼地者，雖有零星發表，惟少有系統之研究。以是著者不揣庸陋，草成本書，若對現代研究中國問題者，有若干貢獻時，則二十餘年之辛勞，不爲枉費矣。

八、昭和三年三月，本研究之原稿漸成，爰請桑原博士校閱，博士費貴重之時日，再三嚴密檢閱，甚至細微之處，亦必一一指摘其謬誤與脫漏，盛情懇切，誠使著者感激難忘。昭和四年八月，博士抱恙，將此最後校訂之業，委之高足那波學士。學士深體博士之意，傾其造詣，細心綿密從事補修刪訂之業，此亦著者所銘感而不能或忘者也。桑原博士原允賜序文於本書卷首，惟至昭和六年五月，未及爲而易簣，誠覺遺憾千萬，幸得那波學士代博士允諾



執筆，以飾本書，著者受益不少。且東洋文庫，因桑原博士之介紹，以此列入其論叢之一，尤其注意閱版之印刷，此著者所引爲光榮者。此書得以公刊，承桑原博士之厚意頗多，同時，東洋文庫理事白鳥博士，亦盡力不少，用表深切敬意。至於付印之事，專煩文庫主事石田幹之助，副主事岩井大慧兩學士以及文庫諸職員，一併記此，以表感謝。

昭和七年三月

著者識

# 目次

序

小引

序說

一 西安行

二 黃土

三 函谷關

四 潼關

五 華山之陰

六 新豐之鴻門坂

七 驪山之溫泉

八 灞橋

目次

一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五

一

九 灊上……………六

一〇 慈覺大師之入唐……………七

一一 西安……………七

第一章 關中形勢……………九

一 長安之概說……………九

二 關中……………〇

三 秦嶺山脈……………〇

四 饒關與武關……………〇

五 蜀之棧道……………〇

六 北嶺山脈……………一

七 渭水……………一

八 南北諸水……………二

九 關中之地勢……………二

一〇 關中氣候……………二

一一	沃野千里天府國	一三
一二	帝都長安之沿革	一三
	<b>第二章 漢唐之尺度及里程考</b>	<b>一八</b>
第一	漢唐之尺度	一八
一	古代尺度之研究法	一八
二	漢朝之尺度	二〇
三	唐朝之尺度	二三
四	唐朝之大尺與小尺	二四
五	大小尺之適用	二六
第二	漢唐之里程	二九
一	漢朝之里程	二九
二	唐朝之里程	三〇
三	唐里之大程與小程	三四
四	清朝之尺度及里程	四〇

五 漢唐清之尺度及里程與日本曲尺之比較表……………四一

第三章 秦以前之遺蹟……………四四

第一 周代之遺蹟……………四四

一 周之鎬京……………四四

二 文王之陵……………四五

三 武王之陵……………四六

四 成王之陵……………四六

五 康王之陵……………四六

六 周代四王之陵……………四六

七 石鼓……………四八

第二 秦朝之遺蹟……………五〇

一 咸陽城……………五〇

二 阿房宮址……………五一

三 始皇帝之陵……………五二

四	二世皇帝之陵·····	五五
第四章	漢之長安城·····	五六
一	長安之奠都·····	五六
二	長安故城之規模·····	五七
三	長安故城之凋衰·····	五八
四	長安城之遺蹟·····	五九
五	未央宮之遺蹟·····	六〇
六	故城之隸壁·····	六〇
七	漕渠之遺蹟·····	六二
第五章	漢代之陵墓·····	六二
第一	漢之陵墓·····	六三
一	漢諸陵之位置·····	六三
二	漢代壽陵之營造·····	六三
三	漢陵之制·····	六四

四 漢陵之實測·····	六六
五 漢陵之形式·····	六九
六 寢殿·····	六九
七 漢陵之埋藏·····	七一
八 陵邑·····	七三
九 漢代陵墓之遺物·····	七四
第二 漢帝之十一陵·····	七六
一 高祖之長陵·····	七六
二 惠帝之安陵·····	七七
三 文帝之灃陵·····	七八
四 景帝之陽陵·····	七九
五 武帝之茂陵·····	七九
六 昭帝之平陵·····	八〇
七 宣帝之杜陵·····	八一

八	元帝之渭陵……………	八四
九	成帝之延陵……………	八四
一〇	哀帝之義陵……………	八六
一一	平帝之康陵……………	八六
	<b>第六章 逍遙園……………</b>	<b>八九</b>
一	鳩摩羅什……………	八九
二	草堂寺……………	八九
三	鳩摩羅什之舍利塔……………	九〇
四	唐宗密禪師之碑……………	九二
	<b>第七章 隋唐之長安城……………</b>	<b>九四</b>
第一	隋之大興城……………	九四
第二	唐代長安城研究之方針……………	九五
第三	根據文獻研究唐代長安之城坊……………	九六
一	研究唐代長安所必要之文獻資料……………	九六



二 宮城·····	九八
三 皇城·····	九九
四 京城·····	一〇七
五 坊名及序列·····	一一〇
六 坊街之制·····	一一四
七 坊街之狀況·····	一一八
八 坊街之警備·····	一一八
九 東西兩市之制·····	一一九
一〇 長安城之里程表·····	一二二
一一 長安城郭之長度與坊街之比較·····	一二五
一二 長安城之改築·····	一二七
第四 唐長安城遺蹟之調查·····	一二九
一 唐代長安城之遺蹟·····	一二九
二 長安遺蹟之實測·····	一三二

三	實測上之長安城與文獻上之長安城之比較研究	一三四
四	結論	一四二
	<b>第八章 唐代長安之名蹟</b>	<b>一四三</b>
第一	大明宮與興慶宮	一四三
一	禁苑	一四三
二	大明宮	一四三
三	含元殿之遺址	一四六
四	太液池	一四六
五	興慶宮	一四八
六	沈香亭之宴樂	一四九
第二	驪山之華清宮	一五〇
一	驪山	一五〇
二	華清宮之今昔	一五〇
第三	章曲及杜曲與曲江	一五二

一	韋曲與杜曲·····	一五二
二	曲江·····	一五三
三	曲江之遊樂·····	一五三
四	曲江之衰微·····	一五五
第四	咸陽之渡頭·····	一五六
一	咸陽橋·····	一五六
二	渭水之三橋·····	一五八
第五	馬嵬驛·····	一五八
一	宛轉娥眉馬前死·····	一五九
二	楊貴妃之墓·····	一五九
第九章	著名之道觀·····	一六二
一	景龍觀·····	一六三
二	迎祥觀與景龍觀鐘·····	一六三
三	景龍觀鐘銘·····	一六四

四 玄都觀·····	一六六
五 樓觀臺·····	一六六

## 第十章 現存之唐代佛寺····· 一六八

第一 大慈恩寺·····	一六八
一 大慈恩寺之緣起·····	一六八
二 慈恩寺塔之建立·····	一六八
三 大雁塔之緣起·····	一六九
四 大雁塔上之遊覽·····	一七〇
五 大雁塔之重修·····	一七一
六 彌勒菩薩之石像·····	一七二
七 大雁塔楣石之陰刻畫·····	一七二
八 聖教序碑及聖教序記碑·····	一七三
九 碑林中之三藏聖教序並序記碑·····	一七四
一〇 同州府之褚遂良書聖教序及序記碑·····	一七五

一一	大雁塔年表	一七五
第二	大薦福寺	一七七
一	大薦福寺之緣起	一七七
二	大薦福寺之浮圖卽小雁塔	一七七
三	鐘樓與關中八景	一七八
第三	長安佛寺之遺蹟	一七九
一	會昌破佛之難	一七九
二	慈覺大師之實歷	一八〇
三	長安佛寺之末路	一八一
四	大興善寺	一八一
五	青龍寺	一八二
六	寶慶寺	一八三
七	臥龍寺	一八三
八	開元寺	一八四

九	牛頭寺·····	一八四
一〇	木塔寺·····	一八四
一一	香積寺·····	一八四
一二	慧果寺·····	一八五
一三	興教寺·····	一八六
	<b>第十一章 外教之寺院</b> ·····	<b>一八七</b>
第一	波斯胡寺·····	一八七
一	醴泉坊之波斯胡寺·····	一八七
二	義寧坊之波斯胡寺·····	一八八
三	景教流行中國碑埋沒之經過·····	一八九
四	崇聖寺之緣起及現狀·····	一八九
五	景教流行中國碑之發掘狀況及其近情·····	一九〇
六	景教流行中國碑之碑文·····	一九二
七	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日月之考證·····	一九五

第二 摩尼教及祆教與回教……………一九六

一 摩尼教……………一九六

二 祆教……………一九七

三 創建清真寺碑記……………一九八

四 西安城內之清真寺……………二〇〇

第十一章 唐代之陵墓……………二〇一

第一 唐朝之十八陵……………二〇二

一 高祖之獻陵……………二〇二

二 太宗之昭陵……………二〇二

三 高宗之乾陵……………二〇九

四 武氏之順陵……………二一三

五 德宗之崇陵……………二一四

六 武宗之端陵……………二一七

七 唐朝之十八陵……………二一九

第二	唐朝之陵墓·····	一一〇
一	唐陵之位置·····	一一〇
二	唐代山上陵制定之由來·····	一一一
三	唐陵構造之概說·····	一二四
第十三章	長安之古碑·····	一二五
一	關中之金石·····	一二五
二	碑林之創設及續修·····	一二五
三	碑林之揚工·····	一二八
四	碑林之唐碑·····	一三〇

### 卷首圖版目次

- 一 西安遠景
- 二 西安城北門
- 三 西安城南門

目次



四 灊橋

五 灤橋

六 碑林

七 碑林宋夢英篆書千文碑冠與額

八 西安文廟

九 大慈恩寺大雁塔

一〇 大薦福寺小雁塔

一一 迎祥觀（景龍觀）鐘樓

一二 景龍觀古鐘

一三 崇聖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一四 崇聖寺大理石水盤

一五 西安清真寺阿剌伯文碑

一六 阿房宮遺址

一七 未央宮遺址

- 一八 大明宮含元殿遺址
- 一九 太液池蓬萊亭遺址
- 二〇 興慶池沈香亭遺址
- 二一 從終南山遙望秦嶺
- 二二 終南山南五臺頂
- 二三 臨潼縣新豐驛鴻門會址
- 二四 驪山溫泉
- 二五 華山遠景
- 二六 華陰縣附近之村落
- 二七 潼關東門
- 二八 函谷關北門
- 二九 咸陽渡頭
- 三〇 咸陽縣西馬跑泉
- 三一 鄠縣草堂鳩摩羅什舍利塔

- 三二 岐山縣西南周召公廟
- 三三 五丈原古戰場遠望
- 三四 周文王陵
- 三五 周武王陵
- 三六 周成王陵
- 三七 周康王陵
- 三八 秦始皇帝陵
- 三九 漢高祖長陵
- 四〇 漢文帝灃陵
- 四一 漢武帝茂陵
- 四二 漢昭帝平陵
- 四三 唐高祖獻陵
- 四四 唐高祖獻陵前石虎
- 四五 唐太宗昭陵玄武門殘壁

- 四六 唐太宗昭陵六駿碑之一
- 四七 唐高宗乾陵蕃酋石像及石獅
- 四八 唐高宗乾陵翼馬
- 四九 唐武宗端陵
- 五〇 馬嵬楊貴妃墓
- 五一 唐大理石仁王像（終南山出土）
- 五二 唐大理石佛頭及力士頭（出土地不明）

## 插圖目次

- 一 漢唐古錢
- 二 根據文獻考定之唐長安城坊圖
- 三 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拓影
- 四 同上序記碑拓影
- 五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拓影

六 西安附近史蹟圖

七 西安近郊地形圖

第一圖 周代井田圖

第二圖 漢長安故城圖

第三圖 未央宮遺址實測圖

第四圖 由未央宮遺址眺望渭北漢陵及北山

第五圖 漢陵之形式

第六圖 (上)漢宣帝杜陵平面圖 (下)北門址平面圖

第七圖 漢平帝康陵平面圖

第八圖 唐皇城平面圖

第九圖 京城坊巷制之圖

第一〇圖 東市平面圖(西市準此)

第一一圖 西安城南壁與唐城坊之比較

第一二圖 西安城西壁與唐城坊之比較

- 第一三圖 西安城東壁與唐城坊之比較
- 第一四圖 含元殿址之地形圖
- 第一五圖 曲江地形圖
- 第一六圖 崇聖寺境內平面圖
- 第一七圖 唐高祖獻陵平面圖
- 第一八圖 唐太宗昭陵圖
- 第一九圖 唐高宗乾陵平面圖
- 第二〇圖 唐武氏順陵平面圖
- 第二一圖 唐德宗崇陵平面圖
- 第二二圖 唐武宗端陵平面圖
- 第二三圖 碑林平面圖

# 長安史蹟考

## 序說

### 一 西安行

西紀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一月，余應中國陝西省陝西高等學堂教習之聘，即匆匆準備，於是年二月十六日由神戶港解纜至上海，再溯長江而上，由漢口乘京漢鐵路達鄭州。勾留數日，作旅行內地之準備後，於三月十一日拂曉，自鄭州出發，經滎陽、鞏縣、洛陽、鐵門鎮、觀音堂、磁鐘鎮、靈寶、文底鎮、華陰、赤水鎮、臨潼、溫泉等處，各宿一宵，三月二十二日抵陝西之西安，爲時十一日。在今日，由鄭州至西安之二百十八哩間，已有鐵路通行，以與二十年前之車馬旅行之困苦相較，宛如一夢，然可由此想見漢唐時代長安街道往來之狀況，故以此紀行入此爲本書之序說。

### 二 黃土

中國黃土，爲世界上有名之現象。南自秦嶺山脈北迄東三省及蒙古，皆有其分布。據李希陀芬（Richthofen）

氏之說明：謂在冰河期時，中央亞細亞曾爲冰河所覆，但後以空氣乾燥，西北風強烈，該處之塵土，遂爲風輸送堆積在此，而成黃土層。就今觀察，此黃土之地層爲：（一）山與平地堆積厚度相同；（二）黃土之厚薄層，與地層平行；（三）又因其中集積元來之陸生動物，如 *Helix*, *pupa*, *Saccinia*, 等卷貝之殼，而成化石層，故其成因爲風的作用，甚爲明顯。卽在今日，世人多知中國北部地方，常起所謂「蒙古風」，使天地晦冥，有時，其黃塵遠襲至日本，視太陽成青銅色。

中國黃土層之發達，以黃河流域爲最顯著。一般人以綠色能給與眼睛以安慰及生氣，惟此黃土國住民，則以黃色。中國視黃色爲王者之色，如黃帝、黃龍、黃袍、黃屋等名稱，具有一種尊嚴之意義。河南道上，逐步蹴起黃塵，後車之人不見前車之馬，其狀況有如是者。且沙塵侵入眼口，苦如窒息，然中國人不僅不以此爲苦，反以黃塵朦朧之光景或屹立的黃土斷崖爲美觀焉。

### 三 函谷關

函谷關在昔卽有盛名，爲黃土之狹隘路，形勢險要，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並非過甚之詞。函谷道中不容二架馬車並行，兩側屹立數十丈之絕壁，由下仰視，恰如井底望天。在谷中續行數十里，殊令人膽寒，若東西來往旅客之馬車，在此狹路相逢時，常易惹起爭執；始則口論，繼則用武。亦猶電車發生障礙，後方馬車，漸積漸多，進退俱感困難。是以通過此處者，大抵結合十數車輛爲一隊，預計時間，偵察前方，喊叫疾行，聲勢頗爲雄壯。黃土復因水蝕



作用，致成周圍二三里之深坑。坑邊則斷壁高數十丈，既非谷，亦非穴，尤覺淒涼。昔秦將白起，於長平坑趙國降卒四十萬，秦始皇坑埋儒者，項羽在新安城外坑秦降卒二十萬人。凡此種種史實，蓋皆發生於此黃土被水侵蝕而陷落之坑中者也。此種廣大之深坑，於經過新安附近時屢見之。

#### 四 潼關

潼關爲河南、陝西、山西三省邊界之門戶，其險要不下於函谷關。東門位於黃河之絕壁上，城門構築壯大，題曰：「天下第一關」。由此下降，爲峻陡之坡路，直入潼關街市。民家不過數百戶，雖爲一隘陋之街市，然城郭構造頗堅。街市背後，適當黃河主流要衝，有山西赭色之山脈在其對岸，狀如伸出之臂，尤爲巧妙。

#### 題潼關樓

唐崔顥

客行逢雨霽

歇馬上津樓

山勢雄三輔

關門扼九州

川從陝路去

河繞華陰流

向晚登臨處

風煙萬里愁

由潼關往西，卽所謂關中平原，乃爲一望無際之沃野。此處形勢，恰如關中之袋口狀。旅客過此須受嚴密檢查，並徵收釐稅，卽一種通過稅。（譯者按：今已廢除）又此處產一種醬菜，名醬漬萵苣，其味殊美。

#### 五 華山之陰

越潼關而入陝西，雖同爲黃土地層，但其景況，與河南迥異，道路平坦，車行穩適，黃塵亦較少。左方爲河南山脈

之餘波，綿互相繼，遠觀西嶽華山，猶如夏空積雲，橫呈雄偉神化之姿。右方爲渭水沿岸平野，耕種菽麥頗盛。到處有古柏森森之墓地。在大道兩側，晚春之細柳，新綠飄蕩，其時車夫假寐於車上，復高舉其長鞭。按書經所謂：「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者，卽指此處。武王收沒天下兵革，馬歸豐沃自然之牧場，其仁德，殊足令人追懷。是夜，宿於華陰。由日沒時起，大風捲刮沙塵，終夜有聲。翌日，復繼續前行，華山渭水不離左右，夜宿赤水鎮。多年景慕之驪山山頂，已在望矣。

#### 六 新豐之鴻門坂

由赤水鎮西行可七八十里，約當臨潼之東十五里處，有一荒寥之新豐驛在焉。今雖爲居民冷落之寒驛，往昔確甚繁盛，唐王維與白樂天等，常於詩中咏及之。

#### 少年行

唐王維

新豐美酒斗十千

咸陽游俠多少年

相逢意氣爲君飲

繫馬高樓垂柳邊

此處卽秦漢時鴻門會之舊地，今新豐驛北門，猶題曰：「古鴻門坂」，門外北側之丘上，有一小碑，上刻：「漢代名區，南原鴻門，楚霸王宴漢高帝處」字蹟，碑建於康熙壬午（西紀一七〇二年）三月。漢高祖自戰勝楚項羽，而統一天下後，奠都長安。其時高祖父太上皇亦居此新都之宮城中，惟時時眷戀故鄉沛縣豐邑，而不以新居爲樂。高祖於是遂在今之新豐鎮，建築與豐邑同樣之街市，移豐邑之住民於此，名曰新豐縣，以安居太上皇，俾得與故舊知

交相遇從。此卽新豐地名之起源也。

### 七 驪山之溫泉

由新豐驛進抵臨潼時，夕陽已落於驪山之巔，四周景色，爲山影所蔽，頓形開淡。自臨潼縣城之南門至驪山溫泉，相隔不過十數頃，由暮靄中穿過夾道楊柳之大路，卽至華清宮。有宏壯之殿樓數棟，與關道相連。山上之觀覽亭與遠望臺，配置頗得宜，山下蓮池中央，橫有朱漆欄干之橋梁，使雄大結構與清新雅趣相調和，宛如一幅好圖畫。余以連續十一日來，風塵僕僕，飽嘗艱辛，至此頓覺耳目一新。於是急就溫泉洗滌積垢，衣浴衣而出亭榭，此身儼若淡烟之影映照於暮靜池水之上，紫丁香花之香氣，薰人尤覺心曠神怡。

溫泉在驪山東北麓，爲清透如鏡之單純泉，水量甚多，四時常滾滾湧出，其溫度恰適人體。文人騷客，來遊者甚衆，凡東西往來貴賓，例必憩宿於此，不啻臨潼之大旅館焉。庚子之役，西太后蒙塵西安，途中曾駐駕於此。

### 八 灞橋

自驪山出發，旭日初升，朝雨遂爲驅散，景色至爲鮮麗。僅費半日行程，已去五十里，馬足不勞，人力不倦。居然於午前十時，安抵灞橋。灞水與滻水相並，發源於終南山，末流與渭水相合，故此處河幅寬及三頃左右。白沙上之澄清流水，曲折而行。西岸細柳新綠之間，時露盤屈之老樹，暮春柳絮，長閑飛舞。灞橋在明代曾大施修葺，用黑大理石建造。有村落名曰灞橋鎮。唐代稱此曰灞亭，相傳長安人士，遠送東行客至此，例必折柳以表惜別之情。故開元天寶遺

事又名此橋為消魂橋。

送友人東歸

唐戴叔倫

萬里楊柳色

出關送故人

輕煙拂流水

落日照行塵

積夢江湖闊

憶家兄弟貧

徘徊灞亭上

不語自傷春

楊柳枝詞

唐韓琮

枝鬪纖腰葉鬪眉

春來無處不如絲

灞陵原上多離別

少有長條拂地垂

賦得灞岸柳留辭鄭員外郎

唐楊巨源

楊柳含煙灞岸春

年年攀折為行人

好風儻借低枝便

莫遣青絲掃路塵

卽在今日，西安人士猶常襲用故事，遠送東行客至此焉。

九 灞上

灞橋左側之高原，為白鹿原，昔稱灞上，乃歷史上有名之障地也。前臨灤水，後控灞河。渭水流域西北遠方一帶之平野，盡在眼底，長安咸陽，俱在腋下。是以漢高祖攻破武關，饒關後，卽由藍田進駐大本營於此，而西取咸陽城，並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盡去秦苛法，以收買人心；復派十萬大軍屯紮灞上，靜待東來之項羽，可謂得策。其後，晉桓溫以苻健之兵，乘破藍田之勢，長驅占領灞上，藉以震驚長安，蓋皆地勢使然耳。

一〇 慈覺大師之入唐

凡遣使至唐或游學僧之至長安者，其路徑爲由汴州（開封府）經洛陽、函谷關、潼關，而往返於今之河南道上。惟慈覺大師（即圓仁）則與此異，乃由山西五臺山向西南，在龍門縣渡汾河，復由臨晉縣涉黃河之本流，經朝邑縣，在同州府（大荔）渡過洛水，經馮翊、樸陽二縣，而達渭水。其行程，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中，曾詳述之。今摘錄其行記，介紹彼渡渭水南下，經灊水、澧水，而入長安之行程如次：

到高陵縣渭橋，渭水闊一里許。橋闊亦爾。鎮臨渭水。在北岸上。渭水本從土（吐）蕃出來，東流遠入黃河。過橋南行五里。到三家店佛殿宿。廿日早南行廿五里。到萬年縣灊橋店斷中。灊水本從終南山來入渭河。齋後從灊橋南十五里。到澧水橋。澧水從終南山來入於渭河。灊、澧兩水向北流去。水色清。唯未問得涇水。西行十里。到長安城東章敬寺前歇。寺在城東通化門外。從通化門外南行三里許。到春明門外鎮國寺西禪院宿。

按圓仁係渡澧水橋而向長安之通化門，惟今西安城之東門，與唐代通化門之位置異，就大體言，其方位尙無大異。是以圓仁所取路徑，概與今日路徑同，因唐代長安城之東郊，與今日西安城之東郊，似無特別之差異也。

一一 西安

由灊橋行十里許至澧橋。是即圓仁所謂之澧水橋，惟橋已非唐代所建。橋係石造，兩端建立牌坊，與四面風景甚相調和。過橋復行峻陡坡道，抵十里鋪。此坡在唐時名長樂坡，爲東郊名勝之一。由此約行十里，即爲西安街市，在

坡道上已可望見省垣之東門與城壁。在東關門前，換乘綺麗馬車，振作威儀而入城。城壁之偉大，城門之宏壯與門內之雜沓，均可令人驚異。慣聞之馬夫叫聲，今日復異常緊張，送入耳鼓。經關吏檢查，得安然通過。於是即向陝西高等學堂進行，至則與監督及職員行見面禮，午後四時，搬入已準備之東柳巷寓所。門前貼有「東教習足立公館」之紅紙條。按公館意義，乃指有官職人之邸宅而言，此即余四年間回憶頗多之寓居也。東柳巷爲閑靜之橫街，側向爲布政使樊增祥君之邸宅。余宅並不廣大，有一堂二室外，復有僕役室，廚房與廩舍。邸內地面用磚瓦砌疊，庭中有深及五十尺清冽之井。房後有大花蘇芳一株，時來鸚鵡狂鳴，此外無他物。此屋本爲某富戶之別墅，塗丹抹碧，壁間或屏中貼嵌有漢唐名詩或嘉言等，爲一所趣味很深之良好中國式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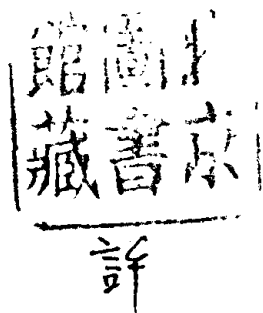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關中形勢

### 一 長安之概說

試以長安爲中心之附近一帶，卽所謂關中四塞；其地適當禹貢之雍州，周之王畿，秦之內史，漢之司隸，自魏晉以來，縱失一國之首都地位，然其時猶稱（雍州）京兆郡焉。按中國歷代奠都於此者，計有周（鎬京）秦（咸陽）西漢、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爲時共一千一百六十年。就中漢唐時代，尤其是唐代之長安，極爲隆盛；因洛陽稱東都，故名此曰西都或上都。

中國乃世界上之古國，漢族在距今四千五六百年前之太古時代，已建國於黃河沿岸，造書契，定曆法，漸有唐虞黃金時代出現。此種原始的文化，迨乎稱此地爲王畿之周代，漸見進步；及至漢唐，愈益發達；其時復與輸入之印度西域文化相結合，遂使中國文化達於頂點，而成當時世界文化之中心。

然則中國四千年文化之精華，實卽此地漢族之活動，同時，亦得謂爲長安之歷史也。自唐代滅亡，其文化中心，漸移於東南，長安遂成一普通之都會，不過保留往日之若干陳跡而已。後經千餘年，因其間王朝之興亡，胡人之侵入，以及亂賊之掠奪等，致此名都遺跡，幾皆湮滅無聞，惟經著者親訪其地，似一木一石，皆潛藏千古之色，使吾人髮



歸往昔長安之情景，不禁感慨係之。

## 二 關中

長安地方，爲南北百五十里，東西四百里之一大平野，復有南山、北嶺兩山脈，迴繞其周圍。秦漢時代，東有函關（函谷關）西有散關，南爲武關，北爲蕭關，因此地勢鞏固，又稱關中。

## 三 秦嶺山脈

秦嶺爲雪嶺之一脈，由中央亞細亞向東蜿蜒，即所謂岷山山脈，迨入陝西省境，始呼秦嶺山脈。高及數千尺，廣袤千餘里，重疊起伏，成爲關中之南壁，故又名南山。按南山山脈，復可大別爲三部。即：西部太白山，中部終南山，東部驪山及大華山小華山等是也。華山山脈，延伸至東北，迫及黃河，即有名之潼關所在處也。

## 四 饒關與武關

越過秦嶺山脈，分東西二道。東道自藍田縣越藍關，踏破深谷與羣峰者十餘日，經武關，出龍駒寨，更下至漢水，於是進抵湖北省。漢高祖之大破秦軍，直衝關中者，即由此路。山間石上，鏤刻韓退之貶潮州時，途中所詠：「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詩句，第不知起於何時者，今過此山，不禁悵然念之。

## 五 蜀之棧道

西道即所謂蜀之棧道，越過寶雞縣之大散關，爲千山萬壑之羊腸小道，或則上登數千尺之雲表，或則下降數



百仞之深谷，攀越懸崖，渡葛藟之橋，經漢中，遂達四川省之成都。其行程，約需三十餘日。三國時代之諸葛孔明，懷抱由蜀恢復中原之雄圖，曾出五丈原；又唐玄宗蒙塵在蜀時，詠曰：「劍閣橫雲峻。」皆指此道者也。

## 六 北嶺山脈

岷山由陝西省之西部，分一脈斷續起伏而蜿蜒行於東北。隴山聳立於最西方，此卽秦隴關之故址也。地處關中至甘肅省之要衝，來往者例須過此。隴山之東爲岐山，東北爲梁山（唐高宗乾陵）復有九嶷山（唐太宗昭陵）與嵯峨山（唐德宗崇陵）相互峙立。由此而紫金山（唐懿宗簡陵）金甌山（唐順宗豐陵）金轍山（唐憲宗景陵）堯山（唐穆宗光陵）金粟山（唐玄宗泰陵）等峯樹重疊，以達黃河。此卽關中之西北壁，總稱之曰北嶺山脈或北山。

## 七 渭水

渭水，發源於甘肅省之隴洮，由關中平野之中央向東奔流，及至潼關，乃與黃河相合。滔滔濁流，常無澄清之日。因泥土壅塞，水流受阻，故河道時生變化，甚且爲患。就中惟咸陽以東，可通舟楫。渭水船隻，形方而底平，宛如浮箱，既無柁，亦無櫓，且乏篷帆。船中設立板棧，繫鈴數十，舟子登其上，擊鈴指揮之，而衆水夫，曳船索尋淺瀨以航。不僅其狀甚奇，且行進緩慢，苟以暴躁之日人當之，費日多而行緩者早已氣餒矣。然是處卻藉此舟運，運搬山西省之煤炭（黑炭）籃炭（骸炭）白鹽（山鹽）等物，供給西安、咸陽之需要焉。

## 八 南北諸水

渭水流域甚廣，彙集關中南北諸水，水勢浩大。其由南山出而入渭水者，在西安西方，則有豐（澧）水、潯水、黑水，在東則有灃水、澠水，皆爲細流，入冬則乾涸，惟水常清冽可掬。其由北山注入渭水者，以俱從黃土地層流入，故多溷濁。水勢雖大，猶難通舟楫。其中以武水、涇水、清水之三者爲尤著。他如洛水併合關中東北地方諸水，過同州西至潼關西北，與渭水同彙於黃河。其黃、渭、洛三水輻湊之處，名曰三河口。（此洛水與河南者異，幸勿混同視之。）

## 九 關中之地勢

渭水灌域，卽關中平野，就一般言，固俱爲平坦之田野，惟其中有三高原，皆與渭水平行，而綿亙於東西者。至其高度，不過十丈乃至二十丈而已。就此三高原細說之，其一沿南山之陰，斷續蜿蜒，其上多古來有名之園囿，勝景。其二在北山之陽，依山勢而呈山麓野地之狀。其三在渭水北岸，東則橫亙由高陵縣之涇水，經過咸陽、興平、武功諸縣，而達於岐山一帶之高臺卽是。在此高原上，散列周漢以來帝王名臣之陵墓甚多。

## 一〇 關中氣候

因南山山脈，屏蔽東南風，而北山諸嶺，復能防止塞北烈風，是以關中氣溫，卽在盛暑時節，亦不過攝氏三十五度。至嚴冬之季，甚鮮降至零下四五度者。迨四五月之頃，南風開始時，常連雨十數日，又九十月之交，漸起北風，亦常霖雨月餘。此卽長安之雨季，路上泥濘，深沒車輻，甚則足以杜絕行人交通。過此時節，卽甚鮮雨雪，風塵亦少。如彼北

風捲起塵土而掩蔽天日之暗澹光景，在此殆屬罕見。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一一 沃野千里天府國

然則關中地方，一般寒暑順適，空氣清朗，乾溼得宜，太古之時，即開稼穡之道，自平野以迄高原、山腹之間，類皆開拓。其耕耘方式，役使牛馬，耕法粗笨，施用肥料者甚稀。然地土肥沃，高粱麥菽之豐饒，與城西白菜及西瓜之甘美，殊足使人欣羨。五、六月之頃，瞻望西安郊外之麥浪，披靡於阡陌間，夾以野草紅花，尤為美觀。秋冬時，夕陽輝映於終南山，雜以驅羊而歌之牧童，蕭灑成趣。拾啄落穗之鴻雁，成羣交飛，似毫不懼行人之加害者。凡此種種俱足表示太古純朴之風，同時，擬以「被山帶河沃野千里天府國」之言加之，亦不為過。

若是，則關中地方外有天險不拔之要隘，內有天賦無盡之富藏，寒暑宜時，風光尤佳。其為一千餘年間帝王之都城，而成羣雄爭奪之中心者，豈偶然哉。

一二 帝都長安之沿革

凡研究長安之史蹟，先當概觀其帝都之歷史。茲條述於左：

西紀前二千二百年時，大禹治洪水，分天下為九州，而定貢賦。其時該地被稱為雍州。

西紀前一千三百五十年時，古公亶父被獯鬻攻擊，去邠而遷於岐山山麓之周原。邠人慕其德，移住至此。是卽周之起源。

西紀前一千二百年時，周文王爲西伯，大布仁政。文王爲德望極高之人物，周得王於天下者，多因是。文王曾遷都於豐邑。

西紀前一千一百二十二年，周武王會諸侯以滅殷，奠都於鎬京。周都於此地者，計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宣王、幽王等十二世，凡三百五十二年。

西紀前七百七十年，周平王遭犬戎之擾，遷都洛陽，自是天下遂爲春秋戰國之世。秦襄王特拯救周王室之功績，平王賜以岐、豐故地。由此秦據關中，得漸增其勢力。

西紀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天下，大築咸陽城。秦於孝公十二年（西紀前三百五十年）起，遷至此處，迄至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秦始皇、二世皇帝、子嬰，共九世百四十五年。而始皇帝統一天下，至其滅亡止，僅爲時三世十五年而已。

西紀前二百零六年，漢高祖破武關、峽關而至灞上，秦王子嬰舉國以降。項羽取別道破函谷關至鴻門，在此與高祖會宴。項羽旋發始皇帝之陵，燔咸陽城，更掠奪美女珍寶而東歸。

西紀前二百零二年，高祖滅項羽，統一天下，奠都關中，築長安城而移此。西漢之都於長安者，計高祖、惠帝、文

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十一世，由西紀前二百年起，至西紀八年止，凡二百零八年。至於篡奪西漢之王莽，都於此者，爲時僅十五年。（西紀九年至二十三年）。

西紀三百十九年，匈奴種劉曜，率其叔劉淵所建之一漢族，自立爲王，與前趙國於長安，惟不久即爲後趙石勒所敗，旋被殺害。按前趙之都於長安者，由西紀三百十九年至三百二十九年，爲時僅十有一年耳。

西紀三百五十一年，臨渭之氏會苻健入長安。自後趙滅亡，即僭號稱帝。其從子苻堅，以長安爲根據，一時大有統一天下之勢，惜墮於晚年，卒爲姚萇所弑。（西紀三百八十五年）苻氏之居於長安，計三世三十五年，世稱前秦或苻秦。

西紀三百八十六年，南安羌會姚萇，自稱秦王，乘苻堅敗績而入長安。此即後秦或姚秦也。姚氏之居於長安，計姚萇、姚興、姚泓三世，共三十二年，後爲晉劉裕所滅。（西紀四百十七年）。

西紀五百三十四年，後魏之關西大都督宇文泰，迎後魏末帝孝武帝於長安，旋又毒殺之，擁立其從弟，是即西魏帝（文帝），自握政權。西魏之都於長安，計文帝、廢帝欣、恭帝三世，共二十二年，再加後魏孝武帝之半年，亦不過二十三年耳。（西紀五百五十七年止）。

西紀五百五十七年，西魏恭帝，禪位於宇文泰（前年死）之子宇文覺。此即北周之祖孝閔帝是也。北周之都於長安，計孝閔帝、孝明帝、武帝、宣帝、靜帝等五世，凡二十五年。西紀五百八十一年，禪於外戚楊堅。

西紀五百八十一年，楊堅受北周之禪而卽帝位。此卽隋文帝是也。彼更滅後梁及陳，統一天下。文帝於卽位之翌年，在長安東南約十二里之處，建築壯大之新城。此卽隋唐時代之長安。隋之都於此處，計文帝、煬帝、恭帝等三世，共三十八年。

西紀六百十八年，唐高祖李淵，承隋之後而奠都長安。迄西紀九百零四年，唐之都於此者，計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十九世，凡二百八十七年。

西紀七百五十六年，安祿山造反，破潼關，迫長安，卒爲所陷。玄宗倉皇走成都，幸翌年復得恢復長安。

西紀七百六十三年，吐蕃入寇長安，代宗走陝州，幸賴郭子儀之力，得以擊退吐蕃。

西紀七百八十三年，涇原發生兵變，擁朱泚以亂京師，德宗走奉天，翌年亂平，始還長安。

西紀八百八十年，黃巢破潼關而陷長安。僖宗避蜀，黃巢據長安，僭號齊帝。

西紀八百八十三年，李克用督率各道兵將，大破黃巢。賊兵燔宮室，劫掠財貨而去。官軍入長安者，掠奪橫暴，尤甚於黃巢。僖宗於第六年，由蜀還長安，惟不久，復因內亂，而再蒙塵。前後經八九年之久，長安之戰亂，騷擾不絕，昔日榮華，乃歸衰落矣。

西紀八百九十六年，李茂貞舉兵寇長安，昭宗避入華州。長安宮殿城市邸宅，多燬於兵火。致城內行人寥落，景況大非昔比，至第三年，昭宗始由華州還幸長安。

西紀九百零一年，昭宗被韓全晦所脅，避幸於西方之鳳翔，第三年，爲朱全忠迎還長安。  
西紀九百零四年，朱全忠脅昭宗遷都洛陽。因此，長安失卻國都地位，佑國軍節度使韓建，爰毀其城，去外郭，僅剩皇城之地築新城。此卽今日西安城之基礎也。

## 第二章 漢唐之尺度及里程考

### 第一 漢唐之尺度

#### 一 古代尺度之研究法

研究中國歷代尺度，而求其與現代尺度之精確比率，曾經幾多學者爲之矣。隋書律曆志上，揭載歷代尺度，分爲十五等，辨其異同。及至宋、元、明、清，學者亦有研究及此者，卽在日本，如中村迪齋之三器考，中根元珪之律原發揮，荻生徂徠之度量衡考，伊藤東涯之制度通，符谷核齋之本朝度量權衡考，最上德內之度量衡說統，豬飼敬所之讀禮肆考，齋藤高壽之井田圖說等著，俱屬有益之研究。又現代學者關於此事之論文，亦復不少。然至今尙未見有肯定之論斷，甚屬遺憾。

依照古來各學者所實行之尺度研究法，大體可分兩種如次：

一、如建初尺、象牙尺、律尺、周尺等，以古代尺度之現存者作規準，求其互相關係，藉以發見其間一定之比率。但此方法，因尺度時代之錯綜，甚難決定。且卽使爲同時代之尺度，以製作形式有異，而長度遂亦不同。例如正倉院之



鑲牙尺，與法隆寺之紅牙尺，古今學者俱認爲唐朝之尺度，惟正倉院尺之一尺，當日本曲尺九寸八分，而法隆寺尺之一尺，則合曲尺九寸七分八釐。然則應以何者爲標準尺度，此事甚難解決，是以學者依此而多異說也。蓋此類尺度，裝飾美麗，刻度極不精確。就此設想之，其果爲實用尺度乎，抑作儀式或裝飾之用乎？似甚可疑。然則以此等尺度爲研究之規準，其意義當甚薄弱。

二、選擇典籍中所記之泉貨、劍戟、衣冠、帛繡等長度，以其正確之遺物，用現今尺度實測之，藉以發見古今尺度之比率。此法如前所述，難以決定記載時代之尺度，且以此等遺物未能完全保存，欲期實測精確甚難，且同樣遺物，若有數種時，則其困難尤甚。

按中國古代之度量權衡，曾載於隋書、六典，規定有一律規準與其適用方法。且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條載：  
凡官私斗秤量尺，每年八月詣寺校印署，無或差謬，然後聽用之。

可知每年舉行度量衡之檢查。然不若現今根據原器，而施行劃一徹底之制度。至其品質，有用銅、鐵、象牙、竹木等物者，且其形狀，亦殊不一，由此可知其間必有若干差誤也。唐制，有大小兩種尺度，雖各規定其適用範圍，然亦往往混合使用之，復有間用漢尺者。蓋從來絕非劃一施行者，且通融利用之取巧行爲，爲人類之通病。例如僅長安一處，已有三種衡器，清朝政府用庫平，西安城內用議平。三縣則用布平，彼等恃此方法，實行斤量之授受，其間大小俱能得利。至尺度則較此更甚。如量地尺、工匠尺、裁衣尺、海關尺等等，各異其制。卽在同一綢緞鋪中，亦有二三種之尺度，以

欺顧客。近年來雖高唱改善幣制，統一度量衡，然第一步當先改正一般人民之心理，方見實效也。因此，在研究中國古尺之際，欲求某時代之標準尺度，以決定其正確之比率，實屬困難。某時代所施行之某尺度，畢竟與某尺度相差若干，或係大小尺混用，其混亂之狀，吾人可得想像之。是以研究中國古尺，若僅據一二事實，輕率斷定之，自難正確，當由各方面綜合而推斷之。

如上所述，研究中國古尺，頗非易事，惟漢唐古錢，為現存遺物之最多者，至其直徑，斤量，亦俱明記於漢書及唐書中，故以泉貨作資料，而研究漢唐尺度者，乃古人屢試之方法。惟在古錢學幼稚之時代，此方法似亦不足憑信。近來，此學大為進步，在中國內地，似易獲得古泉貨之真物，故此研究法，遂成頗有興味之問題矣。本書在茲亦習用古人方法，選擇其明記直徑之漢唐古錢，由古錢學之見地，鑑定確為原鑄物時，則用遊尺測徑器，精測其直徑，藉以發見漢唐尺與日本曲尺之比率，更進而考究漢唐之里程制度。

## 二 漢朝之尺度

漢書食貨志載：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

若今取大泉五十錢精測其直徑時，為日本曲尺之九分二釐。以此為根據，可知漢尺一尺，當日本曲尺之七寸六分，即〇·二三〇公尺也。

又漢書食貨志載：

又造契刀，錯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大錢〕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按大錢即前述之大泉五十錢。又契刀爲契刀五百錢，錯刀爲一刀平五千錢，而漢書則記爲契刀五百及一刀直五千。今取契刀五百錢與一刀（金錯）平五千錢，首先精測其環之直徑時，各爲一寸五分二釐。由此足證漢尺一尺，實合〇·二三〇公尺也。

又漢書食貨志載：

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

精測小泉直一錢之直徑時，爲日本曲尺四分五釐。若是，則漢尺一尺亦合〇·二三〇公尺也。

又漢書食貨志載：

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

此係改造前述之大泉五十錢與小泉直一錢者。試以精測貨布各部之漢尺與日本曲尺及現行公尺而求其比率時，則如次：

部分	漢尺	日曲尺(實測)	漢一尺合公尺
長	二寸五分	一寸九分一釐	〇・二三〇
廣	一寸	七分六釐	〇・二三〇
首長	八分有奇	六分四釐	〇・二三〇
首廣	八分	六分一釐	〇・二三〇
圓好徑	二分半	一分九釐	〇・二三〇
足枝長	八分	六分一釐	〇・二三〇
間廣	二分	一分五釐	〇・二三〇弱

又據漢書食貨志載：

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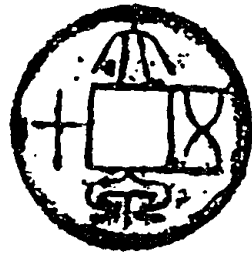
實測貨泉之直徑為七分六釐，故漢尺一尺適當〇・二三〇公尺也。

考察精測上述諸錢之結果，王莽時代漢尺一尺，確合〇・二三〇公尺。至小泉直一之比率不同，乃製作之錯誤；貨布之間廣，依其位置而有若干差異，故可認為是測法之誤。

周漢以來，有大小錢數種，互相計較，以定價值。所謂子母相權，實頗煩雜。王莽因是改革幣制，另鑄新錢。即居攝

漢代古錢

漢大泉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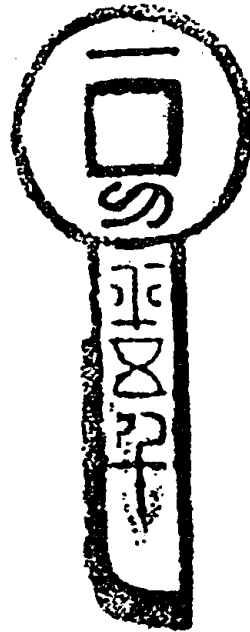
漢小泉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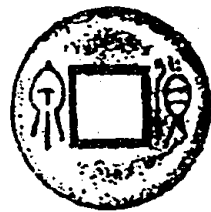
漢貨布



漢金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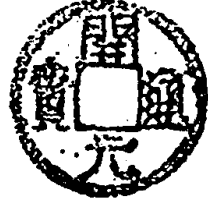


漢貨泉



唐代古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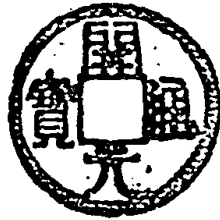
唐開元通寶  
(直徑七分六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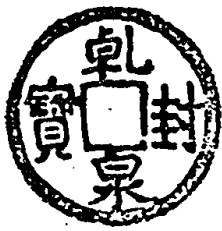
唐開元通寶  
(直徑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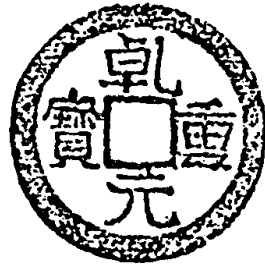
唐開元通寶  
(直徑八分三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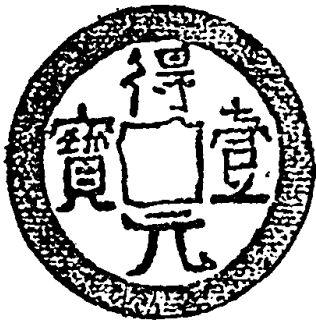
唐乾封泉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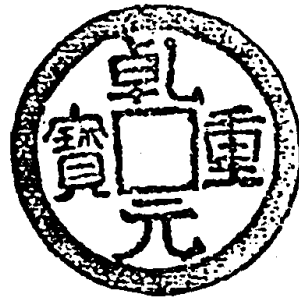
唐乾元重寶(當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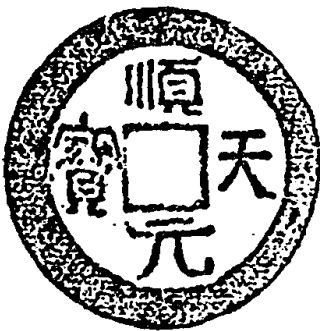
燕得壹元寶



唐乾元重寶(背重輪)



燕順天元寶



二年（西紀七）鑄造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始建國元年（西紀九）造小泉直一爲單位。規定大泉爲其五十，契刀爲五百，金錯刀爲五千。後於天鳳元年（西紀一四）復悉廢之，另鑄貨泉爲單位，定貨布值其二十五。若是，王莽雖屢改幣制，然並未改正度量衡之制度也。是以研究此等諸錢所得之比率，不獨王莽時之尺度如此，並可視作漢尺之比率焉。且周尺或秦尺，亦可推定與此無甚差別，故當改算漢以前之尺度時，亦不妨適用此比率也。

### 三 唐朝之尺度

據新唐書食貨志載：

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糸，積十錢重壹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按開元通寶一名，在六典中則稱開通元寶，惟新、舊唐書，俱稱開元通寶，今暫依據兩唐書而稱呼之。茲就開元通寶錢原鑄物，而精測其直徑時，合日本曲尺八分。以此爲根據，則唐尺一尺，實與曲尺一尺相當。（開元通寶之直徑，係據成島柳北之明治新撰泉譜第一集。）

又新唐書食貨志載：

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當十錢。

精測乾元當十錢之直徑，計合日本曲尺一寸。故知唐尺一尺，實當曲尺一尺，即〇・三〇〇公尺也。

又豬飼敬所之讀禮肆考下卷載：

周尺之度，古今諸說紛紛，長短不一，莫若徵於古物。漢志曰：王莽貨布長二寸五分，唐李台錢志曰：一寸九分。今本邦好古家有藏貨布者，長鐵尺一寸九分，本邦鐵尺即唐尺。一寸九分爲周漢二寸五分，以四乘之，則知周漢一尺當今七寸六分。

足證周漢之一尺合日本曲尺七寸六分，且以同一之貨布，錢，不問爲唐之李台，或以曲尺測之，俱得同一結果，而唐尺與曲尺之制，完全相同。

凡研究古錢，以尺度研究爲出發點者，大抵達到同樣之結果。例如平田篤胤，屋代弘賢，豬飼敬所，藤井貞幹，荻生徂徠等，雖其研究方法，各有不同，惟皆主張唐朝尺度與日本曲尺完全相等者。

#### 四 唐朝之大尺與小尺

據六典卷三，戶部中載：

凡積秬黍爲度量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因測計泉貨大小，亦用大尺，故知與日本曲尺相等之唐尺，即爲大尺。又載：

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之度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

先定小尺之原基與制度，次求小尺與大尺之比率。蓋唐制，有大小兩種尺度，其小尺，即所謂黍尺，合其十分之十二



者，即爲大尺。然在漢書律曆志中載：

度者……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故知黍尺即小尺，晉前尺與秦漢尺相同，唐之小尺，合日本曲尺七寸六分（即 $0.230$ 公尺），其十分之十二，合日本曲尺九寸一分（即合 $0.270$ 公尺），想即唐之大尺。然揆其長度，與前得之結果不一致，且以小尺（黍尺），即視作晉前尺與漢尺，單從漢書與六典文中比較而出者，實屬紙面之推定，並無若何證跡可尋也。按顏師古之注：以子穀秬黍爲留原皮之黑黍，即穀子，惟六典則解子字爲方位，即北方之秬黍，頗屬滑稽，然則唐之小尺，不過襲用古尺，並未另由秬黍之大小而算出者。自漢以降而至唐代之六百年間，必數次改正尺度，漢尺想有若干伸縮，假定其爲完全相等者，則不適當。在此決定小尺長度，未發見直接資料時，欲自小尺求大尺之長度，實所不能。然前述唐之大尺，等於日本曲尺之研究，乃由多數實證所得之結果，當足十分憑信。因此翻轉前論，推定大尺（日本曲尺同）十二分之十，即爲小尺。乃屬理論上之意義。因此得斷定：

唐之大尺，與日本曲尺等。

唐之小尺，相當日本曲尺八寸三分三釐（即合 $0.250$ 公尺）但此推論，證據薄弱，若即肯定之，似覺不可。欲解決此疑問，應用其次之方法解決之，方有首肯之價值也。

## 五 大小尺之適用

關於大小尺之適用範圍，六典中雖有規定，但是否一律勵行，則當考察中國國民性與當時環境。試舉左列四問題，以解釋之。

(一) 開元通寶錢之直徑。開元通寶錢，迄至近世，仍視作鑄錢標準。但因盛行改鑄、私鑄、盜鑄等，致其種類甚多，故在今日，欲鑑別其原鑄者，實非易事。或則蒐集各種開元通寶，以其直徑之平均數為標準直徑。然此法毫無意義。且原鑄錢品質縱然優良，惟以時代關係而陷於粗惡者，乃經濟原則，亦歷史上必然之現象也。復有以原鑄錢為大，而改鑄、私鑄、盜鑄之錢較小者，於是以直徑最大之開元通寶錢為標準。此亦一理由，惟若以最大直徑之開元通寶為標準錢時，則此錢直徑以八分三釐者為多，然因唐之八分較日本曲尺八分大，故其結果不足採取。因此，可知亦為私鑄、盜鑄之物，固不待論，除去如南唐開元之後世所改鑄者，復有背面鑄郡名，與有點劃者，又有元字之第二劃下垂等，實難一一辨認其何者為原鑄物。茲暫選擇此等種類中品質、字體、製作、古色等之優良者，而精測其直徑時，則最大者即所謂爪形開元錢，其直徑為日本曲尺之八分三釐合 $0.025$ 公尺。此錢今日遺存最多。其小者，為右撥開元錢，（開字上部連結，且元字第二劃右方上揚。）測其直徑計日本曲尺七分六釐即合 $0.023$ 公尺。至於他種開元錢，俱介乎此兩者之間。前揭之直徑合日本曲尺八分者，（背面無點劃）亦常見及。然則唐書所載開元通寶錢之徑八分，究為何者。按日本曲尺之八分三釐，即唐小尺一寸，而曲尺七寸六分，即漢尺之一尺也。

蓋武德四年（西紀六二一）制，定開元通寶錢直徑爲大尺八分，惟爪形開元錢乃定直徑爲小尺一寸，至右撥開元錢，則定直徑爲漢尺一寸而行鑄造者。因當時鑄錢爐有二十餘，開元時，聞全國共有八十四爐，故其鑄造開元通寶錢，標準互異。然唐書所載或係總括此等大尺八分與小尺一寸及漢尺一寸等，而記示其略數爲徑八分者，亦未可知。因此，多種開元通寶錢，難確定其標準，復以盛行改鑄私鑄，種類益多；茲據學者調查，業已查知者，共有六百餘種之多。是以決定唐尺基準而用開元通寶者，不過一種例證耳，焉能深信。反不如採用王莽錢或乾元重寶錢爲愈也。蓋此類異錢較少，且因通用期短，隨即埋入土中，故多考證價值。

（二）根據新唐書食貨志載：

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

精測乾封泉寶錢直徑，計曲尺八分五釐合 $0.85$ 公尺。以之與開元通寶錢較，直徑增五釐，重量增二分弱。若乾封泉寶錢之徑寸爲大尺，則應合日本曲尺一寸，故所定之重量，與厚度極薄者不同。蓋其徑寸實探小尺一寸，（合日本曲尺八分三釐）而虛號其大者。然因其具有十箇開元通寶錢之價值，故目爲惡幣。惡幣出，良貨被驅逐，此爲格勒善定律（Gresham's Law）。錢價下落，則物價騰貴，此乃經濟原則。是以新唐書食貨志載：

歲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

一般人民，不堪惡幣之害，翌年，遂廢乾封泉寶，復行開元通寶矣。以是得推定乾封泉寶錢之直徑，非大尺一寸，乃小

尺一寸也。

(三) 據新唐書食貨志載：

第五綺爲相，復命絳州諸爐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

精測重輪乾元重寶錢之直徑，計曲尺一寸一分三釐。新唐書云徑爲一寸二分，相差僅七釐，當爲大尺。若係小尺，則祇合曲尺九分九釐六毫，與記錄相差，有一分三釐三毫之多。可知此錢直徑必爲大尺之一寸二分，而縮小七釐者。蓋當時鑿於乾封泉寶錢之失敗，乃用稍緊之大尺鑄錢耶。

(四) 據新唐書食貨志載：

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

記錄載得一元寶與順天元寶之直徑，計大尺之一寸四分，自爲大錢無疑。今就精測之結果觀，得一元寶直徑計曲尺一寸二分，順天元寶計一寸二分三釐，其與大尺之一寸四分，相距甚遠。若假定係小尺之一寸四分，應合曲尺一寸二分六釐，則得一元寶及順天元寶之直徑，與實測數略爲一致。然則所謂徑一寸四分者，係用小尺。

要之，唐朝有大小兩種尺度，其適用範圍，雖六典中有明白之規定，然揆其實際，則因時與地，而任意使用者。由

此可知唐代使行與日本曲尺相等之大尺，及相當其十二分之十（即八寸三分三釐）的小尺，當甚明瞭。

## 第二 漢唐之里程

### 一 漢朝之里程

里程原由田畝制發生，而田畝制則基於井田法者。據漢書食貨志，其解說井田法曰：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井田法，以方一里（即方三百步）之地，劃成井字形，分割爲九，中央一區爲公田，四周八區爲私田，八家各私有一區。周制是以廣一步長百步之田爲畝，（即畝字古寫）故各區之面積皆爲百畝。惟八家應於私田之外，各宜耕種公田十畝，其餘二十畝，則爲八家房基。至每家所耕私田百畝，概歸自己所有，而以公田十畝所得充作公租。所謂人人先公而後私，進而完納什一之稅法也。周代之里程，與此田制相同，以六尺爲一步，三百步爲一里。在史記始皇本紀

圖一第 一 周代井田圖

步百 夫 (私田百畝)	步百 夫 (私田百畝)	步百 夫 (私田百畝)
夫 (私田百畝)	夫 (公田八十畝)	夫 (廬舍二十畝)
夫 (私田百畝)	夫 (私田百畝)	夫 (私田百畝)
屋	屋	屋

中，記「六尺爲步」。可知秦之里程制，完全沿襲周制者。至於兩漢，亦未加更改。然漢尺如前所述，因合〇・二三〇公尺，故漢之里程爲：

一尺爲日本曲尺七寸六分即合〇・二三〇公尺。

一步爲日本曲尺四尺五寸六分，即合一・〇四八公尺。

一里三百步，爲日本曲尺一千八百尺即合四一四公尺。

康熙字典引用司馬法曰：「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然則步者，在今日之意義爲兩步。普通人之兩步，約合日本曲尺之四尺五六寸。由此推論，可知周之一尺，應合日本曲尺七寸五六分。而漢尺，亦準此。自後迄至隋代，其間曾屢更尺度，欲一一加以考證，過於煩雜，且與本論無直接關係，姑假定其無特殊差異，在此期內應用之尺度與里程者，擬即以漢代尺度與里程當之。

## 二 唐朝之里程

據六典卷三，戶部中載：

凡天下之田，五尺爲步，二百有四十步爲畝。

而夏侯陽算經則曰：

雜令諸度地，以五尺爲一步，三百三十步爲一里。

又記：

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稱尺並五尺度斗升合等樣，皆銅爲之。

按夏侯陽算經爲唐國子監算學學生之教本，現已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內。據清朝學者考證，夏侯陽爲隋人，因其書中引用之雜令田令田曹等，俱爲隋制，若此說正確，則五尺一步三百六十步一里之制，早已發生於隋朝，唐朝沿襲使用之。故唐朝里程，結果應如左：

一尺爲日本曲尺一尺，即合〇・三三〇公尺。

一步，即大尺五尺，爲日本曲尺五尺，即合一・五一五公尺。

一里，即三百六十步，爲日本曲尺一千八百尺，約當五頃。

就此事例想像之，則：

一、在舊唐書地理志中，敘述洛陽（即東都）廣袤爲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圍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所謂三百二十步者，可知其未根據三百步一里之制。

二、長安志雖作於宋代，但係用唐朝里程記述者。其卷六長安宮城中載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故以周圍十二里五百四十步作十三里百八十步。可知係採三百六十步一里之制。又長安志卷十四中記：「至鳳翔府扶風縣東界十一里三百二步」。依此更足證明其未用三百步一里之制。

### 三、長安城郭之里程。

試就記載於隋書、六典、舊唐書、新唐書、長安志、及長安圖志之長安城郭之里程，相互比較之，可證實隋唐係施行三百六十步爲一里之制度，同時，在此等典籍中，得訂正其相互間之謬誤。（括弧內爲訂正數目。參照次頁。）

	隋書(唐)	六典(唐)	舊唐書(五代)	新唐書(宋)	長安志(宋)	長安圖志(元)
皇城						
東四		五里一一五步		一、九一五步	五里一一五步	五里一一五步
南北		三里一四〇步		一、二〇〇步 一、二二〇步	三里一四〇步	三里一四〇步
宮城						
東四				一、四四〇步	四里	二里二七〇步
南北				九六〇步 九六〇步 四、八六〇步 六、六六五步	二里二七〇步 一、三一八〇步	二里二七〇步 一、三一八〇步
周圍						
京城						
東四	一八里一一五步	一八里一一五步	一八里一五〇步	六、五九五步	一八里一一五步	一八里一一五步
南北	一五里一七五步	一五里一七五步	一五里一七五步	五、五七五步	一五里一七五步	一五里一七五步
周圍				二四、一二〇步	六七里 六七里 六七里(二二〇步)	六七里 六七里 六七里(二二〇步)

就上表比較之，得發見左列諸項：

(1) 各書皆用三百六十步，計算爲一里者。蓋長安志是採三百六十步制，而其他各書亦同，故其計算法亦



同。

(2) 除新唐書外，各書所舉數字，大概相同，足證此即適用同一算法。按舊唐書以下各書之記載，係抄襲隋書與六典者，當非出於實測，但此確足左證長安城郭之里程，爲一般所憑信者。

(3) 長安京城爲方形。其周圍之計算，隋書六典皆爲六十七里二百二十步，至長安志及長安圖志僅記六十七里者，蓋舉其略數耳。

(4) 新唐書里程，不過以他書之里程，用三百六十步一里之計算，而換算爲步數。

(5) 新唐書里程之換算，有左列之謬誤：

(甲) 皇城南北一千二百步爲一千二百二十步之誤。苟以此數與他書比較，自能明顯。

(乙) 宮城南北九百六十步爲九百九十步之誤。以此就東西及周圍計算之，或與長安志數相較，即能瞭然。

(丙) 京城東西六千六十五步爲六千五百九十五步之誤。以此就京城南北及周圍計算之，或與長安志數相較，即能瞭然。

(丁) 京城周圍二萬四千四百四十步與長安志之六十七里大略相同，並非京城東西距離與南北距離和之二倍。

是以關於長安宮城皇城及京城之廣袤周圍，深信前表有黑線之里步數目確實可靠。且此數與長安城實測數一致，（參照第七、（四）之三項）故可證明係用大尺五尺爲一步者。

三 唐里之大程與小程

如上所述，以大尺五尺爲一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此法在唐代至少用以測量兩京里程者，惟又間用古制，以小尺六尺（即大尺五尺）爲一步，以三百步爲一里。

夏侯陽算經載：

田曹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

又該書劈頭敘述算法曰：

里之求步三百之。步之求尺六之。

由是可知唐朝兼用兩種制度，即五尺一步，三百六十步一里，與六尺一步，三百步一里是也。茲姑假定前者曰大程，後者曰小程。根據唐制，量地應採大尺，故大程之使用，自不待論，惟小程亦係隨大尺計算者。有時以小程一步當六尺，其與步之固有觀念，相差甚遠。蓋以六尺爲一步，以三百步爲一里者，乃周漢以來所行之先王古法，故推定使用小尺以事計算者，所以接近古尺耳。然有時以大程一步爲大尺五尺，小程一步爲小尺六尺，實則相等。是以用大尺測量而另依小程之算法，以五尺爲一步，以三百步爲一里之混合用法，當時實不罕見。例如次列杜氏通典守拒

法，即其一例。茲就唐里之大程與小程比較如左：

大程：一步爲大尺五尺。一里爲三百六十步，即大尺千八百尺，合日本曲尺千八百尺。

小程：一步爲小尺六尺，（大尺五尺）一里爲三百步，即小尺千八百尺，合日本曲尺千四百九十九尺四寸。

其次一述使用小程之事例：

一、在舊唐書及新唐書之天文志中，有日晷觀測之記事。即由滑州白馬縣順次北進，樹立八尺之表於各處，以測晷景；就中至豫州之上蔡、武津，合計其總里數爲五百二十五里五百七十步。爲天文志中記曰：「大率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此明係用三百步爲一里而計算者。

二、杜氏通典卷百五十二兵五之守拒法曰：

一步五尺之城。計功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千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

按一步五尺，乃大尺之五尺，亦可視作小尺六尺。但因其爲「三百步計功七萬五千人，率一里」。故知其爲三百步一里之計算。然則守拒法爲大尺五尺（即小尺六尺）一步，三百步一里之計算，即小程也。

三、唐代長安洛陽間之距離。

關於長安、洛陽之距離：

(甲) 後漢書郡國志一，京兆尹條載：

京兆尹（註秦內史，武帝改，其四縣建武十五年屬，洛陽西九百五十里）。

然因漢之洛陽在今洛陽東十九里，長安（未央宮）在今西安城西北二十里，故以之換算爲漢里五十三里而控除之，則唐之長安與洛陽之距離爲八百九十七漢里。

(乙) 又舊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條載：「西京之東八百五十里」之句，又在兩京間華州條載：

京師東一百八十里。去東都六百七十里。

又在長安西鳳翔府條載：

京都西三百十五里。去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

是以長安與洛陽相距八百五十唐里，毫無疑義可言。

(丙) 其次根據東亞同文書院研究部之調查，現在洛陽至西安，爲鐵道線距離較短，其實測數，計七百三十六中里。

(丁) 又據隴海鐵道技師於西紀一九一二年實測之成績。河南、潼關間爲百三十四哩，潼關、西安間爲八十三哩，合計洛陽、長安之距離爲二百十七哩。

(戊) 又據同文書院研究部之調查, 依照洛陽與西安之經緯度, 以測其距離, 合日本九十一里二分。即

(A) 洛陽 北緯三四度四三分 東經一二二度二分

(B) 西安 北緯三四度一六分 東經一〇八度三分

$$\angle a = 3^{\circ}50' \quad \angle b = 27'$$

$$R = 6377.4 \text{ km.} \dots \text{Rad. of Equator.}$$

$$1 \text{ 里} = 3.927 \text{ k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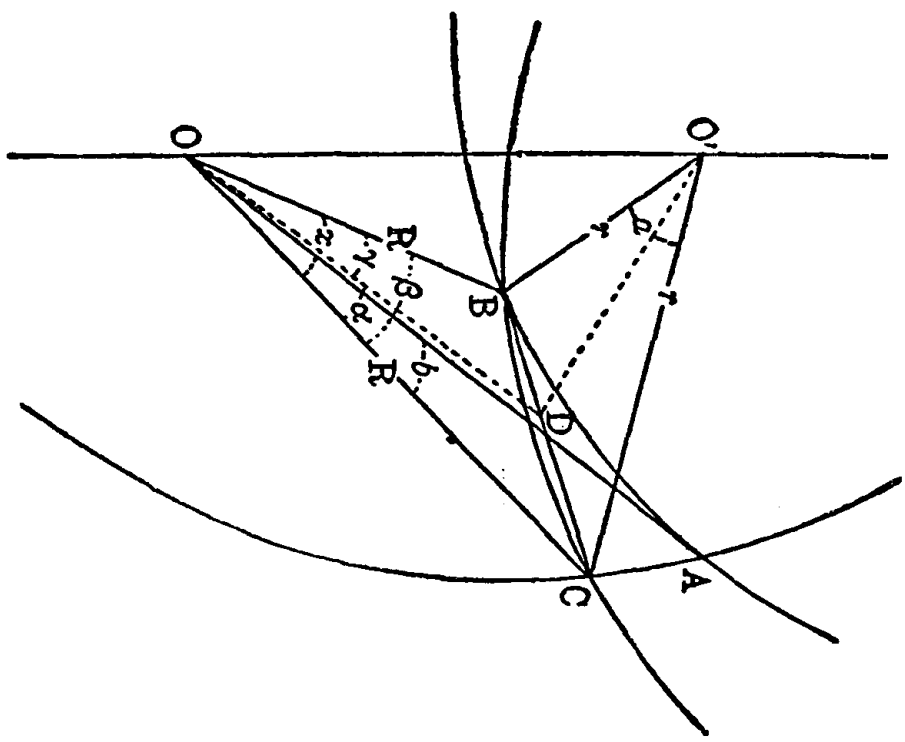
$$r = R \text{ Cos} 34^{\circ}16'$$

$$BD = r \text{ Sin} \alpha = R \text{ Sin} \alpha x$$

$$R \text{ Sin} \alpha x = R \text{ Cos} 34^{\circ}16' \text{ Sin} \alpha$$

$$\text{Sin} \alpha x = \text{Cos} 34^{\circ}16' \text{ Sin} 1^{\circ}55'$$

$$\angle x = 3^{\circ}10'40''$$



然則依球面三角之公式則爲：

$$\text{Cos } \gamma = \text{Cos } a \text{ Cos } B$$

$$\angle a = 27' \quad \angle B = 3^{\circ}10'40''$$

$$\text{Cos } \gamma = \text{Cos } 27' \text{Cos } 3^{\circ}10'47''$$

$$\log \text{Cos } \gamma = \log \text{Cos } 27' + \log \text{Cos } 3^{\circ}10'40''$$

$$\angle \gamma = 3^{\circ}12'56''$$

但因角度甚小，故不用七位以上之對數表時，須應用(Napier)公式以正切(Tangent)代餘弦(Cosine)方能計算。

其次求弧AB之長。

$$AB = \frac{6377.4 \text{ km.} \times 2\pi \times 3^{\circ}13'}{360^{\circ} \times 3.927 \text{ km.}} = 91.2 \text{ 里}$$

若以前述之漢里唐里中里及哩數，換算日本里數而比較時，則如左：

唐長安(西安)與洛陽(河南府)之距離(日本一里合我國七里強)

原 據 換算日本里程

計算距離之差

後漢書

897 漢里 10里20町 × 8.97 = 94里7

8.5里

舊唐書

850 唐里 { 小程11里20町 × 8.5 = 98里2  
大程13里32町 × 8.5 = 118里1

7.0里  
26.9里

東亞同文書院研究部

鐵道線  
經緯度

中里 14里17町 × 7.35 = 106里4

15.2里

隴海鐵道技師之實測

218哩

89里3

—1.9里

計算道路上之距離，自較鐵道距離為大，至漢里、唐里（小程）較計算距離，僅差三里至七里，因九百五十漢里與八百五十唐里，想係省略一位，故真實之里數，大略與東亞同文書院之實測數相一致者。然唐里用大程計算，約差二十七里之多。因此，對於漢唐時代之里程測量方法，及各時代長安、洛陽間道路之遞變等問題，必須研究，惟此涉及枝葉問題過多，故僅止於此。要之，唐里之長安、洛陽間之八百五十里，推斷其為小程之計算，而與事實吻合者。且在其他地方，試觀舊唐書地理志之里程與實測里程比較時，可知皆係採用小程者。同時，漢書及舊唐書上所記載之里程，亦決非無稽之數字也。

試就以上諸例考察之，大程乃隋代或唐初所制定，以之適用於兩京城坊者，惟以一般奉行不力，如地方之里程、天文及司馬法等舊習，不易變更，又有使用接近舊制之小程者。在此足證前言之非劃一的，並可窺知中國國民性之非急進的。據日本大寶雜令載：

凡度地五尺爲步。三百步爲里。

可知日本古代亦採小程。大程自唐末至宋代，似逐見推行，如宋史長安志、新唐書之類，皆用之。延喜式雜式之改正，其度以六尺爲步，以外如令。

因 $5 \times 300 = 1800$ 尺，與唐之大程之 $5 \times 360 = 1800$ 尺相同，想係模倣唐制，以小程改行大程者也。因此，推知唐制大程小程之存在及其變遷矣。

要之，唐里有用五尺一步，三百六十步一里之大程與五尺（小尺六尺）一步，三百步一里之小程，唐時雖常用小程計算，惟其對於長安洛陽之城郭，確已適用大程之計算法。

#### 四 清朝之尺度及里程

宋、元以降，尺度之差訛漸多，各依使用之目的，而異其尺度之製作，故經時愈久，關係愈複雜。然此非本文研究之目的。唯在本文中，記載現今距離，以使用清代尺度及里程爲多，是以在茲僅附記清朝尺度及里程與日本之關係。今比較西安（長安）地方所用之清朝普通尺與日本曲尺時，清朝一尺約合日本曲尺一尺四分二釐。換言之，即清朝一尺，較唐之大尺或日本曲尺長四分二釐。據光緒十九年十月與圖館測繪陝西省城圖曰：

今實測城周四千三百九十丈，爲二十四里三分零。東西距一千三百七十丈零，爲七里六分零。南北距八百二十五丈，爲四里五分零。



據此，可知清朝里程計算法，採用一千八百尺爲一里。是以清朝一里，合日本曲尺及唐代大尺一千八百七十五尺六寸，約當五頃七丈二尺六寸。故清朝尺度及里程與唐制頗接近，兩者相差僅微。

五 漢唐清之尺度及里程與日本曲尺之比較表

欲求中國各時代尺度理論的比率，頗爲困難，茲姑利用以上所述大體的研究，製成一覽表，藉以試用於長安之研究。若試用結果，精確符合時，則必適用於其他之情況，此可間接證明者也。

第一表

唐		漢	清	唐		漢	曲	尺公	尺里	程
大尺	小尺	六尺	(步)	大尺	小尺	(尺)				
五尺	六尺	六尺		一〇〇〇	〇・八三三	〇・七六〇				
五〇〇〇	四・九九八	四・五六〇	一〇四二	一〇〇〇	〇・二五二〇	〇・二三〇〇				
一・五一五	一・五一四	一・三八一	〇・三一五七							

		(里)	
漢	三〇〇步	一三六八・〇	四一四・五四五
唐	小程(小尺)三〇〇步	一四九九・四	四五四・三六三
	大程(大尺)三六〇步	一八〇〇・〇	五四五・四五四
清	一八〇〇尺	一八七五・六	五六八・三六一
			五町一二間三・六尺
			五町
			四町〇九間五尺
			三町四八間

第二表 (漢、唐、清之里程換算日本里程表)

	漢	唐		清
		大程	小程	
一里	三町間 三、四八	五町	四町間 四、〇九、五	五町間 五、一二、三、六
二里	七、三六	一〇	八、一九、四	一〇、二五、一、二
三里	一一、二四	一五	一二、二九、三	一五、三七、四、八
四里	一五、一二	二〇	一六、三九、二	二〇、五〇、二、四
五里	一九、〇〇	二五	二〇、四九、一	二六、〇三、〇、〇
六里	二三、四八	三〇	二四、五九、〇	三一、一五、三、六
七里	二六、三六	三五	二九、〇八、五	一、〇〇、二八、一、二

第二章 漢唐之尺度及里程考

譯者註：日本一町，爲六十間，一間爲六尺。

八	里	三〇,二四	一〇,四	三三,一八,四	一〇,五,四〇,四,八
九	里	三四,一二	一〇,九	一〇,一,二八,三	一,一〇,五三,二,四
十	里	一〇,二〇〇	一,一四	一〇,五,三八,二	一,一六,〇六,〇,〇
二十	里	二〇,四〇〇	二,二八	二,一,一,一六,四	二,三,二,一,二〇,〇
三十	里	三〇,六〇〇	四,〇六	三,一六,五五,〇	四,一,二,一八,〇,〇
四十	里	四〇,八〇〇	五,二〇	四,二,三,三,二	五,二,八,二,四,〇,〇
五十	里	五,一〇〇〇	六,三四	五,二,八,一,一,四	七,〇,八,三,〇,〇,〇
百	里	一〇,二〇〇〇	一三,三二	一一,二,〇,二,三,二	一四,一七,〇〇,〇,〇

### 第三章 秦以前之遺蹟

#### 第一 周代之遺蹟

##### 一 周之鎬京

古公亶父塏稱周室之始祖，避處北狄，由邠之故土南下，始移於岐山下之周原，卽以此爲根據地。今稱爲岐陽宮之地方，卽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岐山之麓。詩經之縣篇載：「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蓋指岐陽宮之前門與正門而言。文王時，遷都豐邑。按豐邑在今豐水西岸，約富鄆縣東北五里之處。武王於滅殷後，更移都於鎬。在周禮考工記等中，載有周代王城之制，惟其與鎬京規模有如何關係，則不瞭然。秦時舉鎬京附近之地爲禁苑，建築上林苑，後因漢武帝引豐水鑿昆明池，致周代遺蹟，悉淪池底。在今西安城西南三十里之豐水東，有稱鎬池之底窪地方。相傳此卽周代鎬京故址。又在鎬池南十餘里處，有靈囿（文王之園囿）靈臺（靈囿中之高臺）靈沼（靈囿中之池沼）等地名，現悉頽廢爲茫漠之田野，足資考證之遺蹟，無一存在。蓋周京古蹟，歷經三千餘年之星霜，湮滅殆盡，至其傳說，亦無足考。唯可推測者，約在渭水南，豐水東，約當西安城之西南地方，爲周代王城，曾受文武周公流布德化者。

詩經靈臺篇

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

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

麋鹿攸伏

麋鹿濯濯

白鳥鶩鶩

王在靈沼

於物魚躍

虞業維樅

賁鼓維鏞

於論鼓鐘

於樂辟靡

於論鼓鐘

於樂辟靡

鼗鼓逢逢

矇瞍奏公

二 文王之陵

咸陽附近，自古稱渭水北岸之高原曰畢原，即周代陵墓之處。在今咸陽縣城北十里之高原上，復有周代四王之陵。其配置，以文王陵為中心，接近正北者，為武王陵，在西南二里處為成王陵，東南二里處為康王陵。又文王陵東，有周公與太公望之墓。

文王陵為四王陵中之大者。高及三丈五尺。基地東西二百六十尺，南北二百八十尺。其形狀為圓形平頭，陵頂稍覺平坦。陵前有陝西巡撫畢沅所建之大碑，上刻「周文王陵」字樣。前有祠堂及二樓門。此皆清代重修，結構壯麗，惟在今日，已聽其自然荒廢矣。門內有一老翁守陵，不事灑掃，致雜草叢生，幾成豚羊牧場，彩檐亦俱作鴿鴉棲所，景況甚為慘澹。祠前兩例，建立石碑十數，皆元明以後物，碑刻重修與告祭等記事，足資考證者少。

### 三 武王之陵

武王陵接近文王陵，在同一周垣之內。陵形爲方底之圓錐形，較之文王陵稍低小。陵前：「周武王陵」之石碑，亦爲畢沅所建。其前有祠堂、樓門及石碑十二，狀與文王陵髣髴。

### 四 成王之陵

成王陵在文王陵西南二十度之方位。陵形與武王同，高及三丈，陵基東西，廣二百十尺。畢沅之「周成王陵」石碑，建立陵前。祠內有數碑，惟皆元明以後所建者。

### 五 康王之陵

康王陵在文王陵東南二十三度之方位，與成王陵相並立。陵形祠堂周垣等，悉與成王陵同。陵前亦有畢沅所建之石碑，碑文曰：「周康王陵」。

### 六 周代四王之陵

按四王陵原有之祠堂、樓門、周垣等，雖已淪於荒廢，惟歷代一再重修與舉行祭奠，徵之碑文則明甚。牆內有古柏，久歷星霜，幹老枝疏，四時鬱蔚，與人以森嚴之感，不覺追懷周王之盛德焉。試登文王陵展望時，不僅望及前方成王、康王及後方武王等陵，且由東方漢惠帝之安陵迄西方武帝之茂陵，漢朝所布置之九大陵，及散列其間之歷代名臣幾百墳墓，一一在目，誠情不自禁。關於上述周代四陵之真偽，卻難斷言。說者有謂周王諸陵，在渭水南方（卽

今西安府城西南地方（與咸陽北原，（即上述之渭北說）等二說，實難斷言其孰真孰偽。即在西安府志或陝西通志上，亦附錄此周陵之異說。在唐代張守節之史記正義中，引據唐初魏王泰之括地志曰：

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安府咸寧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周本紀）

又曰：

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同上）

明記文武二王陵在渭南。同時並介紹在渭北之秦惠文王悼武王之二陵，指此屬秦悼武王之陵，即俗間誤稱周武王陵者。蓋括地志之說，係本六朝所傳，若由文獻上考察之，不得不認渭南說爲有力。

試觀漢書劉向傳中所載之劉向上疏，有曰：

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壘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秦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武庫，皆無邱壘之處。

明言漢代無今日之高大墳墓。由此可知太古純朴之世，絕無如後世經營宏大之塋墓者。按與築崇墓，埋藏金銀玉帛，乃春秋戰國時代發生之風習，歷時愈久，此風愈甚。然則文武二王陵，在當初，決無今日堂堂之丘陵，因之，在千數百年之長年月後，致不明其的確之所在。蓋由唐初起，想已有各種異說矣。唐初顏師古氏，於漢書劉向傳所記周文王武二王葬於畢之下，注曰：「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明指咸陽之北原，是以渭北說，漸爲世人所知。宋元以後，

則置陵戶於渭北，設祠祭，於是渭北說，遂爲一般所承認。且文獻通考卷百二十四王禮考山陵中，亦載：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武王葬京兆咸陽縣。宋乾德四年，二冢給陵戶，祠祭如太昊，

又載：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康王葬京兆咸陽縣。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三戶，歲一享。

其後清代乾隆五十一年（西紀一七八七）陝西巡撫畢沅更建碑於渭北，表彰文武二王陵墓，因此，渭北說遂成無疑之定說。然至現地實際觀察時，如祠堂牆垣等，皆近世所建造，陵形陡急亦具後世之形式，且碑碣率皆元明所立，絕不存有古代之遺物，凡此皆暫據畢原所在論，而證明此陵墓係後世所建者。或爲則天武后天授二年（西紀六九二），奪唐祚，改國號曰周，尊周文王爲文皇帝，而自號始祖，此事明載於唐書者，蓋此陵墓卽在此際所營造或增築歟？惟此爲臆測，自乏立證之資料也。

### 七 石鼓

在今北平故宮博物院內有石塊十方，率皆呈圓柱形，形宛似鼓，昔稱石鼓。表面鏤刻古代文字，名曰石鼓文。按石鼓乃太古遺物，爲貴重有味之研究對象，係由鳳翔府管下石鼓原地方出土，唐朝學者曾注意及之。韓退之爲之作石鼓歌，移置長安國子監內，惜保護不周而散失。嗣唐鄭餘慶於民間蒐集得其九，陳列鳳翔府文廟中。後遭五代戰亂，再行散佚。宋時復加搜索，卒獲全數。宋大觀中，遂遠送京師開封，加以保存，逮靖康之難，金人陷落開封時，於是



運之北方燕京，即今之北平也。邇來迄存於北平。清乾隆五十五年（西紀一七九〇），皇帝親考諸書，製石鼓御題，與韓退之之石鼓歌同刻於鼓上，陳列故宮博物院內。

關於石鼓來歷，唐宋以後諸學者之考證互異。唐韋應物認為周文王之鼓，宣王之詩；韓退之則謂為宣王之鼓；而宋程大昌謂為周成王之鼓，鄭漁仲謂為秦代遺物，金馬定國謂為北周（宇文周）遺物，各自主張，難評是非。凡此異說，皆網羅於清王昶之金石萃編卷一中，閱者可自參考。在金石萃編以後發表主張之學者，亦復不鮮。如最近，民國馬衡所著石鼓為秦刻石考（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所載）等文，即其顯例。按此異說雖多，惟多數學者，俱認此為周宣王時代之遺物。至其論據，大略如次：

（一）因石鼓原由周秦起原地鳳翔府附近出土，故得認為周秦遺物。

（二）周宣王時，太史籀更改蝌蚪文字，製作大篆十五篇。所謂籀書是也。按石鼓上之文字，書體既不似蝌蚪文，然又較秦篆為古，具有後世無法模擬之氣韻，故得認為籀書。因此斷定其為秦以前周代之物。

（三）石鼓文字消滅缺損者多，以是即成章誦讀，亦難解其文意。惟試與詩經之車攻篇等對比之，則知其中文句，類似者頗多。

欲明石鼓文之本來字數，甚屬不易。明楊慎在唐拓上，主張共存七百二字，惟彼為有名之僞言家，學者俱不置信。范氏天一閣所藏之宋拓，共存四百六十二字，是說最覺完備。現存者，據明治四十四年拓本之調查，僅有三百六

十一字，就中計有八十三字，殘缺難讀。要之，石鼓一般被認為周宣王時代之遺物，原由關中出土，故茲附記之。

## 第二 秦朝之遺蹟

### 一 咸陽城

秦之根據地，原在陝西鳳翔爲中心之地方，惟至有名之孝公時，遷都於渭水之濱，築翼闕宮殿。其地勢，南濱渭水，與南山對峙；北倚高原，可望嵯峨九峻諸嶺；所謂占據山南水北之陽地，故名咸陽。相傳距今咸陽縣東二十里，渭水北岸處之故城址，卽秦咸陽城之遺址也。

史記及其他史籍中，曾盛言秦之豪華情狀。蓋始皇帝於二十六年移天下之高貴富豪十二萬戶，充實咸陽城。爲複道渡渭水，以象天極關道絕漢抵營室，築咸陽宮以及幾多宮殿於渭北，渭南則置信宮諸廟及上林苑等。在北原之上，更有模擬六國宮殿之六國宮，藏納各國美女鐘鼓珍寶等。凡咸陽附近二百里之內，宮殿樓閣相峙，複道甬道相連，皇帝則常周游其間，而祕密其真所在，羣臣有事相稟者，聞集於咸陽宮云。然查訪今日之咸陽故地，毫無遺蹟可尋，寂寞異常。

### 咸陽懷古

唐劉滄

經過此地無窮事

一望淒然感廢興

渭水故都秦二世

咸陽秋草漢諸陵

天空絕塞聞邊雁

葉盡孤村見夜燈

風景愴愴多少恨

寒山半出白雲層

## 二 阿房宮址

史記始皇本紀曰：

三十五年（中略），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闕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闕道絕漢抵營室也。

按阿房宮遺址，卽西安城西去三十里，三橋鎮南方，有稱爲阿房村之寂寞村落也。村內有呼阿房宮古墳形之丘陵。基底爲不等邊三角形，周圍約廣六百二十尺，高及四十一尺。形若丘陵而圓，在西南面中部，有三尺餘之平頭的花崗石，並列三枚。此殆當時用以建築柱礎之殘片歟？觀史記始皇本紀中，有「先作前殿阿房」之句，蓋始皇帝着手經營朝宮時，先建前殿於此高臺上，以蜀山之用材，築宏壯殿樓，而與南山相對峙，具見其睥睨關中之雄圖也。

### 阿房宮賦

唐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

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登來於秦。朝歌夜紘。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綬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邇迤。秦人視之。亦甚不惜。嗟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粉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雖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 三 始皇帝之陵

秦始皇剛戾驕奢，政令峻刻，常重賦斂，以盡宮室之華麗，窮奢極侈。所謂：「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者，卽彼不詐之心事也。彼築萬里長城，建阿房宮，燔古書，坑儒者，南巡之際，而赭湘山，凡此已越常軌。至其築陵墓，尤有甚於此者。今試以諸書所傳之記載而集錄於次：

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

山林爲葬藪之侈至於此。漢書賈山傳

斬山鑿石。下涸三泉。以銅爲椁。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爲四瀆、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勢。水經註卷十九渭水

以明珠爲日月。魚膏爲脂燭。金銀爲鳧雁。長安志所引三輔故事

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史記始皇本紀

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同上墳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史記集解所引皇覽

陵高一千二百四十尺。內院周五里。外院周十一里。長安志所引兩京道里記

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漢書劉向傳

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槨取銅。水經註卷十九渭水  
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燒其藏槨。漢書劉向傳

火延九十日不能滅。水經註卷十九渭水

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壟彌高，宮室愈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漢

書劉向傳）

就以上各記錄觀，或失之誇張，或逞以想像，此種盡洩於紙面者，乃古代人之癖習，其說固難憑信，惟由此得窺知始皇帝統盡生靈之膏血，而經營於死後之狀況焉。

始皇陵墓，近於驪山北麓，即臨潼縣東十五里之大墳丘，由二十里遠方，得遙望見。其狀若弧形之山麓野地，宛似火山質之山岳。由臨潼縣騎馬代步，不足一小時，即達陵下。陵之傾度甚緩，即不下騎亦能直達其頂。陵上一面叢生茅萱，惟無樹木。如明中世都穆之驪山記曰：「石門石樞猶露土中」之形跡，今固無由尋求，唯瓦礫殘片，到處皆是。陵形完整，不見有頂羽以三十萬人發掘之狼籍遺跡。實測陵高，約二十五丈餘。中部稍平坦，且有段階，頂上廣闊平坦。陵基方形，東西約千六百尺，南北千七百尺。由陵基南去七百尺，與東西北各去三百五十尺之處，殘存高及數尺之周垣。與基地平行，爲長方形，其長度，東西約二千三百尺，南北約二千七百尺，計其周圍，可及萬尺。陵南與周垣之中央，有南門遺址。高及丈餘，散布瓦礫尤夥。就實測此陵之結果觀，彼兩京道里記所云：「陵高一千二百四十尺」水經註所云：「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又曰：「火延九十日不能滅」等記載，全屬空漠之想像，殊難憑信也。惟皇覽載：「墳高五十丈」，以漢尺換算今尺時，約合三十餘丈。以此所舉概數，與個人實測二十五丈之

數相較，無甚逕庭。又實測內院四周計一萬尺，約當漢時五里，故與兩京道里記及驪山記等所載，完全符合。由此可知關於始皇陵之古來記事，不見俱係荒唐無稽者。又在內院之外，應有周圍十二里左右之外域，惟時至今日，難見其痕跡矣。

#### 四 二世皇帝之陵

在咸甯縣東南十五里處，有二世皇帝陵。史記始皇本記載：「趙高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而西漢司馬相如從武帝過此，大罵曰：「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可見在當時，已淪荒廢。陵高僅兩丈，周圍約二十餘丈，在陵前畢沅所建之碑上，刻有「秦二世皇帝陵」字樣。又在臨潼縣新豐驛西南，有小墳二，各高二丈餘。世傳此爲子嬰及其一族之墓。按子嬰降爲軍門，高祖以之置在灞上陣中，在項羽入關中，與高祖會於鴻門時，子嬰卽被殺，而瘞其屍於此。回觀始皇帝山陵之雄大，與其子孫墳墓之弱小，互相對照時，恰似驕者必敗之諺，現於目前。兩者相間僅四、五年，而榮枯盛衰有如是者，誠不勝其心傷者矣。

## 第四章 漢之長安城

### 一 長安之奠都

漢高祖滅項羽於垓下，統一天下，奠都洛陽。此時齊人婁敬謁高祖，勸爲國家長久之計，遷都長安，曰：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亢而拊其背也。（資治通鑑漢紀三）

高祖以其言謀於羣臣，羣臣皆魯籍，僉以奠都於相近之洛陽爲便，反對遷都長安。高祖乃更謀於張良，良曰：

洛陽（中略）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資治通鑑漢紀三）

良贊婁敬之說。於是高祖乃決計奠都長安，即日車駕移都。按婁敬與張良比較洛陽與長安之利害，敘述關中形勢，頗多肯綮。高祖定西漢二百餘年之基業者，實出於此剎那間之英斷耳。



二 長安故城之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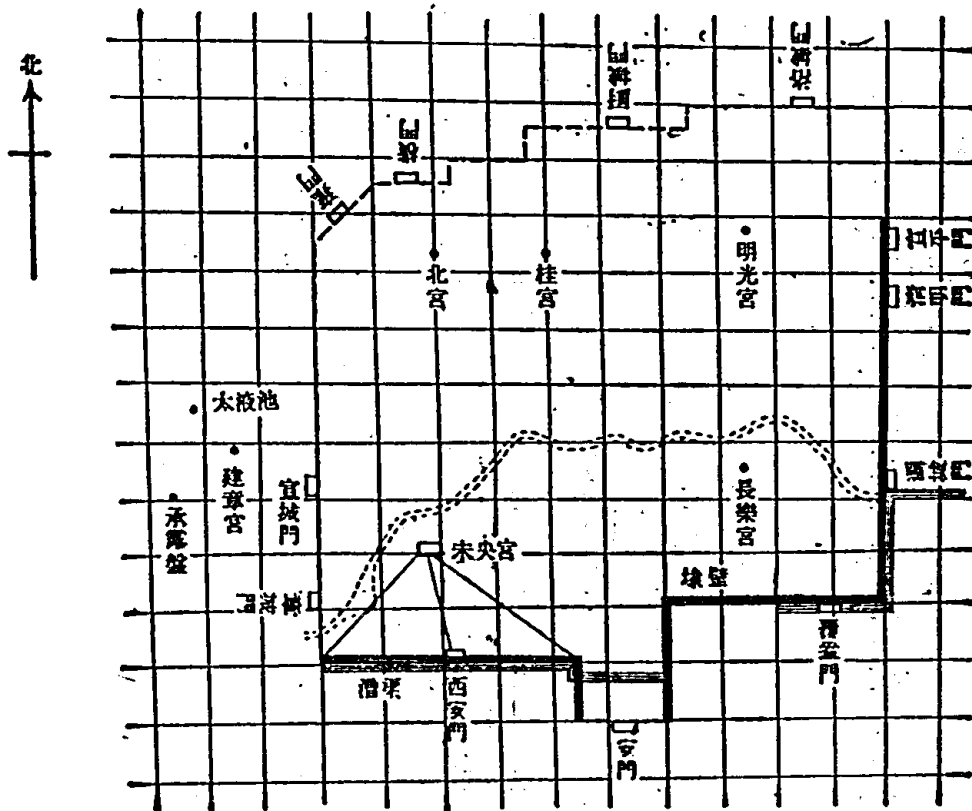
漢長安故城之構造，如三輔黃圖卷一所載：

高祖七年，方修長安宮城，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初置長安城，本狹小。至惠帝更築之。（中略）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上闊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是也。

可知其廣袤雖大，而城壁則低。又後漢書郡國志京兆尹之註中，引漢舊儀曰：

長安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長十五里，十三城門，九百七十三頃。

按方六十三里者，卽周圍六十三里之意，與



圖二第 漢長安故城圖  
 規模長安縣志之圖 祖棟爲踏登之部份  
 (每方格代表一里)

三輔黃圖所記，完全一致。

漢城內主要之宮殿爲長樂宮與未央宮，蓋長樂未央之句，乃漢朝之壽詞也。又長樂宮之北，明光宮之西，未央宮之北，有北宮及桂宮。長樂宮在長安城之東南部，周圍二十餘里。由十四個宮殿合成。此宮在遷都長安之際卽建成，故高祖召宴郡臣，胥在於此。叔孫通用朝禮，使諸侯振恐肅敬，得大示其尊嚴。高祖與於泗水亭長，至此而笑傲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其後常居住此處，惟至惠帝時，乃移於未央宮，改長樂宮爲太后呂氏之寓所。

未央宮位於長安城西南部，在西安門內。此宮爲高祖七年（西紀前二〇〇年）蕭何所建，高祖曾以其過於壯麗而責備蕭何。蕭何答以天子以天下爲家，自當壯麗威嚴。蓋此宮已頗宏壯矣。至惠帝時代，復行擴張，周圍三十二里，街道十七里，三十二臺，十二池，四山八十一宮殿門及十四掖門，極盡壯麗之能事。武帝並於長安城外，未央宮西北之處，建築建章宮，更鑿太液池於其北。按太液之芙蓉與未央之楊柳並稱於時，在南庭建立「承露金莖宵雲閣」之承露盤。近越新花低發之上林苑，以對終南山，誠鐘美景之處也。且在建章、未央兩宮之間，踰城郭，輦道飛閣，連續不絕，相傳爲往來而不踏地者，可想見其豪華矣。

### 三 長安故城之凋衰

王莽末年，天下大亂，長安之華麗亦數遭劫掠，漸淪凋落。更始元年（西紀二三）漢兵攻入長安，斬王莽，其時未央宮已罹兵燹，悉成灰燼。府庫金銀寶玉，錢帛之類，多遭兵劫。翌年，赤眉賊再陷長安，燒宮殿市街，掘諸陵墓，恣意

掠奪。因此，長安城竟成一片焦土。即在晝間，行人亦寥寥無幾。洎乎後魏，雖復興幾分，五胡南北朝時代，曾爲前趙苻秦（前秦）姚秦（後秦）西魏北周之國都，但西漢之盛況，終難再見。隋文帝放棄長安故都，在其東南築大興城，以此新城爲國都。是以至唐代，長安之故城廢墟，列入禁苑之西北部矣。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唐宋之間

漢皇未息戰

蕭何乃營宮

壯麗一朝盡

威靈千載空

唐皇恨前跡

置酒宴羣公

寒輕綵伏外

春發慢城中

樂思迴斜日

誦詞繼大風

今朝天子貴

不假叔孫通

漢苑行

唐張仲素

回雁高飛太液池

新花低發上林枝

年光到處皆堪賞

春色人間總未知

自唐以降，迄至今日，欲求長安故城之廬山真面於髣髴間，已覺甚難。若於桃李花落之夕，徘徊於未央宮之遺址，憑弔五陵原上之漢帝陵墓，俯眺二千餘年興廢之陳蹟，實不勝其感慨者矣。

#### 四 長安城之遺蹟

長安故城遺址，在今西安城西北二十里之處，長安縣志、陝西通志等書中，記述甚詳，惟就實地調查，漢代古蹟，率皆湮滅，可供參考者甚鮮。在到處肥沃田圃之中，古瓦破片，堆積累累，若掘地數尺，亦不過見及重疊之漢瓦厚層。

而已。查故城遺跡中，最顯著者有三，即未央宮址，故城之埭壁及漕梁之痕跡是也。

### 五 未央宮之遺蹟

未央宮址，東西四百五十尺，南北千五十尺，爲一長方形之臺地，由西安城西門，卽能望見。此臺地可分南中北三部。南部地高三尺至五尺，爲東西四百五十一尺南北三百五十四尺之略正方形。中部亦爲東西四百五十尺南北五百餘尺之正方形，北向則逐漸隆起，緩度傾斜。由此而北，爲區分三段階之高地。其北部最高地，計東西三百三十尺，南北三十二尺，高及四十六尺。在此長方形之高臺上，有康熙乙亥三月所建立之碑石，上書：「聖壽無疆萬歲萬萬歲」字樣。其南面斷崖處，有大花崗岩二。蓋爲昔時用以建築者。如前所述，未央宮係集合多數之宮殿樓閣，此地殆其一，卽未央宮中之前殿及宣政殿之遺址也。其周圍排列宮殿門八十一，掖門十四。在此高臺地之四周，漢瓦殘片，堆積尤夥，想見當時壯麗情況。陝西通志卷七十二，引雍錄曰：「未央地勢甚高。而此水能自西面而轉北以行。是行於未央山背窪下之處也。」惟在今之臺地北，有稍低下之部份，當能辨認其爲漢代滄池之遺址，卽過未央宮及長樂宮之北，遠達灞城門之水流痕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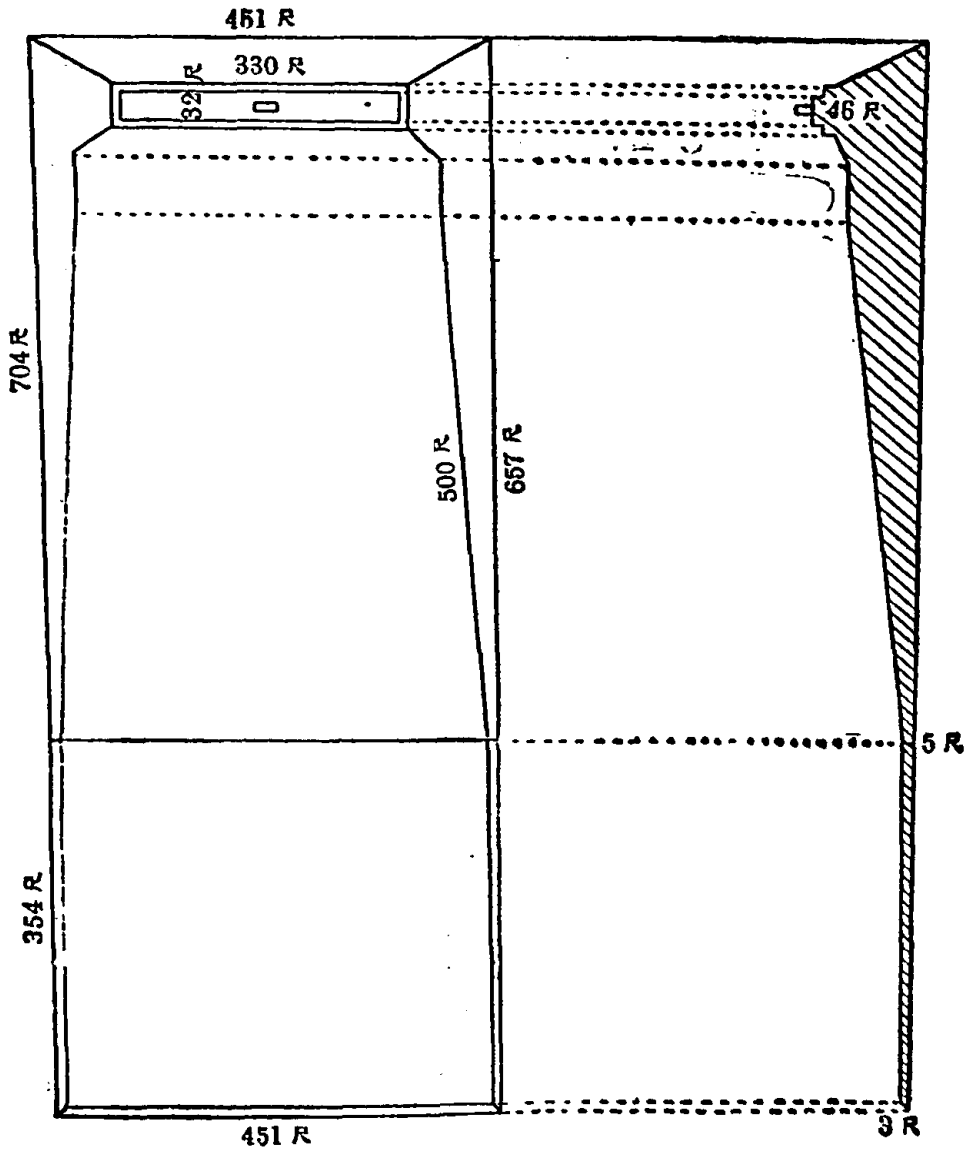
### 六 故城之埭壁

在距未央宮址南方三千三百餘尺之處，橫有東西一直線之堤塘。此爲長安故城南壁之一部，由未央宮址望去，由西南四十三度互及東南五十五度。全長約七千八百尺，高二、三丈，廣三、四丈，到處露出腐蝕瓦礫之痕跡。又測

知城壁西端，在三千八百尺，即由未央宮址望去爲東南十四度之處，見有西安門遺址。兩側稍高，而中央較低，其附近散列平頭之大花崗岩八枚。此固不待論，乃當時所用之石材也。堤塘東端，即安門遺址跨斗出於直角之低地（漕渠）。據長及二百餘尺之高壁，得明顯察知安門斗出

第四章 漢之長安城

12



圖測實址遺宮央未 圖三第

之形勢。安門以東，南壁之遺址，類皆崩潰，不易辨識，惟以其長度互及三里，可以鬚髯認其形跡。又有覆盎門遺址，由東一里處之堤塘，直角北折，或隱或現，斷續不知所窮。此正爲故城東壁，雖未測其全長，惟南壁之長，可及十里，約合漢尺十五里，苟漢代故城爲正方形，則其周圍計六十里，與三輔黃圖之周回六十五里，後漢書郡國志註中之六十三里，經緯十五里，十三城門，九百七十三頃等記錄，無甚差異。又三輔黃圖云其高及三丈五尺，以之與現今所見城壁之高度相較，亦甚符合。

### 七 漕渠之遺蹟

沿故城南壁，見有濠池痕跡。深約十數尺，寬二百餘尺，與城壁西端相並行，貫通安門之突出部分，更東行，依城壁北行二里，再東向至龍首原而消失。按此卽所謂漕渠之痕跡也。漕渠開鑿於漢武帝元光六年（西紀前一二九）因當時渭水舟運，甚感不便，一則導入渭水之水，一則堰豐水而注於昆明池，更與太液池及導入城內者相合，迴繞城郭至龍首原北方，直通灊水，百貨恃此得直接輸入城內。此卽名曰漕渠。迄至初唐時代，似尙通舟楫，惟至大曆、太和時，以豐水堰破，昆明池亦涸，而漕渠遂塞。在導入渭水之部分及龍首原北邊，雖難辨認水路痕跡，惟豐水之水路，至今猶存其形跡。於春秋霖雨時節，間亦能見及其水流也。若探求此等水路，則故城水流，及舟運形勢，得想像水利之甚便利也。

## 第五章 漢代之陵墓

### 第一 漢之陵墓

#### 一 漢諸陵之位置

長安故蹟中，最惹人注意者，爲漢代陵墓。除文帝灃陵與宣帝杜陵外，西漢九帝陵墓，悉在渭水北岸之高原上，東由高陵咸陽兩縣境內惠帝安陵起，西迄興平縣東北武帝茂陵止，其間縣互九十里，並列者，悉爲宏大墓陵。由西安城壁亦能望見，惟試登未央宮遺址而瞻望時，得由東順次點數杜陵（南陵）、安陵、陽陵、長陵（不明之漢陵）、平陵、渭陵、延陵、義陵、康陵，迄至最西之茂陵。因其位置及特異形狀，得歷然識別之。又在此等帝陵間，復有無數貴顯陪葬與庶人墳墓，宛如大海中星列之羣島，在天氣晴朗之日，更使遙遠之梁山九嶷山嵯峨山等山嶺山脈，一一顯映於雙眸，以擴眼界。

#### 二 漢代壽陵之營造

據漢室制度，由天子卽位翌年，應起用工匠，經營其陵墓，此種生前所造之陵，名曰壽陵。按經營壽陵，實爲漢室

一大事業，規定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充作山陵費用。故壽陵構造與陵邑大小，財寶積蓄等，雖依其治績及在位年限而有差異，惟漢室對於營造壽陵，略有一定之限制焉。

### 三 漢陵之制

後漢書禮儀志之註中，敘述營陵之制曰：

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天子卽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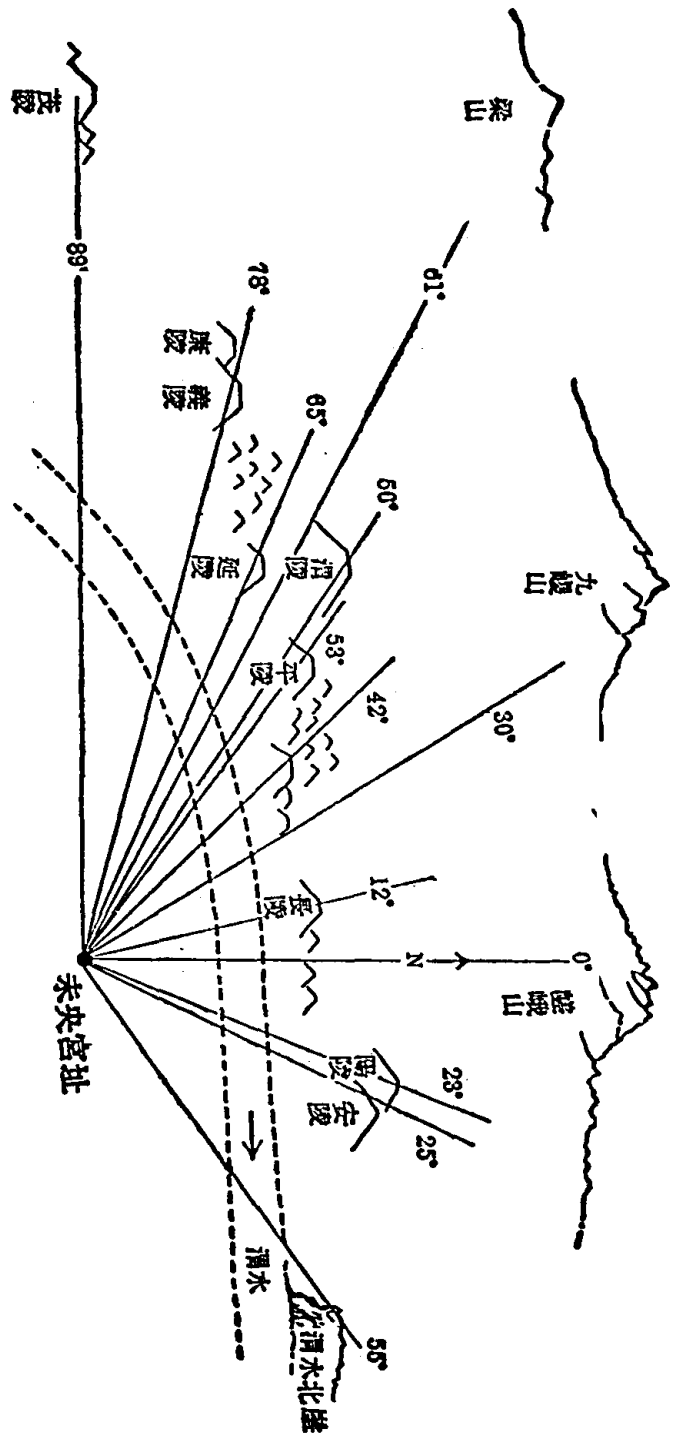
又漢書霍光傳載：

賜金銀，綉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藏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

此卽以天子之葬具，賜葬霍光也。其註言梓宮卽梓棺，乃天子之棺。黃腸以柏木黃心爲椁。題湊之題，卽頭以木之頭向內湊，而埋入，所以鞏固棺之四周者。

後漢書禮儀志註中，引皇覽曰：





山北及陵漢光渭望臨址遺宮央未由 圖四第

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杆漆，繪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

據此以觀，漢陵之制，得想像其情狀如次：

(一) 漢陵塋域，方七頃，方中一頃，墳高十二丈，明中（玄宮）深十三丈，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

(二) 由明中通四羨道，開設四羨門。

(三) 明中安置梓棺，周圍累積柏心，又以木片之頭，向棺累積，以固其周圍，由是迄至羨門，埋藏大車六馬兵器帛繡金玉器穀畜類以及祭器明器珍玩等一切物件。

(四) 閉四羨門，聯劍伏弩，設伏火以警衛之。

(五) 設寢殿於陵上，日月歲時藉以祀奉。(參照寢殿項)

(六) 陵之周圍，繞以周垣，於其四方之中央，設立四門。

(七) 賜餘地與後宮貴幸親屬功臣，而置陪葬。

(八) 移住將軍尉侯近臣及高貴豪傑等人於陵之周圍，以當長久祀奉與守護之任。(參照陵邑項)

#### 四 漢陵之實測

按漢代田畝之制，與周制同，亦以

一步爲六尺 一畝爲廣一步長百步 一頃爲百畝

者。故所謂一頃，卽方六百尺也。然則漢代一尺，合日本曲尺之七寸六分，是以漢之一頃，合日本曲尺方四百五十六尺之田畝。又方七頃之田畝，其一邊之長度爲：

$$\sqrt{1 \times 100 \times 100 \times 7} = 264 \text{步}$$

6 × 264 × 0.76 = 1203尺 (日本曲尺)

據上所揭示者，以漢陵之制，換算日本之曲尺時，應如左列之數：

塋域 方七頃 合曲尺一千二百三尺

方中 方一頃 合曲尺方四百五十六尺

墳高 十二丈 合曲尺九丈一尺二寸

深度 十三丈 合曲尺九丈八尺八寸

明中高度 一丈七尺 合曲尺一丈二尺九寸

周 二丈 合曲尺一丈五尺二寸

瀟陵爲自然之山嶺，故欲明確區別陵之各部，甚難測知，且如長陵與渭陵，以周垣及四門遺跡，俱不存在，故更不能實測其塋域。茲僅將實測之諸陵塋域，方中及陵高等，揭其測數於左：

	塋	域方	中陵	高
長	陵	—	四五〇尺	八〇尺
安	陵	一〇〇〇尺	四四〇尺	八〇尺
陽	陵	一一七〇尺	四八〇尺	九〇尺

差	漢	平	康	義	延	渭	杜	平	茂
	制	均	陵	陵	陵	陵	陵	陵	陵
一一〇尺(增)	一二〇三尺	一三·一三尺	一二·一三尺	一一·一九尺	一八·三六尺	—	一五·四八尺	一一·八〇尺	一三·八一尺
一二·六尺(增)	四·五六尺	五·八二尺	五·八二尺	五·三五尺	六·〇〇尺	七·七四尺	六·〇〇尺	五·八〇尺	八·三〇尺
三·二尺(減)	九·一·二尺	八·八尺	八·八尺	七·〇尺	八·五尺	九·五尺	九·〇尺	八·八尺	一·二〇尺

就上表觀察，如長陵、安陵、陽陵等初期諸陵，超過定制者少，但後世營陵漸及奢侈，致失之過大，故如武帝茂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等，俱遠超定制。就中以塋域與方中之平均數，超過定制為多。然如陵高，卻平均減少三尺二寸。實以長安地方雖少雨水，但經二千餘年之水蝕作用，重遭數次發掘危難，故其高度之減少，乃意料中事，惟就陵上實況觀察，至今寢殿仍依然存在，其陵高是否係受水蝕或發掘之影響，甚難判斷。或以營陵方法，降至後世，增加塋域及方中，而於陵高，則較不增加，俾其上所建之寢殿，更覺宏壯。

## 五 漢陵之形式

除西漢諸帝之山陵外，皆被盜掘。按盜賊發掘山陵時，大抵皆由正面羨門穿入內部者。因墳丘極大，故墳形並不因此而被破壞，雖屢遭發掘盜難，而墳形周垣及四門等遺址，依然完存，得明瞭觀察昔時之構造焉。一般墳形爲四角錐臺（Frustum of quadrangular pyramid）形，遠望之，酷似瞭臺，頗覺雄偉。四周牆垣遺跡，大概如二三尺之畦畔狀，連續不斷。在陵四方周垣之中央，有四、五尺至一丈左右之小丘二座，相對並立，其附近堆積漢瓦破片頗夥，蓋卽四門遺址也。如前述之塋域，在周垣圍繞之地，方中爲墳丘之地平面。

詳細觀察漢陵形式，於其陵形，陵上狀況與四門遺跡之間，發見一定格式，得大別爲如左之三種。

第一種形式 陵爲低小之圓錐臺形，陵之四稜及頂上，顯帶圓形，惟其上面平垣。又四門遺跡，皆顯然殘存，且形式較大。安陵陽陵義陵皆屬此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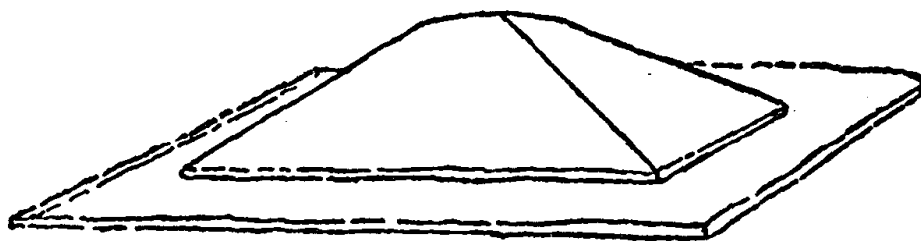
第二種形式 陵爲正四角錐臺形，而有稜角，陵上平坦甚廣。又在陵底周圍，有二級或三級階段。周垣及四門遺跡，俱不明顯。長陵杜陵屬之。但杜陵無門址，僅殘柱礎。

第三種形式 陵爲四角錐臺形，頂之周圍有段階。又在上，有隆起處二、三，或橫互於東西南北，爲高可一、二尺之土牆，區劃如碁盤之孔格。周垣及四門遺址則甚低小，勉強可資辨認。平陵渭陵延陵康陵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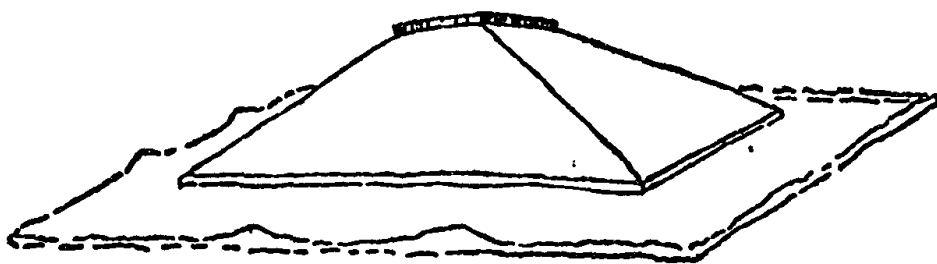
## 六 寢殿



式形種一第



式形種二第



式形種三第

式形之陵漢 圖五第

如前述漢陵形式，可區別爲三，惟其由來則不詳。不問何種形式之陵上，常皆平坦，不若後世陵形，頂上成穹窿狀。且散布瓦石之破片甚夥。若就第三種形式之陵上形勢推測之，可知漢陵不僅如後世作墳丘之用，復於墳頂設置寢殿焉。彼東漢諸帝幸長安謁先帝諸陵時，定例須行上陵儀禮，由此而觀，亦可推知陵上設置寢殿者。漢書平帝紀之元始元年（西紀元年）如淳註曰：

陵上有宮牆，象生制度爲殿屋，故曰殿中。

又後漢書祭祀志中，關於西漢之陵曰：

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

由此可知漢陵皆於陵上設寢殿，祀靈位，以生人之禮祀奉之。此與後世之陵，大異其趣矣。

### 七 漢陵之埋藏

漢帝埋葬時，口入含玉（卽彫刻蟬形之玉片）身着褙衣（卽施帛繡縫玉片之葬衣）納於梓棺，而安置在明中（玄宮）者。至於明器，在西漢初期，遵照三代古制，採用銅器，後因文帝儉德，由灊陵以次改用土器。迨至東漢僅用土器矣。在後漢書禮儀志上，曾列舉東漢時代葬儀所用之明器，其記載如左：

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管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醢一、醢一、屑一）、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餼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甕一、彤矢四（軒

朝中亦短衛（形矢四（骨短衛）形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一具、杖、几各一、蓋一、鐘十六（無虞）罇四（無虞）磬十六（無虞）壎一、簫四、笙一、篪一、祝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戈各一、笄一、甲一、冑一、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瓦甕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

據此，可推測西漢所用明器制之大概矣。此外復以金銀珠玉綺繡兵器鏡鑑泉貨車馬牲口等，凡其生前所需用與愛玩者，悉埋藏之。故明器得由明中迄至四羨門，雜然陳列，然則山陵，事實上亦卽一種府庫也。

殮葬未畢時，羨道出入可通。葬送之際，新帝照例須親自送至羨門。史記始皇本紀載：

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

埋葬之際，鎖閉外羨門，殺工匠，以防埋藏之漏。又在後漢明帝葬儀時，章帝親下羨道，進玄宮，其時司徒鮑昱諫止之曰：

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

此文見於後漢書禮儀志之注中。可知葬送之際，由此羨道，出入明中，葬儀完畢，則堅閉羨門。故就後世盜掘漢陵之殘跡觀察，大抵俱由此羨道發掘者也。



## 八 陵邑

經營漢帝之壽陵時，於其近旁建造陵邑，以當守護與祭祀。文獻通考卷百二十四中，述長陵之陵邑曰：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

據此，可以推知陵園組織之大概。漢書地理志上，記長陵之陵邑有五萬五十七戶，茂陵有六萬一千八十七戶。果然，則規模甚宏大，惟此外陵邑，遙不能及。在建築此等陵邑時，除賜宅與後宮、近臣、將軍、尉侯等之外，更強迫天下良民，移居此處。若是，或則遠離祖宗墳墓，或則喪失產業，此種煩擾民心甚劇。故永光四年（西紀前四〇）元帝在經營渭陵之壽陵時，詔天下，廢止陵邑之制。據漢書元帝本紀中，載其詔書略曰：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妥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此固出於元帝之仁德，但亦明顯煩擾國民而使然也。按漢帝之置陵邑者，僅長陵、安陵、灃陵、陽陵、茂陵、平陵、杜陵之

七陵而已。因此等陵邑，皆係由天下富豪名門之家所成立，故儼然構築城郭示其驕奢。其中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皆在渭水之北原上，後世遂以五陵北原或五陵原呼之，其在詩文中，享名甚大。據長安志所載，自東漢以後，此七陵縣，漸被合併，隨漢室之滅亡，陵邑亦多衰落，惟杜甫猶詠：「五陵衣馬自輕肥」。儲光義亦詠：「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時至唐代，所謂五陵少年者，一般係指長安狹巷中豪奢相競之貴公子。在今日，固無遺跡存留，惟在此七陵近旁處，觸目之瓦礫，積累至五六尺，可以想見當時盛況於萬一也。

### 九 漢代陵墓之遺物

秦呂不韋於呂氏春秋之安死篇中，言：「無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可知中國自古以來，即流行發掘陵墓者。就中以埋藏財寶最多之漢代陵墓，遭受發掘之厄亦最多。此等發掘物，漸次爲好事者所蒐集，傳至後世，俾供學術上之參考者，爲數甚多。今以宣和博古圖西清古鑑金石索陶齋吉金錄等所載之漢器，並認定爲西安附近所得漢陵墓之埋藏品者，略列如左：

#### 銅器

- (一) 鼎、斝、鐘、尊、洗、壺、鐸、舞鈴。
- (二) 劍、鉞、戈、弩機。
- (三) 鏡、印、符。

(四)半兩、五銖、三銖、大泉五十、貨布、貨泉、刀、布等古錢。

### 玉器

(一)圭、璧、帶鉤、含玉、櫜玉。

### 土器

(一)瓦、甬、壺、鼎、杯、竈、匏、牲口。

此二十年來，中國內地尤其是在河南掘得古代陵墓之埋藏品者頗夥。此等新發掘物，大半爲瓦器、泥象之數，其中屬於漢代之物者不少。關於此等發掘物貢獻其研究者，有勞非耳氏之漢代土器 (B. Laufer, Chinese

Pottery in the Han Dynasty)、羅振玉氏之古明器圖錄、濱田博士之中國古明器泥象圖說等著述。其次，施行各種彫刻之石槨，或建立神道碑等事，爲當時所盛行者，在今山東、河南各地現存之遺跡，固亦甚多，惟西漢諸陵，是否果有此事，以無記錄可據，亦未發見遺跡。又於陵墓之前，配置有石人、石馬等石造物，且見及二三記錄，現在山東陝西各地，亦傳存若干遺物。就中，如陝西省興平縣東北約三十里之處，有西漢霍去病之墓，據漢書霍去病傳載：爲冢象祁連山（註）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按此墓前之石獸，經最近法國學者之介紹，膾炙人口。然就大體論，此習俗盛行於唐宋時代，其在漢朝陵墓，猶未見如是流行也。至少，在西漢諸陵，不見有石人、石馬等遺物。

## 第二 漢帝之十一陵

漢陵前方各有高及丈餘之大碑，俱爲乾隆年間陝西巡撫畢沅所建，以此爲標識而踏查漢代十一陵，敘述其所在與現況，同時，並附記相關之若干文獻。

### 一 高祖之長陵

(A) 所在 在咸陽縣東北四十里與長安縣西北四十里之處，居渭水北岸之高原上。

(B) 實況 此陵屬於第二種形式，陵前有畢沅之碑，上刻「漢高祖長陵」等字樣。方中東西計四百五十尺，南北三百六十五尺，陵高八十尺。惟因周垣及四門遺址不顯，故難測知塋域廣度。陵前有二重土牆及門址，但此係近代所建。陵之周圍，似有二級或三級之階段，惟不見存有明瞭之痕跡。陵之高度，雖未必勝於他陵，然以在高燥原上，南方控制渭水，遙與終南山對峙，頗具雄壯之勢。至於陪冢，在西北約距六百尺之處，有呂后陵。關於呂后陵石碑及四周狀況，皆與長陵同，惟規模較小耳。又在其東北三里間，有陪冢十餘，整列兩排，惜皆不知其名。

### (C) 記錄

長安志卷十三：漢高祖長陵在（咸陽）縣東三十五里。

三輔黃圖卷六：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中略）長陵城周七里一百八十步。因爲殿垣。

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

史記高祖本紀注：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關中記：長陵城有南北西三面。東面無城。陪葬者皆在東。徙關東大族萬家。以爲陵邑。長陵令秩祿千鍾。諸陵皆六百石。（長安志卷十三所引）

長安志卷十三：呂后陵在高祖長陵東。

史記外戚世家注：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

觀上列各記錄，皆言長陵去咸陽縣東北三十五里，呂后陵在長陵之東，此與實際情形不符。然另在咸陽縣東三十五里，渭水之北原上，有一大古陵，顯具漢陵第二種形式。方中，東西五百五十四尺，南北四百八十五尺，陵高九十尺，四門址雖不能辨認，然陵底周圍，確有方形段級。又於陵東北一里處，有一大陪冢，以下復有較小陪冢數座。在此雖無畢沅所建碑石，及其他證據，然假定此古陵爲長陵，而大形陪冢爲呂后陵時，則與前述各記錄，甚相符合。且此地爲原上最高處，亦頗高燥。遠望之，屹然雄偉，確勝他陵。然則以上所引諸書，蓋皆目此古陵爲長陵者也。惟就實地觀察，此漢陵與前記之長陵比較之，孰爲正式長陵，殊難判斷。始存疑於此，以待將來之研究。

## 二 惠帝之安陵

(A) 所在咸陽縣東北四十五里，咸甯縣北方三十五里，渭北高原之上，乃最東位之漢陵也。出西安城北門，渡渭水，至三原縣者，常過此安陵與陽陵之間。

(B)實況 陵形屬第一種形式，塋域方約千尺，方中計方四百四十尺，陵高八十尺。周垣痕跡，中基底二百八十尺處，顯明存在。四門邊址，稍覺低窪，惟附近散置古瓦古甃之破片甚夥，容易辨認。陵前畢沅所建之碑，上刻「漢惠帝安陵」等字。

(C)記錄

長安志卷十三：惠帝安陵在縣東三十五里。臣瓚曰：在長安北三十五里。三輔黃圖曰：去長陵十里。關中記曰：徙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戶，以爲陵邑。善爲啁戲。故俗稱女啁陵也。

三 文帝之灞陵

(A)所在 在咸甯縣東南二十里，白鹿原東，北崖鳳凰嘴。

(B)實況 門址與周垣遺址，無從辨認。山麓有一大古柏，樹下有畢沅所建碑石，上刻「漢文帝灞陵」。其他宋元以後所建之碑碣，共有二十五石之多，皆記載祭祀事跡。陵高三百餘尺，爲峻峭自然之山。東隔灞水，與銅人原及驪山脈相望，背後卽爲白鹿原之高点。三國王粲七哀詩中有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卽指此地。其高崇森嚴，遠不及用人工建造之其他諸陵。薄太后南陵，在灞陵西南白鹿原，由西安城得望及，以此常有誤指此爲灞陵者。

(C)記錄

〔史記孝文本紀〕（後六年）帝（中略）治灊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中略）（後七年）遺詔曰。（中略）灊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

#### 四 景帝之陽陵

（A）所 在 在咸甯縣北三十六里，咸陽、高陵兩縣之境內。相距安陵約一里。

（B）實 況 陵形屬第一種形式，酷似安陵，塋域方千百七十方尺，方中四百八十方尺，陵高九十尺。四門遺址，在距陵基三百四十五尺處，比較高大，宛似陪冢。陵前畢沅所建碑碣。上刻：「漢景帝陽陵」。與之相並者，有清代所建之小碑三座。在此及四門遺址處，散在瓦甃與石材甚多。北面有數陪冢，就中有一爲方錐形。

#### （C）記 錄

〔史記孝景本紀〕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

〔史記集解孝景本紀注〕 皇甫謐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

#### 五 武帝之茂陵

（A）所 在 在興平縣東北十五里。咸陽縣西二十五里。去長安縣八十里。

(B)實 況 陵形屬第二類，爲漢陵中規模最大者。塋域方千三百八十一尺，方中八百三十尺，陵高百二十尺。陵之周垣，固難辨認，惟東西北三面，明顯殘存四門遺址。南面則付缺如。陵前畢沅所建之碑，上刻：「漢孝武帝茂陵」。與此相並，尙有一碑。陵基有廣二十二尺之段階。陵形宛似造於方形之臺上。茂陵西北，爲李夫人墓，西南有衛青及霍去病之墓。此等陪冢，亦與茂陵同形，四周有方形段階。且霍墓爲累積天然石而成，如巖山形狀。聞係表彰彼生前遠征武功，以之象徵漠北之祁連山者。

(C)記 錄

漢書貢禹傳：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烏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

舊唐書虞世南傳：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也。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

關中記：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徙民置縣者凡七。長陵、茂陵各萬戶。餘五陵各五千戶。（長安志卷十三所引）

六 昭帝之平陵



(A) 所在 在咸陽縣東北十三里，接近周康王陵之東南方。

(B) 實況 陵形屬第三類。塋域方千百八十尺，方中，五百八十尺。陵高八十八尺。西南北三面有四門及周垣之遺跡，距陵基約三百尺之處，頗爲低小。在東則不見周垣遺址。陵前畢沅所建之碑，上刻：「漢昭帝平陵」。其右方另有一小碑。陵上周圍，有二級階段。中央有圓形凹窪。在其南北面，則見有七處之小凸起。相傳昭帝爲規定儉素之陵制者，惟就現存之陵制觀，與一般帝陵並無差異。蓋其生前意志，未得實行於死後耳。

### (C) 記錄

漢書宣帝本紀：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訔百萬以上徙平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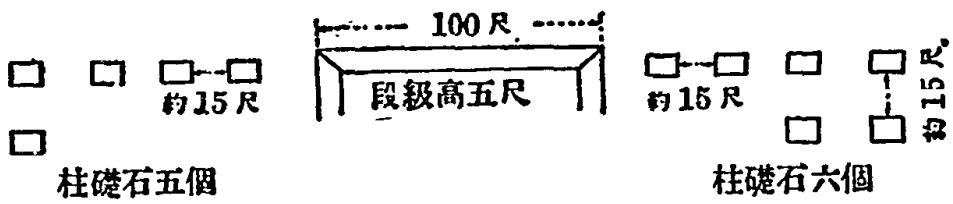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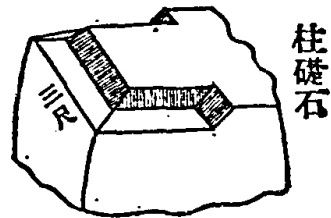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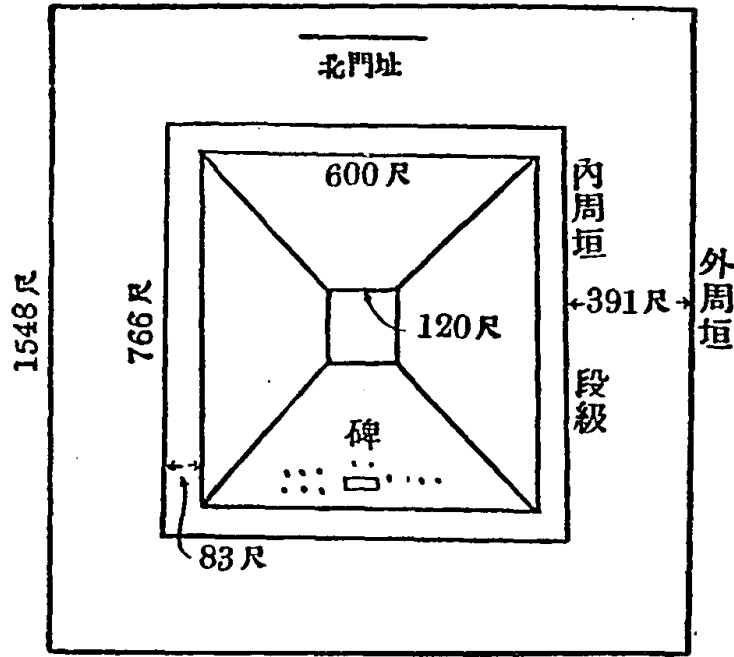
長安志卷十三：昭帝平陵在（咸陽）縣東北十三里。

三輔黃圖卷六：（昭）帝初作壽陵，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裁足祠祀。萬年之後，掃地而祭。

### 七 宣帝之杜陵

(A) 所在 在咸甯縣東南二十里，三兆村之南，杜陵原上。

(B) 實況 陵狀屬第二類，形式整齊。塋域有二重周垣迴繞。外周垣距陵基四百七十四尺，廣千五百四十八尺。內周垣距陵基八十三尺，廣七百六十六尺。方中，六百尺，陵高九十尺。陵上頗平坦，南與終南山對峙，西



圖面平址門北(下) 圖面平陵杜帝宣漢(上) 圖六第

可望及遙遠之慈恩寺塔，薦福寺塔及西安府城，東隔滻水，與白鹿原對立，西北則與漢代九陵遙遙相對，蓋漢陵中風景之佳者，當以此爲第一。陵前畢沅碑，上刻：「漢宣帝杜陵」。並列於左右者，計有十一碑。皆明清時物，上記祝祭文字。陵後四百五十尺處，有一臺地，長百尺，高五六尺，瓦石堆積頗夥，常見長生無極瓦及渦狀紋漢瓦之破片，夾雜其中。再其左右有花崗石柱礎，右五左六，俱正方三尺，各間隔十五尺，並列於一直線。由其形勢與排列狀況想像之，足證其爲門址無疑。長安志圖中有：「有觀闕基址」一句，似卽指此。按唐朝柱礎石，皆爲圓形，而此柱礎，卻爲方形，此可注意者。惟在其他方面，未得發見此遺跡，甚爲憾事。又下陵至三兆村之路旁，有大約五六尺花崗岩之天然石，並列甚夥。此石恐亦與杜陵有密切關係也。陵東南一里處，有大陪冢一，其大小約三百七十尺。恐卽皇后王氏之墓。由此向東南，有大小陪冢十八座，相互並列，遠迄滻水岸，俗名亂冢坪。

(O) 記錄

漢書宣帝本紀：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

長安志圖卷中：杜陵今在奉元城東南二十五里三趙（兆）邨。陵在高原之上，卽所謂鴻固原也。陵之制正方。詢之居人，每方百二十步。據地六十畝，四面去陵十餘步，皆有觀闕基址。其東南數十步，又有一陵，形制差小。皇后王氏之陵也。其東陪葬數十冢，環拱森列，大小不等。其北里許，亂冢百餘。自是以北，直至城南，東西延亙，高原

之上纍纍皆是。但不其名耳。

漢書外戚傳：孝宣王皇后（中略）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注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爲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

#### 八 元帝之渭陵

（A）所在 在咸陽縣東北十五里，居周成王陵之西。

（B）實況 陵形屬第三類，因不能辨認其周垣及四門遺址，故難測定塋域廣袤。方中，計方七百七十四尺，陵高九十五尺，爲次於茂陵之大陵。陵上有三級階段，其中央部稍隆起。此陵由遠望之，髣髴平陵，雄偉如礮臺形者是也。曩揭示元帝詔書與記錄，僅廢止陵邑埋藏財寶，而其墳丘卻更宏大。陵前畢沅碑，上刻：「漢元帝渭陵」，此外另有一碑。陵上及四周，頗多古瓦破片，惟陪冢無一存在。

#### （C）記錄

漢書成帝本紀：竟甯元年五月。元帝崩（中略）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

三輔黃圖卷六：元帝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 九 成帝之延陵

（A）所在 在咸陽縣西北十三里，渭陵之西南。

(B)實況 陵形屬第三類，遠望之，外形頗整美。塋域方千八百三十六尺，爲漢陵中最大之面積，方中計方六百尺，陵高八十五尺，居渭陵、杜陵之次位。周垣及四門遺址，距陵基六百十八尺，亦爲漢陵中最大之距離者。其規模頗廣大，遙凌茂陵之上，惟墳丘較小，且失齊整。或者當初原立極奢侈之大計劃，後因民心搖動，受熱忱的劉向上疏（漢書雖明記不依劉向之勸）之影響，而放棄最初企圖之結果歟。陵上有二級段階，其上於東西南北四方，各有四條土牆，宛如碁盤孔格，劃分二十五區。陵南羨門處，已見崩壞，當係後世盜掘所致。反觀劉向之言：「葬愈厚，邱壘彌高，宮室愈麗，發掘必速。」可證其斷語無誤矣。陵前刻有「漢成帝延陵」之畢沅碑，另有他碑一座。陵東有陪冢三。

### (C)記錄

漢書成帝本紀：（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漢書劉向傳：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劉向上疏諫曰：（中略）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愍焉。以死者爲有

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壘。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中略)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一〇 哀帝之義陵

(A) 所在 在咸陽縣西北十七里。

(B) 實況 陵形屬第一類。類似陽陵。現存較大之四門遺址及周垣。塋域計千百十九尺。方中五百三十五尺。陵高七十尺。爲漢陵中最小者。陵前畢沅所建碑碣上刻：「漢哀帝義陵」。在此陵南面羨門處。亦顯見崩潰。無疑係受盜掘災禍者。不見陪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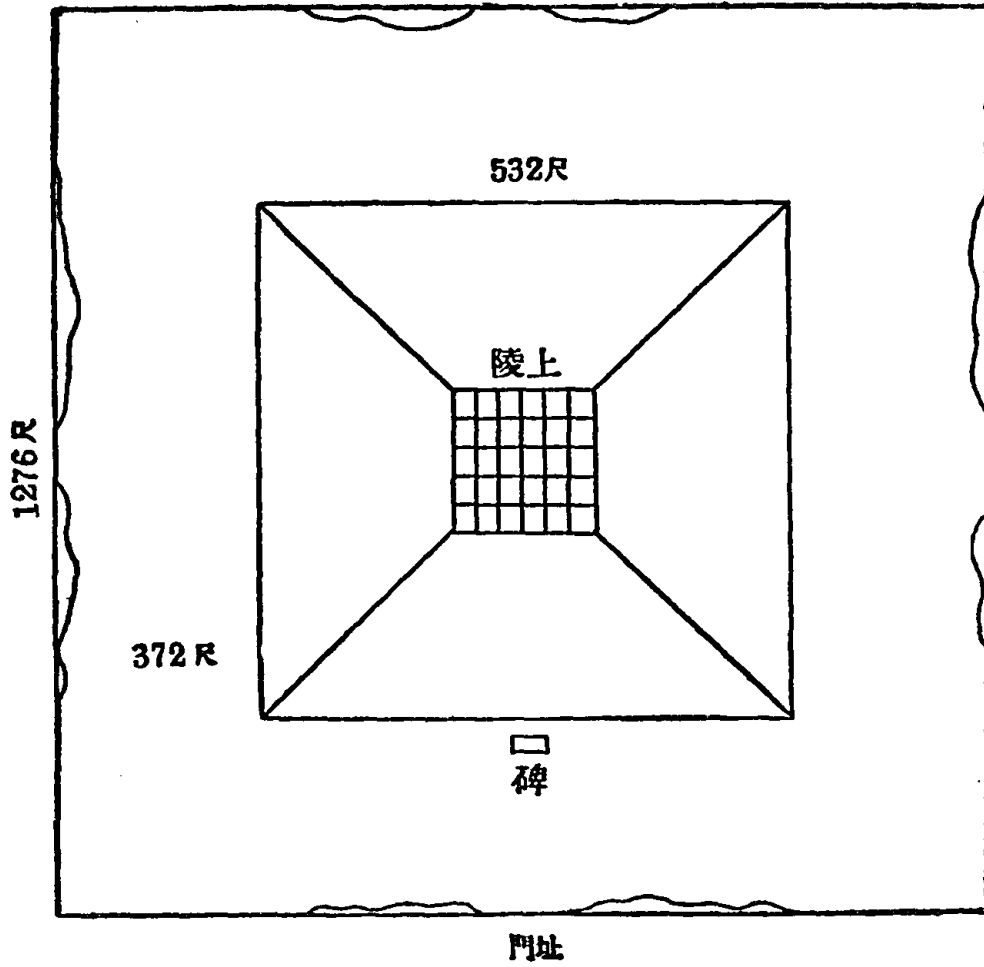
(C) 記錄

漢書哀帝本紀：(建平二年)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郡國民。使得自安。

三輔黃圖卷六：哀帝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上。去長安四十六里。

一一 平帝之康陵

(A) 所在 在咸陽縣西北二十里。茂陵東八里之處。



漢平帝康陵平面圖 第七圖

(B) 實況 陵形屬第三類，陵上有闕十尺高十尺一段階，其上面與延陵相同，東西土牆四條，南北五條，宛如碁盤，區劃三十空格。其周圍之上邊稍高，成牆壁狀。陵四周所有之周垣與四門遺址，皆甚低平，僅足辨認。塋域方千二百七十六尺，方中五百三十二尺，陵高八十尺，由陵基至門址之距離，計三百七十二尺。

(C) 記 錄

三輔黃圖卷六：平帝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與平原口。



## 第六章 逍遙園

### 一 鳩摩羅什

西域僧人鳩摩羅什，乃佛教東漸史上第一偉人也。彼於弘始三年（西紀四〇一），應後秦姚興之請，至長安，在逍遙園大揮其雄辯，講解佛經。彼譯經之數，所傳不一，姑從歷代三寶記卷八所載，爲九十七部四百二十五卷。彼一方翻譯如是多數之經論，一方復濟度姚興以及上下三千之弟子。彼不僅爲三論、成實之開祖，且爲中國佛教之大功勞者。關於鳩摩羅什之事蹟，根據高僧傳、神僧傳等書，得知其大略。

### 二 草堂寺

余曾親訪逍遙園之靈蹟，見及鳩摩羅什之舍利塔。由西安城南門，西南行四十里，渡過澧水，至所謂秦肚之小城市。更西南行二十里，達終南山之大峽谷，卽子午谷之前面。其西屹立之峻峰，卽有名之圭峰，峰之北麓，乃昔日逍遙園舊址，今日已成草堂營之荒蕪寒村矣。長安志卷五載：「姚興常於逍遙園，引諸沙門，聽番僧鳩摩羅什演講佛經，起逍遙宮。」蓋卽敘述逍遙園之舊址也。唐武宗時，定慧禪師宗密建草堂寺於此，唐昭宗勅重修之。今寺址僅餘草堂營田圃中之一小刹，雖不能見當時逍遙園之殿堂，惟其天然形勢，猶無變更。雖帶荒蕪之淒景，然於觀音山圭

峰山紫閣山等屹立之間，加以豐谷子午谷高觀潭等之奇勝，洵增雄大之景色不少也。當日落於終南山之時，輕淡煙靄，搖曳於圭峰之巔，此種壯觀，讀爲「草堂煙霧」。爲關中八景之一。宜乎自六朝以來，長安之王侯貴人以此爲別墅之所，故姚興迎鳩摩羅什於逍遙園也。今草堂寺，極爲陋隘，僅有本堂與二僧房，由一貧僧守護之。僧則一方耕地，一方托鉢於村落，未聞讀經梵鐘之聲。寺周半爲田圃，半爲草叢，堂前有清朝碑一，明朝碑二，元朝鐘一，及山門等。堂後堆積破瓦斷碑，唐代之尊勝陀羅尼經幢與圭峰定慧禪師宗密碑，皆在其間，惟宗密碑已折爲二。在本堂之內外壁間，宋元人題名其上者甚多。由此類遺物及周垣舊蹟考察之，得想見往昔草堂寺之盛況焉。

### 三 鳩摩羅什之舍利塔

距草堂寺西方數十步叢叢中之一小堂內，安置鳩摩羅什之舍利塔。據明趙燏石墨鐫華卷七中所載遊城南記曰：

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譯經於此，原名逍遙園，唐僧宗密居之，爲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尙在。

其亭已於數年前改築，非宋代物矣。舍利塔爲黑大理石所造，由最下之方形臺，以迄頂巔，計高七尺八寸。下部圓臺之周圍，已磨滅不明，猶隱約存有陰刻之痕跡。上刻數山形，以象徵須彌山者。其上重疊三層之雲臺，蔓草模紋之浮彫，精妙絕倫。雲臺之上，有八角形之寶龕。前方刻扉狀與錠形，左右二面則縱刻格子。其次二面，雖無彫刻，惟左面有

如下之題名：

鳩摩羅什之舍利塔。權

邦彥□□□□親來。禮

而作偈言。丁酉仲秋晦

大士入東土

姚秦喜服膺

當年羅八俊

盡是詰三乘

翻譯明佛旨

圓通並祖燈

如何生別派

南北強分明

其次二面，與前者同，亦刻有格子，至背後一面，復有如左之題字：

姚秦三藏法師

鳩摩羅什舍利塔

在寶龕之上，覆有屋脊形，蓋下有陰刻佛像。蓋上有三層之寶珠，殊屬精緻。歷經千餘年未受風雨之浸蝕，與兵亂之損傷，完整如新，倍覺可貴。寺壁上有後人石刻之唐玄宗皇帝之題銘曰：

秦朝朗現聖人晨

遠表吾師德至靈

十萬流沙來振錫

三千弟子共翻經

文舍金玉知無朽

舌似蘭蓀尚有馨

堪歎逍遙園裏事

空餘明月草青青

可知唐時對逍遙園已抱荒蕪草青青之感慨矣。關於鳩摩羅什之入寂年月，甚不明瞭。據曆代三寶記卷三，為弘始

十一年（西紀四〇九）寂於逍遙園者，惟此記事，疑竇滋多。反不若認定弘始十五年（西紀四一三），七十歲入寂爲妥（參照藝文所載羽溪了諦氏鳩摩羅什之研究）。羅什入寂後，依照西域法，遺骸荼毗。相傳全身雖化灰燼，而舌不爛云。舍利原納此龕中，今以散佚，而成空龕矣。

塔之建立年代，不詳。按題銘中之權邦彥，爲北宋末南宋初之人物，彼嘗以能書聞於世（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十四）。苟爲丁酉，則可視爲北宋政和七年（西紀一一一七）以舍利塔來禮者。其前已建塔，自不待論。若就塔之彫刻考察時，其豔麗精緻之趣味，確係盛唐作品。試舉例證觀之，蓋下陰刻，爲六朝以來所行者，惟乏六朝之簡朴與初唐之雄麗，而稍嫌煩瑣。圓臺上之山形，與在西安府碑林之玄宗石臺孝經（天寶四載九月，西紀七四五）碑冠上之山形，完全相同。且雲臺草模紋之浮彫，亦與該碑冠所刻者屬同一形式，惟孝經碑冠更爲雄壯。又此與會昌元年（西紀八四一）十二月所建玄秘塔碑冠上之雲形浮彫相較，發見甚多一致之處。綜合前述之推察，則此塔當係築造於羅什寂後三、四百年之間者也。

#### 四 唐宗密禪師之碑

堂後倒析爲二之宗密禪師之大碑，字劃鮮明，猶得確實誦讀。此碑文與高僧傳，俱尊稱彼爲禪林法宗，由迦葉爲三十八世，由達磨爲十一世。又於太和二年（西紀八二八）之慶成節，召入內殿，在文宗駕前講演法要，賜紫方服，並授大德稱號。碑文記：

會昌元年正月六日。生滅於興福塔院。儼然如生。容貌益悅。七日而後遷於函。其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  
二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峰。二月十三日荼毗。初得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煨中。必得而歸。今悉斂  
而藏於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

此與玄祕塔碑同，爲裴休撰書，柳公權篆額。宗密之舍利，聞亦藏於石室中，惟不見其石室之所在矣。至此，羅什舍利  
塔與會昌太和時代之宗密石室間，疑有關係，惟不得如上之推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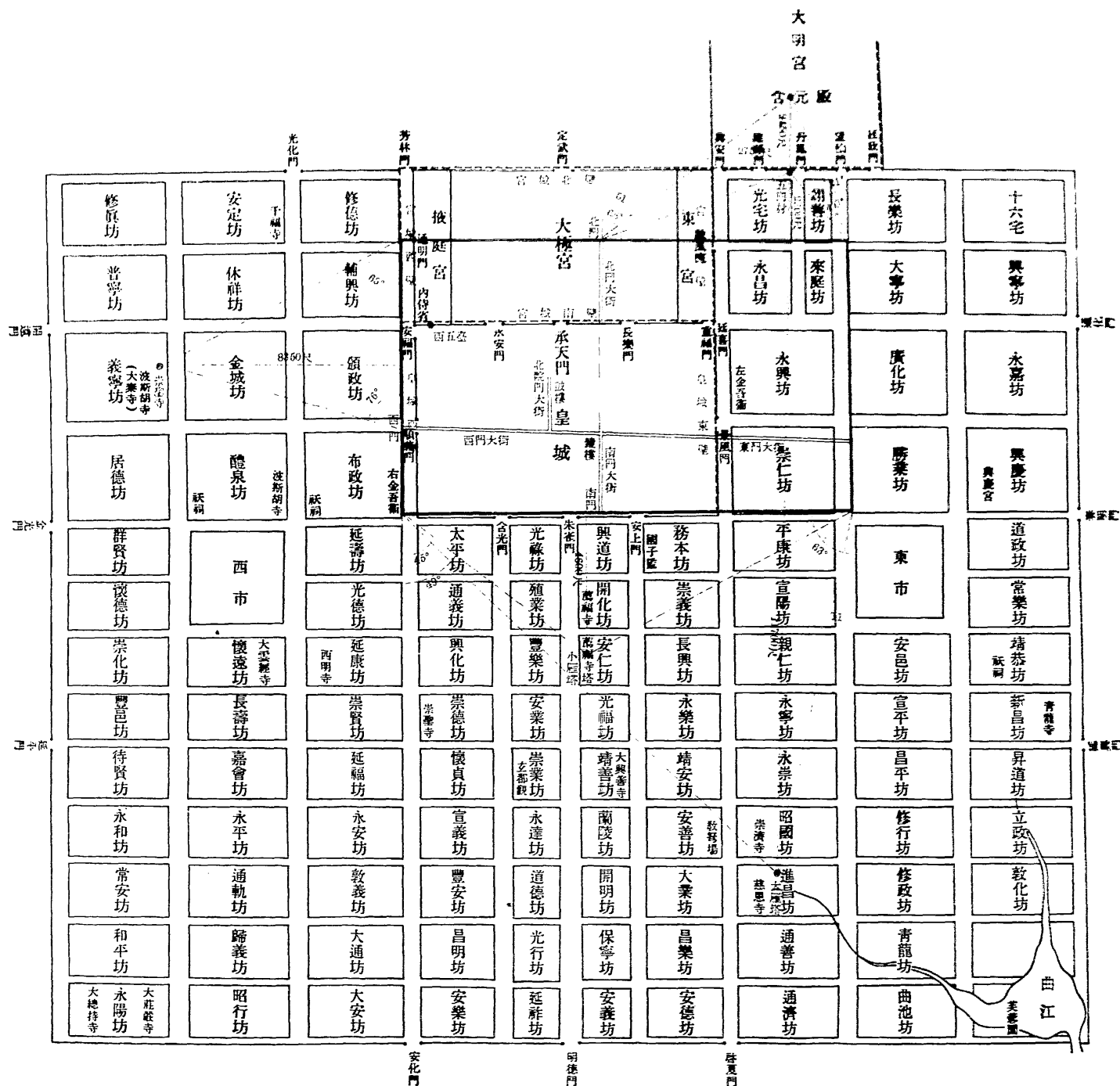
## 第七章 隋唐之長安城

### 第一 隋之大興城

西漢以後，劉曜時代奠都長安之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等君主，皆爲苟安之計，不過假居漢代古城之舊墟而已。因日事攻伐鬪爭，不遑設立遠大計劃，經營都城，且在實際上，亦無此種抱負也。迨乎隋文帝承北周之後，而卽帝位，始於開皇二年（西紀五八二）六月，勅高穎、宇文愷等，定漢城東南龍首原建築新都，號曰大興城。至新都形勢，南對終南山之子午谷，北據渭水，東控滻、灃兩水，西望廣闊之平野。翌年三月，新都草草竣工，卽移至此。其間築造時日，不過九閱月耳。據隋書地理志所載：

開皇三年，置雍州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面延平金光開遠三門，北面光化一門。里一百六，市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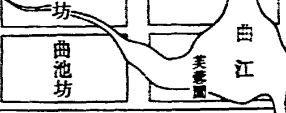
大興城內，又有大興宮。蓋城係唐之京城，而宮乃唐之大極宮也。宮南有皇城，曰子城，東西五里一百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中通東西五街，南北七街，臺省官衙，悉置於此。按漢城之市民住宅，原與宮闕官衙雜居，文帝以爲不



西京長安城坊圖

西門大街  
承天門  
西門大街  
承天門  
西門大街  
承天門  
西門大街  
承天門  
西門大街  
承天門  
西門大街  
承天門

安化門  
明德門  
啟夏門



曲江

便，乃區別皇城與民居；皇城則禁止私人居住，僅置宮闕官衙、衛府而已。唐之皇城，亦蹈襲此制。計城內有里百六，市二。夫里者，即唐之坊也。關於隋里市與唐坊市之關係，雖未得正確明瞭，惟普通設想之，概為一致無二。然里不過一百有六，想其時曲江附近，猶未整理加入也。曲江在城之東南隅，此處雖屬城內，但為城廂邊界，猶未形成市民之坊巷，池周綠林茂盛，水面漂盪芙蓉花香，乃帝都第一勝景。文帝愛此風景，改名芙蓉園，常幸臨此處。惟城北一帶為禁苑，稱大興苑。

隋之大興城，難知其詳。復以不能辨認隋朝遺址之存在。然唐之長安城，係據隋城規模而修築者。換言之，即由宮城皇城京城以及坊市禁苑，胥以隋大興城為基礎，且關於城門街巷坊市等名稱，依舊襲用者甚夥。故唐代長安城之研究，亦即隋朝大興城之解說也。職是之故，關於記述隋之大興城，僅止於此，以下專就唐代長安城研究之。

## 第二 唐代長安城研究之方針

關於唐長安城之研究，迄至今日，猶未見有組織的學術踏查。最近東西學者，抱着種種目的，來此考查者固屬不少，惟率皆為時短促，不得詳盡。因此，各學者所發表之報告書與紀行等，對於唐代長安城之研究上，殊鮮特殊之價值。故研究長安城應依據長安舊記錄之調查，與實地之踏測，除併用此二法外，別無良策。是以本篇之研究長安，即擬根據如次之方針而推究之。



第一：首先根據長安之史料，研究長安城郭宮殿兩市坊街等之關係，藉此探求當時之規模，製作文獻上之長安城抽象圖。

第二：就現存之長安遺跡，施行實地踏查，以此精確調查實測之結果為基礎，製成長安之實測圖。

第三：以上記兩圖比較對照之，若得查取捨其間之異同，則真正長安之復原圖，自能構成矣。

此研究對於尺度里程之關係，實屬重要，可用曩述漢唐尺度里程之比率，以究明之。

### 第三 根據文獻研究唐代長安之城坊

#### 一 研究唐代長安所必要之文獻資料

(A)『兩京新記』 五卷

關於長安之舊文獻，成於唐開元年間（西紀七一一——七四一）者，首推韋述之兩京新記。惜書已散佚，僅存其一部分，據日本金澤文庫所傳，祇於佚存書叢粵雅堂叢書等輯錄之。

(B)『長安志』 二十卷

此為北宋宋敏求所著，刊於熙寧九年（西紀一〇七六）。宋敏求為宋一代之學者，且為盡瘁於唐史研究之人物，故此書殊有價值。書中曾附載周、秦、漢各代之古蹟，惟著考目的，主在究明唐代。是以凡研究唐之長安者，當推

此書爲第一。關於長安城坊之記載，大體以韋述之著作爲藍本，而酌量增減之。

(C)「雍錄」十卷

此書係南宋程大昌所著。因長安，即古之雍州，故曰雍錄。著者爲聞名當時之博學家，此書與宋敏求之長安志具有同等價值。然在程氏當時，長安附近，已歸金之領土，因此，其著述祇得憑空編纂，比之宋敏求親身踏查實地者，其間不免稍有逕庭也。要之，此書之真價值，遜於世譽。（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復因傳本不多，余猶未見其珍本也。（附誌：稿成之後，見及明嘉靖年間刊行之定本）

(D)「長安志圖」三卷

此係元代李好文，於至正四年（西紀一三四四）爲官陝西時所著。據聞是以北宋元豐三年（西紀一〇八〇），呂大防所刻之長安圖記爲底本，而略加刪補者。在呂大防時代，唐代舊蹟，比較尙明顯，因之，本於呂大防之李好文書籍，自亦足相當置信。曩昔之長安志與現今之長安志圖兩書，皆經有清畢沅之校訂，而載入經訓堂叢書中。但經訓堂本，明嘉靖刊本以及唐宮城坊市總圖、唐皇城圖、唐京城坊市圖等書，類皆僅備其目而闕其實，甚屬遺憾。

(E)「關中勝蹟圖志」三十卷

清代享盛名之畢沅，曾於乾隆四十一年（西紀一七七六）編纂是書。畢氏在陝西巡撫任內，盡力表彰古蹟，是以關中舊蹟得以保存至今者，不得不歸功於畢氏焉。但此書範圍，牽及陝西全省，非專對長安一地而作。且其主

要爲闡示勝蹟，並非闡明古蹟者。結果，以之充作唐代長安研究之資料，似感不足。率直言之，可供遊覽之指南，而不足以適研究之資料也。

(F)「唐兩京城坊考」 五卷

此爲清代徐松於嘉慶十五年（西紀一八一〇）所著。徐松爲當時之歷史地理學者，此書自多參考價值。惟大體觀察之，僅據宋敏求長安志城坊中之金石與隨筆等，而聊加增補，實不足以代表盛名徐松之著述也。然其附載之西京外郭城圖、西京三苑圖、西京宮城圖、西京皇城圖、西京大明宮圖、西京興慶宮圖等，以與長安志圖之來歷有別，可供參考。

(G)「咸甯縣志」 二十六卷 「長安縣志」 三十六卷

例如清代編纂之陝西通志、西安府志等書，固有若干參考之價值，惟在此等方志中，對於唐代長安之研究最有價值者，當推咸甯縣志與長安縣志。長安縣志迄至嘉慶十七年（西紀一八一二），由董祐誠（董曾臣）編纂而成，至咸甯縣志爲嘉慶二十四年（西紀一八一九）陸耀通與董祐誠二人編纂者。此兩書記載唐代長安城坊之考證，兼備記錄與實地之長處，價值甚大。但現今所見之縣志，印刷模滅頗多，乃爲遺憾。

二 宮城

據宋敏求長安志卷六，宮室四中，載：

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一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崇三丈五尺，南即皇城，北抵苑，東即東宮，西有掖庭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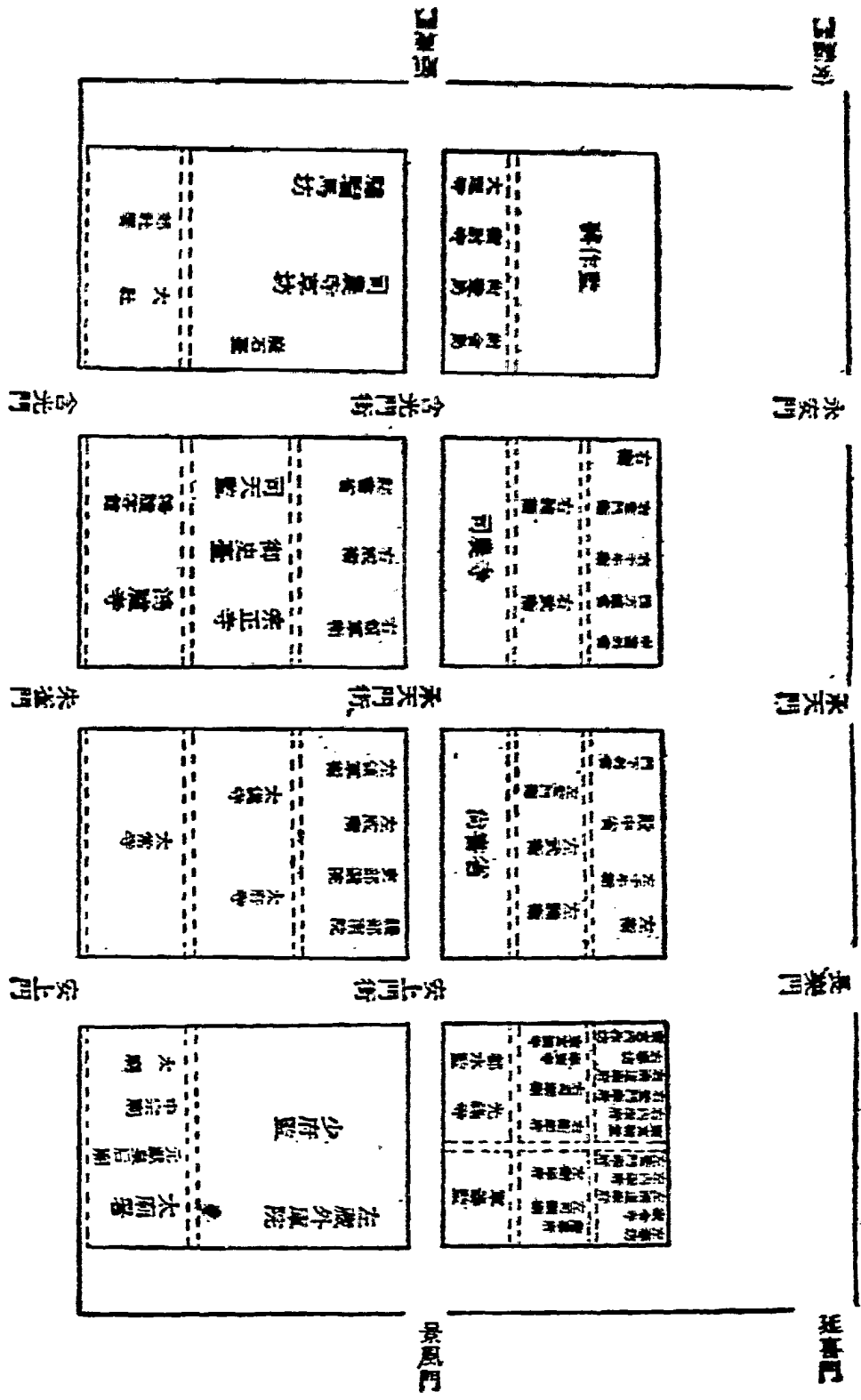
按宮城即皇帝居處。唐以隋大興宮改稱太極宮，通常則呼西內。又同書卷六，宮室四中，記載：

西內正殿南承天門，門東曰長樂門，次東曰廣運門，次東曰重福門，次東曰永春門，承天門之西曰永安門，若元正冬至，陳樂設宴會，赦宥罪，除舊布新。當萬國朝貢使者四夷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焉。東面一門鳳皇門，西面二門，南曰通明門，北曰嘉猷門，北面三門。正北曰定武門，次東曰安禮門，東宮北門曰玄德門。

在李好文長安志圖之唐宮城圖中，作定武門爲玄武門，重福門爲重明門，而此門與永春門爲東宮之南門，玄德門爲東宮之北門，鳳皇門則位於宮城與東宮間，通明門與嘉猷門則位於宮城與掖庭宮間。據此以觀，各門名稱實有若干異同，且西內是否包含東宮與掖庭宮，甚欠明瞭。是所謂九重雲深之處，無數之宮殿樓閣門廊亭榭等依次構築或互相排列，即在當時，猶未傳於俗間，各書所記，復乏一致。因此，今日苟欲探究之，頗屬困難，勢非十分努力不可。

### 三 皇城

皇城亦即隋之皇城，有貫通東西之大街五，各街廣闊百步（五百尺）。北面有自東而西之大街，廣三百步（千五百尺），以隔宮城，其南有與此平行之街六，惟其廣闊不明。而六省九寺五監十六衛等官衙，配列其間。但內侍省在西內，國子監與左右金吾衛則在京城，故未位置於此域內。至其形勢，長安志卷七唐皇城之記述中，言之甚



圖八第 城皇廟不面圖

詳，爰照錄之。惟其注文，悉行略去，僅將其必要者，填註括弧內。又本文中有似爲誤字者，則附以疑問符號，以資訂正。其文如左：

皇城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面三門，正南曰朱雀門，東曰安上門，西曰含光門。東面二門，南曰景風門，北曰延喜門。西面二門，南曰順義門，北曰安福門。城中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其間並列臺省寺衛。宮城南門外有東西大街。（南北三百步。東出皇城之延喜門。西出皇城之安福門。）承天門外，橫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曰承天門街。（東西廣百步。南出皇城之朱雀門。）

承天門街之東，宮城之南，第二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門外省，次東殿中省，次東左千牛衛，次東左衛。衛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東宮內作坊，次東右春坊，次東右清道率府，次東右監門率府，府北右內率府，府東東宮朝堂。有南北街，街東第一右（左？）監門率府，府北左內率府，次東左清道率府，次東家令寺。次東左春坊。（坊東有南北街。街東卽皇城東面延喜門之內。）

承天門街之東，第三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左監門衛，次東左武衛，次東左驍衛，衛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東宮僕寺，次東率更寺，次東右司禦衛，次東右衛率府，府東有南北街，街東第一左衛率府，次東左司禦衛，次東詹事府。（府東有南北街。街東卽皇城之東面）

承天門街之東，第四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尙書省，省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都水監，次東光祿寺，寺東，有南北街，街東軍器監。（監東皇城東面景風門之北）

承天門街之東，第五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左領軍衛，次東左威衛，次東吏部選院，次東禮部院，院東安上門街，橫街抵此而絕。

承天門街之東，第六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太僕寺，次東大府寺，寺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少府監，次東左藏外庫院。（院東有南北街。街東卽皇城東面景風門南也）

承天門街之東，第七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太常寺，寺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太廟，中宗廟，元獻皇后廟，次東太廟署。（署東署南並之有街。卽皇城之東南隅也）

承天門街之西，宮城之南，第二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中書外省，次西四方館，次西右千牛衛，次西右監門衛，次西右衛，街西含光門街，橫街抵此而絕。  
承天門街之西，第三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右武衛，次西右驍衛，次西含光門街，街西將作監。（即皇城西北而安福門之南。）

承天門街之南，第四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司農寺，寺西含光門街，街西第一尚書（舍？）局，次西尚書局，次西衛尉寺，次西大理寺，寺西有南北街。（街西即皇城西面順義門之北。）

承天門街之西，第五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右領軍衛，次西右威衛，次西祕書省，省西含光門街，橫街抵此而絕。

承天門街之西，第六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宗正寺，次西御史臺，次西司天監，監西含光門街，街西第一廢石臺，臺北司農寺草坊，次西驃騎馬坊，坊西有南北街。（街西即皇城西面順義門之南）

承天門街之西，第七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鴻臚寺，次西鴻臚客館，館西含光門街，街西第一大社，次西郊社署。（署西署南並有街，即皇城之西南隅。）宮城之西有掖庭宮，掖庭西南安福門內大橫街北有內侍省。

尚書省 以尚書令爲長官，職務在統率百官，總攬國家一切政務。下設尚書左丞相（左僕射）尚書右丞相（右僕射）二輔佐官，並總括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禮部南院爲禮部之一部分，吏部選院爲吏部之一



部分。凡國政之樞軸，皆決於此，惟武德年間（西紀六一八至六二六）太宗曾在秦王之地位爲尙書令，以過尊其官位之故，人臣遂有不任用此官之習慣。因之唐代尙書省，事實上之最高官爲左右僕射，然左右僕射與中書令門下侍中非同等，若低下一級時，則威令不振，因此尙書令之實權，遂移於中書門下，而尙書省失卻其在官制上存留之意義，僅掌事務而已。

門下省 以侍中爲長官。其職爲出納帝命，繕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議，和協萬邦，輔別庶務。蓋卽輔佐天子，統攬大政，故侍中常近侍天子，拜領勅命也。職是之故，門下省建於宮城內。在西內，則入承天門左延明門之東南；在大明宮，則在宣政殿之右，日華門之東。其在皇城，則爲外省。

中書省 長官爲中書令。職掌軍國政令，並繕熙帝載，統和天人，釐萬邦而度百揆。其佐天子執大政，與門下侍中無異。惟門下侍中，主要在奉與大命，而中書令則在執行勅命，是以實權多在侍中之手，惟二者俱爲輔弼大臣，初無異也。故中書省與門下省並立，在宮城內，則居右延明門之西南，在大明宮則居宣政殿之左，月華門之西。因此常稱門下省爲東省，中書省爲西省也。其在皇城，則爲外省。

殿中省 長官爲殿中監，職掌乘輿服制政令，中設尙食尙藥尙衣尙乘尙舍尙葦等六局。在尙葦局之東記有尙書局者，蓋卽尙舍局之誤。在大明宮，則在中書省之北，爲殿中內省。

內侍省 以掖庭宮中之內侍爲長官。在內則侍奉，出入宮掖，傳達制令，總括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五局與內

諸者等事。

秘書省 以秘書監爲其長官，職掌邦國之經籍圖書。就中有著作局與太史局。著作局司陵碑誌祝文祭文等，太史局司觀察天文，稽定曆數。按長安志上之司天監，卽此太史局也。

光祿寺 以光祿寺卿爲長官，專司邦國酒醴膳羞等事，總括太官署珍羞署良醴署掌醴署等。

衛尉寺 以衛尉寺卿爲長官，司邦國器械、文物等政令，總括武庫署武器署守宮署等。

宗正寺 以宗正寺卿爲長官，司天子九族六親之屬籍，崇玄署屬之。

太常寺 以太常寺卿爲長官，司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總轄郊社太廟諸陵太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八署。太廟署在元獻皇后廟之東，郊社署則在大社之西。

太僕寺 以太僕寺卿爲長官，司邦國廄牧車輿等政令，總轄乘黃署典廄署典牧署車府署等。

大理寺 以大理寺卿爲長官，司邦國折獄詳刑之事。

鴻臚寺 以鴻臚寺卿爲長官，司賓客或凶儀之事，總轄典客署、司儀署。蓋鴻臚館爲接待外賓客官者。

司農寺 以司農寺卿爲長官，司邦國倉儲委積等政令，總轄上林太倉鉤盾導官等四署。

太府寺 以太府寺卿爲長官，司邦國財貨政令，總轄兩京都四市署平準署左藏署右藏署常平署等。左藏外庫院，屬於左藏署之右。

御史臺 以御史大夫爲長官，司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負肅正朝列之責。

少府監 以少府監監爲長官，司百工技巧之政令。總轄中尙署左尙署右尙署織染署掌治署等。

將作監 以將作大匠爲長官，司邦國建修土木工匠之政令。總轄左校署右校署甄官署百工監就谷監庫谷監斜谷監太陰監伊陽監等。

都水監 以都水監使者爲長官，司川澤津梁之政令，總轄舟楫署、河渠署等。

軍器監 以軍器監監爲長官，繕造甲弩，辨其名物，審核制度，有時有歸納武庫之任務。總轄甲坊與弩坊兩署。

左、右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以上十衛，各以大將軍爲長官，職掌統領宮庭之警衛。各衛所用服制旗旌互異，依其地點之所在而任警衛。

左、右監門衛 以大將軍爲長官，司諸門禁衛門籍之法。

左、右千牛衛 以大將軍爲長官，司宮殿侍衛及供御之儀仗。

左右金吾衛 以皇城外之大將軍爲長官，司宮中京城晝夜巡警之法，而執禦非違。

廢石臺 廢石臺卽肺石臺，依從周之故事，建立赤石，民有訴者，則坐其下。蓋卽乘赤誠而上告之意。

驂馬坊 爲尙乘良馬飼畜之所，草坊以飼料貯於司農寺之倉庫。

四方館 隋名謁者臺。以各方之上表，由通事舍人，判其事。

國子監 在皇城外之務本坊，占坊之西半部。以祭酒爲長官，司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內分國子學大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等六學。

以上爲根據六典所記主要官衙之概述。欲知其詳者，可直接參閱該書。

#### 四 京城

京城係指長安城郭所圍之全體，包括皇城與宮城。在宮城與皇城之東西，及皇城之南面，皆爲長安之街市，總計其中街道，南北十四，東西十一，周圍共有十門，就中排列東西兩市與百十坊，其在長安志卷七，唐京城條中敘述甚詳：

外郭城東西一十八里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南面三門，正中曰明德門，東曰啓夏門，西曰安化門。東面三門，北曰通化門，中曰春明門，南曰延興門。西面三門，北曰開遠門，中曰金光門，南曰延平門。北面一門，曰光化門。皇城之東五門，皇城之西二門，當皇城西第一街曰芳林門，當皇城西第

二街曰光化門，郭中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其間列置諸坊，有京兆府萬年長安二縣所治。寺觀邸宅編戶錯居焉。當皇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門街，東西廣百步，萬年長安二縣以此街爲界，萬年領街東五十三坊及東市，長安領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

然其坊街，依時代而變遷，街數亦有若干差異。貫通南北之大街，在皇城南者，計三街。由皇城南迄至南郭，在皇城之左右者（即東側與西側），計四街，由北郭迄至南郭。又貫通東西之大街，在皇宮城之東西者，各四街，各由皇宮城之東西，迄至京城之東郭及西郭。在皇城之南者，計有十街，由京城之東郭迄至其西郭。然則坊街，依中央之朱雀門大街，左右相對排列。長安縣領其西半部，萬年縣領其東半部。在皇城之南，朱雀門街之左右，各計四十五坊，其次在皇城及宮城左右，各有十二坊，二者合計百十四坊。且東西兩市，對列於朱雀門街東西第三街之東西二面，因各占二坊地域，是以坊之實數爲一百十坊。因之，長安萬年兩縣所領者，各爲五十五坊。按唐六典卷七，尙書省工部郎中員外郎中之註曰：

皇城之東南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東西各一十二坊，兩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開元十四年，又取東面兩坊爲興慶宮。

計算亦同。然曲江（即芙蓉園）約占京城東南隅兩坊地域，在設計上雖占兩坊之地，但實際上，並無街衢之形式，故不附坊名也。是以照六典所舉之坊數，以長安實際之坊數，更控除兩坊爲百八坊，其中爲長安縣所領者，計五

十五坊，萬年縣計五十三坊。據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載：

京師西內大明與慶三宮謂之三內，有東西兩市，都內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廣長皆三百餘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京兆尹總其事。上文所謂坊廣長皆三百餘步一語，不過言其概數耳；至於「曰朱雀」之下，當有關字或衍文。謂長安萬年兩縣所領各五十四坊者，此與長安志所載，皆屬誤謬。

又皇城宮城東第一街與第二街間，有大明宮正門之丹鳳門，由門前向南縱貫二坊之丹鳳門街，分二坊爲東西兩部。故萬年縣更應增加一街二坊，爲五十五坊。此丹鳳門街，非築城當時之設計，係大明宮建設以後所開通者，惟其年代已不詳。大明宮如後節所述，即太宗之永安宮，高宗於龍朔二年（西紀六六二）改稱蓬萊宮而移入。據舊唐書高宗本紀載：

龍朔二年四月（中略）辛巳，蓬萊宮成，徙居之（中略）。六月乙亥，制蓬萊宮諸門、殿、亭等名。翌年再大事擴展。又舊唐書玄宗本紀載：

天寶元年春正月（中略）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元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

按蓬萊宮門之設置，在高宗龍朔二年，惟天寶元年（西紀七四二）始見「丹鳳門之通衢」之語，是以揆其開通年月，當在龍朔二年與天寶元年之間。六典之文，顯係不認此開通而計算者，故開元當時猶未開通，但亦遽難斷定。

之。又興慶坊，於開元初，置興慶宮，迨至開元十四年，更事擴張，沒收沿邊周圍地區。因據唐六典卷七，尙書省工部，與慶宮注中載：

即今上龍潛舊宅也。開元初，以爲離宮，至十四年，又取永嘉勝業坊之半，以置朝。

故興慶坊由開元初年起，即已廢止，盡充興慶宮矣；惟永嘉勝業二坊，僅被割一半，併入興慶宮，開元十四年以後，坊雖狹小，然猶存在也。

概觀以上所述，萬年縣所領坊數，初唐爲五十三坊，自丹鳳門街開通以後，增爲五十五坊，至設置興慶宮後，則爲五十四坊。然在長安縣，則無坊街變動，故長安之總坊數，初唐爲百八坊，中唐爲百十坊，中唐以後爲百九坊，似不坊如是推斷也。

### 五 坊名及序列

長安志中曾詳舉各坊之序列並坊內所有之官省寺觀邸宅園囿等。在其記載邸宅寺觀之中，往往有中唐以後者，如一方雖舉丹鳳門街而詳說興慶宮，一方復提及興慶坊等；惟由坊街形勢或其名稱想像之，概爲記述中唐（即開元年代）京城之長安。主係以韋述之兩京新記爲藍本，此外復酌錄其他各書所記。韋述爲開元、天寶時學者，爲玄宗所賞識，撰述該書，當在其時。故以下所述長安城之形勢，亦指開元時也。然除丹鳳門街之開通與興慶宮之設置外，前後，俱無甚差異。惟對於坊名一再改易，若欲詳加解說，過覺煩雜，茲姑省略之。今以宋敏求之長安志爲

基礎，而錄其名稱與序列。對於長安志朱雀門街以東之坊名，並其排列之順序，誤脫甚多，因從來即多異說，故併記之，另附以簡單之說明。

一、萬年縣所領、朱雀門街之東第一街從北（九坊）

第一興道坊	次南開化坊	次南安仁坊	次南光福坊	次南靖善坊	次南蘭陵坊
次南開明坊	次南保寧坊	次南安義坊			

二、朱雀街東第二街、北當皇城南面之安上門、街東從北（九坊）

第一務本坊	次南崇義坊	次南長興坊	次南永樂坊	次南靖安坊	次南安善坊
次南大業坊	次南昌樂坊	次南安德坊			

三、朱雀街東第三街、即皇城東之第一街、街東從北（十五坊）

第一翊善坊	其西光宅坊	次南永昌坊	<small>丹鳳門街東</small> 來庭坊	次南永興坊	（次東廣化坊）
次南崇仁坊	次南平康坊	次南宣陽坊	次南親仁坊	次南永寧坊	次南永崇坊
次南昭國坊	次南進昌坊	（次南安興坊） <small>街</small>	次南通善坊	次南通濟坊	

查永興坊之次為廣化坊，不僅頗不自然，且如右面序列，朱雀街東第四街東面之坊數，短缺一坊，即東市北側，以春明門所通街路相隔之北面坊數，僅有三坊矣。蓋此可視為以朱雀街東第四街北面第三坊之廣化坊（安興



坊)誤記此處者。又安興坊因係廣化坊之舊名,故有此誤。

四、朱雀街東第四街,即皇城之東第二街,街東從北(十一坊東市)

第一長樂坊

次南大寧坊

(次南廣化坊)

次南勝業坊

次南東市

坊之北居二

次南安邑坊

次南宣平坊

次南昇平坊

次南修行坊

次南修政坊

次南青龍坊

次南曲池坊

五、朱雀街東第五街,即皇城東之第三街,街東從北(十一坊芙蓉園)

(第一入苑)

次南興寧坊

次南永嘉坊

次南興慶坊

次南道政坊

次南常樂坊

次南靖恭坊

次南新昌坊

次南昇道坊

(次南修德坊)

(行)次南立政坊

次南教化坊

在朱雀街西第三街西之北第一坊,亦為修德坊,二者皆記坊內有唐之興福寺。(宏福寺或弘福寺)。查興福

寺在宮城以西芳林門內,據長安志卷第十興福寺之註中載:

元和十二年,詔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坊,通興福佛寺。

由此可知此處所揭之修德坊,係誤行記入者。

其次,在教化坊以南,有曲江(即芙蓉園),地占二坊。由此以降,在長安志為缺文。茲姑參酌諸書所說而補充

之,示之於括弧之內。

六、長安縣所領,朱雀門街之西第一街從北(九坊)

第一光錄坊 次南殖業坊 次南豐樂坊 次南安業坊 次南崇業坊 次南永達坊

次南道德坊 次南光行坊 次南延祚坊

七、朱雀街西第二街、北當皇城南面之含光門、街西從北〔九坊〕

第一太平坊 次南通義坊 次南興化坊 次南崇德坊 次南懷貞坊 次南宣義坊

次南安豐坊 次南昌明坊 次南安樂坊

按此安豐坊在清代徐松之唐兩京城坊考中，改稱豐安坊。

八、朱雀街西第三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街西從北〔十三坊〕

第一修德坊 次南輔興坊 次南頌政坊 次南布政坊 次南延壽坊 次南光德坊

次南延康坊 次南崇賢坊 次南延福坊 次南永安坊 次南敦義坊 次南大通坊

次南大安坊

九、朱雀街西第四街、即皇城西之第二街、街西從北〔十一坊西市〕

第一安定坊 次南休祥坊 次南金城坊 次南醴泉坊 西市南北居兩坊之地 次南懷遠坊

次南長壽坊 次南嘉會坊 次南永平坊 次南通軌坊 次南歸義坊 次南昭行坊

一〇、朱雀街西第五街、即皇城西之第三街、街西從北〔十三坊〕

- 第一修真坊      次南普寧坊      次南義寧坊      次南居德坊      次南羣賢坊      次南懷德坊
- 次南崇化坊      次南豐邑坊      次南待賢坊      次南永和坊      次南常安坊      次南和平坊
- 次南永陽坊

六 坊街之制

按坊街東西南北之廣闊，其在皇城之左右與南面者，各有不同。長安志與長安志圖俱詳說之，因兩書所舉數字相同，故在此引用長安志圖卷上註中所載：

唐外郭城東，西南各三門，直十一街，橫十四街。當皇城朱雀門曰朱雀街，亦曰天門街。南直明德門，南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縱十一街，各廣百步許，皇城之南橫街十，各廣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橫街四，三街各廣六十步，一街直安福延喜門廣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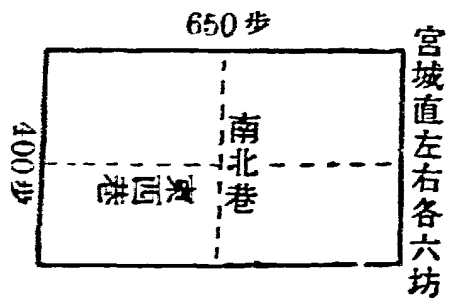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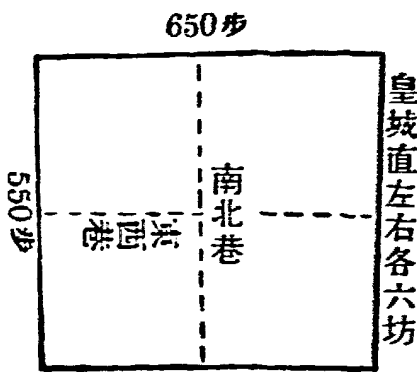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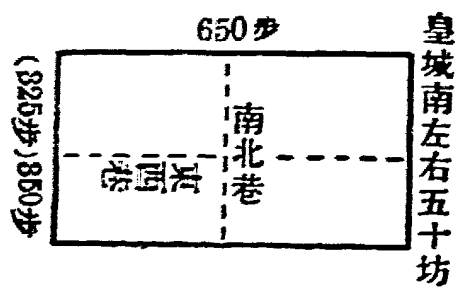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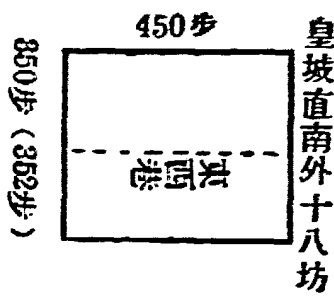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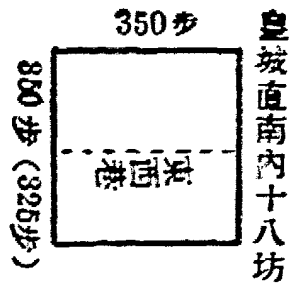
據此可知，朱雀門街與十縱街合計十一縱街，其廣度，各百步許，在皇城以南之十橫街，各廣四十七步，而皇城左右四橫街之安福延喜門街，各廣百步，其他三橫街，各廣六十步。至由朱雀門迄至明德門，相距九里百七十五步。聞當時在朱雀門外曾建立石碑以記其里數者。又關於各坊之構造及大小，據長安志卷七載：

皇城之東盡東郭東西三坊。皇城之西盡西郭東西三坊。南北皆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閏。每坊皆開四門。十字街。四出趨門。皇城之南。東西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取則周禮王城九達之制。隋三禮圖見有其像。每坊但開

東西二門。中有橫街而已。蓋以在宮城直南。不欲開北街洩氣以衝城闕。棋布櫛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朱雀街東第一坊。東西三百五十步。第二坊東西四百五十步。次東三坊東西各六百五十步。朱雀街西準此。皇城之南九坊。南北各三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四坊。從南第一第二坊。南北各五百五十步。第三坊第四坊。南北各四百步。兩市各方六百步。四面街各廣百步。

由此以觀。各坊有二門或四門。中有東西貫通之小街一。或爲東西貫通與南北貫通之二小街。宛呈十字形。此小街名曰巷。在皇城南之三十六坊。皆有東西二門。通以東西之巷。就中朱雀門街左右各九坊。每坊皆爲南北三百五十步。東西三百五十步。與此九坊外側相接之九坊。各爲南北三百五十步。東西四百五十步。又在皇城左右之七十四坊。各坊皆有東西南北之四門。通以十字形之兩巷。而各坊之東西闊皆爲六百五十步。惟在皇城左右兩側之各六坊。爲南北五百五十步。宮城左右兩側之各六坊皆爲南北四百步。其他各二十五坊。皆爲南北三百五十步。以上總計百十坊。爲丹鳳門開通前之計算。芙蓉園所占之二坊。亦皆加入。至於丹鳳門街左右四坊之大小。卽在長安志或長安志圖中。皆未明記。惟其南北。爲宮城兩側之坊。想爲四百步。至東西相距。可依側定含元殿與大雁塔之位置。而決定丹鳳門街之位置與廣度。茲在「實測上之長安城」第八項中說明之。

按長安志及長安志圖記載皇城南面之八十五坊。南北廣闊爲三百五十步。當係三百二十五步之誤。其理由有左列三點：



圖之制巷坊城京 圖九第

(一)就京城外郭及朱雀明樞間之距離與坊街總廣闊比較時。

(A)由春明門迄至京城南壁之城郭長度。

京城南北15里175步—(宮城南北2里270步+皇城南北3里140步)=9里125步

(B)由朱雀門迄至明德門之距離為九里一七五步。

以上兩者相較，僅差五十步，可認為相近之數。其次關於皇城南面十橫街與九坊，各橫街廣闊計四十七步，各坊南北計三百五十步，試總計之，則為：

(C)橫街之廣闊47步×10+坊之南北350步×9=3620步=10里20步

可知比較城壁之長度二百五十五步，朱雀門明德門間之距離二百五步，超過之數過大。故難言其正確。今姑求A、B之平均數，則為九里百五十步。因此，以橫街之總闊四百七十步控除之，除以坊數九之餘數時，則一坊之南北計三百二十四步四。設若A、B兩項算法無誤，則此略數，當屬可信。是以姑定一坊南北為三百二十五步而計算時：

(D)橫街47步×10+坊南北325步×9=3395步=9里155步

較城壁之長度超過三十步，較朱雀明德兩門間之距離，不足二十步。

(二)如觀後項兩市構造而研究時，計算坊之南北三百二十五步，與其實況，甚相適合。若以一坊之南北為三百五十步，則兩市之南方，勢必生出九十四步廣之空地，頗覺其不自然。

(三)如後段長安遺蹟之實測中所載，慈恩寺之大雁塔，在進昌坊中央偏北部，由今日西安城南壁（即唐代皇城之南壁）實測之，計一萬一千七百尺。設若一坊之南北為三百五十步，則大雁塔在昭國坊之南部矣。然若以三百二十五步以計一坊之長度時，則與實測長度甚一致。然則其塔之位置，當在進昌坊中央偏北部也。

因此，計算皇城南面各坊，為南北三百二十五步者，可視為去事實不遠之蓋然數也。

### 七 坊街之狀況

當時以朱雀門街最繁華，東西兩市四周，亦極熱鬧。然此地屬中央以北，至由南壁往北之四、五坊，則雖在中唐盛時，居家亦寥寥無幾，大半為庭園寬敞之宅邸，或居嗜好園藝之有閑階級。實一避免商賈雜沓之閑靜所在也。又如唐詩所詠：「長安大道連狹斜」之句，言歌舞隨巷，在大道裏街，道路極狹，故公子王孫盤桓是處者，不得不捨棄香車金鞍於大道之側。其地點所在除平康坊東北隅以外，固不明瞭，惟若以今日北京（北平）妓館俱在城門附近之處想像之，則唐長安之情形，當亦如是，在道政坊羣賢坊裏街，想亦頗形熱鬧也。

### 八 坊街之警備

按坊街警備責任，由金吾衛負之，在永興坊西南隅，為左金吾衛，在布政坊東北隅，為右金吾衛。金吾衛在漢代名執金吾，負責戒宮城者，且於天子行幸之際，亦應用先驅之鹵簿以事警衛。平時，則司京城晝夜之警戒，以執禦非違者。因此，金吾將軍權勢煊赫可懼，後漢光武帝亦與舊言曰：「仕官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王翰之古長

城吟亦言：「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其情可知。迨乎唐代，金吾仍爲青年仕官羨望之標的。金吾衛部下，有左右中郎府，以中郎將爲長官，常率府屬晝夜巡邏京城內之左右坊街。一若今日綿密實行之警察法，至夜則固鎖各坊巷門，禁止通行，用備盜賊。

#### 九 東西兩市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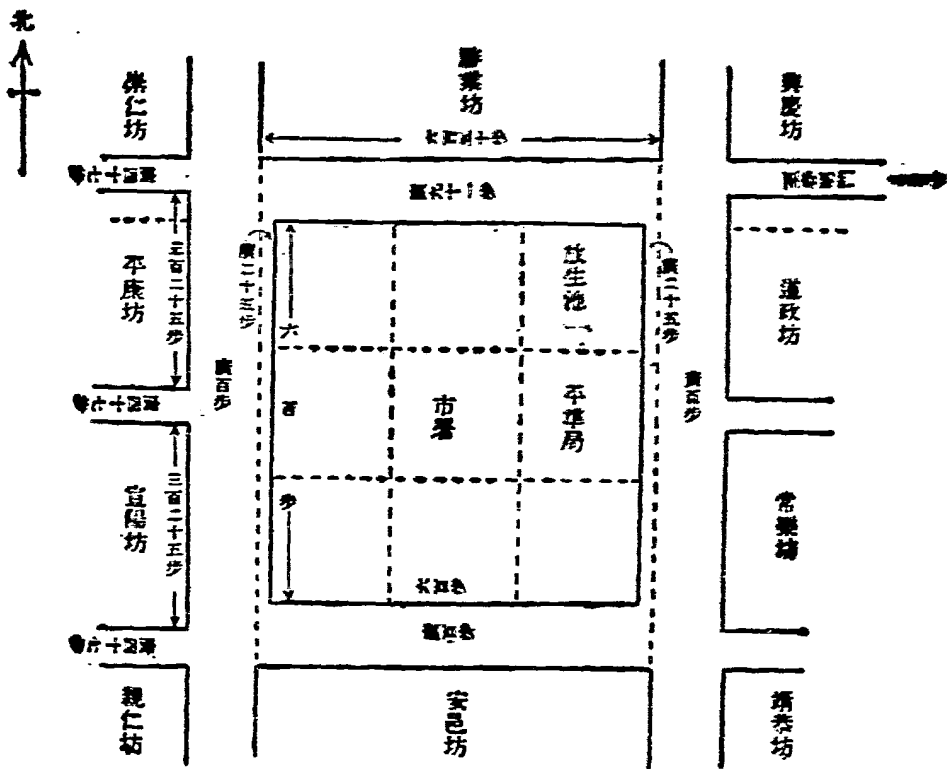
據長安志卷八，東市中記載：

南北居二坊之地，（註曰）東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開一門，定四面街各廣百步，北街當皇城南之大街，東出春明門，廣狹不易於舊，東面及南面三街向內開壯，廣於舊街，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

此文過簡略，且多謬誤。據現在精查之結果爲：（一）「四面各開一門」者，乃二門之誤。在長安志圖咸寧縣志及其他諸書上，皆揭載二門圖樣，且由周圍形勢觀，一門亦與實況不適。（二）「定四面街各廣百步」者，所謂百步之規定，若由以下之文意推測，南面爲百步，北面爲九十一步，東西各爲百二十五步，不得不認爲有若干之差異焉。（三）北街之「東出春明門廣狹不易於舊」者，應解釋爲：「市之北街雖爲百步，惟由此東出春明門，其廣如舊，仍爲四十七步」之意，而市之北街，東迄春明門，其廣與皇城南大街同，如是解釋，亦無不可。若然，則此大街爲四十七步，故市之北街，當亦爲四十七步無疑。然觀長安志及其他各書，悉記皇城南之東西橫街爲四十七步者，卽由其



文意推察之，亦知係取平均數，實際則有若干廣狹之差也。現觀皇城東面延喜門街為百步，景風門街為六十步，遙較其他橫街為廣，由此而論，皇城南春明門街，與其他橫街同為四十七步者，實覺不符。即由本文所用：「皇城南之大街。」一語之字面觀察，亦當解釋春明門街與市之北街，同為相近百步廣闊之大街也。（四）「東面及南面三街向內開壯廣於舊街」之三街，若為二街之誤時，則由市周圍坊街計算之西街，當與朱雀街東第三街同為百步，然東街較第四街之百步更廣五十步，頗覺其配合之不自然。故若以之為東西南三面三街之誤，而以市之大小與四面街之廣闊比較四周坊街之廣闊時，則如東市圖所示，東西兩面，各有空地二十五步，南面廣闊百步，



（此準市西）置面平市東 圖〇一第

然較之阜城南第二橫街之四十七步，更向內廣五十三步。故與「三街向內開壯廣於舊街」之文意，完全一致。且北街廣闊九十一步，同時，亦能明瞭春明門街之真正廣闊。且北街（春明門街）爲百步，南街爲九十一步，亦無大差。如是推測市之構造，以與上海漢口哈爾濱等現在市場之周圍（即面街道之所），設置餘地，合併想像之，則自能首肯唐代兩市之形勢矣。長安志上，唯舉述街道之廣數，對其餘地僅以向內開壯一語包括之。如此解釋兩市之構造，當與實際甚相近也。

按東西兩市之制，完全相同，惟商況與繁華之程度，各自不同。在東市附近，因多貴族顯官之住宅，故市中多上等品而不雜營。商賈大半集中西市，因此貿易遙較東市繁盛。此在長安志卷八，東市註中所載：

萬年縣戶口減於長安。又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東。第宅所占勳貴。由是商賈所湊多歸西市。

又據長安志卷十，西市載：

西市有西市局（注）隸太府寺。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長安縣所領四萬戶。比萬年縣爲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

由以上二文可以推測兩市之狀況。復於市內設東西市之市署與平準局，藉以監理市政，調節物價，取締暴利。據長安志卷八東市載：

當中東市局。以東平準局。東北隅有放生池。

而長安志圖卷上，則載：

市制四面。皆市人居之。中爲二署。蓋治市之官府也。

據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所載，市局亦曰市署。以令一丞二司掌市民貿易。依照市之規定，正午則打鼓三百以開市，日沒前七刻，則擊鉦三百以閉市。買賣須用公正之秤斗，若官吏購買，則公示樣標，採用中價。又如長刀、弓矢等物，則指定呈示標本之商人販賣，對偽造品須沒收，而禁止其不正品之買賣。又如奴婢、牛馬等，亦須受官廳檢查。凡占有市利，或爲二價，或以評量擾亂市場者，皆須嚴罰。平準局所以衡計物價之高低，若遇物價漲高則公賣，否則購入。又以計算時價之公用品與公賣沒收品，藉以調節物價。如是可得防止豪商大賈之壟斷巨利。在此時代，觀其規則上之經濟組織，固已十分完成，惟此規則，究竟實行至何程度，則不無疑問。現就史實言，市署與平準局之官吏，往往濫用職權，掠取商賈，以肥私腹，故市民對之甚爲嫌惡。盛傳常遇此等惡吏出巡時，甚有閉店，蟄息之風。

一〇 長安城之里程表

如下表：  
如上述諸書所得考證之唐代宮城皇城京城街坊等尺度里程，以之適用前述之比率，而換算爲公尺時，列如下表：

唐里程                      公尺

〔東西廣表

四里

二、一八一·六〇〇

宮城	皇城	京城	大明宮	街
南北廣袤	東西廣袤	東西廣袤	東西廣袤	宮城前延喜安福門大街幅員
周圍	南北廣袤	南北廣袤	南北廣袤	承天門街幅員
	東西廣袤	東西廣袤		朱雀門街幅員
		周圍		其他縱街幅員
		自朱雀門至明德門		
二里二七〇步	五里一一五步	一八里一一五步	三里	三〇〇步
一三三一八・〇五〇	三里一四〇步	一五里一七五步	五里	一〇〇步
七、三六二・九〇〇	一八里一一五步	六七里二二〇步		一〇〇步
二、九〇一・二二五	一五里一七五步	九里一七五步		各一〇〇步
一、八四八・三〇〇	六七里二二〇步	三里		
九、九九一・四二五	九里一七五步	五里		
八、四四六・一二五	六七里二二〇步			
三六、八七五・一〇〇	九里一七五步			
五、一七三・七二五	三里			
一、六三六・二〇〇	五里			
二、七二七・〇〇〇				
四五四・五〇〇				
一五一・五〇〇				
一五一・五〇〇				
一五一・五〇〇				

坊	
皇城左右安福門街及延喜門街幅員	各一〇〇步
皇城左右其他之三橫街幅員	各六〇步
皇城南橫街十一街幅員	各四七步
皇城南中十八坊	各三五〇步
東西廣袤	各三二五步
南北廣袤	各四五〇步
皇城南外十八坊	各三二五步
東西廣袤	各六五〇步
南北廣袤	各三二五步
皇城南左右四十九坊	各六五〇步
東西廣袤	各六五〇步
南北廣袤	各五五〇步
皇城左右各南六坊	各六五〇步
東西廣袤	各四〇〇步
南北廣袤	各六〇〇步
皇城左右各北六坊	各六〇〇步
東西廣袤	九〇九・〇〇〇
南北廣袤	六〇六・〇〇〇
東西廣袤	九八四・七五〇
南北廣袤	八三三・二五〇
東西廣袤	九八四・七五〇
南北廣袤	四九二・三七五
東西廣袤	九八四・七五〇
南北廣袤	四九二・三七五
東西廣袤	六八一・七五〇
南北廣袤	四九二・三七五
東西廣袤	四九二・三七五
南北廣袤	五三〇・二五〇
東西廣袤	四九二・三七五
南北廣袤	一五一・五〇〇
東西廣袤	九〇・九〇〇
南北廣袤	七一・二〇五
東西廣袤	五三〇・二五〇
南北廣袤	四九二・三七五
東西廣袤	六八一・七五〇
南北廣袤	四九二・三七五
東西廣袤	九八四・七五〇
南北廣袤	四九二・三七五
東西廣袤	九八四・七五〇
南北廣袤	八三三・二五〇
東西廣袤	九八四・七五〇
南北廣袤	六〇六・〇〇〇
東西廣袤	九〇九・〇〇〇

南北廣袤		各六〇〇步	九〇九・〇〇〇
市			
東西南三面各街幅員		各一〇〇步	一五一・五〇〇
北面之街		九一步	一三七・八六五
市之東西兩面與對街間之幅員		各二五步	四〇・九〇五

一一 長安城郭之長度與坊街之比較

試以宮城皇城京城之外郭長度，與其間坊街長度之總計而比較觀察時，尙有不能精確完全一致者，惟差異有限。

(一) 京城之東西爲十八里百十五步，卽三二九七五尺。若

(A) 在北壁附近測算東西皇城坊街之全長，爲

$$\text{皇城東西} 9575 \text{尺} + \text{坊東西} 3250 \text{尺} \times 6 + \text{縱街} 500 \text{尺} \times 8 = 33075 \text{尺}$$

與京城北壁相差百尺，卽百分之〇・三。

(B) 在南壁附近測算坊街之全長，爲

$$\text{坊東西} \{ (1750 \text{尺} + 2250 \text{尺}) \times 2 + 3250 \text{尺} \times 6 \} + \text{縱街} 500 \text{尺} \times 11 = 33000 \text{尺}$$

與京城南壁相差二五尺，卽百分之〇・〇七。

(二) 京城之南北爲十五里百七十五步，即二七八七五尺。測算其南北坊街之全長，爲：

$$\text{坊南北} ((2000 \text{尺} + 2750 \text{尺}) \times 2 + 1625 \text{尺} \times 9) + \text{橫街} (300 \text{尺} \times 3 + 500 \text{尺} + 235 \text{尺} \times 10) = 27875 \text{尺}$$

與前數完全一致。

又朱雀門與明德門相距九里百七十五步，即一七〇七五尺，其間街坊之全長爲：

$$\text{坊南北} 1625 \text{尺} \times 9 + \text{橫街} 235 \text{尺} \times 10 = 16975 \text{尺}$$

其相差數爲百尺，即百分之〇·五。

(三) 皇城之東西爲五里百十五步，即九五七五尺，其間坊街之全長，爲：

$$\text{坊東西} (1750 \text{尺} + 2250 \text{尺}) \times 2 + \text{橫街} 500 \text{尺} \times 3 = 9500 \text{尺}$$

與前數相差七五尺，爲百分之〇·八。

(四) 宮城及皇城之南北，計二里二百七十步，即一一〇五〇尺。其間坊街之全長，爲：

$$\text{坊} (2000 \text{尺} + 2750 \text{尺}) \times 2 + \text{橫街} (300 \text{尺} \times 8 + 500 \text{尺}) = 10900 \text{尺}$$

與前數相差百五十尺，爲百分之一·三五。

根據以上之計算，兩數相差甚微，是以如本書所研究者，殆屬正確也。今苟以百尺表示爲一公釐而製圖時，則欲描出此等差異，甚屬非易。茲用前述各部數字，構成長安城圖，以與後章實測上之長安城圖對比，故特插入文獻上之

長安城圖也。

## 一二 長安城之改築

天祐元年（西紀九〇四）正月，朱全忠挾昭帝移東都。（洛陽）自車駕由長安出發後，即拆毀宮室百司及民家，以其材木，組成渭水浮筏，轉黃河而運至洛陽。因之，長安城頓化廢墟。據舊唐書昭宗本紀載：

遷都洛陽，（朱）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餘不息，秦人大罵於路曰：國賊崔允召朱溫，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

按連甍即連甍，文中所記當時悲慘之狀，猶如目擊。至三月改稱地名爲佑國軍，任韓建爲佑國軍節度使，韓原爲李茂貞羽黨，因於天祐三年（西紀九〇六）六月，移往淄青，故韓建之在長安，爲時不過二年四個月，然長安城之改築，卻在其時。除去長安城外郭與宮城，僅留皇城，加以修補，名曰奉元城。按奉元城之構造，雖不能十分明瞭，但據長安志圖卷上所載奉元城圖，當能窺知其大概。新城南面，依舊利用唐時皇城之西南城壁，鎖閉朱雀門與安福門，唯留順義門與含光門。在北面，除去宮城北垣，在宮城左右由北第二街之路線上，另築周垣，新築元武門於其中央部東面，則以皇城東第二街爲界，另造東壁，移景風於東，爲其東門。鎖閉延喜門。因此，新城西壁，即唐之順義門，南壁爲唐之安上含光二門，東壁則移景風門以當之，北壁新立元武門。此新城之規模久歷星霜，迄於今日，猶無大變，後世（大概在元朝以前）鎖閉含光門，致其南只餘安上一門矣。其時，奉元城南門與北門，卻非直對南北，若由城壁中



央觀，北門遙偏於西。但就現在西安省城圖與李好文之奉元城圖比較時，其內部排列，雖有顯著變化，惟其城郭及四門位置，除元武門外，殆全一致。是以西安城係根據奉元城之規模而修築者，至遷移北門至南門正北之現狀，乃後世改築者也。明洪武中，都督濮英，大加修造，城周為二十四里，（四萬三千九百尺），城壁高及三丈。爰築宏壯之四門，改稱東門曰長樂門，西門曰安定門，南門曰永寧門，北門曰安遠門。蓋今日西安之城壁及四門，即於是時完成者。至遷移北門與南門正對者，蓋亦在此時也。

其後漢英復築角樓於城之四隅，於周圍壁上，修築敵樓九十八座，至於城內，在東西大街與南北大街之交叉點，建立鐘樓，並築鼓樓於北院門大街。凡此種種，皆增加現在省城之偉觀不少。

及後嘉靖五年（西紀一五二六）巡撫王蓋，重修西安城。隆慶二年（西紀一五六八）巡撫張社更重修之。至崇禎末年，巡撫孫傳庭復築四門外之郭城。泊乎有清，則以鐘樓為起點，北至安遠門，東迄長樂門，另建城壁，號曰滿洲城，使旗人駐屯於此。滿洲城內，置八旗教場，即八旗練兵之處。此即現今西安城之大概也。

茲就以上所述長安城（唐）奉元城（元）西安城（清及現代）之外郭及四門，互相比較之則如左表：

長安城（唐）	奉元城（元）	西安城（清及現代）	備
皇城四壁全部及宮城四壁之南一部份	四壁	四壁	除去唐宮城西壁之北面一部份
順義門	順義門（四門）	安定門（四門）	唐、元、清三代門之位置俱不變。

皇城南壁全部與其東部增築一部分	南壁	南壁	南壁之東，約增築五千尺。
含光門			在改築長安之際，殘留者，惟元朝以前，已將其鎖閉。其時代則不明。
安上門	安上門(南門)	永寧門(南門)	唐、元、清，皆未變更其位置。
皇城東第二街	東壁	東壁	韓建所新築
景風門	景風門(東門)	長樂門(東門)	由唐時之位置約東移五千尺
宮城左右第二街	北壁	北壁	韓建所新築
	元武門(北門)		韓建所新築
		安遠門(北門)	明朝移元武門而改名。
		外郭城(四關)	崇禎年間新築

#### 第四 唐長安城遺蹟之調查

根據長安志、長安志圖並其他文獻，考察唐長安城之規模，已如上述，惟其究能憑信至如何程度，猶待研究。茲為證明其確實價值起見，就現今西安城內外所殘存，而得顯認為唐代長安城遺跡者從而精密調查之，基此結果製作實測上之長安城圖，然後與右述文獻上之長安城圖對比而再行考覈批判之。

##### 一 唐代長安城之遺蹟

查現今西安城內之地域，包括唐朝皇城宮城之南半部及其東面四坊。是以其大部分爲唐代皇后官衙寺衛之所在處。惟在改築之際，此等遺蹟俱慘遭毀滅，而民家建築其上，是以時至今日，已無昔日繁華之隻影存留矣。即在西安城外，能確實認爲唐長安之遺跡者，亦甚寥寥。僅有左列數點爲咸寧縣志中所明記者。憑此確實不疑之唐代遺跡，以作本書研究之重要基礎。

(一) 西壁 現在西安城之西壁，爲韓建改築時所殘存，即唐代長安宮城與皇城之西壁也。惟以一再重修，故其外觀上，殊多變遷矣。

(二) 南壁 同時，其南壁亦爲唐代長安城之皇城南壁，更延長至皇城東之第二街，故除去南壁東部約五千尺外，不妨視作唐皇城南壁。如圖所示者，乃濮英重修城壁之現今情景，其在昔日，形狀當有不同。在現今皇城之外部，唐時並無城隍。

(三) 西門（安定門） 今城西壁，即唐皇城之西壁，至順義門之位置，亦未移動。因濮英重修而改稱安定門，故現在之西門，即唐代順義門之位置也。

(四) 西五臺 地距西安城南壁北六千一百尺，與距北壁南二千五百九尺，名曰西五臺，爲一東西稍長（約千尺許）之高地，上設廟宇頗多。此處當長安城安福門之東北，乃宮城南壁之西部遺址也。西五臺廟宇，創建於宋代，每年六月中，舉行大祭，以三天門與大士殿最爲壯麗。明朝雖屢加修葺，然其後仍歸頹廢，今已不見影

蹟矣。在西五臺之北，有廣大之北教場。

(五) 小雁塔 (薦福寺塔) 在南門 (永寧門) 西南十四度之方向，即距南門三里之處，(惟實測之距南門直徑爲四千六百尺) 有小雁塔。(薦福寺塔) 據長安志卷七，安仁坊載：「西北隅薦福寺浮圖院」。其注曰：「院門北開」，是以小雁塔想在安仁坊之西北隅。其西爲朱雀門街，即北近第三橫街之處也。(參照大薦福寺)

(六) 大雁塔 (慈恩寺塔) 大雁塔在南門 (永寧門) 東南二十五度之方向，相距十里。由大雁塔至南壁，直徑爲一萬一千七百尺。據長安志卷八進昌坊載：

半以東大慈恩寺。寺西院浮圖。六級崇三百尺。

蓋進昌坊之東半部爲慈恩寺之境界，塔因在其西部，故大雁塔之位置，在進昌坊之中央，略偏北方之處。(參照大慈恩寺)

(七) 含元殿 此即唐代大明宮之正殿。殿址在大明宮正門丹鳳門正北五百步之處。惟由此殿觀望慈恩寺之塔，則在正南方。據開高宗朝夕幸此遙拜者。是以含元殿與丹鳳門及大雁塔略位於一直線上。若就實測觀察則此直線非正南，略偏西一度。殿址在今北門 (安遠門) 北東五十一度之三里處。至其翔鸞閣、棲鳳閣、龍尾道等遺蹟，俱明顯存在。若由殿址中央迄至西安城，直徑計四千七百五十尺。

(八)五門村 含元殿址與北壁之間，爲平坦田園，存有唐時架設下馬橋溝渠之痕跡。其南方小村落，名五門村。此處乃大明宮南門，卽延政望仙丹鳳建福興安五門所在，而今日復呼五門村爲午門村，蓋音誤使然。村內見有高可二丈之小丘。其狀東西較長，略似海參形。西方復有小丘數個，互相連續，往西漸低平，宛似堤防。查此顯係大明宮五門並其南壁，卽宮城之北壁也。至五門村之小丘，與西安城北壁相距，計二千三百尺。

(九)崇聖寺（崇仁寺又金勝寺） 此乃長安城義寧坊波斯胡寺之遺跡，卽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處。據長安志卷十，義寧坊中，記載：

街東之北波斯胡寺。（注：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

按阿羅斯不待證明係阿羅本之誤。「街東之北」者，並非大街，實指坊內之東西南北之巷街，是以街東應解作南北巷街之東，而北者，卽東西巷街之北也。以是可推測波斯胡寺在義寧坊之中央而稍偏東北之處。現於西門之西五里處，殘存崇聖寺廢墟，寺壁之磚，由下部取去爲軍扇形，此由西安城西壁，得略望及。至其直徑距離，計八千三百五十尺。

## 二 長安遺蹟之實測

光緒十九年輿地館所測繪之陝西省城圖，實頗精確，以之與現今實測之結果比較，相差甚微，是以此陝西省城圖所揭示城壁之長度，得信其精確無誤。依此理由，將西安城壁長度爲基礎，而精測前述九箇遺蹟之位置，則如

左:

(A) 西安城壁之長度(迄至壁上外端之胸壁)

南壁	北壁	西壁	東壁
南門以東	南門以西	北門以東	北門以西
南門以北	西門以南	西門以北	東門以北
精 尺	精 尺	精 尺	精 尺
一三七五〇尺	一三七二五尺	一三七〇〇尺	一三七〇〇尺
七五三八尺	六二一二尺	八二五七尺	八二五〇尺
奧地館圖精尺	奧地館圖精尺	奧地館圖精尺	奧地館圖精尺
一四三二七尺	一四三七三尺	一四三〇一尺	一四三二七尺
日本曲尺(實測)	日本曲尺(實測)	日本曲尺(實測)	日本曲尺(實測)
七八五四尺	六四七三尺	七八四一尺	六四六〇尺
五八六六尺	五八六六尺	二七三八尺	八五九六尺
二七三八尺	二七三八尺	八二五〇尺	六〇六九尺
八二五〇尺	八二五〇尺	五八二五尺	五八二五尺

東門以南 二四二五尺

二五二七尺

(B) 由西安城壁實測長安遺跡之位置

東北隅 北門 西北隅 西門 西南隅 東南隅

含元殿 北西二一度 北東五一度

五門村 北西四〇度 北東六八度

崇聖寺 南西六五度 北西七六度

大雁塔 南東四五度 南西一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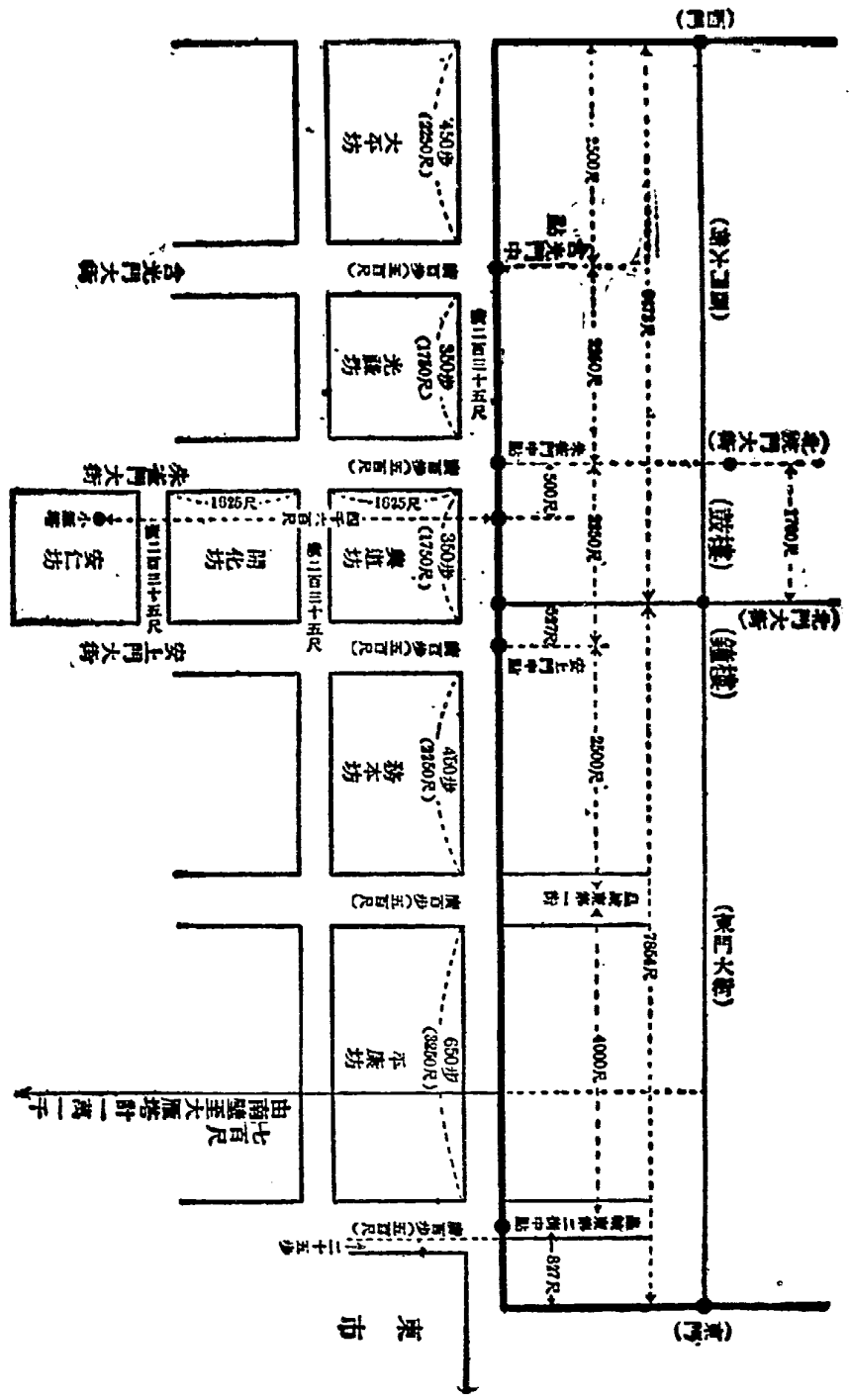
小雁塔 南東四九度 南西六三度

三 實測上之長安城與文獻上之長安城之比較研究

根據以上實測之結果，以陝西省城圖所載之西安城城壁為基礎，順次而構成唐代長安城之實測圖，以之與前述文獻上之長安城圖對比之。

(一) 用西安城城壁之長度，描成矩形，記入四門之位置，再以其角度，規定含元殿五門村大雁塔小雁塔及崇聖寺之位置。

(二) 依西安城之南壁，由西向東，據其圖上之位置與長安之里程表順次測量時，得以決定左列數點：



圖一——第一 西壁之坊城唐與壁南城安西



(A) 含光門中心點(今西安城西南隅之東) 在太平坊四百五十步與含光門街中央五十步,共計五百步。即由今之西安城西南隅。至東方二千五十尺之地點。

(B) 朱雀門中心點(含光門中心點之東) 在含光門街東半五十步與一坊三百五十步及朱雀門街中央五十步,共計四百五十步,即由含光門之中心點,往東二千二百五十尺之地點。

(C) 安上門中心點(朱雀門中心點之東) 在朱雀門街東半五十步與興道坊三百五十步及安上門街西半五十步,計四百五十步,即由朱雀門中心點往東二千二百五十尺之地點。

(D) 皇城南壁東部(安上門中心點之東) 在安上門街東半五十步與務本坊四百五十步,計五百步,即由安上門中心點往東二千五百尺之地點。

(E) 皇城東第二街中心點(皇城南壁東端之東) 在皇城左第一街百步與崇仁坊六百五十步及第二街西半五十步,計八百步,即由皇城南壁東端往東四千尺之地點。

(F) 西安城南壁東部 由以上之A點至E點相距計一萬三千五百尺,至於西安城南壁之全長爲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七尺。故西安城南壁之東端,係由唐代皇城東第二街中心點起,在更往東八百二十七尺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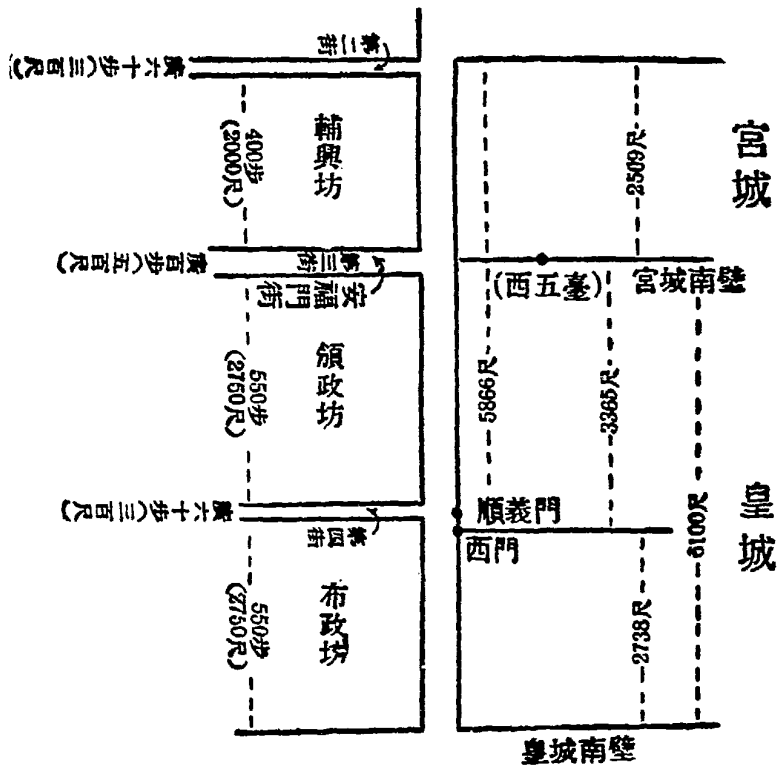
(三) 由小雁塔之位置用垂直線至南壁:

(A) 小雁塔與皇城南壁相距四千六百尺,因與皇城南三街(百四十一步即七百五尺)二坊(六百

五十步即三千二百五十尺)與三十三分之十三坊(百二十九步即六百四十五尺)相當,是以小雁塔在安仁坊北街之南六百四十五尺之處。

(B) 小雁塔垂直線之末端,在朱雀門中心點往東五百尺。因朱雀門街東西為五百尺,故小雁塔之中心點,在安仁坊西部,即在朱雀門街往東二百五十步之處。此與長安志所記在安仁坊之西北隅者大概一致。

(四) 南門(永寧門)中心點,在安上門中心點往西五百二十七尺之處。一般認南門為長安城之安上門位置,其實在洪武中漢英改築之際,已移元武門於東,同時安上門亦稍往西移也。又西距北門大街千七百尺之北院門大街,即鼓樓大路,為皇城内承天門大街之邊界,正南適當朱雀門之中心點。其實測數與計算數相差僅



第一二圖 西安西壁與唐城坊之比較

二十三尺耳。

(五) 將西安城西壁，從其南端往北依次測量時，則：

(A) 順義門中心點（今日西安府城西南隅之北）在布政坊五百五十步與第四街南半三十步，計五百八十步，即二千九百尺之處，惟實測為二千七百三十八尺，在事實上，應南移百六十二尺。至南壁，順義門之位置，固未移動，但以屢屢改築，遂生差異。

(B) 西五臺 在順義門街北半三十步與頤政坊五百五十步及安福門街南半五十步，合計六百三十步，即三千百五十尺之處。惟實測之，則為三千三百六十五尺，相差二百十五尺。由此差數中，除去順義門位置偏南百六十二尺外，僅差十步半，可認為一致者。若假定此差為安福門街中心點宮城南壁所發生，則宮城南壁不在安福門街，應再偏北十步，即在與其他皇城左右橫街同為六十步之街寬，而築造之。安福門以西，再北開四十步，為百步之街寬。如是想象之，則依坊街廣袤幅員之距離計算數與實測之距離完全一致矣。

(C) 宮城之西，從北第二街 由順義門中心點至宮城西第二街之北側，坊街總計應為五千七百尺，然實測恰為五千八百六十六尺，較長百六十六尺。若由此差數，除去順義門位置所異動之百六十二尺，則相差僅四尺，故亦可視作一致者。

(六) 將西安城東壁由其南端依次向北測量時，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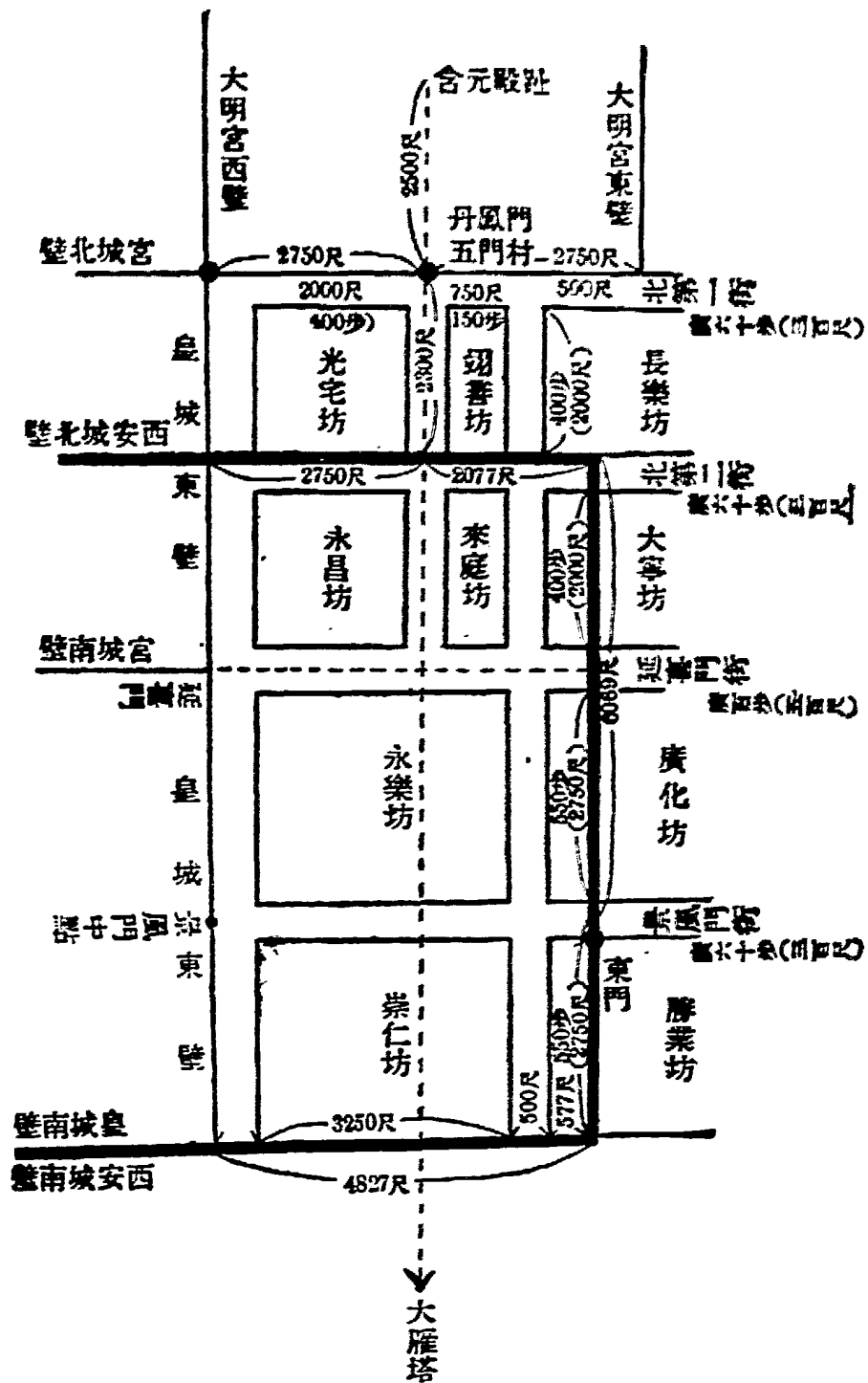
(A) 景風街中心點（今日西安府城東南隅之北）在崇仁坊五百五十步與景風門街南半三十步，計五百八十步，即二千九百尺之處。但實測為二千五百二十七尺，相差三百七十三尺。此蓋景風門移轉之際，所生差異。

(B) 宮城南壁 宮城南壁，即對延喜門街之部分，生東南隅起，崇仁坊五百五十步，景風門街六十步，永興坊五百五十步，延喜門街南半五十步，計千二百十步，即六千五百尺之處。較與西五臺正對之位置，僅差十步，計五十尺。若延喜門中心點，如西五臺一條中所述之同一理由，而視作應偏北十步時，遂得假定東壁上宮城南壁之位置，正與西五臺相對。

(C) 皇城之東，從北第二街 由東門中心點迄至西安城東北隅坊街之總計為五千七百尺。然實測乃為六千六十九尺，較長三百六十九尺。若以東門中心點，較長安景風門街中心點南移三百七十三尺時，則相差僅四尺，長安皇城左三坊三街之長度，與現在東壁之實測數，殆相一致。

(D) 五門村之正西（即宮城之東） 從北第二街起，北二千三百尺，（一街一坊）即為宮城之北垣，其東即為大明宮南壁。此計算數與實測數，完全一致。

(七) 含元殿與大雁塔結合之直線，及大明宮南壁之交叉點，即丹鳳門之中心點。蓋丹鳳門在大明宮南壁中央，故由此點至宮城之東北隅，實測為二千七百五十尺。同時，測至丹鳳門之東時，則能求得大明宮東壁南



號比之坊城唐與壁東城安西 圖三一第

端一點。然則大明宮南壁，當爲五千五百尺，卽三里二十步也。據長安志記載東西三里者，甚相近似，惟長安志圖載二里百四十八步（四千三百四十尺），覺其數稍小。

（八）翊善坊與光宅坊之東西廣度。由丹鳳門中央迄至宮城東壁北端，既實測爲二千七百五十尺，則除去宮城東第一縱街廣度百步，與丹鳳門街廣度之半五十步，合計爲百五十步（七百五十尺），尙餘二千尺，合計四百步，卽光宅坊東西廣度也。再由皇城左右各坊之東西六百五十步中，除去光宅坊東西寬度四百步與丹鳳門街廣度百步，尙餘百五十步，此卽翊善坊東西之廣度也。

（九）大雁塔與含元殿結爲直線，與西安城南壁略垂直相交。其距離爲一萬一千七百尺，就中計有六坊七橫街。按此坊街尺數爲一萬三千九十五尺，故大雁塔占入第七坊三百五十尺。由此可知大雁塔在第七坊中央之北，由第七街起，占一坊南北廣度約五分之一之南。故推知第七坊爲進昌坊。據長安志所載，在進昌坊以南。更列舉三坊，以進昌坊爲第六坊或皇城以南之十坊時，則如前所述，因混入廣化坊舊名安興坊之故，所發生之謬，固彰彰明甚。

（一〇）由崇聖寺設垂直線至西壁時，其距離爲八千三百五十尺。是以崇聖寺相距西壁之二坊三街卽八千尺，占入第三坊（義寧坊）三百五十尺，故其地位，在坊之中央稍偏東北之處。此與長安志所載：「街東之北」若合符節。

四 結 論

根據以上研究，得確實推測長安城構造之位置，同時，復能直接間接證明左列各項焉。

(一) 漢唐尺度及里程所研究者，在此俱可應用其差誤甚微，因文獻上之數字與實測之結果，幾全符合一致。

(二) 長安志六典唐書等所記載之事項，極爲正確，但亦有不少誤記與衍文，宜特別注意之。

(三) 由文獻上所得之長安城圖，雖其構造全憑史冊，但以之與實測者較，尙屬一致，足資憑信。

## 第八章 唐代長安之名蹟

### 第一 大明宮與興慶宮

#### 一 禁苑

唐代長安城東北一帶，爲龍首原高地，卽隋唐時代之禁苑也。西括漢城，北達渭水，東迄灃水，範圍頗廣，內中栽培花卉，飼育禽獸，亭榭樓臺等設備，整齊得宜。獸園（卽動物園）中，似畜有獅子、猛虎等獸之痕跡。觀彼玄宗彫刻之石臺孝經，卽明爲獅子之實寫，絕非架空的想像所能比擬也。

#### 二 大明宮

太宗於貞觀八年（西紀六三四）選擇龍首原上高燥且眺望絕佳之地點，建永安宮，擬作太上皇避暑之所，惟未及竣工，太上皇卽崩。爰於翌年（貞觀九年）正月，改稱大明宮。後至龍朔二年（西紀六六二）高宗病瘳時，以太極宮地過卑溼，不宜於病，乃修築大明宮，改稱蓬萊宮，遷居於此。翌年，復大加改築。據新唐書高宗本紀載：

龍朔三年（西紀六六三）（中略）二月，減百官一月俸，賦雍同等十五州民錢，以作蓬萊宮。



爾後高宗常在此宮閱覽大政，唯及國家大典時，仍往太極宮。唐朝諸帝，患此病者多，即現今學者所謂遺傳的中風，是以前後諸帝，悉居蓬萊宮也。然文武百司之公衙邸宅，以及民居，皆在長安城內，並未改遷。大明宮之名稱，至咸亨元年（西紀六七〇）更行改稱。據舊唐書地理志、關內道京師條載：

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北，高宗龍朔二年置。正門曰丹鳳，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宏文史二館。高宗已後，天子常居東內，別殿亭觀三十餘所。

至其廣袤，六典卷七，工部尚書條內，雖未明記，然在長安志卷六，東內中載曰：「東西三里，南北五里」。而新唐書則記其長度爲千八百步，廣度千八十步。惟長安志圖對唐代大明宮之圖有曰：

大明宮城廣二里百四十八步，縱四里九十五步。

實則東西三里二十步，前已言之矣。據長安志所載，大明宮中有二十一門，二十四殿，四閣，四省，十院，及樓臺，堂觀，池亭等，備極壯麗，且土地高燥，適於眺望。長安志卷六曰：

（此宮）此據高原，南望爽塏，每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陌，俯視如在檻內，蓋其高爽也。

蓋太極宮至大明宮之途徑，須由宮城之承天門，東出延喜門，北進丹鳳門街，始達大明宮正門之丹鳳門。正門之東，有望仙延政二門，西爲建福興安二門，東西並列。現在城北之五門村（午門村）確爲其故地也。

入丹鳳門可五百步，（二千五百尺）北有含元殿。殿右爲翔鸞閣，左爲棲鳳閣，飛廊相接。此等建築，皆聳立於

高及四十尺之龍首原最高點，宛然具有層樓之氣概焉。在含元殿前，有階段三，曲折而登。上階高二丈，中階下階各十尺，三階各長六十步（三百餘尺）。其欄干爲青石，一面砌以花磚。若遠由丹鳳門仰望之，玉座宛似在雲漢，而其階段，狀似龍蛇之尾，長曳而下，故曰龍尾道。丹鳳門與含元殿間，有廣闊之平地，中築龍首渠。上架下馬橋。由此道渡，則見朝堂、肺石、鐘樓、鼓樓等，相互並列。每朝禁衛軍整列其前，藉當守衛殿庭之任。文武百官，纓珮序立，錦繡與金甲，傑戈相映，輝煌眩目，由今回思，誠覺其莊嚴華麗之極矣。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唐王維

絳幘雞人報曉籌

尙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闔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烟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

珮聲歸到鳳池頭

同

唐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

鸞鳴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鐘開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

陽春一曲和皆難

退朝望終南山

唐李拯

紫震朝罷緩鸞鸞

丹鳳樓前駐馬看

唯有終南山色在

晴明依舊滿長安

按賈至爲玄宗時之起居舍人。王維、岑參詩中，甚詠大明宮之壯觀。至若李拯，乃僖宗時之翰林學士，係對黃巢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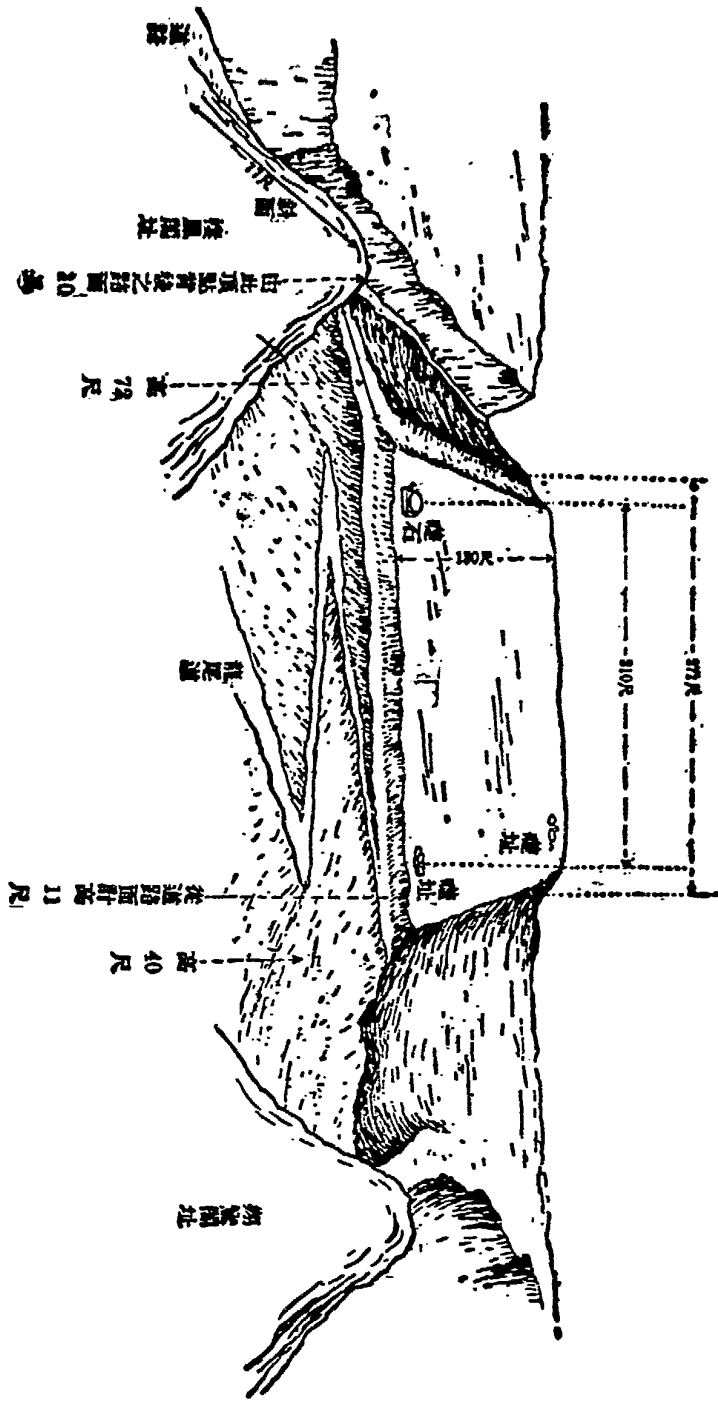
車駕由蜀道回京之宮殿廢墟，而述其感慨者也。

### 三 含元殿之遺址

含元殿遺址，在西安城北門東北三里龍首原之最高處。遺址爲方壘形，東西二百七十一尺，南北百四十一尺。其上面之東南與東北隅，有略凸起之瓦礫堆，而西南隅復見黑大理石之圓柱礎石。柱底方而上圓，直徑可三尺六寸。以受風雨之侵蝕，裝飾盡落，惟就其形狀與位置想像之，斷定爲含元殿柱礎無疑。至其西北隅，雖無何等痕跡可尋，然就此三點，實測含元殿之規模時，前面計二百十尺，縱徑百三十尺，用周圍三尺六寸之圓柱，建造殿宇，其宏壯可知。在此堆積瓦石花磚等殘片甚夥，其東南面，猶如斷崖，巒巒高及數尺。在含元殿前，明存有龍尾道痕跡，故得實測之。至其東南之翔鸞閣與西南之棲鳳閣等遺跡，亦儼然可尋。二者俱在距含元殿址約十尺之處，凸成圓錐形。又含元殿北面，有宣政殿紫宸殿蓬萊殿等；在彼吉備真備入唐之際，則天武后張宴於麟德殿，此殿應亦在此，惟今日完全遞變爲田圃，難認其遺跡矣。僅就地形觀察之，則這畫之或爲平坦或爲方形，髣髴間得推知其殿閣樓門楹比之痕跡焉。然欲一一反覆決定唐代之盛況，實非易事。

### 四 太液池

在含元殿西北一里，村名孫家凹之南，有廣闊圓形之低地，蓋即太液池舊地。此在咸寧縣志中，亦明記之。唐之太液池，又名蓬萊池。其南岸高地，即珠鏡殿鸞儀殿拾翠殿等遺跡，相互並立。此處散布唐朝瓦磚，頗夥。其他三面，爲



(測北向南方測由)圓形地之址取完合 圖四一第

低平田圃。在太液池中央，有四邊百三十尺高及三十尺之高墩，墩上有小廟，東爲藥王洞。又在其東麓，有乾隆四十二年（西紀一七七七）十月所建之小碑，上書「重修藥王洞觀音大士殿之記」。其記文中有曰：「余鄉之藥

王洞觀音大士殿，自康熙十年歲次辛亥創修治，其池基蓋大唐蓬萊殿後太液池畔臺榭舊址也。果若是，則此墩當爲大唐太液池中之蓬萊山，上建蓬萊亭，在穆宗時，儒臣講解毛詩尙書於此，相傳係備編纂尙書中君臣之事跡，而供羣臣觀覽之處。要之，此地爲大明宮之園池，卽禁苑中之西內苑九仙門及右銀臺門之處，惜無遺跡可尋矣。

### 五 興慶宮

唐時稱太極宮曰西內，稱大明宮曰東內，而興慶宮則稱南內，此卽上都之三宮殿也。關於興慶宮之位置，頗欠明瞭，至於廣表、唐書、長安志、六典等書中，亦未明記。據傳興慶宮，在長安城東垣，與春明門內興慶坊相近之地。蓋此地爲睿宗賜五王子邸宅於隆慶坊內，是以玄宗在太子時，亦曾居此。及玄宗卽位，乃改離宮，開元二年（西紀七一四）收併其周圍邸宅寺院，遂於開元後改革坊名，遂稱興慶宮。

開元十四年（西紀七二六）更兼併永嘉坊南半部與勝業坊東半部其宮域，大加擴充。夾東羅城，營造複道，得由大明宮直接潛行至此。開元二十年（西紀七三二）復兼併東市東北角與道政坊西北角於宮域內，復加擴展，再沿東郭至曲江，建築複道。故大明宮與興慶宮芙蓉園之間，徑通化春明延奧三門，得自由潛行往來，由外部窺之而不能見及。此事見載於舊唐書地理志關內道京師條中：

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興慶坊，本玄宗在藩時宅也。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宮，人莫知之。宮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勳政務本之樓。

於是在興慶宮中，建築長慶殿與慶殿南薰殿交泰殿沈香殿五龍壇等等，並引導滻水至龍首渠，作興慶池。此池又名景龍池，隆慶池九龍池。按興慶宮隔池與終南山相對，實眺望絕佳之宮殿也。在今西安城之東門外，有呼景龍池坊之所。觀其池之形勢，接近東郭城壁，而較滻水長窪地稍低，見及龍首渠古跡。其西北略高，有馬王廟關帝廟龍王廟等三廟。旁有明代嘉靖年間重修之秦府龍王廟碑，與遊興慶池跡之碑碣，其上明記此處爲興慶宮址焉。龍王廟前面，土地平坦，其西南爲陷沒狀之低地，與龍首渠遺跡相通。蓋卽興慶池遺跡，在其周圍之斷崖面，堆積唐代瓦磚破片甚多，是以得想像其週繞此池之北者爲南薰殿，南者爲五龍壇，東者爲交泰殿，西者爲興慶殿。又沈香亭因在龍池東北，故今之龍王廟，正爲沈香亭遺址，至廟前平地，當卽開元年間種植牡丹之處也。

## 六 沈香亭之宴樂

如前所述，興慶宮爲玄宗太子時之住宅，天寶年間，明皇借貴妃行幸於沈香亭，賞鑒芍藥。宴酣之際，遣李龜年，以金花箋徵李白賦詩。其時李白正醉臥於長安街之某酒家，應詔立賦清平調三章以獻。

### 其一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 其二

一枝濃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

常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沈香亭北倚欄干

龜年歌之，帝親吹玉笛以和。貴妃手捧玻璃七寶之杯，淺酌葡萄酒，笑領新調之歌意。此種情景，後世畫家如明仇英與唐寅等，大揮其名筆以描寫之，爲追懷盛唐榮華絕好畫題也。

第二 驪山之華清宮

一 驪山

驪山高約二千尺，山爲礫岩質，上覆黃土層，全山灌木茂盛。昔周幽王溺愛褒姒，爲博其一笑之故，曾在此山戲舉烽火，以誑天下諸侯，終致傾覆社稷，今名驪山之最高峰曰烽火臺，所以遺臭萬年耳。又巔上有老君殿，中置老子石像，爲精巧大理石之彫刻，確爲唐朝之遺物也。

二 華清宮之今昔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西紀六四四）曾置溫泉宮於此處，後至玄宗天寶六年（西紀七四七）改稱華清宮。自太宗以後，歷朝帝皇行幸於此者甚多，尤以玄宗時代爲最盛。其時曾植木於山，賜邸宅與羣臣百僚，大築宮殿樓殿。山週繞以溫泉互谷並麓，共具六門十殿四樓二關五湯之偉觀，以此綺麗金碧與綠葉相映，極盡其盛唐之豪奢。

每年十月，玄宗例幸後宮，幸於華清宮。歲盡始返長安。至其御湯九龍殿，爲玄宗寓處，浴室周圍，砌以白玉，階段上刻魚龍花鳥之浮彫。設立白玉彫刻蓮花一雙於浴槽中央，其上噴出清澄泉水，雜以碎玉。此卽所謂蓮花湯是也。又芙蓉湯，爲貴妃浴處，卽長恨歌中所詠：「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之處也。有名之長生殿，爲沈潤清音和馴鹿哀聲之城，此卽天寶十年七月七日夜半無人時，明皇與貴妃起誓天長地久不變，比翼連理之盟之私語處也。自經安祿山亂後，俱歸頽廢，無由再見其盛況，徒爲唐代詩人寄感慨之詩料而已。

華清宮

唐杜牧

寒葉翻紅萬樹霜

玉蓮開盡暖泉香

行雲不下朝元閣

一曲淋鈴淚萬行

過華清宮

唐杜牧

長安迥望繡成堆

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

華清宮

唐崔櫓

草遮回磴絕鳴鑾

雲樹深深碧殿寒

明月自來還自去

更無人倚玉欄干

華清宮

唐崔櫓

門橫金鎖悄無人

落日秋聲渭水濱

紅葉下山寒寂寂

溼雲如夢雨如塵

過驪山

唐孟遲



冷日微烟滑上秋

華清宮樹不勝愁

霓裳一曲千門鎖

白盡梨園弟子頭

若是唐代遺跡，後世悉皆埋沒，至現今之華清宮，乃清代乾隆以後所建築者。因此溫泉亦與往昔不同，今由蓮花湯魚湯太子湯香湯盤湯等五湯而合成。蓮花湯爲主要泉源，想與唐代蓮花湯處同一地位也。浴槽爲大理石砌築，上部爲穹窿形堆積磚瓦之亭榭，顏其額曰：「華清池上夕佳樓」。在此前面之柱礎上，刻有優麗之蓮花座，得以確認爲唐代之遺物焉。按蓮花湯流出於外再導入前房內，與太子湯魚湯相合。然後更放出至牆外者，乃爲瀟瀟，卽爲盤湯，以供賤人牛馬等洗濯之用。香湯爲後世偶然掘得者，據聞其地位與唐朝之芙蓉湯相當。

### 第三 章曲及杜曲與曲江

#### 一 章曲與杜曲

長安城南，甚多附有「曲」的名勝。按「曲」，似因地勢之變化，饒有風景，卽隈或隅之義。章曲在西安城南二十里少陵原西端，爲唐代章安石別墅林石花亭處也。杜曲在章曲東十里少陵原之東南端，卽樊川北岸之高地。此地相距終南山僅二十里，有樊川御宿二川，流瀉其間，芳草茂盛，尤饒雅趣。如杜甫詩中之「杜曲花光濃似酒」。「章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等句，皆爲描寫此地之濃艷春色者。其在唐代，多貴顯別墅，且爲長安人士遊散之區，卽在今日，猶爲桃李勝地，暮春之際，滿目紅白，雅客驅馬曳

杖來遊者甚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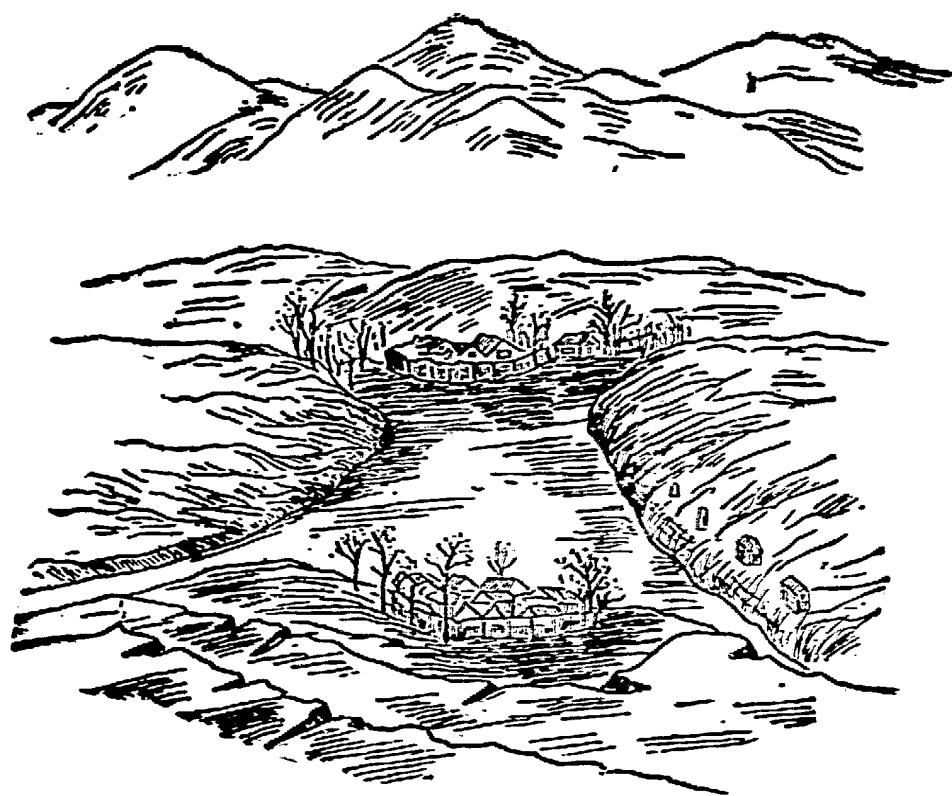
## 二 曲江

章杜二曲之雅趣。在中國北方黃土之處，極爲罕見者。至言曲江景緻，更於自然美上添加數倍之人工美焉。地處城外，脫離塵俗，然以接近城之東南隅，故與長安中心之熱鬧處，相隔不遠。且地址高燥，青林重疊，在江水澄清之上，芙蓉盛開，實爲帝都之第一勝景。是以秦稱之曰墜州，漢呼宜春下園，蓋夙卽清遊之地也。漢武帝屢幸此處，隋文帝尤贊賞其風致，改稱芙蓉園。洎乎唐初，復名曲江，或仍呼芙蓉園。惟曲江爲池之名勝，而芙蓉園係指其西北多芙蓉也。開元年間，大行疏鑿與改修，更開黃渠，導滻水之上流於此。於是建紫雲樓彩霞亭等樓閣於西南岸，其他殿樓亭榭，亦俱臨水，煙水與百花柳楊相交，備極明媚。在江中近西岸之處，有名漢武泉者，四時皆有清泉湧出。旱魃之際，例必在此祈雨。按曲江有二支流。一爲北流，經教化立政二坊，而至昇道坊之龍華寺境內；一爲西流，由青龍通善進昌三坊而達慈恩寺前。就今觀察此二流痕跡，猶歷然可辨也。橫斷於慈恩寺門前之一部古渠，常多滯水，由此得追懷當年之面影焉。曲江附近，復多名勝。其北原，卽所謂樂遊原，賈島曾隱於此，卽詠「行坐見南山」之處，其西方有杏園及芙蓉園，俱負盛名。

## 三 曲江之遊樂

曲江不僅供給隋唐諸帝臨幸觀賞，且爲雅客騷人消遣之地，如杜甫以及其他唐代詩人，對曲江俱多歌詠佳

作也。所謂曲水流觴，似行於黃渠之緩流水邊，惟此爲各地水邊所行之優雅行樂，固不僅限於此處。蓋曲江遊樂，以此種地理的開雅，由王侯貴人迄至庶民雜人，互競豪華，各盡歡樂，其熱鬧達於極點。尤以在開元改修之後，遊覽者更多。在每月晦日，三月上巳，九月重陽等時節，最爲雜沓。每年上巳日，皇帝例必親率宮嬪，幸臨此處，賜宴公卿百司。此日，岸堤結綵幃，以與翠柳相映，而池中綵舟，乘載三師三公宰相省官翰林學士等顯官，歡聲傾動四鄰。玄宗與垂簾之楊貴妃顧而樂之，至於庶民，亦可各攜娼妓，在旁觀賞，誠所謂不問倡優縉黃，齊集一地。京兆府復大張筵席，與長安萬年兩縣，互競豪華。商賈則



(山南終望而池隱)圖形地江曲 圖五一第

陳列奇貨麗物於市中，富豪以名花舖於道上，而少年進士，衣盛服，跨肥馬，子弟從僕整列前導，揚長而行。長安城內，鮮車健馬，摩肩擊轂，無不錦繡珍貴，此種窮奢極侈之情最，誠盛唐空前之榮華佳事也。

#### 四 曲江之衰微

哀江頭

唐杜甫

少陵野老吞聲哭

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

細柳新蒲爲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

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裏第一人

同坐隨君待君側

兼前才人帶弓箭

白馬嚼嚙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

一箭正墮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

血污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深

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落處

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

欲往城南忘城北

按杜甫爲少陵原人，安史亂後，潛至曲江，哀此景色之衰微而感慨時勢之推移耳。俟後開元盛事，不能復見，宮殿亭榭，亦淪頽廢，是以閱讀其後乾元元年（西紀七五八）之「曲江陪鄭南史飲」「曲江二首」「曲江對酒」「曲江值雨」等杜甫詩，其追懷故鄉風光映於言表。復因詩中常有柳陰碧波菰蒲蔥翠等語，故推知在荒廢之中，尙見滿滿江水，以爲好事家雅客等賞芳辰，玩清景之閑地焉。文宗覽及杜甫詩，慨然以復與自任，於太和九年（西紀八三五）濬池溝，修蓋紫雲樓彩霞亭，更飭有司建亭館，模倣故例，每歲於此處賜宴臣僚。但終難比擬開元天寶

之盛況。及至唐亡，乃斷黃渠，池底乾涸，化爲田園。漢武泉亦歸湮沒，僅於春秋積雨之季，略見湧出。今日至其遺址，苟欲尋訪昔時豪遊遺跡時，見有直徑一里許之圓形凹地，蓋卽池底。黃渠，在曲池東北而向東南，爲一闊及三十餘尺長數里之殘跡。又江頭西北岸上，隆起之古冢，高墩頗多，古色瓦礫觸目皆是，不禁惹人回想盛唐情景焉。

#### 第四 咸陽之渡頭

##### 一 咸陽橋

步出西安府城西門，西行四十里，達豐水清流處，則牌樓優雅之豐橋，儼然在望。渡過此橋，卽至咸陽渡頭。見對岸咸陽城，倒影渭水中。背後，則有無數漢陵，崢嶸屹立。河幅依季節而異，惟據西蘭鐵路本線技師之實測，計一千八百呎。漫漫濁流之上，橫有方形平底之渡船。咸陽城比之西安府城，面積約小四分之一，固非昔日秦之咸陽也。蓋大秦咸陽城之遺蹟，在今縣城東方二十里之處。自秦漢以來，呼此地爲杜郵或渭城，卽長安通達西方諸國之渭水渡頭也。漢時，架設橋梁，名曰便橋或便門橋，爲至茂陵必經之地。唐時稱之曰渭橋或咸陽橋。蓋長安東有灊橋與灊橋，西有豐橋與渭橋，是由長安西去者，照例送至此地，以表惜別。開元天寶之頃，因與西域交涉漸繁，此處所演悲劇甚多。如杜甫之兵車行，卽當時之實感也。

兵車行

唐杜甫

車轆轤 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 哭聲直上千雲霄 道傍過者問行人 行人但言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 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裏頭 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  
 千村萬落生荆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 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  
 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 役夫敢伸恨 且如今年冬  
 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 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  
 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 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  
 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 天陰雨溼聲啾啾  
 安祿山之亂，玄宗走蜀，途過此橋後，楊國忠以卑怯毀之藉阻賊軍迫擊，惟玄宗復悔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他如王維之送元二使安西詩尤負盛名。

送元二使安西

唐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其曲調淒壯之至，據傳昔日和笛歌唱此詩，以迫於情而笛裂云。然後世送客者，稱陽關三疊，卽三唱此詩也。所謂三

疊者，三唱末句之調。由此設想唐代往來東都者，至灊亭橋上，折柳相贈之情景，與送別驀死西域沙場者之情緒對照之得察知其世態人情矣。

## 二 渭水之三橋

查唐代之渭水上，計有三橋。咸陽橋爲西渭橋；日本僧人圓仁所過櫟陽之渭橋，爲東渭橋；又在咸陽城東二十里處者，則爲中渭橋。此橋又名橫橋，或曰橫門橋。該地原爲秦咸陽城之故址，始皇帝夾渭水築咸陽橋，卽架造關道渡天漢之橋處也。渭橋遺跡，至今猶存，惟中渭橋之位置，屢屢變遷，據開漢中頃及唐代時，更往東方移轉，在陽陵之南云。惟此，在今已無法探求。三渭橋之長度及其構造，亦不明瞭。在咸陽與高陵兩處，渭水之河幅互異，惟據圓仁之入唐求法順禮行記卷三中載：「渭水闊一里許。橋闊亦爾」。而長安志卷十三中，引據三輔黃圖之文曰：「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漢尺〕故現在得大體推測其河幅爲一千八百呎也。秦咸陽城所架之渭橋，固不明瞭，惟漢唐時代之渭橋，似不甚廣闊堅牢。按現今之灊橋灊橋豐橋，皆係石造，惟在當時渭水上，是否有架石橋之技術，當屬疑問。大約原爲木造，屢罹兵燹水難而改造者也。迨至漢末董卓入關中時，聞卽燔棄矣。然則以屢屢變遷，唐末以降，其形跡，已全不可得。清光緒三十四年（西紀一九〇八）十月，達賴喇嘛參覲北京政府時，因欲通過其行列，故在咸陽之渡頭，架造木橋，惟其後不久，卽歸流失。由此可知漢唐時代之渭橋，決非若是敷衍性質之臨時橋梁也。

## 一 宛轉蛾眉馬前死

長安遺跡中，傳記玄宗之艷史者甚夥。以其沈醉於驪山榮華，沈香宴樂，曲江豪奢中，而久忘天下兵革之事，故一朝安祿山亂起，二十四郡遂拱手而讓。玄宗與楊貴妃姊妹倉皇出宮門西走，日既亭午，甚感飢渴。皇孫以麥豆混和糲飯中，手掬而食，猶不能飽。帝僅食胡餅，飲馬於馬跑泉（泉在興平縣東二十里，現在水邊存有殘埋之小碑，上有「唐王馬」三字）。爰至馬嵬驛。馬嵬驛在今興平縣西門外二十里處，爲橫跨渭北高原之小驛也。此時六軍皆疲憊，不得食物，將卒憤怒，達於絕點。於是殺楊國忠，斬韓國秦國兩夫人。玄宗雖親自慰諭兵士，亦未見效。大將軍陳元禮迫帝縱貴妃，瘞其屍於道北之坎下，屢從將卒始漸息怒，旋趨鎮定。玄宗由蜀歸時，至此低回不忍去。君臣掩面泣，沾衣盡溼。玄宗欲厚葬貴妃，而禮部侍郎李揆諫之，略謂楊國忠負上招亂，故將士憤怒，爲天下計而誅之，今若重葬楊貴妃，勢將危及陛下云云，玄宗無法，祇得聽之。

## 二 楊貴妃之墓

在馬嵬驛之西郊，卽扶風街道之右（左）側，有一記：「唐楊貴妃墓」之小碑。距此而登數十尺之石階，有一高及丈餘之家。家前有畢沅所建之石碑，上標：「唐元（玄）宗貴妃楊氏墓」。家之周圍，繞以土牆，內植老柏，寥寥數株。家前有祠，內有傭婦二三，居此奉祀。堂壁上，刻有唐宋名士吊詩甚多，明清諸家之作可讀者亦復不少，惜未能一一錄之。



馬嵬

唐李商隱

海外徒聞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聞虎旅鳴霄柝

無復雞人報曉籌

此日六軍同駐馬

當時七夕笑牽牛

如何四紀爲天子

不及盧家有莫愁

長恨歌

唐白居易

漢皇重色思傾國

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

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

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

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

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

芙蓉帳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閒暇

春從春遊夜專夜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粧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

麗宮高處入青雲

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慢舞凝絲竹

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

千乘萬騎西南行

翠華搖搖行復止

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

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

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而救不得	回首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	雲棧縈紆登劍閣
峨眉山下少行人	旌旗無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	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	夜雨聞鈴腸斷聲	天旋地轉回龍馭	到此躊躇不能去
馬嵬坡下泥土中	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沾衣	東望都門信馬歸
歸來池苑皆依舊	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	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夜	秋雨梧桐葉落時	西宮南苑多秋草	宮葉滿階紅不掃
梨園弟子白髮新	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	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鐘鼓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	鴛鴦瓦冷霜華重	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	魂魄不曾來入夢	臨邛道士鴻都客	能以神致魂魄
爲感君王展轉思	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風馭氣奔如電	升天入地求之徧
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茫皆不見	忽聞海上有仙山	山在虛無縹緲間
樓閣玲瓏五雲起	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玉貞	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	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	九華帳裏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	珠箔銀屏遞迤開	雲鬢半偏新睡覺	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	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	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裏恩愛絕	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	唯對舊物表深情	細合金釵寄將去
敘留一股合一扇	敘擘黃金合分細	但令心似金釵堅	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	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	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盡期

## 第九章 著名之道觀

### 一 景龍觀

景龍觀係唐中宗景龍年間所建，後於睿宗景雲二年（西紀七一—），復鑄景龍觀鐘，上刻御撰御書之銘。開元二十九年（西紀七四—），玄宗夢見老子像，而遍求於天下，後於整屋縣聞仙谷中，獲得三尺許之老子玉像，爰將此安置於景龍觀之大同殿內。玄宗爲紀念此事，改景龍觀曰迎祥觀。然在長安志中，對於景龍觀迎祥觀，並未記載。

### 二 迎祥觀與景龍觀鐘

迎祥觀在現今西安城內廣濟街按察使署之西，係因襲唐景龍觀而名者，爲三層之高樓。雖甚頹敗，然樓上猶絕掛此景龍觀鐘。觀門嚴扃，非得當局特許，不能入內參觀。觀內立有明代成化弘治間重修之碑碣，惟碑面字跡已磨滅。又右側有道光重修碑，敘述此鐘概況。

#### 重修迎祥觀鐘樓碑記

迎祥觀銅鐘，重三百餘鈞，唐景雲辛亥年鑄，上有序銘，睿宗皇帝所製也。其辭典雅可誦，書法尤古秀圓勁，寓

篆隸於楷法。相傳謂，命工揚之，藏襲者可以避水火，其見尊信於人如此。凡物至于千餘年，雖片瓦殘碑，猶愛惜而珍異，而況鐘之爲器，製古而鉅，又託於道，慕顯靈之所爲，歷世帝王之所重，鬼神且呵護之，人其敢忽視之哉。明洪武間，移置於樓，樓三層，高十丈許，鐘懸於上層中央。順治八年重修，有碑記，而字跡剝落，略可識認者，才十之一二。其時尙以司晨暮，聲徹域內外甚遠。今常以屈戌守樓之門，蓋不叩不鳴者久矣，比諸僊靈之像而供奉焉。其見敬慎寶護於人人如此。夫物之足重於世，歷千百年來，樓之垣宇囊橐已不復完好，將傾壞漏益不可支，其所以敬護之者安在乎？戊申歲，余任長安，蒞而治之，期於牢固，不務華也。十月中旬，施手，閱兩月竣工，乃爲文以記於右。

卽用知州，知長安縣事，李文瀚撰文，侯補知縣，軍功賞戴藍翎，江開書丹並題額。

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嘉平月 上吉建

鐘高四尺四寸，直徑三尺三寸，厚三寸五分。據金石萃編卷六十九所載之寸法，失之過大。鐘面上刻縱六橫三之蔓草花紋。又依現今位置，東面爲鳳凰，南面爲獅子，俱係典雅之浮彫，惟其北面彫刻，則不明瞭，西面爲睿宗御書之鐘銘。在其他鐘面，僅於對角線與其交點處，配合四乳頭。試用手輕敲之，恰微聞幽蓬之音焉。

### 三 景龍觀鐘銘

鐘銘爲縱一尺九寸七分，橫二尺一寸五分，共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計二百九十二字。署名雖不明顯，惟斷定爲睿宗之御撰者，因銘中有「朕翹情八素」之句，且末尾之年紀爲景雲二年（西紀七一）故能推知。又因與睿

宗御書之孔子廟堂碑及順陵碑類等比較，其書體完全相同，是以斷定此銘爲其御書，前人已有定論矣。然孔子廟堂碑，五代時已經重刻，順陵碑毀於萬曆地震，故現今殘存之睿宗御筆，僅此鐘銘耳，殊屬可貴。字體楷書，含八分之遺意，處處夾雜篆體，觀此當能聯念隋開皇年製之曹子建碑。此書體，迄至初唐之際，猶屢行於造像銘等之上，惟自開元以後，漸用新書法，遂失此含有古意之文字。又在干支，雖爲辛亥金，癸酉金，丁亥土，但辛亥之納音，爲釵釧金，癸酉爲劍鋒金，丁亥爲屋上土，故列記干支與納音也。蓋以干支配合年月日者，乃金石文慣例，惟更於其上，列記納音。可知此種書法，亦係時代之一種風尚耳。

#### 鐘銘中記：

自茲千歲。從今億春。懸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辰。

可知當時以之作爲長安之辰鐘者。順治碑中，記曰：

其時尚以司晨暮。聲徹城內外甚遠。

然則迄至順治之頃，朝暮猶撞之使鳴。再觀道光二十八年碑載：

今常以屈戌守樓之門。蓋不叩不鳴者久矣。比諸僊靈之像而供奉焉。

至此，方視作神靈而供奉之。故在今日，欲得此銘之拓本，實非易事。拓工須秉命當局，製造拓本，然後蓋以當局之印章。例須納稅方能邀准。因此，凡此拓本上無此官署印章者，概爲僞本。又傳藏得朱拓者，可免水火之難，其被人尊崇，

有足多者。

四 玄都觀

觀在西安城南門外，大興善寺西，門上懸額曰「玄都觀」。相傳此即唐代玄都觀舊址，惟不見考證資料。隋開皇四年（西紀五八四）文帝依併用道佛兩教之意思，與靖善坊佛教興善寺相對，而建道教玄都觀於崇業坊。唐時，兩教並立於長安城內，互放異彩。此事在長安志中，亦曾載及，故此地為隋唐玄都觀之遺址，無容疑義。按玄都觀為唐時桃花勝地，長安人士遊覽之區也。遊抵此地，常能聯念及詩人劉禹錫，蓋此二者具有深切之關係焉。

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唐劉禹錫

紫陌紅塵拂面來

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

盡是劉郎去後栽

此為劉禹錫假托桃花以諷新進輕佻之政教者，不幸彼即因此獲罪，貶為連州刺史。十四年後，宥歸長安，時復詠詩一首：

再遊玄都觀

唐劉禹錫

百畝庭中半是苔

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

前度劉郎今又來

五 樓觀臺

在盤屋縣東南二十里處，有黑水湖，其支流田峪川而達閼仙谷。此地即玄宗夢得老子玉像之處，與道教關係

深切，地處終南山北麓，古木鬱蔭。下有田峪川清流，奔流於數十尋之下，遠隔渭水，能望及西安咸陽興平諸府縣。此處有所謂樓觀臺者，相傳卽老子解說道德經五千言之說教臺也。據水經注卷十九載：

就水，北經大陵，卽此吾老洞。有老子首骨石函，土封覆以屋。

惟在今日，大陵老洞石函等痕跡，不復存在。唯在林叢中之小洞內，有一可怪的老子銅像，固不足考據。堂塔碑碣，亦悉爲元明以後之物，惟廟前高大古柏與楷書及篆書之道德經碑，以及記載玄宗時代祥瑞之玄元靈應頌碑等，尙足一觀。要之，此地自元朝以來被尊爲道教之靈場，縱山中一草一石，似俱附有相當之傳說焉。



## 第十章 現存之唐代佛寺

### 第一 大慈恩寺

#### 一 大慈恩寺之緣起

大慈恩寺原爲隋之無漏寺，唐武德年間，已經頹廢，至貞觀二十二年（西紀六四七），高宗在太子時，爲報恩其母文德皇后之故，乃再興此寺，改稱大慈恩寺。此寺在大明宮正南方，高宗每日朝夕，由含元殿遙望而拜。在貞觀十九年（西紀六四五），僧人玄奘由印度歸，居弘福寺專譯經論，其後高宗另在大慈恩寺內，建翻譯院，備鄭重之禮義，以迎玄奘至慈恩之上座。由此，尊稱爲慈恩大師。

#### 二 慈恩寺塔之建立

永徽三年（西紀六五二）玄奘從西域率塔婆之法，請建大石浮圖，高宗懼其難成，代用磚瓦。當時玄奘建立者爲五層，高一百八十尺，俟後因漸破損，長安年間，募捐改造，增其高度。唐岑參之詩句，有曰：「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卽爲今日大雁塔之實景，惟長安志卷八，載「六級崇三百尺」者，就塔之級數與高度言，俱與今日之實況

有異，是何故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載：

（慈恩寺塔）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做西域城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有五級並相輪露盤。凡一百八十八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粒。上層以石爲室。南面有兩碑。聖二載三藏聖教序。記二千。其書卽尙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

以此與現在之大雁塔相較，高度低十四尺，上層亦不見有石室。測其基底，約寬一百四十尺，現在基底方八十四尺之外，繞以幅二十八尺（約五步）之走廊。又見塔前有兩龕，內設聖教序及聖教序記之兩碑，全無異動之形跡，由此可知此塔自創建以來，上層雖多改變，但其基礎及下層，絕無更改也。

現塔高七層，計百九十四尺（實測）。塔基各邊八十四尺，成四方形，花崗石疊積於四面以爲門。各層繞以矮短之簷廊，亦開四門。塔內共六階，由階梯得依次上登。據聞各階原納舍利數萬顆，壁間復多當時名畫，裝飾極盡壯麗云。

三 大雁塔之緣起

唐時稱此塔曰慈恩寺浮圖，而後世以大雁塔名之。至大雁一名之起源，雖不明瞭，惟得想像爲時已久。在大唐西域記第九，摩伽陀國之因陀羅勢羅婁訶山中，有巨娑窣塔婆（雁塔），爲雁投身欲開悟小乘教徒之傳說，想此

記事，即大雁名稱之出處也。

四 大雁塔上之遊覽

大慈恩寺在唐長安進昌坊之東半部，占地甚廣，內建院十餘。由進昌坊邊界南迄曲江，其間人煙稀少，猶未形成街衢。其地雖處城內，但為水竹深遠之境，富有自然景色。是以登臨此塔，佳趣橫生。南與終南山對峙，東望近處之杜陵，在北，俯視脚下坊衢中豆人寸馬之來往，遠迄渭上之灑陵，嵯峨九疊梁山，俱得收入兩眸，此色此景，西都實無雙也。景龍三年（西紀七〇九）重陽節，中宗登慈恩寺之浮圖，賜宴羣臣，學士詞臣，獻菊花酒上之賦，以為頌和。又杜甫高適岑參等，曾相偕至此，清遊賦詩，亦為有名之話題，當時三人所賦之詩，俱為描寫慈恩寺塔之實景者。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唐杜甫

高標跨蒼穹	烈風無時休	自非曠士懷	登茲翻百憂
方知象教力	足可追冥搜	仰穿龍蛇窟	始出枝撐幽
七星在北戶	河漢聲西流	羲和鞭白日	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	涇渭不可求	俯視但一氣	焉能辨皇州
迴首叫虞舜	蒼梧雲正愁	惜哉瑤池影	日晏崑崙丘
黃鵠去不返	哀鳴何所投	君看隨陽雁	各有稻梁謀

同諸公登慈恩寺浮圖

唐高適

香界泯羣有

浮圖豈諸相

披拂欣大壯

言是羽翼生

道出虛空上

頓疑身世別

宮闕皆戶前

山河盡簷向

秋風昨夜至

千里何蒼蒼

五陵鬱相望

秦塞多清曠

輸效獨無因

斯焉可遊放

末官知周防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

唐岑參

塔勢如湧出

孤高聳天宮

磴道盤虛空

突兀壓神州

崢嶸如鬼工

七層摩蒼穹

下窺指高鳥

俯聽聞驚風

連山若波濤

青槐夾馳道

宮館何玲瓏

秋色從西來

五陵北原上

萬古青濛濛

蒼然滿關中

暫將桂冠去

覺道資無窮

勝因夙所宗

五 大雁塔之重修

唐時，長安人士來遊此處者極多，尤以春季，遊客接踵於道。每年進士及第者，例必張宴於曲江，登慈恩寺之塔，各題姓名年月於壁上，以資紀念。此卽宋元明清歷代所傳進士題名故事之起源也。洎乎唐亡，長安凋落，慈恩寺之堂宇，遂亦頽毀。所餘者，惟大雁塔，與塔壁歷歷可辨之唐人手蹟而已。試觀北宋元祐元年（西紀一〇八六）張禮之遊城南記中載：

東南至慈恩寺少遲，登塔觀唐人留題，倚塔下瞰，曲江宮殿，樂遊燕喜之地，皆爲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由此可知迄至北宋末期，大雁塔內唐人之手蹟，猶歷然存在，惟時至今已難辨認。明萬曆中，尙書溫純重修之，大施土木，塔內設梯階，得登臨其頂。因此，大雁塔慈恩寺侍此整頓，而得維持其現狀。卽在今日，猶能遨遊塔上，傾聽高翔家鶴之鈴聲，遍傳於長安之朗空者，皆其賜也。

#### 六 彌勒菩薩之石像

現今慈恩寺，除大雁塔外，無傳存唐代面目之遺物。寺前雖有石碑十數，然皆明清之物。至於大雁塔，上層已經幾多變革，而內部亦屢加修葺，故其保存唐時之面目者，唯塔之基底耳。今就此塔觀察，可注意之遺物有三。其一爲等身之彌勒菩薩石像。作品雖別無足取，惟像身爲白大理石之圓刻，判定確爲唐物。現今拋棄於北門內黑暗處，人多忽視之，殊覺可惜。

#### 七 大雁塔楣石之陰刻畫

其二爲四門大理石之弓形門，上鑲精巧陰刻之佛像。但東北二門，已爲泥土凝閉，不能辨認，南門亦甚破損，無從鑒賞，就中唯西門保存完好，得明顯認識之。弓形門計長三尺六寸，寬二尺四寸，全面皆爲精巧密像，陰刻祇園精舍中釋迦如來說法之情景。畫中非印度之建築，乃描寫中國當時之形式，故得爲研究建築式樣之好材料。堂宇有迴廊，用圓柱組斗拱，在雲形欄間之四注屋脊，舉葺瓦之鷄尾，是以細察佛菩薩面貌，與衣紋等，發見其與日本法隆寺之金堂玉蟲厨子等構造，並其時佛像佛畫，一致之處甚夥，實引人深趣焉。唯明代之遊客，不知保存，在其上鑲刻無謂之文字，因此畫面被損者不少，誠可惜也。

#### 八 聖教序碑及聖教序記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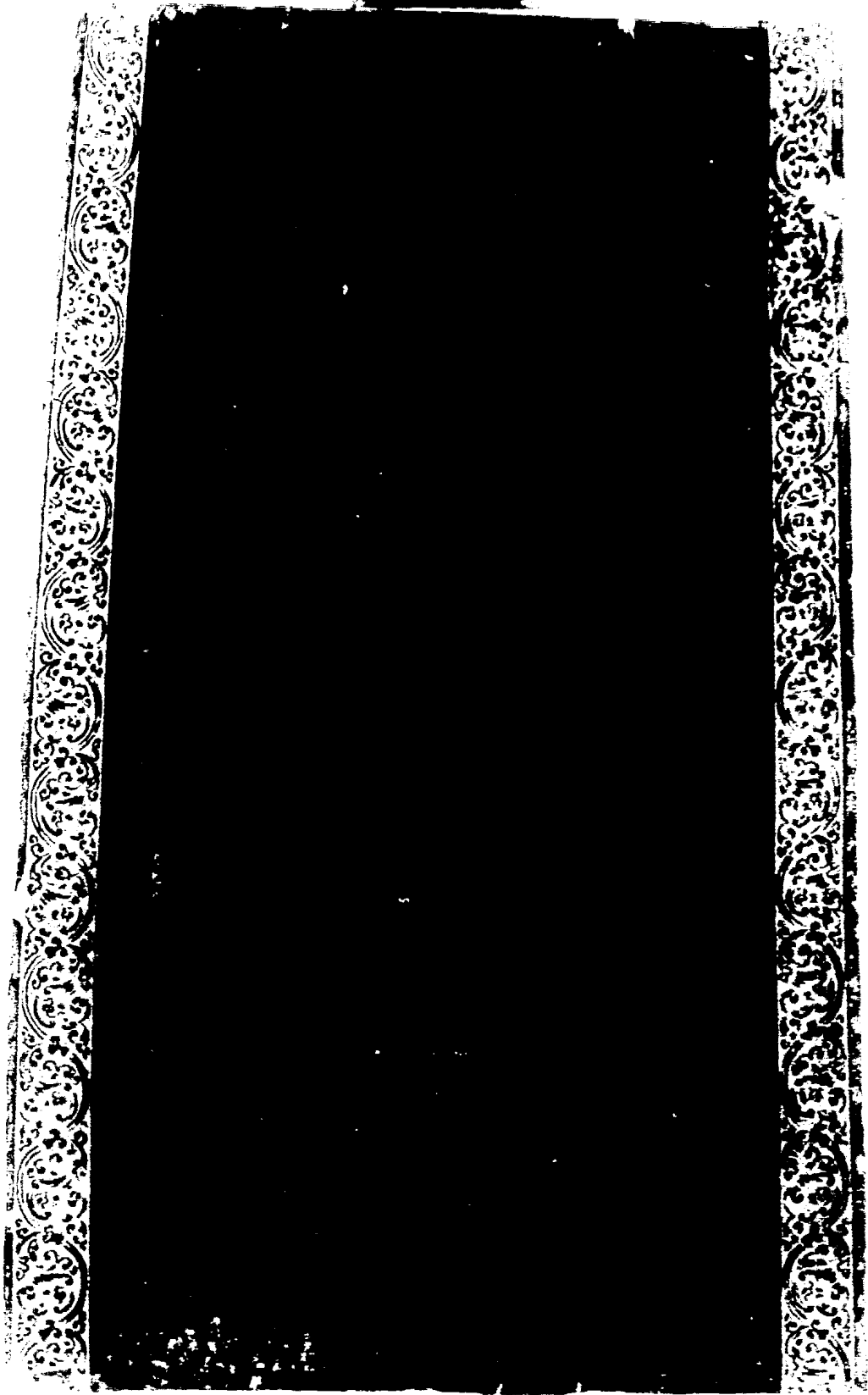
其三爲大雁塔南門左右龕內之石碑。左龕內爲永徽四年（西紀六六三）十月中書令臣褚遂良所書太宗御撰之三藏聖教序碑；右龕內爲永徽四年癸巳十二月十日高宗御撰之三藏聖教序記碑，上署「尚書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右龕內之碑，因欲與左碑相對，故採自左向右讀之體裁。兩碑皆全長九尺四寸，碑文部分，高四尺九寸，寬三尺一寸，在碑冠下部，銘有佛菩薩四天王，碑底則刻天人舞樂之圖。碑之左右，刻有蔓草邊緣，皆有豔麗，碑文遒健逸雅，誠得發揮褚遂良書法之真面目，所謂「波拂如鐵線」者是也。使後人玩賞褚氏筆蹟，留連不置。然關於此碑題銜，附有疑問，有認係後人之補筆，甚則牽及此碑之真偽焉。按褚遂良於貞觀二十二年（西紀六四八）任中書令，太宗崩後，永徽元年（西紀六五〇）貶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西紀六五二）復召

遷，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九月壬戌，於張行成死後，十三日即九月甲戌，繼任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試與聖教序碑中所記：「永徽四年（西紀六五三）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褚遂良書。」實不一致，故判其為後人誤記。惟可解釋褚遂良謹書太宗御撰，自應署其御撰當時之官名。次據新唐書宰相表，雖記：「永徽四年九月甲戌褚遂良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壬戌（張）行成薨。」然聖教序記碑載：「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丁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褚遂良書。」以左僕射誤記右僕射。但決不致誤記自己之官名者，故有人認為他人偽作。褚遂良承張行成後為右僕射，在新唐書高宗本紀褚遂良傳等書上，俱明載之。新唐書宰相表若倒記左右僕射，則張行成與褚遂良之事實遂相反，正確應為：「九月壬戌張行成薨，甲戌褚遂良為尚書右僕射」。若是，則此碑所記，毫無疑義之餘地，故可斷定前述之問題，乃表面之觀察也。

### 九 碑林中之三藏聖教序並序記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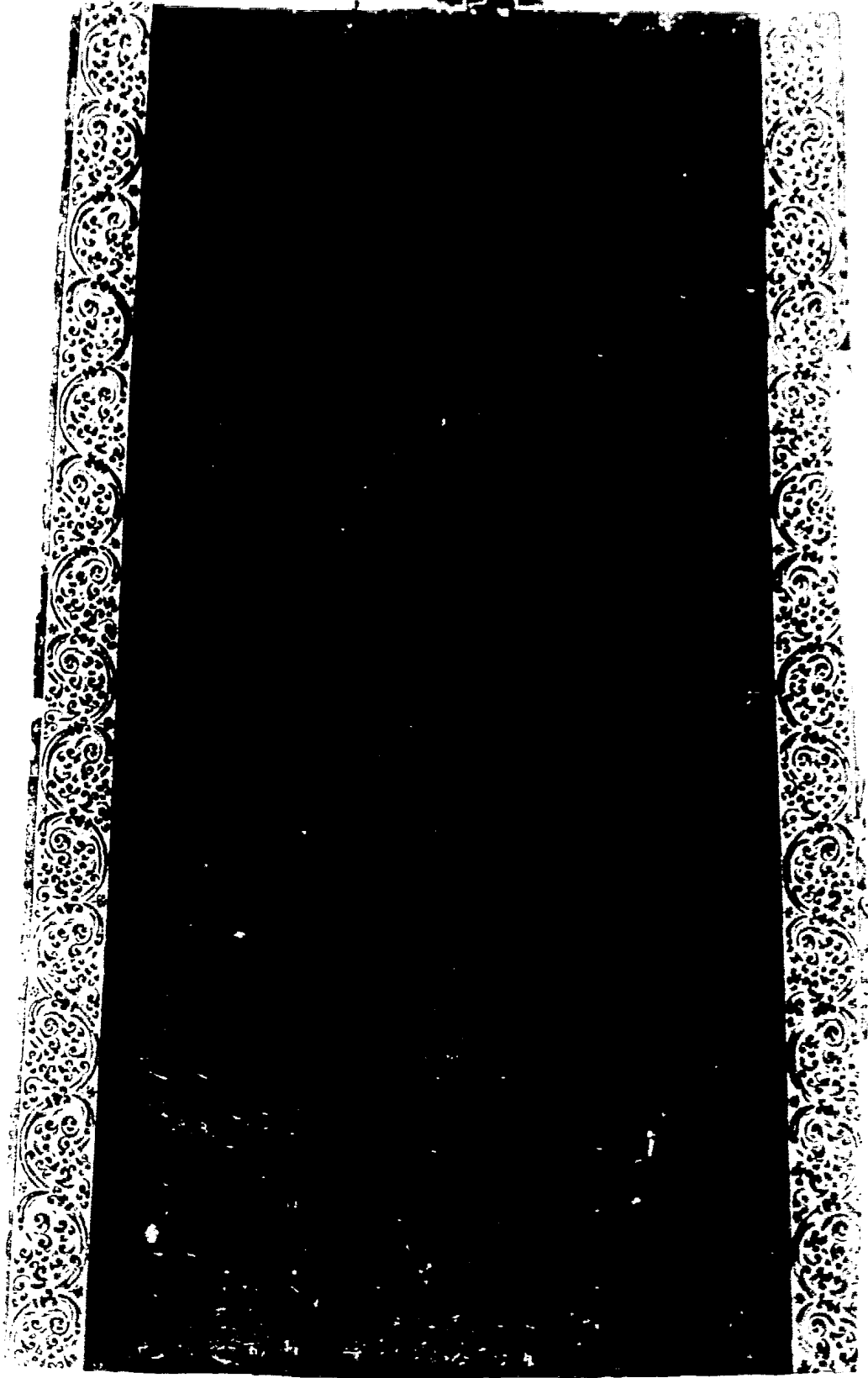
查聖教序及序記，貞觀二十二年（西紀六四八）玄奘由弘福寺為慈恩上座時，曾上表太宗及皇太子，請賜翻譯經全部之總序，太宗即准其請，惟添答勅於序文，太子亦賜牋答於序記，玄奘深以為榮，再上謝序表。此時弘福寺座主圓定，請以此刻於石，亦蒙敕許，於是其寺僧懷仁集擇王羲之之書法，以記聖教序並序記及敕答牋答，復以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刻載石上。咸亨三年（西紀六七二）十月，始行建立。此碑現存西安城之碑林中。碑文高可七尺，寬三尺一寸，碑冠及下部，彫刻七佛像，甚精巧，碑側模紋雄偉，尤足驚歎。蓋當時集擇王羲之之筆跡之風，盛為流行，惟

大唐三藏  
聖教之序





東坡詩集  
卷之三



此碑所集錄者，俱酷似羲之真跡，而博得書林之推許焉。

一〇 同州府之褚遂良書聖教序及序記碑

此碑僅將聖教並序記之本文，彙刻於一碑，上記：「龍朔三年歲次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文字頗遒健，故石墨鐫華卷二，評論曰：「（慈恩本）似不及同州本」或「（同州本）似勝慈恩本」。但詳細比較此兩碑，不能認作同一人之筆蹟也。書體與碑之構造，劣於大雁塔，終難比擬。且褚遂良在永徽元年（西紀六五〇）貶爲同州刺史，一年後始召還，顯慶三年（西紀六五八）卽客死愛州，故推算龍朔三年（西紀六六三）已在褚遂良死後之第五年。其非真筆蹟可知。按前二碑雖與慈恩寺無直接關係，惟與慈恩寺之聖教序及序記碑具有間接關係，且此二碑，爲關中傳存唐碑中最著聞者，故在此附記之。

一一 大雁塔年表

關於慈恩寺並聖教碑之年代問題，因頗複雜，茲特條記一覽表，以資明瞭。

貞觀十年（西紀六三六）文德皇后崩，葬於昭陵。

貞觀十九年 玄奘由天竺歸弘福寺，翻譯經論。

貞觀二十二年 皇太子爲報恩文德皇后之故，建立大慈恩寺。

皇太子請玄奘爲慈恩上座。

貞觀二十三年

褚遂良爲中書令，太宗爲玄奘作聖教序，皇太子作聖教序記。  
太宗崩。

永徽元年（西紀六五〇）

罷褚遂良中書令，貶同州刺史。

永徽三年

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玄奘造慈恩寺浮圖。

永徽四年

九月張行成卒，褚遂良代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月，建立聖教序碑，十二月建立聖教序記碑於慈恩寺塔內。

永徽五年

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

永徽六年

罷褚遂良，貶潭州都督，以武氏爲皇后。

顯慶二年（西紀六五七）

建立王行滿書聖教序及序記碑於洛陽。

褚遂良轉任桂州都督，尋貶愛州刺史。

顯慶三年

褚遂良客死愛州。

龍朔元年（西紀六六一）

玄奘法師寂。

龍朔三年

建立聖教序及序記碑於同州。

咸亨三年（西紀六七二）弘福寺僧懷仁集擇王羲之書蹟，刻聖教序並序記碑。

## 第二 大薦福寺

### 一 大薦福寺之緣起

大薦福寺在西安城南門外，南三里。文明元年（西紀六八四）高宗崩後百餘日，則天武后爲高宗，建立大獻福寺於開化坊內，度僧二百人，置此寺內。及至天授元年（西紀六九〇）復大加營飾，改稱薦福寺。當時寺運甚盛，神龍以後義淨三藏之翻譯，悉成於此寺者。義淨於咸亨二年（西紀六七一）三十七歲時，欽慕法顯玄奘之壯圖，乃遊學印度。費時二十五年之久，經歷三十餘國，證聖元年（西紀六九五）回返洛陽，神龍二年（西紀七〇六）入長安薦福寺翻譯院，在茲翻譯經典計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另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其後開成六年（西紀八四一）三月十日，日本求法僧圓仁，來訪此寺，禮拜佛牙樓，據云見及翻譯院義淨三藏之影像及壁畫焉。

### 二 大薦福寺之浮圖卽小雁塔

中宗景龍年間，宮人輩各自出錢，於安仁坊西北隅，建立十五級高三百尺之浮圖。因其與慈恩寺之大雁塔相對，故後世稱此塔曰小雁塔。薦福寺自唐以後，屢罹兵燹，完全荒廢，惟小雁塔與大雁塔相並立，至今猶儼然存在也。

不過其上層二級，業已頽塌，幸以下之十三級，猶見完整。塔基形方，頗狹，各邊僅三十七尺五寸，高約百二十八尺。所謂高可三百尺者，恐即百三十尺之誤。據塔下重修薦福寺塔記碑所載，宋政和六年（西紀一一一六）傳法沙門加以重修，恢復舊觀。相傳至明嘉靖乙卯三十四年（西紀一五五五）因大地震，使塔壁中部，生一大縱裂，其後復逢嘉靖癸亥四十二年（西紀一五六三）之地震，裂縫又能接合。在今猶見及由塔頂至基有縱裂痕。觀此孤塔屹立於風雨中，憂其行將崩折，然屹立至今，得傳其千古之形跡，殊覺奇異。塔內無階梯，沒由登臨。在南北入口之黑大理石弓形門上，見有陰刻蔓草花紋與天人供養圖像。形具唐代獨特流麗之氣概，惟惜爲明清時代遊覽者任意塗刻，毀損大半，誠爲可惜。

### 三 鐘樓與關中八景

在寺前鐘樓內，懸掛大鐘。據傳：武功縣有一砧婦，臨河洗衣時，遠聞鐘音，深以爲怪，乃發掘其附近，得一巨鐘，爰納於寺內。惟就其製作與銘文觀察，斷定確爲元代物，並無特殊賞玩價值，但亦關中八景之一，所謂「雁塔晨鐘」者是也。按關中八景卽：

華山仙掌	灊橋風雲	曲江流飲	雁塔晨鐘
咸陽古渡	草堂煙霧	太白積雪	驪山晚照

此殆明清人士所題名者也。

### 第三 長安佛寺之遺蹟

#### 一 會昌破佛之難

唐代百年間，爲中國歷代文化最發達之時代。至於宗教，亦極隆盛。就中佛教於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流行之間，尤爲發達。據六典卷四禮部中載：

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注三千二百四十五所僧二千一百十三所尼）

惟此爲玄宗開元二十六年（西紀七三八）之事。觀長安志卷七，唐京城一之註中記：

城中一百八坊，韋述記其中有折衝府四，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觀十，女觀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

洎乎玄宗七世孫之武宗時，尊信道教，排斥佛教，於會昌五年（西紀八四五）五月，命祠部預先調查天下之佛寺，計：

佛寺四千六百 蘭若四萬 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按蘭若，爲阿蘭若，指空靜處，卽僧庵也。據此，可以推知當時佛教之盛大景況矣。於是武宗於其年七月，准道士趙歸真勸告，急詔天下，破壞佛寺，使僧尼還俗。至此，佛教遂類於殲滅之境。此卽所謂會昌破佛之難也。資治通鑑唐紀六十三中，敘述當時之實況，最爲簡明。其文曰：

會昌五年秋七月，（中略）上惡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使，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資公驛舍，銅像鐘磬鑪鉢。

文中所謂上都卽長安，東都卽洛陽也。其在長安右街，僅留大慈恩寺與大薦福寺，左街，僅留西明寺與莊嚴寺而已。又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西紀八四五）八月之上諭中，盛述佛教之弊害曰：

其天下所析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析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十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祇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

按主客，爲職掌朝貢諸蕃國者，祠部爲管理國內宗教祭祀者，故由祠部除去屬於主客者，不認佛教爲國家宗教，而以外蕃之宗教待遇之。由此可知武宗一舉，將天下佛寺盡行破壞矣。

## 二 慈覺大師之實歷

當時勾留長安之日本求法僧圓仁，亦遭遇此破佛之厄運，被命退去。會昌五年（西紀八四五）五月十五日，由長安出發，五月二十二日過潼關，六月十三日至汴州，二十三日渡淮向揚州進發。其時由遲出長安之妻舍人，得

聞長安佛寺破壞之實況，其言如左。

五月廿九日離長安，在城之時，城中僧尼還俗已盡，准勅每寺留三綱，勘檢錢物，侍官收寺錢物，已後擬令還俗云云。諸寺見下手毀析，章敬青龍安國三寺通爲內園云云。（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第四）

又於八月十六日至登州，圓仁會親觀此地佛寺破壞實況，其記述如左：

（八月十六日）到登州，方始見海，登州者，大唐東北地極也。枕乎北海，臨海立州，州城去海一二許里，雖是邊地，條疏僧尼，毀析寺舍，焚經毀像，收檢寺物，與京城無異。況乃就佛上剝金，打碎銅鐵，稱其斤量，痛當奈何，天下銅鐵佛，金佛有何限數，准勅盡毀滅化塵物。（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第四）

由此可知其慘害佛寺，不僅京師與都會之處，實舉國徹底施行廢佛毀釋也。

### 三 長安佛寺之末路

會昌六年（西紀八四六）三月武宗崩，宣宗立，即在長安增設八寺，漸次撤回廢毀佛之政策。但不久，唐祚即傾覆，遂不得重見佛光普照之盛況矣。自唐亡後經千載星霜而至今日，即尋訪長安舊跡，亦無法追懷其往時之靈利名塔矣。就中果碩僅存者惟慈恩寺之大雁塔與薦福寺之小雁塔，幸免災厄，使唐代面目，猶能傳留於髮髯之間。茲試述西安城內，與隋唐長安因緣較深佛寺的現狀於左。

### 四 大興善寺



大興善寺在西安城南門外南五里之處。寺址屬唐代長安城靖善坊內，隔朱雀大街，與崇業坊之玄都觀相對。寺殿崇廣，爲唐代京城中第一。元和四年（西紀八〇九），又建轉輪藏經閣，惟遇會昌之厄而遭破壞。其後悉歸荒廢，僅留天王閣與大士閣而已。明永樂年間，修造殿堂及鐘樓，後於清順治年間，修築方丈大雄殿及周垣。康熙時復重修山門方丈殿鐘樓鼓樓等，稍得恢復舊觀。惟後又遭同治回亂，全寺皆歸烏有。在今幸存者，僅鐘樓鼓樓及前門而已。其周垣計東西七百尺，南北千餘尺，占地頗廣，惜俱荒廢。近年以來，建立一極小之本堂，堂前種植牡丹與芍藥。寺僧供給遊客茶水，行時略出茶資，即連聲「多謝」，狀殊可哂。

### 五 青龍寺

青龍寺又名石佛寺。爲日本弘法大師最初入唐請益僧侶留錫之處，乃日本佛教史上不能或忘之名利也。寺址在西安城外之東南五里，卽驪首原一支脈之樂遊原南崖之祭臺村。由慈恩寺之大雁塔向東北，卽能見及。蓋其地屬唐代長安延興門內之新昌坊也。據長安志卷九唐京城三中載：

〔新昌坊〕南門之東青龍寺。（註北枕高原，南望爽塏，爲登眺之美）

眺望旣極佳美，而附近復設有戲場等，可知當時爲雜沓之所，惟與興善寺同罹會昌之厄，俱歸荒廢，是以現在僅見極小之殿堂二三棟，四周俱爲田園，不見遺物。惟寺北側，有一高及五六丈之高臺，蓋如長安志註所云，極盡登眺之美者也。附近散置之唐瓦順夥，堆積於地者可數尺。由此可知唐時壯觀與會昌破佛之殘酷焉。關於此寺位置問題，

近桑原博士曾於昭和二年七月之史林上發表「長安青龍寺之遺址」一文，閱者可參考之。

按大興善寺爲西域僧不空三藏廣布密教之所，不空弟子，卽青龍寺慧果阿闍梨，乃日本空海之師匠也。是以大興善寺與青龍寺，皆與日本真言宗具有深切因緣之名刹，惜今淪於荒廢，不得髮髯其舊時之景況於萬一矣。

## 六 寶慶寺

寺址在西安城內之安仁坊。爲隋代仁壽年間所建立，亦爲唐中宗臨幸之所，惟唐末司空曙之經廢寶慶寺詩曰：

黃葉前朝寺

無僧寒殿開

池晴龜出曝

松暝鶴飛回

石砌碑橫草

陰廊畫雜苔

禪宮亦消歇

塵世轉堪哀

蓋當時，已淪荒廢。唐代關於此寺所在，固難明瞭，惟現今位置，恰當唐皇城內大廟處，故不疑此寺在後世有移轉。寺中有美麗之磚塔，因此復名花塔寺。此花塔周壁上，刻有十數個精麗之半裸石佛。在本殿內壁上，復嵌佛像十二，俱極精巧，斷爲盛唐名作，就中亦有存留開元長安年號者。據傳此石佛原在唐光宅寺，及至改築長安城，方移此寺云。

## 七 臥龍寺

寺在西安城內六海坊。爲隋朝之福應禪寺，唐代稱曰觀音寺，迄至宋朝，始改今稱。此寺經明正德十六年（西紀一五二一）重修，寺門前建立高大之石碑坊，境內收拾清潔，推爲西安城內最壯麗之寺院。觀及寺境之唐代石

柱首殘片，與陀羅尼經幢（年代不明）及北魏式之小石佛等，俱引人注目。

#### 八 開元寺

寺在西安城內鐘樓南大街東。爲開元元年（西紀七一三）所建，實係唐代盛大寺院之一，惟歷經宋建隆明嘉靖清康熙等三次修築，致往昔面目，俱已湮滅。此寺與臥龍寺同，亦係後世移轉至此，至其唐代所在處已無從考究。

#### 九 牛頭寺

寺在西安城外，南方二十里少陵原之南崖上。南臨樊川，與終南山相對，實係山青水秀風光明媚之境域。境內有盛名之四季柏，更多栽培薔薇牡丹等花卉，以是春季來遊西安考頗多。寺爲唐貞觀六年（西紀六三二）所建，明隆慶年間，復行修造。境內有杜甫祠堂。因係杜工部故地，故明代建此以祭祀之。

#### 一〇 木塔寺

寺在西安城外西南方十五里之木塔寨。爲隋代仁壽年間所建，原名禪定寺。武德年間，改稱大莊嚴寺。此寺原爲唐代長安城西南隅永陽坊有名之大寺院，當時因有高一百尺周百二十尺之木造塔，故俗稱木塔寺。此寺因有清同治年間之回亂，悉化灰燼，致往昔遺物，無一存在。

#### 一一 香積寺

寺在西安城外南方三十五里，子午谷北方，神禾原之上，爲最幽邃之所。

過香積寺

唐王維

不知香積寺

數里入雲峰

古木無人逕

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

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

安禪制毒龍

寺爲神龍二年（西紀七〇六）所建，乃唐代名刹之一。至宋代太平興國年間，改稱開和寺。亦毀於回亂，今日僅存二塔於田圃間。此塔雖非唐時建築，惟其周壁所嵌入之鞍形十二個半裸石佛，確甚精巧。塔周堆積古代瓦礫及碑石等破片，足見當時盛況。

## 一二 慧果寺

寺在涇陽縣城內，爲隋代所建。當時因與長安城內之大興善寺相對，故稱中興善寺。惟至唐朝，改名大覺寺，亦一隆盛寺院也。有清同治年間，涇陽地方受回亂甚慘，此寺亦被燒失，今僅存其前門。在寺境瓦礫碑碣破片纍纍間，有豚羊雞犬奔逐來去。現此廢墟中，見有一鏤刻唐永昌年號之尊勝陀羅尼經幢。文字已磨滅不明，幢蓋爲四角，計有三層。幢周彫蓮瓣與釋尊出家像之浮刻，尤見遒勁。長安附近，固多經幢，惟如此結構美麗者，實不多覩。與此經幢相並者，刻有太和七年（西紀八三三）四月沙門法果等之題名。又在其右之小屋內，有高及八尺之白大理石阿彌陀如來一尊。其彫刻之精巧絕妙，推賞爲關中第一。雖一再塗抹泥土之彩色，惟今已剝落，就現在之相貌與衣紋

之形式觀，確爲隋或初唐之傑作。像基側面，彫刻供養者數十名之立像與姓名。千餘年間，屢經天然或人爲之幾多迫害，猶能保存完整，誠非易事。

一三 興教寺

寺在西安城南四十里少陵原上，爲魏車二年（西紀六六九）所建。唐時，殿宇亦相當壯麗，惜後歸荒廢，今已不見些許影跡。惟有記載玄奘三藏事蹟之大遍覺法師塔銘碑與慈恩寺基公法師塔銘碑。按大遍覺法師即玄奘，因其傳記頗詳細，故與三藏法師傳對照研究即可。至基公法師即奎基法師，性磊落不羈，夙爲玄奘所賞識，爰盡力傳授之。自玄奘寂後，即居慈恩寺之翻譯院，專事譯經。永淳元年（西紀六八二）仲冬入寂，享年五十一歲，陪葬於樊川北原玄奘塔側。

## 第十一章 外教之寺院

### 第一 波斯胡寺

#### 一 醴泉坊之波斯胡寺

按波斯胡寺一名，甚爲曖昧，或指祆教寺院，或指景教寺院。據長安志所載，在唐代長安城內，計有波斯胡寺二所。其一爲醴泉坊之舊波斯胡寺，卽祆教寺也。另一爲義寧坊之波斯胡寺，屬於景教者。關於舊波斯胡寺之記載，見於長安志卷十，唐京城四：

（醴泉坊）街南之東舊波斯胡寺。（注儀鳳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景龍中，幸臣宗楚客築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

查卑路斯，乃波斯王伊嗣俟子。唐高宗初，伊嗣俟王爲大食所攻殺。卑路斯逃於吐火羅，向唐告急求救。高宗以曠長莫及之理由拒絕之。後於龍朔元年（西紀六六一）設置波斯都督府，任卑路斯爲都督，復爲大食所逐。卑路斯遂入朝，被任爲大驍衛大將軍，客死於唐。然則卑路斯奏請所建立之波斯胡寺，其與祆教（卽拜火教）有關，自不待

言此寺於景龍中自移至布政坊後，即無記錄可尋。確實可稽者，此寺在醴泉坊，由儀鳳二年（西紀六七七）至景龍中之三十餘年而已。

## 二 義寧坊之波斯胡寺

按此寺即隋炀帝人口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大秦寺也。該碑文中，記有：

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故知其爲大秦寺。又據長安志卷十，唐京城四，義寧坊中載：

（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注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

查阿羅斯乃阿羅本之誤。唐初，對於祆教寺景教寺俱稱波斯寺，自玄宗天寶四年（西紀七四五）後，爲避免混淆計，稱景教寺曰大秦寺。寺在會昌五年（西紀八四五）佛難之際，亦被破壞，而景教流行中國碑，同時亦遭埋沒於土中。是以其後約經七百八十年之久無深知大秦寺與景教流行中國碑者。因之，宋元時代，幾不見有波斯胡寺與景教流行中國碑之文獻存在。明末，在西安城西關外崇聖寺境內，掘得景教流行中國碑，始爲耶穌教重要史料，盛稱於東西學者間，從而研究之。於是關於唐代景教流行狀態，及大秦寺遺跡等，漸爲一般所明瞭。

### 三 景教流行中國碑埋沒之經過

大秦寺遭逢會昌法難而被破壞，同時，景教流行中國碑亦遭埋沒，惟此乃一般推測之辭。若據此考察當時經過方爲正當之推斷。舊唐書武宗本紀中，載錄當時之勅書曰：

（會昌五年）大秦穆護等祠，釋教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按大秦穆護，係指大秦景教與波斯祆教穆護而言。關於大秦寺與景教碑之破壞，雖無直接史料可據，惟可想像者，佛寺既破壞，景教寺院焉能例外。自必放逐其僧徒，折毀其寺院，於是景教碑亦被埋沒於地中矣。若是推測，則大秦寺之在長安城內，當爲貞觀十二年（西紀六三八）至會昌五年（西紀八四五）之二百零八年間，至景教碑之建立於該寺，當爲建中二年（西紀七八一）至會昌五年之六十四年間也。

### 四 崇聖寺之緣起及現狀

會昌六年（西紀八四六），武宗崩，宣宗立，旋即弛禁外教。其時佛教雖稍具再興之氣運，惟景教卒致一蹶不振。其原在義寧坊之大秦寺遺跡，不知何時移至長安崇德坊之崇聖寺矣。按崇聖寺復名崇仁寺金勝寺。歷經明清各代，一再修築，最後，又經清乾隆十四年（西紀一七四九）陝西巡撫畢沅之大修葺，丹碧輝煌，建立壯麗牌樓於寺前，上揭「崇聖寺」三字之扁額。以此殿堂壯麗，境域廣闊，遙駕西安城內諸寺之上。及後同治年間，痛遭回亂，致



淪荒廢。所餘者，除小堂宇與山門外，僅見有萬曆二十年（西紀一五五二）所建「祇園真境」四字之精巧牌樓，與乾隆時所造白大理石之大水盤，及類廢若屬狀之觀壁花崗岩柱礎石碑五方面已。就中石碑之一即傳自唐代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也。

### 五 景教流行中國碑之發掘狀況及其近情

關於景教流行碑發掘年月處所及事況，異說頗夥。據清初錢謙益之景教考（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四）載：

萬曆間，長安民編地，得唐建中景教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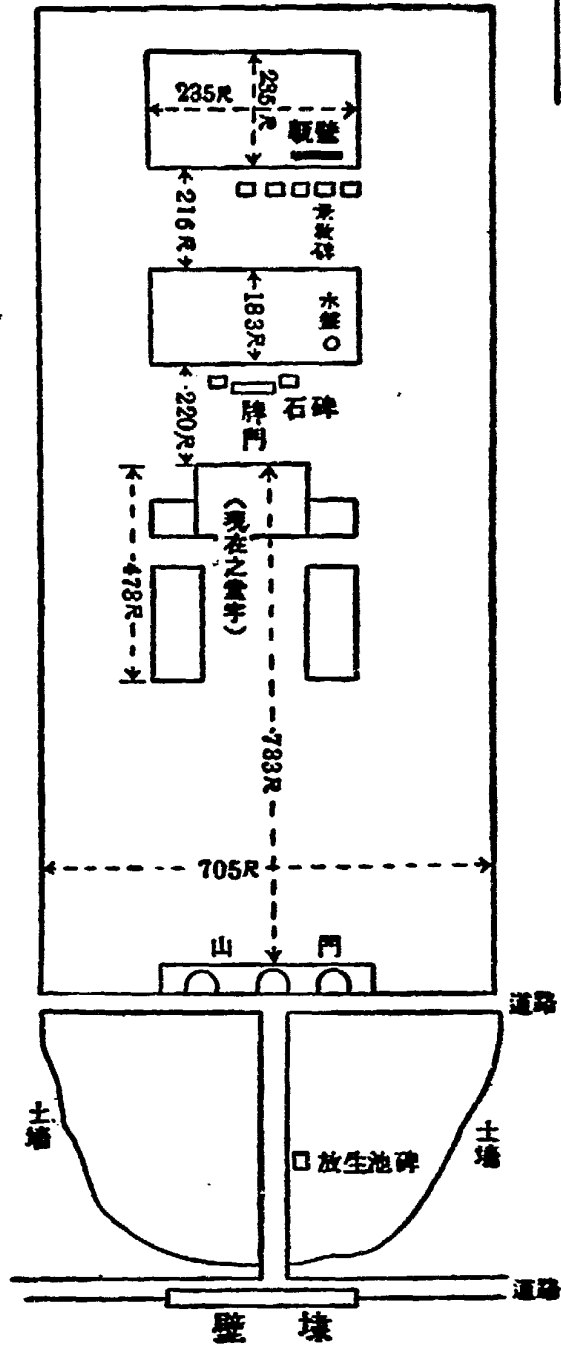
又清初林嗣之來齋金石測考略卷下載：

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篤慧，甫能行，便解作合掌禮拜，二六時中，略無疲倦，居無何而病，微瞑笑視，儻然長逝，卜葬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

二者俱難憑信。歐美學者，歸納當時耶穌教士等之報告，判定天啓五年（一六二五）掘得，似覺最爲確實。關於發掘處所，雖多異說，其可憑信者，推斷必在崇聖寺境內或其附近，然後置立現在之位置者。掘得後，即建造碑亭，鄭重保護之。因碑左題字曰：

後一千七十九年，咸豐己未，武林韓泰華來觀，幸字畫完整，重造碑亭覆焉。

故知建於一千七十九年，即由發掘後之二百三十四年，韓泰華重修碑亭。其後復罹回亂，碑亭與寺院，俱被燒毀，遂



圖面平內境寺聖崇 圖六一第

使此碑曝露曠野，幸未遭毀損，誠屬天惠。後經歐美學者之認識，遂使委棄於西安城郊外，受天然與人為迫害之景。教碑與論一致主張保護，另有一部人士，以移往歐洲為妥。於是丹麥人何爾謨（Hohl）等，僕僕至西安，出銀三千餘兩，收買此碑，以便運往倫敦。正在秘密商量運搬之際，為北京政府得悉，急電陝西巡撫，命妥加保管。其時，陝西高等學堂教務長王猷君，擅長英語，爰當此折衝之任。百方交涉，始得解除契約，允許何爾謨照原碑製作模造碑持歸。按此模造碑，雖未得親見，殆亦精巧酷似原碑。若後世原碑損毀，復足眩人眼目。陝西巡撫為加意保護計，移入碑林。

時光緒三十三年（西紀一九〇七）八月二十七日也。關於景教流行碑發掘年月處所，及該碑之真偽論並何爾謨之摸造碑等問題，可參考常時滯留西安，親見實況之桑原博士著「西安府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一文，揭載藝文第一年第—號中。且博士於東洋史說苑內著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一文，尤爲精博。

#### 六 景教流行中國碑之碑文

按景教流行中國碑之文句，甚屬費解。日本德川時代，因此碑與耶穌教有關，故列入禁例中。最初試加訓點者，爲明治十二年（西紀一八七九）中村正直所著之天道溯源，惟錯誤甚多。今據原碑全文，加以句讀如左。至詳細解釋，可參考佐伯好郎著「景教碑研究」一文。

####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

####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粵若常然真寂。先生而元。元宵然靈虛。後後而妙有。憲玄摠而造化。妙乘聖以元尊者。其唯 我三一妙身元元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潭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泊乎婆殫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曠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屬隨結轍。競續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詳。波斯覩耀以來。貢圓二十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 三一

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皆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二十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濛浮華而深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齋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威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淨慎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異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憇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命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醜。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宗周德亡。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摸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耀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玄崇至道。皇帝令甯

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燒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容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舍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勝。額戴龍書。寶裝璣翠。灼爍丹霞。睿札宏空。騰凌激日。瀧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賚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業。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享壽。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尊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問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効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初懇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屢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暈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餼者來而休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問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真主光元。滿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真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

大秦景  
教流行  
中國碑

後一千七百九十年咸豐己未武林韓泰華  
來觀幸字畫完整重造碑亭覆焉惜故友  
吳亭茲方伯不及同遊也為悵然久之

乘機撥亂。乾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啟朔。遍誦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啓聖。克修真正。御榜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瓊璨。率土高敬。庶積威靈。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昌。祥風掃夜。祚歸皇寶。稜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賜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濟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 七 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日月之考證

大唐建中二年，爲德宗卽位之第二年，卽西曆七百八十一年也。爾雅以酉曰作噩，漢書天文志載：「在酉曰作洛」。由此可知作噩與作洛皆爲十二支酉之異名也。故所謂：「歲在作噩」者，爲歲星在酉位，卽指酉之歲而言。然則建中二年，卽歲次辛酉耳。

大簇爲六律第二音之名稱。周代以六律六呂之十二音名稱，與十二個月相配合者。禮記月令言：孟春之月，律中大簇。

又漢書律曆志云：

大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

大族，即大簇，因配合一月，故大簇月七日者，即一月七日。若以現今陽曆換算之，則為二月六日。

大曜森文日之大字，為形容詞，其意即：「大的曜森文之日」。曜森文者，據宿曜經卷下，載：

日曜、太陽、胡名蜜，波斯名曜森勿。天竺名阿彌底耶。

與曜森勿為同語，皆波斯語 Yul-Sumbut 之音譯也。與胡名之蜜 Mir，天竺名之阿彌底耶 Aditya 相同，然則波斯語之曜森文，其意即日曜日耳。

## 第二 摩尼教及祆教與回教

### 一 摩尼教

唐代除景教外，復有摩尼教與祆教，指此等諸外教寺院，合稱三夷寺。在長安城內，亦有三夷寺。此與佛教道教之勢力比較，固覺不如，惟其時似亦相當流布世間。就記錄觀察，摩尼教在則天武后延載元年（西紀六九四），始傳入唐朝。復有以為在此以前，與祆教混合而浸潤於中國者。由中唐時起，摩尼教已為回紇人間所信仰，回紇人居中國內地者多，因此在長安洛陽以及其他地方，建立摩尼教，使宗運得日盛一日。俟因武宗排斥回紇，故於禁止



諸外教之際，對於與回紇有深切關係之摩尼教，攻擊亦最烈。據佛祖總記卷五十四載：

會昌三年（西紀八四三）勅天下末尼寺並廢，京城女末尼七十二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死者大半）。

由此可以察知當時之慘狀。其後迄至南宋，摩尼教雖在中國內地，尚有幾分勢力，然終歸衰滅之途，無法挽回矣。

## 二 祆教

南北朝時，波斯人與中國通商甚盛，同時，波斯視作國教之祆教，遂亦傳入中國。據長安志載，唐長安城內，計有祆教祠四，其地址如左：

（A）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註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祆祠也。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職）

（B）普寧坊西北隅祆祠。

（C）靖恭坊街南之西祆祠。

（D）醴泉坊西門之南祆祠。

蓋以上四祠，爲當時居住長安之波斯人所信仰者。然自武宗時起，先遭會昌三年（西紀八四三）禁止，摩尼教，繼於會昌五年（西紀八四五）禁遏佛教景教祆教。其情前已述及，茲姑從略。武宗崩後，宗教政策雖改變，惟就大體

言，祆教與摩尼等教，自運會昌之厄，迄未得恢復其舊勢力。關於摩尼教及祆教之問題，可參照中國陳垣著「火祆教入中國考」（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所載）及「摩尼教入中國考」（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所載）二論文。

### 三 創建清真寺碑記

查中國內地信奉回教者殊多。教徒遍於全國，傳有幾百萬人，散處各地。其在西安府城內者，亦復不少。

彼等究於何時奠居西安附近者，殊乏史料可考。惟據中國回教之言，深信彼等祖先，係由唐代，移住長安者。在現今西安城內花角巷之清真寺中，存有天寶元年（西紀七四二）所建王鉷撰書之創建清真寺碑。茲特介紹其碑文如左：

#### 創建清真寺碑記

賜進士及第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王鉷撰篆

竊聞俟百世而不惑者道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心也。惟聖人心一而道同。斯百世相感而不惑。是故四海之內。皆有聖人出。所謂聖人者。此心此道同也。西域聖人謨罕默德生孔子之後。居天方之國。其去中國聖人之世之地。不知其幾也。譯語矛盾。而道合符節者何也。其心一。故道同也。昔人有言。千聖一心。萬古一理。信矣。但世遠人世。經書猶存。得於傳聞者而知。西域聖人生而神靈。知天地

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說。如沐浴以潔身。如寡欲以養心。如齋戒以忍性。如去惡遷善而爲修己之要。如至誠不欺爲感物之本。婚姻則爲之相助。死喪則爲之相送。以至大而綱常倫理。小而起居食息之類。罔不有道。罔不立教。罔不畏天也。節目雖繁。約之以會其全。大率以化育萬物之天爲主。事天之道。可以一言盡。不越乎吾心之敬而已矣。殆與堯之欽若昊天。湯之聖敬日躋。文之昭事上帝。孔之獲罪於天無所禱。此相同之大略也。所謂百世相感而不惑者足徵矣。聖道雖同。但行於西域。而中國未聞焉。及隋開皇中。其教遂入於中華。流行散漫於天下。至於我朝。

天寶陛下因西域聖人之道有同於中國聖人之道。而立教本於正。遂命

工部督工官羅天爵兼理匠役。創建其寺。以處其衆。而主其教者攝都而的也。其人頗通經書。蓋將統領羣衆。奉崇聖教。隨時禮拜。以敬天而祝延

聖壽之有地矣。是工起於元年三月吉日。成於本年八月二十日。的等恐其世遠遺忘無所考證。遂立碑爲記。以載其事焉。時天寶元年歲次壬午仲秋吉日立。

#### 關中萬年縣石公刻

此碑可認爲回教在唐代中世入長安唯一可靠之史料，惟據桑原博士考證，此碑確係明代僞作，不信爲唐物。其論文「創建清真寺碑記」，載於明治四十五年（西紀一九一二）七月之藝文中，茲不贅述。按此碑現在昔唐皇城

內司農寺處，自非當時建立清真寺之所在也。

在此清真寺境內，除創建清真寺碑記外，復有明清所建漢文石碑三四方，與阿剌伯文字石碑二三方。皆建於明清之時者。

唐時，大食（阿剌伯）人以通商目的，至中國南方之廣州以及其他各港，從事貿易。然則長安洛陽等內地，自亦有其蹤跡。惟彼時並無集團的莫居內地，當亦無建寺尊教之事實。是以唐時中國人，縱有景教摩尼教祆教等記錄，然對回教確未注意。蓋回教徒居住於現今之西安城內者，乃起於元代以後，因元代廣擴領土，使西域之回教徒自由移居中國內地者多。而現居西安城內者，無疑即其後裔。且西安城內清真寺境內之石碑，俱為明清所建，亦足間接證明其發生於元朝以後也。

#### 四 西安城內之清真寺

在西安城內西大街之北，與北門大街西面之間，皆屬回教徒之居住地。在其廓內之小皮院巷大皮院巷花角巷三處，各有宏大清真寺一所。按清真寺，即回教徒之會堂，彼等每週參集寺內一次，以行禮拜，故又名禮拜寺。試觀其寺之構造，形式一律，為木造碧瓦之建築，在鋪設地板灑掃清潔之大房間正面，安置祭壇，上列回教經典可蘭，並無如佛寺之裝飾偶像，僅對天祈禱。每週規定金曜為禮拜日，至時教徒參集於此廣大房間內，跪誦可蘭，叩頭祈禱，狀極熱烈。並於寺內設學校，教育子弟，授阿剌伯語。復常請阿剌伯本國之高僧，來此說教。在西安之清真寺，以花角

巷者爲最大相傳保明。洪武十七年（西紀一三八四）所建，永樂十七年（西紀一四一九）復行重修。門內僧院甚多，院中僧侶亦夥。率皆努力勤修，朝夕禮拜，狀甚嚴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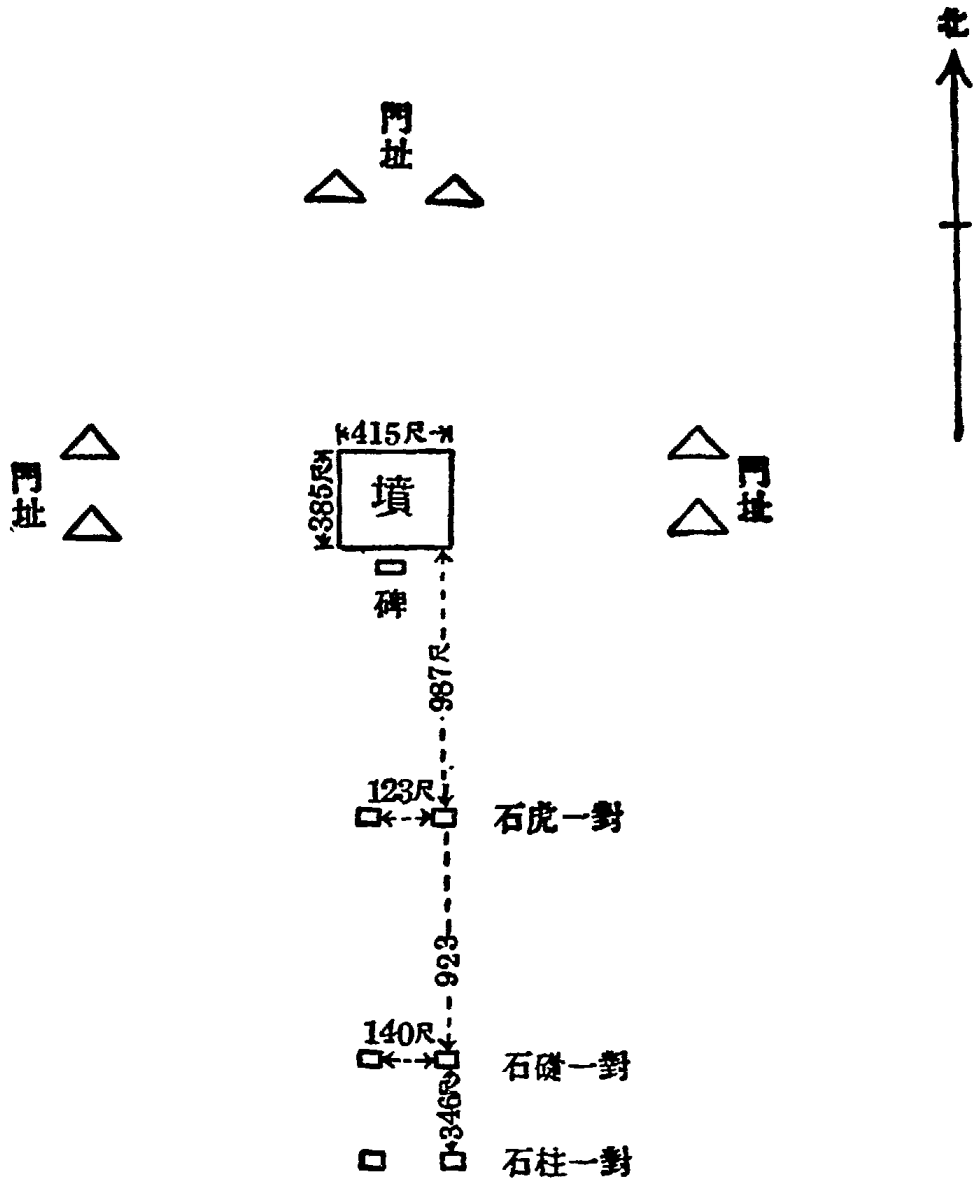
## 第十二章 唐代之陵墓

### 第一 唐朝之十八陵

#### 一 高祖之獻陵

獻陵在三原縣東北四十三里之唐朱村。由村之北端登高原，向東北行三里，卽至陵前。陵爲方塋形，甚似漢之長陵杜陵，惟略較小。實測之，計東西四百十五尺，南北三百八十五尺，高不過五十尺耳。陵前有畢沅所建之石碑，題曰：「唐高祖獻陵」。陵前石像，如平面圖所示，排成兩列。計有一對石虎，高約七尺，甚有古樸之風。其次一對爲大礎石，不知作何用者，推測或爲石馬遺址。再次一對爲石柱，在左者已倒折，僅存基礎矣。在右者尙完整，高約三十三尺，柱頭刻有踞像獅子，柱周彫刻蔓草花紋。陵之東北西三面，各有門址一對，互相並立。其附近，復有陪冢數座。據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王禮考，山陵項中載其副葬者，計有楚國大妃萬氏，館陶公主等近親二十五人，惟在今日，已難一一探究之。

#### 二 太宗之昭陵



圖面平陵獻祖高唐 圖七一第

昭陵在醴泉縣東北五十里之九嵎山。按此山爲關中西北部之峻峯，天氣清明之日，由西安城望之甚明顯。從山下石鼓趙村（因村內廣濟寺中，有一有名之白大理石之大石鼓，石鼓周圍，彫刻佛像與尊勝經咒）。上山有二道。西道傾斜較甚，東道平坦，惟稍遙遠。唐朝諸帝謁昭陵者，皆取東道，故又稱御道。在山腹稍平坦之處，有稱爲亂冢坪者，卽諸公主與妃嬪之陪冢，相互並列，惜其石碑，今皆倒折，無一完整者。更上行一里許，至斷崖上。於隔深谷之前面，見有岩石突兀，露出山骨之屹立峻峯，此卽昭陵。在其南面架設棧道與飛閣，鑿山腹之岩石而爲玄宮。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載：

貞觀十年冬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於昭陵。

又於十一年二月丁亥詔中，敘述九嵎山之制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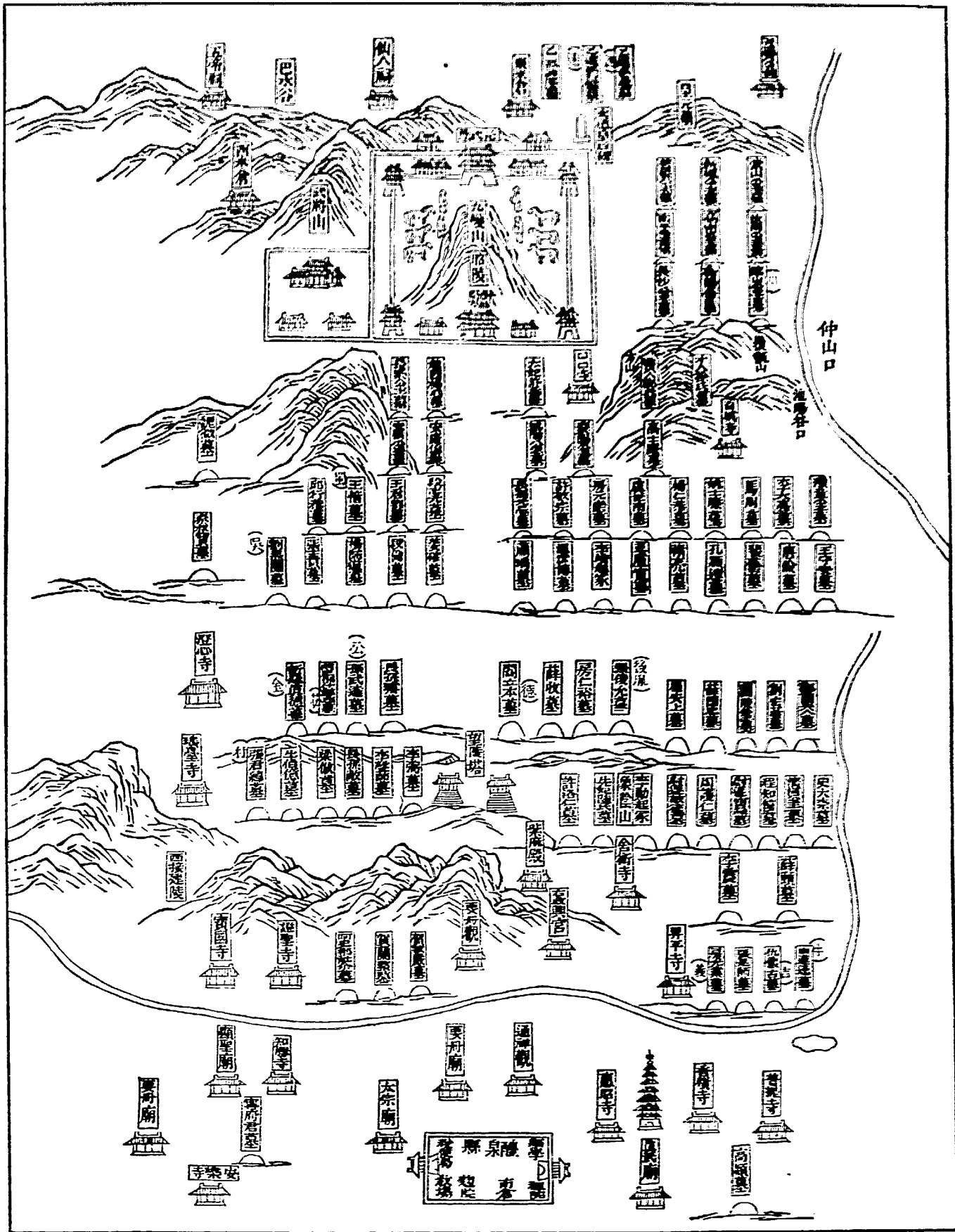
今預爲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嵎之山足容棺而已。積以歲月，漸而備之。

是以營陵係由貞觀十一年（西紀六三七）起，至二十三年（西紀六四九）八月太宗葬於昭陵止，當不難想像也。又據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王禮考二十，山陵條載：

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因九嵎層峯，鑿山南西深七十五步，爲元宮，山旁巖架梁爲棧道，懸絕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元宮門。頂上亦起遊殿，文德皇后卽元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於雙棧道上山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亦依故事，留棧道准舊。山陵使閻立德奏曰：元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旣始終永畢，與前



第八圖 唐太宗昭陵圖——根據經訓堂本長安志圖以（）表示脫誤之訂正



事不同，謹按故事，惟有寢宮安神供奉之法，而無陵上待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岳，山鳴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可知在文德皇后葬後，棧道猶依舊存留，迄聖太宗葬畢，始行撤去，蓋因不能違玄宮之故。至於祭祀供奉，則在寢殿舉行。此寢殿，後即燒失，貞元十四年（西紀七九八）修築時，一般議論，以爲此處山高無水，不便供奉，主張遷移山下。於是移至距陵下十八里之瑤臺寺側，但現今並不見有山下寢殿之廢圮痕跡。由崖頭用望遠鏡探望斷崖中腹，亦難辨認其元宮門之位置。

（一）玄武門內之石像 沿斷崖迂迴山陵東南，在陵之正北，爲北向稍傾斜之廣闊平地。此處即玄武門遺址，殘留堆積磚瓦門之一部分。此蓋爲宋乾德年間重修者。據聞門內設置貞觀時爲唐降服之十四蕃酋之石刻像。按此十四人，即：

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

突厥（突）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

突厥乙沱泥執俟利苾可汗。

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

薛延陁真珠毗伽可汗。

吐蕃贊普。

新羅樂浪郡王金真德。

吐谷潭河源郡王烏地拔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

龜茲王阿黎布失布失畢。

於闐（王伏閣）信。

焉耆王龍突騎支。

高昌王右武衛將軍麴智勇。

林邑王范頤利。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

惜今未見其一。因當時積雪七八寸，未得精細調查，甚覺遺憾。次登石階十數級，列有石碑數方，中爲有名文德皇后之昭陵碑與歷代記載祭祀重修等碑，惟以地處高山頂巔，遭受劇烈風雨之侵蝕，致字跡完全磨滅，甚爲可惜。再登小石階，兩側有石室對立，屋頂破而牆壁崩，狀頗荒廢。其內各置半裸之六駿碑三座。按六駿爲太宗所乘之愛馬，一爲平定寶建德時所乘之青驄；二爲王世充擊寶建德時之什伐赤；三爲討伐宋金剛時之特勒驃；四爲平定東都時所乘之鳳露紫；五爲平定劉黑闥時之拳毛騧；六爲征討薛仁泉時之白蹄烏。製作悉皆雄壯巧妙，判定爲古來之物，

幸尙少破損磨滅，得完整保存之。近因某歐洲人前來秘密收買，運至西安城，爲官憲沒收，現保存在圖書館中。

(二)陪葬 樂岩登巖，見巖分東西二峯，其間有游殿遺址。在此眺望四圍時，右爲梁山，左爲嵯峨山，前隔關中平野，遠與太白終南諸巖相對。其間涇水，併合山後諸水向東南流，至於渭水則在平野中部向東西分流。西安城得於遠處中模糊辨認之。渭北漢陵，視若海島，再觀腳下，由山腹之亂冢坪起，互及山下二十餘里，排列陪冢頗夥。(原來，陪葬者爲七王，二十一公主，公妃嬪，十三宰相，六十四功臣，及丞郎三品以下五十三，共計百六十六人)。其規模之大，實古今無可比擬者。據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王禮考二十，山陵一項載：

(帝謂侍臣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使窆窆之時，喪事無闕。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爲之成墳，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規定公主妃嬪之墓在山上，而密戚功臣將相之墓在山下。武人在左，文人在右，所謂以文武分左右排列耳。在唐會要文獻通考禮禮通考陝西通志醴泉縣志唐昭陵圖等書中，雖列舉陪葬者姓名，但互有出入。復以今日碑石已佚，墳丘亦失其形，若欲一一探求之，實非易事。明末趙嶠曾歷訪昭陵陪葬者之現存碑石，於其所著石墨鐫華遊九壘山條中，記載許洛仁薛收姜遐段志玄監門將軍王君(鄂)長孫無忌(?)房梁公玄齡高士廉李靖李勣溫

查博褚亮阿史那忠張後胤孔頴達豆盧寬張阿難蘭陵公主馬周唐儉崔相公敦禮尉遲敬德魏鄭公乙速孤昭祐  
(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等二十四碑(加入疑問之長孫無忌碑,計二十五碑)。此外趙燾未能親見者,計有  
牛進達裴藝清河公主杜君綽等數碑,以上俱爲明末存在墓碑,總計不過三十之數耳。且碑石縱然幸存,然墓已削  
平,失其形跡,故確切能識別之陪冢,較碑石之數尤少。及至今日,其能辨認之陪冢,恐將不出二十之數。按關於昭陵  
陪葬者之墓碑,宋明清諸家著錄甚多,就中以清末羅振玉之昭陵碑錄爲最詳實,惟對於敘述冢墓存亡實際之記  
錄,則甚鮮見。茲特揭示元代李好文著長安志圖卷中所載唐昭陵圖,以供參考。此圖以北宋末游師雄之昭陵石刻  
圖爲藍本,其來歷雖古,但對於陪葬者姓名,動輒脫誤,茲特加註於旁,以資訂正。總之,此圖對於八百三十四年前之  
昭陵面影,當有幾分參考之價值也。

(三)李勣墓 此墓在醴泉縣之劉潤邨,爲現存昭陵陪葬墓中最明顯者。墳由三丘合成。蓋象徵與彼軍功  
有關之鐵山陰山烏德隄山者,相傳此墓係根據漢代偉功之霍去病墓先例。在各陪葬人中,軍功煊赫者爲李靖與  
李勣,俱由三丘併成,普通稱前者曰上三家,後者曰下三家。在李勣墓前,有高十八尺寬五尺五寸之墓碑,碑文係高  
宗御撰御書,頗爲秀麗。據新唐書李勣傳載:

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貨,有司其厚  
贖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大尉揚州大都督,諡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隄山,以

唐功烈。

後世探望此碑者，類多以行于田園爲苦，而厭棄之，復因農民無知，破剝其文字，故在今日，其碑之下部，已不見完字。而製作此碑之拓本，慣例亦多拓其中央以上之部分，此美中之不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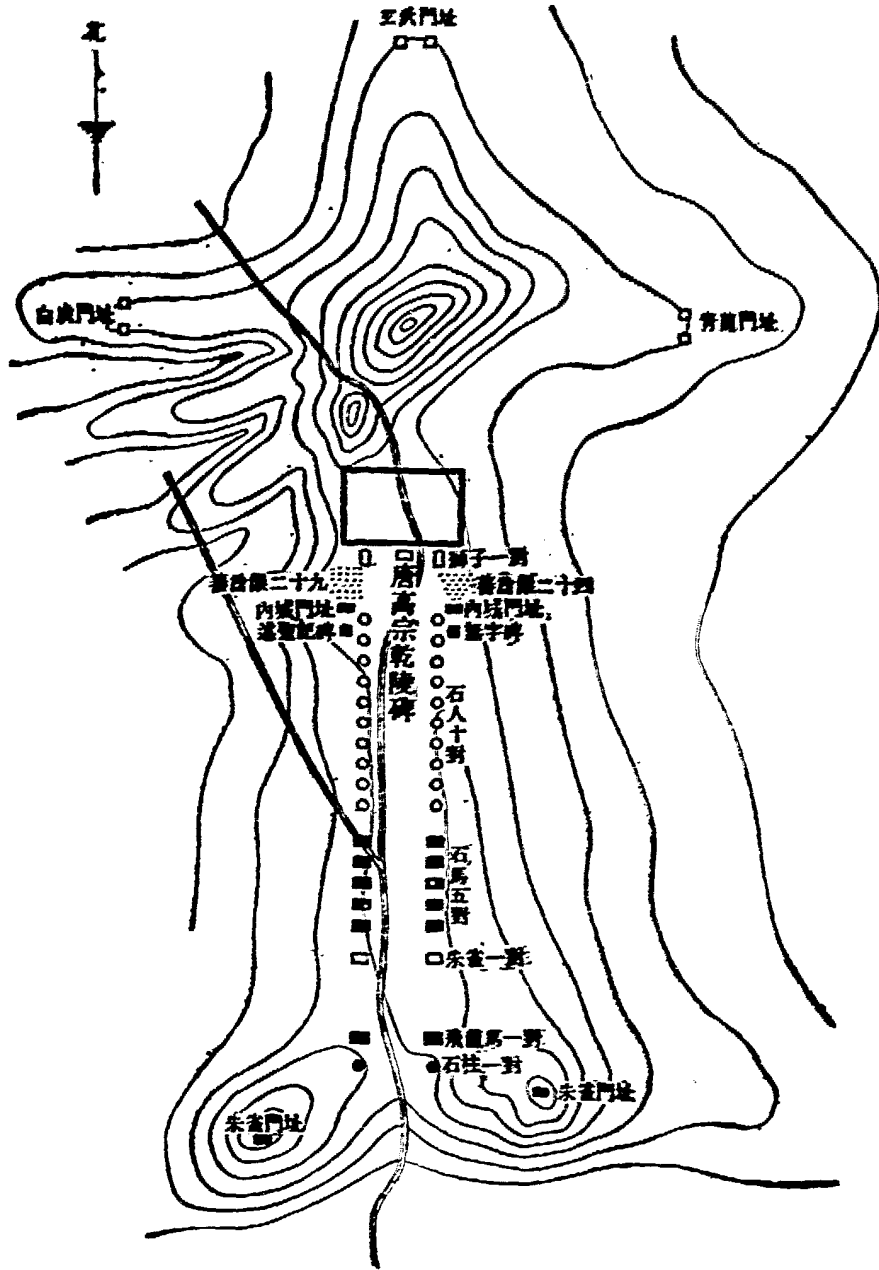
### 三 高宗之乾陵

乾陵在乾州城西北五里之梁山。卽高宗與皇后武氏合葬之所也。據新唐書嚴善思傳載：

（武）后崩，將合葬乾陵，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鋼隙，非攻擊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竄，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卽往者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再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夫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

嚴氏雖反對以武后合葬於乾陵，惟中宗未曾採用。

（一）梁山 梁山較乾州城高九百九十尺。春夏之交，若由西安城西門附近，向六十一度之西北，得望見之。山爲尖銳之圓錐形，但從醴泉縣附近望之，巔裂爲三。北峯卽乾陵，最高；南面二峯稍低，相並立。麓長縣延，宛似山麓野地，惟實際乃爲石灰岩之山也。出乾州城北門，迂迴至西北上登時，山路愈行愈險，在此累累岩石間，約行一小時，



圖九一第 唐高宗乾陵平面圖

始至南二峯之間。此處有數陪冢。據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王禮考二十，山陵一條中，記載在此陪葬者爲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等十七人。南二峯各高十七丈許，乃露出黑大理石（通稱青石）山骨之小山也。岩上有高約十五尺之土牆遺址，以受大風雨之侵蝕，原形已不存在，惟得推定史冊載：「陵正南兩峯對峙，上表雙闕曰朱雀門」之遺址也。門內右側，建立狄仁等六十朝臣畫像之祠堂，惟今空成瓦礫破片之堆積處矣。

（二）陵前石像 由南二峯之間，向北峯正中，爲一直線之參道。兩側配列石柱石人石馬等。最前方，有高及二丈之石柱一對，倒折左右，觀其礎石與柱蓋，均屬精巧彫刻。柱身鏤刻蔓草花紋，亦甚雄壯，惟因磨滅過甚，無從鑑賞矣。其次有飛龍馬一對，高丈五，爲純粹亞述式之有翼馬，製作精緻。但右者已埋入土中，僅露出頭部；左者，亦轉倒一旁。更進數百尺，有半裸刻之朱雀一對，狀若鴛鳥或食火鳥。次有石馬五對，依次排列。就中在右方者，幸皆完整；惟在左者，缺損較夥。大小如實物，頭部略小，四足與尾過於長大，與體不相稱。其目的在支持體重，後世常多不整開四足，上刻雲狀花紋，以爲天馬標徵。觀德宗崇陵前之天馬，卽其一例。其次有石人十對，整列兩側。各高丈五，皆直立衣冠束帶，形若文官，惟腰間佩劍。若爲當時名臣圖像，則其背應銘刻姓名，惜今已無從辨識矣。面貌雖各異，惟皆豐頰溫雅。右列中，倒地者，計二，其他概完整。左列中，傾倒者多，完整者僅占半數。此間地盤不平坦，左側之朱雀石馬石人等所置之地位，較右側低五、六尺，其間存有段級。此蓋明嘉靖三十四年（西紀一五五五）之大地震，此等石像大率俱已倒壞，其後乃扶立於現在之處，而未依照原來之排列也。



(三) 無字碑與述聖記碑 次爲高土牆一部，左右相對，乃內城門遺址也。門前右方，有于闐國獻奉之無字碑。高約二丈，在碑側兩方，刻有雄大雲龍之模紋。其螭首及龜趺之彫刻，與普通唐碑無異，惟何以兩面不刻一字，殊難懸測，一般卽呼之曰無字碑。然宋金以後之人，以其無字，於是在碑之全面，畫勒題銘。在此衆多之題銘中，最著名者，爲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因上刻有天會十二年（西紀一一二四）年號，故大金皇弟者，當卽金太宗弟，惟太祖共有十一子，究指何人則不明。此行記爲推稱珍奇之女真大字，同時，亦爲難解文字之書誌，幸旁記漢譯文。據漢譯文略謂：大金皇弟感慨乾陵之荒廢，從而修理之。與無字碑相對之西，有述聖記碑。上勒高宗一代功業，聞爲則天武后撰文，中宗御書者，惟今已倒折數段，文字復多磨滅，無從明顯觀賞矣。

(四) 善會石像 內城門中，有善會石像。計其現存善會石像數，右側豎立者二十一，倒者三，共二十四；左側豎立者十六，倒者十三，總計三十九。各高五尺許。服裝姿態均一律，皆爲短袖闊裙，腰間曳帶佩劍，兩手前拱。惜此石像，頭部均已失去。蓋後人有意打壞其頭部，以示殘害耳。背上俱鐫刻官職姓名，惟今文字已磨滅，無從辨識矣。此等善會，在營造乾陵之際，爲前來幫助工役者，而則天武后因欲以己之盛威誇示後世，故立此石像。

(五) 石獅與獻殿 善會石像之北，有石獅一對，精巧無比。其間有清代畢沅所建「唐高宗乾陵」墓碑。由朱雀門內石柱至此碑之距離，實測共一千六百尺。碑後爲方形平地，按卽獻殿遺址。至今猶見殘留數礎石於原地，四周散積瓦礫頗多，由此可以想見當時之結構矣。

(六) 山陵 獻殿之北，爲梁山北峰，即乾陵之墳墓也。實測其高度，由獻殿至頂，計百五十餘尺。爲傾斜甚急之圓錐形山嶺，露出黑大理石（青石）之山骨。攀登此累累岩石而至其頂，見山之東南二面，覆有土壤。所謂穿石門納靈柩之玄宮門，在其南面之中部，惟未見有何等痕跡。由頂上展望，東麓有青龍門遺址，在此見石獅一對，至西麓之白虎門與北麓之玄武門，僅見有土牆殘存。在白虎門內，聞原有石獅石馬等，惟因乾陵西側，適當武水之上流，以大小水蝕谷相交，地形變化甚劇，故至今日，已無片影存在矣。由陵上遠眺，則後方爲重疊之北嶺，前爲關中平野，開闊，猶如大洋；晴朗之日，得遙望秦嶺於髮髻中，且涇陽與平咸陽咸寧長安諸縣，亦散列於指顧之間。與彼九嵎山昭陵相並，誠有千古睥睨關中之氣概。至其形勢秀絕，規模宏壯，形式整齊，石像精巧，等等，不僅凌駕昭陵，且恐爲中國歷代皇陵之冠焉。

#### 四 武氏之順陵

順陵在咸陽東北三十里許之平原上。此陵有二說，一說爲與則天武后之父武士護及母楊氏三人合葬；一說僅其母楊氏葬此；所傳互不一致。然據北宋敏求之長安志卷十三載：

順陵在縣東北三十里，唐武后追尊其母，曰孝明皇后，號順陵。

更據清初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三，言在順陵碑之舊拓本上，記：「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并序」因此，以認武后母楊氏之陵墓爲妥當。則天武后篡奪唐之天下，僭號其母墓曰順陵。其陵前順陵碑，爲武三思撰文，相王旦（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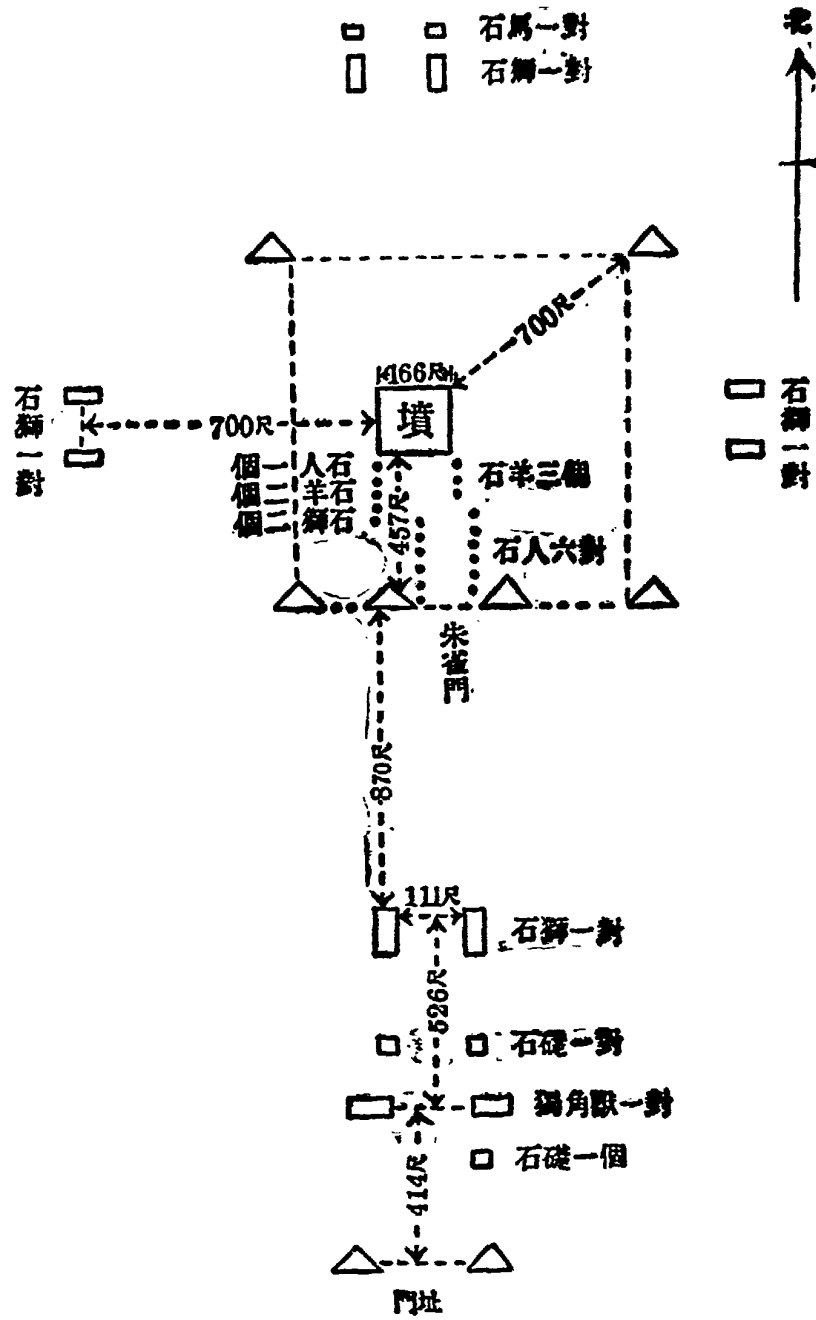
後之睿宗）所丹書，惟至明嘉靖年間，業已倒壞。查此倒壞之順陵碑破片，相傳使用於渭水之護岸工事中，惟後被好事者發見，今猶保存其一部分云。

實測順陵，東西約百六十六尺，高四十七尺，頗陡急。在陵前右方稍偏處排列石人十三，石羊五，石獅二，現今觀其序列已不整，蓋經嘉靖地震後而扶立者。距陵前四百五十七尺處，有小丘二，恐即陵前朱雀門之遺址也。又距陵前一千三百二十七尺處，有巨大石獅一對。再在其前方五百二十六尺處，有獨角獸一對，又其前方四百十四尺處，爲小丘一對，按此小丘，想即樓門遺址。

又距陵約七百尺之四隅，各有小丘一，爲不整之四邊形，殆即陵周垣四隅之樓閣遺址。其在周垣南者，應爲朱雀門，北玄武門，東青龍門，西白虎門，惟今除朱雀門外，其他遺址，已難辨認。唯在門外相當之位置，約距陵七百尺之地點，各有巨大石獅一對。其在玄武門外者，更有石馬一對。石獅普通俱爲踞像，惟在朱雀門外者，乃爲立像，此爲其他唐陵所不見者。且此類石獅及獨角獸，偉大無比，兩者皆高逾一丈。尤以獨角獸爲最，高可一丈七尺四寸，係用壘塊青石分割基礎與像而成，洵堪驚歎。且石像猶不僅雄大，復頗精緻，遙駕於帝王陵之上焉。由此得察知則天武后當時權勢之如何旺盛及其所爲之如何專橫矣。

### 五 睿宗之崇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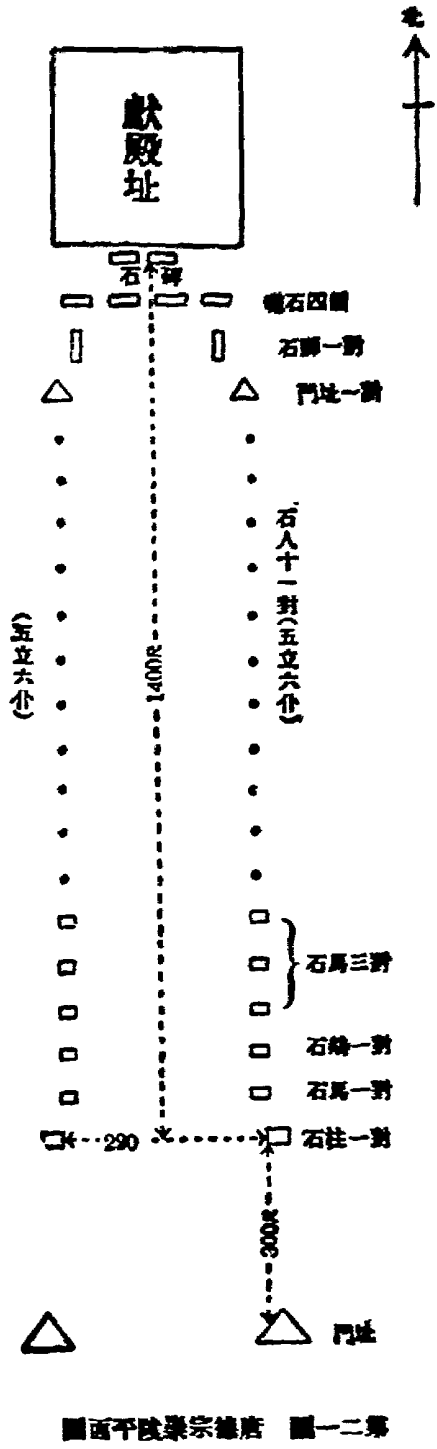
據新唐書睿宗本紀載：



圖二第 唐武氏順陵平圖

永貞元年十月（中略）己酉，葬神武聖文皇帝於崇陵。

又據新唐書后妃列傳載德宗之昭德皇后王氏，崩於貞元三年，葬靖陵，惟至永貞元年，改葬崇陵。然則崇陵為德宗與昭德皇后合葬之所矣。其位置，在涇陽縣西北四十里嵯峨山之南面中部。若由三原縣前往，約三十里，到嵯峨山南麓之安吳堡，約登攀三里，即達陵下。陵前見有朱雀門遺址，並有石柱一對。柱高三十尺，面刻大形曼花紋模，惜其大部分已歸磨滅，惟左柱前面，猶鮮明可辨。石柱之次為天馬一對，但其左右之製作互異。次為石鵝一對，石馬三對，石人十一對。現今左側石鵝與兩側石馬，俱已頽廢，僅有一部露出地面。石人倒壞者，右六左三，完整者，不逾半數。此等石像，除石柱外，餘均平常，且規模亦小。復有如臺石者，一面鏤刻細密之曼草模紋，惜為風雨剝蝕，業已磨滅難辨。



圖一 唐德宗崇陵平面圖

其次，爲內城門遺址。附近散布古舊瓦礫破片甚多。更有石獅一對，並有畢沅所建「唐德宗崇陵」碑。其北爲正方形之獻殿遺址，酷似高宗乾陵。惟此陵在石獅與畢沅碑間，有基礎四個，與獻殿基底平行，惟直線排列，是覺可異。

登陵眺望，隔關中平野，與終南山相對，固甚偉大。惟較之九峻山梁山，則不免遙有遜色也。

#### 六 武宗之端陵

端陵在三原縣東北三十里平原上之神泉鄉。據新唐書宣宗本紀載：

會昌六年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於端陵。

又新唐書皇妃列傳載：

武宗賢妃王氏（中略）睿帝已崩，卽自經幄下，當時嬪媛，雖常妬才人專上者，返皆義才人，爲之感慟。宣宗卽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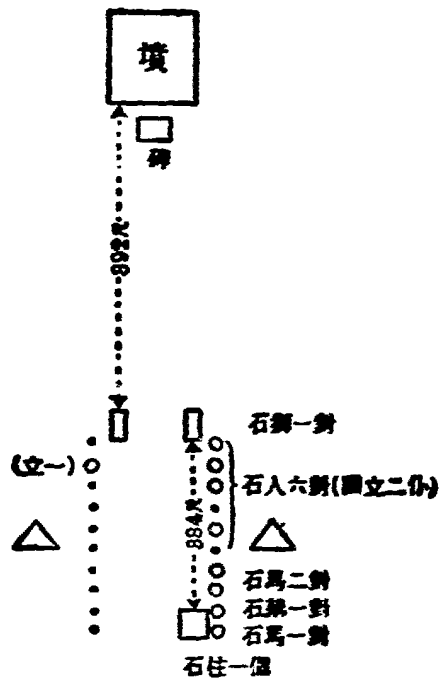
是以端陵爲武宗與王賢妃之葬處。墳高僅四十尺，陵前豎立「唐武宗端陵」之畢沅碑。其前面計有石獅一對，石人六對，除石人五，餘悉頽廢。次有朱雀門遺址，其前雖有石馬二對，石鵝一對，天馬一對，石柱一對，惟除去左一石柱外，餘均倒折，僅存基礎。在陵之東北西三面，各有石獅一對，概與順陵之構造相同，苟就其平面圖比較時，卽易明瞭。至於一切石造物之樣式與大小，殆與德宗崇陵無大差別。惟此陵之頽敗情景，遙在前陵之上，豈其生前毀佛之報



石脚一對

石脚一對

石脚一對



圖面平陵塚宗武唐 圖二二第

應歟？不禁傷感係之。

### 七 唐朝之十八陵

唐代十九帝（加上哀帝共二十帝）中，除最後昭宗和陵在河南外，其餘十八陵，悉在陝西渭北。若就此十八陵，一一詳敘之，固甚有益，惟一再反覆記述同一形式之陵墓，卻嫌煩雜，閱者亦感乏味，故僅選擇在平原者，或在山岳者，以及初唐、中唐、末唐者，而足資代表之獻陵、昭陵、乾陵、崇陵、端陵等一述之，蓋據此亦不難推知唐陵之全體也。在茲避免煩瑣介紹，僅記十八陵之位置於左：

高祖獻陵 在三原縣東北四十三里唐朱村

太宗昭陵 在醴泉縣東北五十里九嵎山

高宗乾陵 在乾州西北五里梁山

中宗定陵 在富平縣西北十五里龍泉山

睿宗橋陵 在蒲城縣西北三十里豐山

玄宗泰陵 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金粟山

肅宗建陵 在醴泉縣東北十八里武將山

代宗元陵 在富平縣西北三十里檀山



- 德宗崇陵 在涇陽縣西北四十里嵯峨山  
順宗睿陵 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三里金瓊山  
憲宗景陵 在蒲城縣東北十三里金燧山  
穆宗光陵 在蒲城縣北二十里堯山  
敬宗莊陵 在三原縣東北三十里大平鄉胡村  
文宗章陵 在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天乳山  
武宗端陵 在三原縣東北三十里神泉鄉張村  
宣宗貞陵 在涇陽縣西北六十里仲山  
懿宗簡陵 在富平縣西北四十里紫金山  
僖宗靖陵 在乾州東北十五里岑陽鄉雞子堆

## 第二 唐朝之陵墓

### 一 唐陵之位置

查唐代諸帝之陵墓，悉處北山之陽。西由乾州起，東至蒲城縣之金粟山止，橫亘五縣二百五十里，十八代帝陵

墓，悉散列其間。試以西安城爲樞軸而觀測之，由梁山至金粟山，卻展開成七十度之扇面形，苟反觀渭北高原上之漢代帝陵，（除去杜陵與灃陵）由武帝茂陵至惠帝安陵等九陵，悉皆排列扇面內緣；唐帝諸陵，由高宗乾陵至玄宗泰陵之十八陵，悉皆包圍扇面外緣，無意間，暗示漢唐國力發展之比較焉。唐朝諸陵中，有如獻陵莊陵端陵之設於平原上者，惟其他十五陵，皆列山岳上，占據北山勝景之地。

## 二 唐代山上陵制定之由來

貞觀九年（西紀六三五）自高祖崩後，太宗爰準據漢高祖之長陵制，務求厚定山陵之制，惟其時虞世南上書勸諫，舊唐書虞世南傳記曰：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壘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中略）今爲邱壘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爲漢文灃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墓，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三十六日，已依灃陵，今爲墳壘，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

其時太宗以虞世南之意見書，交羣臣詳議。於是司空房元齡以下，詳議結果，奉答如次：

謹按漢高祖長陵九丈，光武（原）陵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爲陵。竊以爲長陵制度，過爲宏侈，三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爲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顧命，俯順禮經。（唐會要卷二十）

太宗遂一翻初志，採用此議，舉行此簡略山陵之制。若以東漢光武帝原陵高六丈，換算唐尺，則約合五丈，回觀唐高祖之獻陵高五十尺，可知其大體一致者。

由此，唐代自營造獻陵起，皆採陵制簡略方針，至太宗與其后文德皇后，更固守此方針，於是確定唐代山上陵之制度矣。

據新唐書文德長孫皇后傳載曰：

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中略）及大漸，與帝訣（中略）曰：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爲墓，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中略）及崩（中略）諡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嵎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

又據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五，王禮考二十山陵一條載：

貞觀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功，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九嵎山孤聳迥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乃詔營山陵於九嵎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

務從儉約。

如已述者，秦漢以來，厚葬之風，達於極點。既糜國費，以營高墳，復須嚴密警衛，猶難免後世發掘之災。抑且厚葬足以誘導發掘，其事西漢劉向已言之矣。利用自然形勢以爲山陵，用瓦石以代金玉珍寶，不僅節省，且得避免發掘之難。此種高遠實策，固爲識者所洞悉，未必卽爲虞世南之單獨意見也。然欲不囚於過去傳習，不惹起當面私情，而得實行此種新改革，確非易事。從此點觀察，唐太宗之採取山上陵之制度，誠不得不推獎爲千古之英斷也。按山上陵制定之目的，主要在：

(一) 營陵利用自然，得節省人力。

(二) 由平地仰觀山上，形勢雄偉。

(三) 容易防衛盜發。

親觀九嶷山昭陵與梁山乾陵等實際情況，於是對北宋游師雄所謂：「民力省而形勢雄」者，甚覺其言之中肯。

自太宗與文德皇后起，規定送終儉約之制。然查唐代三百年間，實行至何程度，猶爲疑問。據西曆九世紀後半，曾親至中國之阿剌伯人蘇來曼氏略謂：

在昔，中國人間，其王公死後，與遺骸一同將所有財產，卽器具、衣服及高貴玉帶等，埋藏於陵墓之中，惟此種風習，今已不行。蓋因爲獲得埋藏財寶，反惹盜賊屢掘陵墓焉。

惟此事實，猶難絕對憑信。縱令不若秦漢時代之奢靡，但唐代帝陵，尙相當厚藏其財寶，此可想像而得者也。在五代初期，唐代諸陵，殆皆遭發掘，而有由陵中盜出埋藏金玉財寶之事實，（舊五代史卷七十三，溫韜傳）此爲勝過一切之確實反證。

### 三 唐陵構造之概說

唐代帝陵，除利用山岳自然之形勢而爲山上陵之外，復有於平地上築造漢陵式之形狀者，已如上述。因此，隨土地形勢與時代變遷，陵之構造，亦生差異。惟概括言之，約有次述各形式：

（一）在平地上築造之陵墓，爲圓錐形之陡急小丘，高可五十尺，陵基爲正方形，方約三四百尺。

（二）利用山岳之山上陵，暨南面之山腰爲玄宮，鎖閉羨門，其形跡不明。

（三）陵前建立獻殿，（寢殿）藉以供奉。

（四）獻殿前，有石獅石馬石人石羊石鵝石柱等精巧之青石彫刻物，並列兩側，以示莊嚴。至於昭陵後設石像者，乃因地勢關係，應視作例外。

（五）四周迴繞牆垣，四隅建立樓閣，以資警衛。

（六）在周垣四面，對東西南北四方，開設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門。

（七）在四門之前，更有石獅石馬等之排列。

## 第十三章 長安之古碑

### 一 關中之金石

關中乃歷代帝都之區，古碑之多，爲天下冠。就中尤以長安爲古碑之淵藪。然自唐亡後，一千餘年間，此類古碑散佚破損者孔多。在唐末天祐元年（西紀九〇四）節度使韓建，縮小長安京城，另築新城時，古碑類多委棄於郊外矣。尋至梁代，節度使劉鄩，徵發古碑，修理城壁。洎乎北宋，姜遵用長安附近之漢唐碑石，營造寺院，韓續復用碑石修理滿橋。降至明季，因嘉靖年間之大地震，致長安一帶之古碑，大遭破損之厄。據西安府志之記錄，亦曾浩歎曰：

關中金石之文，甲於海內，（中略）顧自唐末五季兵燹而後，一壞於宋姜遵之營浮圖，再壞於韓續之修滿橋，三壞於嘉靖乙卯地震，先後數百年間，十蓋已失其七八。

加之，本地之里人田夫，爲避免訪碑客應接之煩，復惡拓碑者蹂躪田地，於是故事破壞者不少。在此等天然與人爲之損害間，盡力保護，使若干古碑得傳存至今日者，其一不得不歸功於碑林之設立也。

### 二 碑林之創設及續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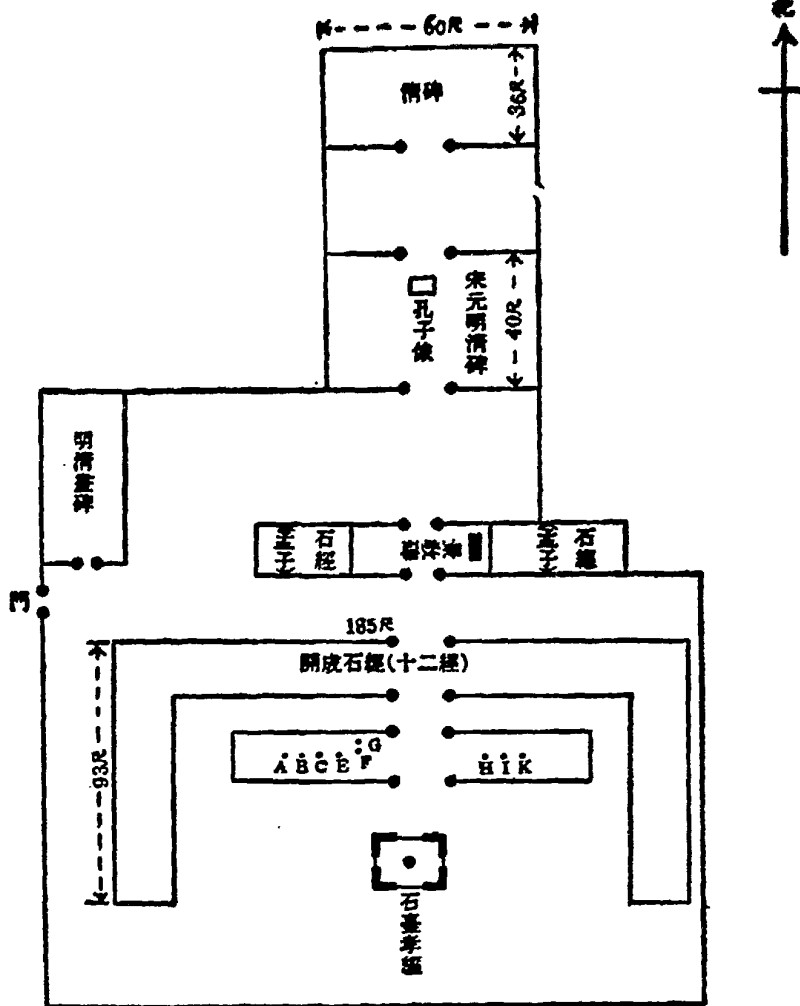
碑林在西安城內文廟之後方，即接近北面之處。試述其由來，初，唐文宗開成二年（西紀八二八）將周易尙

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等十二經勒刻於石，設立長安城內務本坊之國子監。此即有名之開成石經也。然至天祐元年（西紀九〇四）佑國軍節度使韓建，於改築長安新城之際，即委棄此石經於郊外。及至後梁節度使劉鄩，始移入城內，惟以土地卑溼，未加十分保護，因之，略受折缺。如是者，凡歷百七八十年之久，迨至北宋元祐二年（西紀一〇八七），龍圖學士呂大忠，卒將此石經，安置城內府學中，並予以十分之保護，復將長安附近之顏真卿褚遂良歐陽詢徐浩柳公權等石碑，會列一處。委細敘述當時之事實者，爲在今碑林內，元祐五年黎持所著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其中有曰：

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

此即現今碑林之濫觴也。其後由南宋至明初，約三百年間，碑林之沿革，固不明瞭，惟至明成化九年（西紀一四七三）馬文升會修葺碑林。旋於嘉靖三十四年（西紀一五五五）與四十二年，屢受兩次大震災，致碑林中石碑，率皆傾倒，因此缺損斷折者甚多。迨乎萬曆二十一年（西紀一五九三），沈聽之、李得中等，曾一度修理之。後於清朝康熙五十九年（西紀一七二〇）及乾隆三十七年（西紀一七七二）兩度修葺碑林。其在乾隆三十七年之修理，乃經陝西巡撫畢沅之手，改築之規模甚大，畢氏一方加意保存唐宋古碑，一方復會集明清之新碑，現在碑林之設計與屋宇，悉畢沅當時之遺構也。俟後雖屢加修理，惟仍保持乾隆時代之舊態。查畢沅改築碑林之要旨，詳見於

彼著關中金石記與陝西資政錄等。要之，畢沅爲表彰關中舊蹟之功勞者，同時，對於保護碑林中之古碑，厥功尤偉。



圖面平林碑 圖三二第

- |         |           |
|---------|-----------|
| 碑空不智廣大B | 碑塔寶多A     |
| 碑文字千英夢D | 碑師法因道C    |
| 碑塔誠元F   | 碑師禪智大E    |
| 碑廟宗氏顏H  | 碑教聖字之義王集G |
| 碑山嶽華斯李K | 碑師法開陸I    |



三 碑林之掘工

碑林屬陝西巡撫所直轄，常置守衛看護之。在冬季三個月，中鎖閉不開，此外各時，則任人觀覽。碑林內，常有職工七八，專事拓本，碑林門外，復有十數碑帖肆，以專販賣。凡各國人士遊覽至此者，類皆購之，以資紀念，故帖肆甚繁。查現今碑林中共收藏石碑六百六十七方。拓工為適應願者，各碑均有拓本，惟除去特別情況外，普通帖肆皆預擇其中最優秀者五十五種，併合一組，而販賣之。此五十五種拓本之內容如次。茲為便利起見，依照乾隆十六年（西紀一七五一）設立於碑林中石刻拔萃之題目，惟因石刻拔萃問有誤謬，茲特訂正其顯著者之二三於下：

種類

筆者

種類

筆者

夏 禹王衡嶽碑

唐 玄宗注孝經

清 聖祖仁皇帝御筆碑

清 世宗憲皇帝御筆碑

清 果親王書碑

秦 嶧山模本碑

李斯

隋 皇甫府君碑

歐陽詢

隋 真草千文

智永

唐 集聖教序

王羲之

唐 大雅集碑

王羲之

唐 孔子家廟

虞世南

唐 多寶塔碑

顏真卿

唐 顏氏家廟

顏真卿

唐 爭座位稿

顏真卿

唐 題名石柱  
 唐 玄祕碑陰  
 唐 不空師碑  
 唐 楚金師碑  
 唐 隆闡師碑  
 唐 精舍碑銘  
 唐 李氏先塋  
 唐 草心經  
 唐 聖母帖  
 唐 草書千文  
 唐 法琬師碑  
 宋 石經記碑  
 宋 勸慎刑碑  
 宋 清淨護命

龔真卿 唐 玄祕塔碑  
 柳公權 唐 馮公神道  
 徐浩 唐 道因師碑  
 吳通微 唐 大智師碑  
 筆者不明 唐 大智師碑陰  
 梁昇卿 唐 精舍碑陰  
 李陽冰 唐 斷千文  
 張旭 唐 肚痛帖  
 懷素 唐 藏真律公  
 懷素 唐 邪國公碑  
 劉欽旦 宋 牧愛堂碑  
 宋 安宜之 宋 譯聖教序  
 盧經 宋 勸慎刑箴  
 龐仁顯 宋 摩利經碑

柳公權  
 柳公權  
 歐陽通  
 史維則  
 史維則  
 梁昇卿  
 張旭  
 張旭  
 懷素  
 楊承和  
 朱文公  
 雲勝  
 盧經  
 表正己

宋 陰符經碑	郭忠恕	宋 篆千文序	皇甫儼
宋 篆書千文	夢英	宋 偏傍篆碑	夢英
宋 抄高僧傳	夢英	宋 十八體篆	夢英
宋 刻草書碑	彥修	宋 游師雄碑	邵讖
元 天冠山詩	趙子昂	明 勅壽萱碑	永壽王(宗室莊信王)
明 淳化閣帖	費甲鑄	明 古柏行碑	筆者不明
明 徐公家訓	董其昌		

其拓工手法，頗為巧妙。先疊紙為五寸之四方形，使含適度水分，然後展開貼於碑面，先用小刷刷之，次用大刷撲打，此種處理溼紙之伎倆，為日本職工所不及者。待碑面溼紙乾燥，再用綿椎蘸墨汁輕打之。其粗製者，用醃墨汁之刷子磨之而成。若是，每日疊拓，致使碑面變成黑色。其最頻繁搨拓者，能使墨滓堆積於碑面。故欲精製拓本時，須預先洗滌碑面，方可搨拓。復因此間終日搨拓歷年既久，則碑面必漸次磨滅。此種損傷古人之筆蹟，良非得已也。

#### 四 碑林之唐碑

碑林之藏石中，除夏禹王碑、秦嶧山碑等模刻碑而外，六朝以前之古碑，殆皆失傳，惟就中唐碑獨多，誠研究舊都長安絕好之紀念物也。書道隆盛之唐碑，既饒觀賞價值，復得為習字之樣本。且碑文內容，直接間接關係長安者

多。中國學者常恃古碑爲欣賞考據之對象，且在唐碑，關於碑首碑側之彫刻模紋，亦富有美的價值焉。

要之，研究唐碑之筆蹟內容裝飾等，卽能闡明唐代長安之文化與藝術之一面。故著者在茲擬就碑林中唐碑，略一介紹之。惟此類唐碑，在明代趙麟石墨鐫華，清代畢沅關中金石記，及朱楓雍州金石記，毛鳳枝關中金石存佚考，以及王昶金石萃編等書中，俱詳細記載，故茲僅簡單介紹之。至於從來一般所忽視之冠首側面底邊等之彫刻模紋，亦略加說明，聊供研究藝術之一助云爾。

#### 道因法師碑

爲龍朔三年（西紀六六三）十月李儼撰歐陽通正書，碑長十尺三寸，闊三尺三寸，厚約九寸，碑文計長七尺三寸。按道因法師爲與玄奘共同從事譯經之高僧。碑冠彫刻釋迦如來觀自由大勢至等三尊，其下部，橫記「故大德因法師碑」，「因」字在尊像之下，而將「道」字省去。華嚴大疏記：「通至佛果故名道」。釋迦如來之尊像爲果，因之，上達至果者，標識爲卽道，此卽表示道因之義歟。其碑側之彫刻模紋，亦屬可觀。

#### 比丘尼法珣碑

此碑係景龍三年（西紀七〇九）五月釋承遠撰，劉欽旦正書。

#### 鎮國將軍吳文碑

此係開元九年（西紀七二一）十月僧大雅撰集王羲之之行書而勒成者，碑之下部，僅存三尺許。此碑原在西

安城南之墜中，後移至碑林保存。然以此與僧懷仁撰集王羲字跡所作之聖教碑比較，似稍見劣，故大雅所集羲之行書，是否果爲羲之真筆，尙屬疑問。

御史臺精舍碑

此係開元十一年（西紀七二三）崔湜撰文梁昇卿追記之八分書，其碑陰及碑側，俱有正書之題名。按唐代御史臺精舍，在皇城承天門內第六街。碑陰及碑側之題名，計有侍御史內供奉百二十一人，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四百九十七人，監察御史四十二人，知雜御史五十一人，惟有若干重複，且係逐年追書。題名中，如王維顏真卿徐浩等名士實不少觀。

大智禪師碑銘

此係開元二十四年（西紀七三六）九月嚴挺之撰史維則之八分書，碑陰爲開元二十九年（西紀七四一）五月陽伯成撰史維則書。碑全長十一尺，闊三尺八寸五分，厚一尺一寸五分，碑文計長七尺七寸。碑文完整，無一字缺損，碑側有寶相華之花紋，頗爲精絕。此碑爲碑林中之最完整者，亦爲優秀之一。

石臺孝經

此碑建於天寶四載（西紀七四五）九月，爲玄宗御筆八分書之臺碑，上有皇太子（即後之肅宗）之題額。長一丈七寸，由四方闊四尺八寸之厚石板，結合而成之方碑，安置於臺石之上。所以稱作石臺者，蓋即因此。在碑之

四周及全面，刻有玄宗自作之孝經序及孝經注與孝經之經文，字體爲遒麗之八分書。在碑之最後處，勒李齊古之上表並李林甫以次四十五人之題名。碑冠計高一尺三寸，乃卷雲蟠龍之彫刻，碑底鏤刻闊三寸之蔓草花紋，礎石爲高七寸，闊八尺七寸之方形臺，其四面彫刻獅子，俱極精巧逾麗。臺碑全長計一丈五尺三寸，體態宏壯，石質亦堅緻無比。此碑，玄宗原以之建於唐國子監者，後移於碑林，爲之特建石臺孝經亭焉。

#### 隆闡法師碑

此碑建於天寶二年（西紀七四三）十二月，或傳爲僧懷惲所撰書，惟實際則認按懷惲卽隆闡法師，大足元年（西紀七〇一）已經入寂，自不致在其四十餘年之後而自撰書此碑者。然則撰書者，俱不明瞭。碑之行書甚佳，且碑側彫紋亦甚秀麗。

#### 多寶塔碑

此係天寶十一年（西紀七五三）四月岑助撰，顏真卿正書。其時恰當顏真卿之四十四歲，壯年筆蹟，倍覺可觀，故在顏書中，爲最值得翫賞之一種。

#### 顏氏家廟碑

此係建中元年（西紀七八〇）七月顏真卿所撰書，有李陽冰之篆額。其時顏真卿已七十二歲，然筆力謹嚴剛勁，得推重爲顏真卿正書中之代表書法。

集右軍書三藏聖教序並心經碑

此係咸亨三年（西紀六七二）僧懷仁集合王羲之之行書，勒聖教序於石之碑。此碑文字，爲王氏之真筆跡，故被推重於藝林中。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此係建中二年（西紀七八一）景淨撰呂巖秀正書之碑。原在西安城西門外崇聖寺境內，至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而移置於碑林者。碑全長九尺二寸，闊三尺二寸五分，厚六寸。爲名聞於世界與古代基督教有關之石碑也。關於此碑，前已詳述，茲不贅敘。

孔子廟堂碑

此碑係武德九年（西紀六二六）十二月虞世南撰文並正書，有相王旦之篆額。按相王旦，卽後之睿宗。然其於武德九年，尙未出世，蓋此篆額無疑係則天武后時添加者。原碑在五代時已破壞佚亡，此乃北宋初期王彥超之摹刻。

太子賓客白道生碑

此碑係永泰元年（西紀七六五）六月于益撰文，睿宗正書並篆額。

楚金禪師碑

此碑係貞元二十一年（西紀八〇五）七月沙門飛錫撰，吳通微正書，在多寶塔碑之碑陰上。  
三藏不空法師碑

此碑係建中二年（西紀七八一）十一月嚴郢撰文，徐浩正書。

邢國公梁守謙功德碑

此碑係長慶二年（西紀八二二）十二月楊承和撰文並正書。按楊承和雖爲一宦臣，但書甚佳。由此可測知唐代風尚之一端。碑側模紋，亦極遒麗。

梓州刺史馮宿碑

此碑係開成二年（西紀八三七）五月王起撰文，柳公權正書並篆額。

大達法師玄祕塔碑

此碑係會昌元年（西紀八四一）十二月裴休撰，柳公權正書並篆額，全長十二尺七寸，幅四尺二寸，厚及一尺五分。已由碑身中部被折爲二，惟碑冠彫刻，精巧秀麗，他碑殆難匹敵。

李氏遷先塋記

此碑係大曆二年（西紀七六七）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惟現在之碑，乃北宋大中祥符三年（西紀一〇一〇）所重刻，非原碑也。



李氏三墳記

此碑爲大曆二年（西紀七六七）李季卿撰，李陽冰篆書，惟亦與前碑之情形相同，疑係後世重刻，惜難確證之。按李陽冰爲秦漢以來篆書名手，故此碑亦爲翰墨界所珍重。

爭座位帖

此碑係顏真卿撰文並草書，惟年代未明載，若就碑文內容觀，可推斷係代宗廣德二年（西紀七六四）所作。勅內莊宅使牒

此碑係大中五年（西紀八五一）正月所正書，未記筆者姓名。按此牒乃勒於大達法師玄祕塔碑之碑陰者。對於文書之書式與經濟史之資料上，甚有參考之價值也。

國子學石經

此係開成二年（西紀八三七）十月所建，卽世所謂開成石經者是也。惟表現法不正確，實於九經之外，加入論語孝經爾雅等爲十二經，再併合與此等經書關係較深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一同勒之於石，原置唐長安務本坊之國子監境內。碑文皆係正書，對於此碑關係較深之筆者校勘者檢校官等姓名，備載碑中，故茲從略。至言此碑之大小，若干不等，若概言之，高約七八尺，闊三尺，厚一尺左右。碑之兩面，概分上下爲八段，各段勒字三十四行，每行約十字。反觀東漢熹平年間所建之石經，與曹魏正始年間所建之石經等，俱已亡佚，不能見及其片石矣，獨此開成

石經，毫無破損，而得儼然保存至千年後之今日，誠堪珍重者矣。試據清代王昶之金石萃編卷六十九所載開成石經之石數與字數，每經區別如左。惟該書所舉字數，係襲蹈當時之開成石經者，故未必即與現存開成石經之字數相符。至其石數係根據何書則不明。惟與彙所介紹之石刻拔萃所舉石數，顯不一致。究竟何者正確，因當時未注意計數，故難以判斷之。

周	易	王弼注上經下傳共	二卷		
		韓康伯注繫辭說卦共	二卷	九石	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尙	書	孔子傳並序	十三卷	十石	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	詩	鄭氏箋	二十卷	十六石	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	禮	鄭氏注	十一卷	十七石	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	禮	鄭氏注	十七卷	二十石	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	記	鄭氏注（內月令一卷李林甫注）	二十卷	三十三石	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		杜氏集解並序	三十卷	六十七石	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春秋公羊傳		何休學並序	十二卷	十七石	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春秋穀梁傳		范甯集解並序	十二卷	十六石	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 經 明皇（玄宗）御註並序

一卷 一石 二千〇百〇十三字

論 語 何晏集解並序

十卷 七石 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 雅 郭璞注並序

三卷 五石 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在以上十二經之石刻外，復有補唐刻石經十三石及唐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合計十石。此等俱嵌入本石經對面之壁間。按開成石經中，未加入孟子，及至清康熙三年（西紀一六六四）由當時之陝西巡撫賈漢，刻孟子於十七石，置於碑林，以符十三經之數。

東陵聖母帖

此碑係貞元九年（西紀七九三）五月懷素草書。

瘞其律公二帖

此碑無年月，為懷素草書。

草書千字文

此碑亦無年月，為懷素草書。

肚痛帖

此碑無年月，為張旭草書。

斷石千八

此碑亦無年月，爲張旭草書。

題銘石柱

無年月，爲顏真卿正書。

淨域寺法藏禪師塔銘

此碑係開元四年（西紀七一六）五月田休光撰文並正書。

魏君夫人趙氏墓誌銘

此碑係會昌五年（西紀八四五）十一月王儔撰文並正書。

宣州司功參軍魏道墓誌銘

此碑係元和五年（西紀八一〇）四月王匡贊撰文並行書。

河內張氏墓誌銘

此碑係會昌五年（西紀八四五）六月子鎮撰字子正書。

京兆章公玄堂志

此碑係貞元六年（西紀七九〇）子紆撰文並正書。

雁門郡夫人合狐氏墓誌銘

此碑係天寶十二年（西紀七五三）立，行書。

韓君寶才墓誌銘

此碑係咸亨四年（西紀六七三）立，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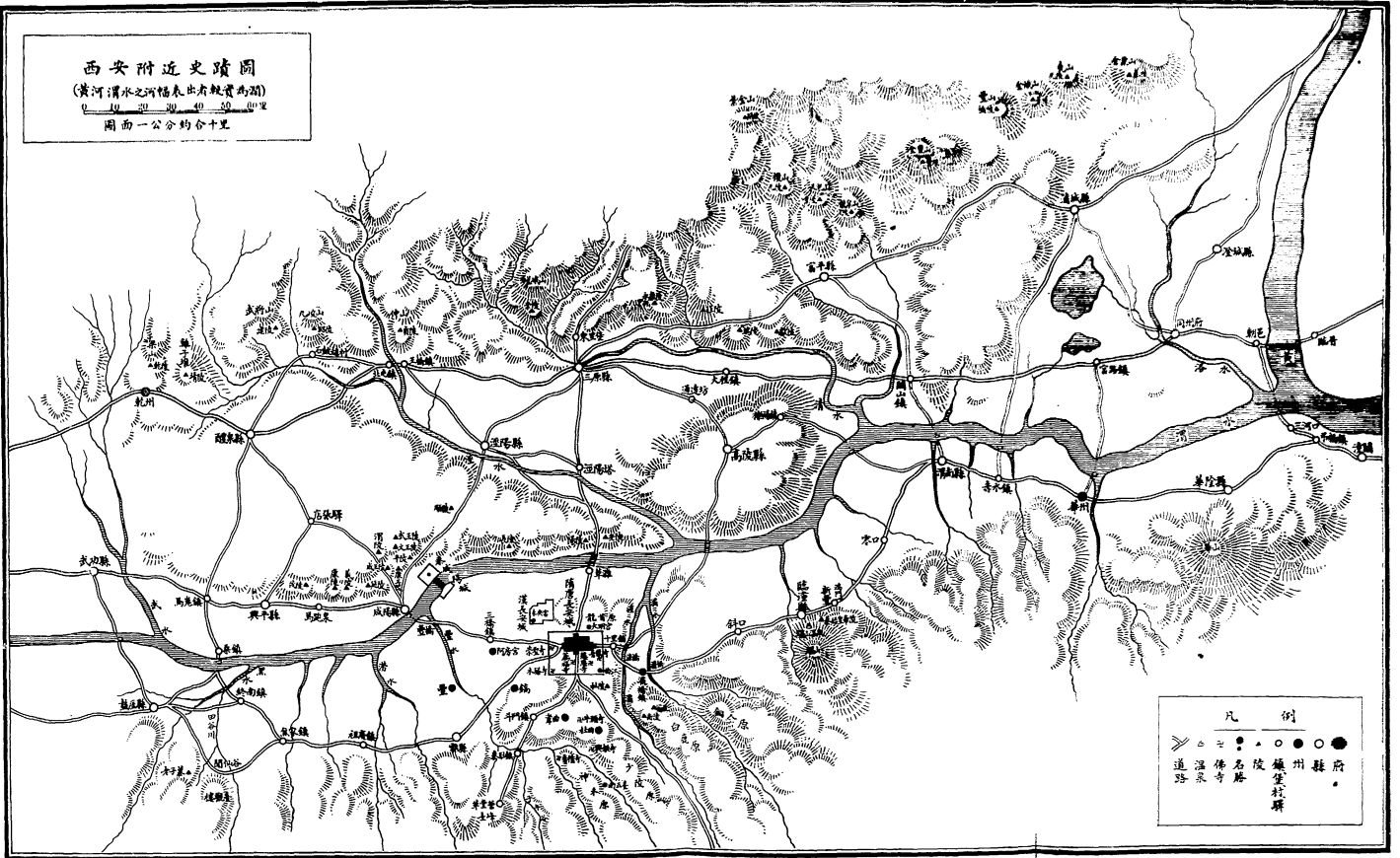
孔聖立像

係吳道子畫。

觀世音菩薩像

係吳道子畫，碑全長七尺八寸五分，闊二尺八寸五分，厚八寸，菩薩像高五尺八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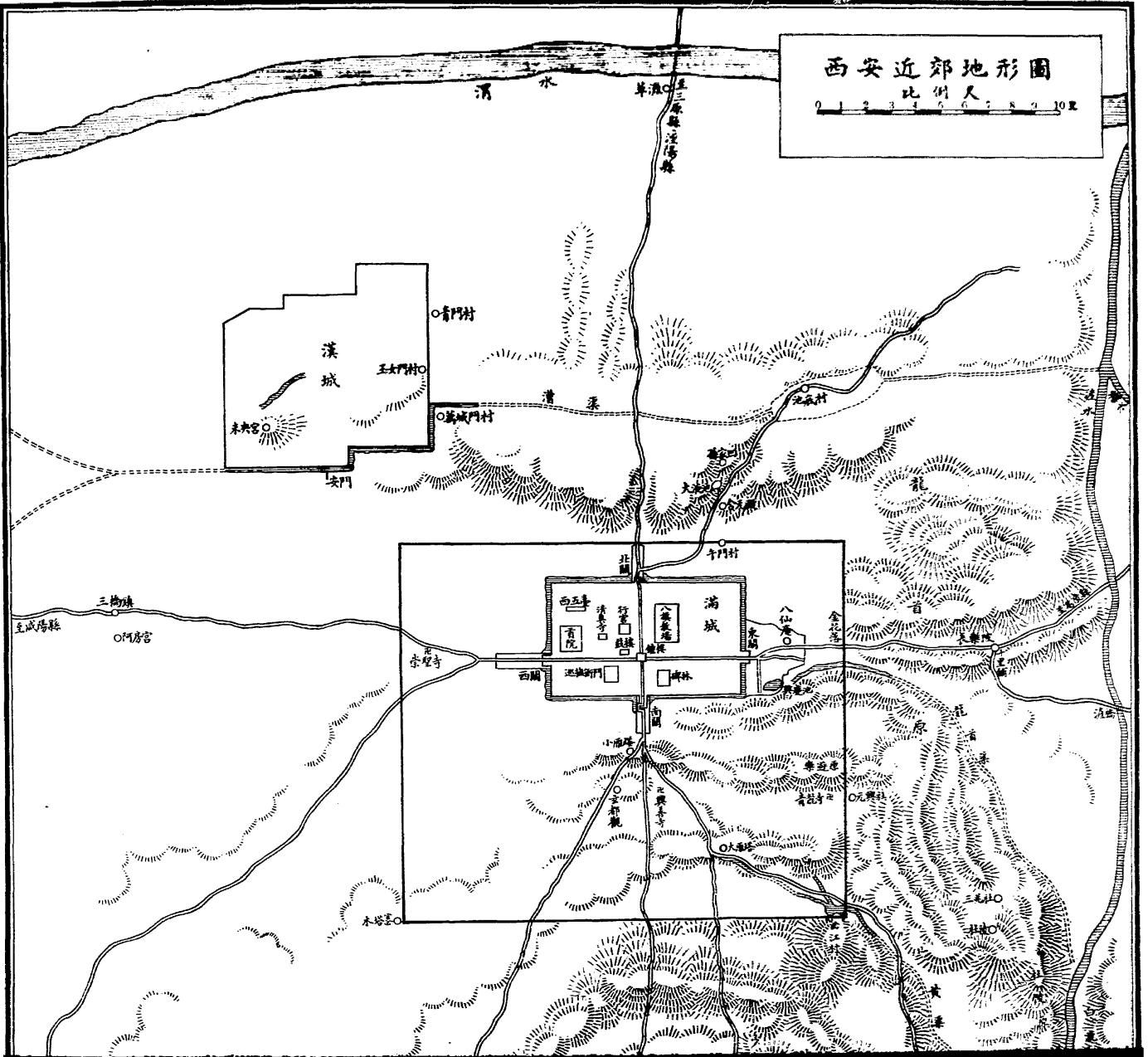
西安附近史蹟圖  
 (黃河渭水之河橋表出者概費尚闕)  
 圖面一公分合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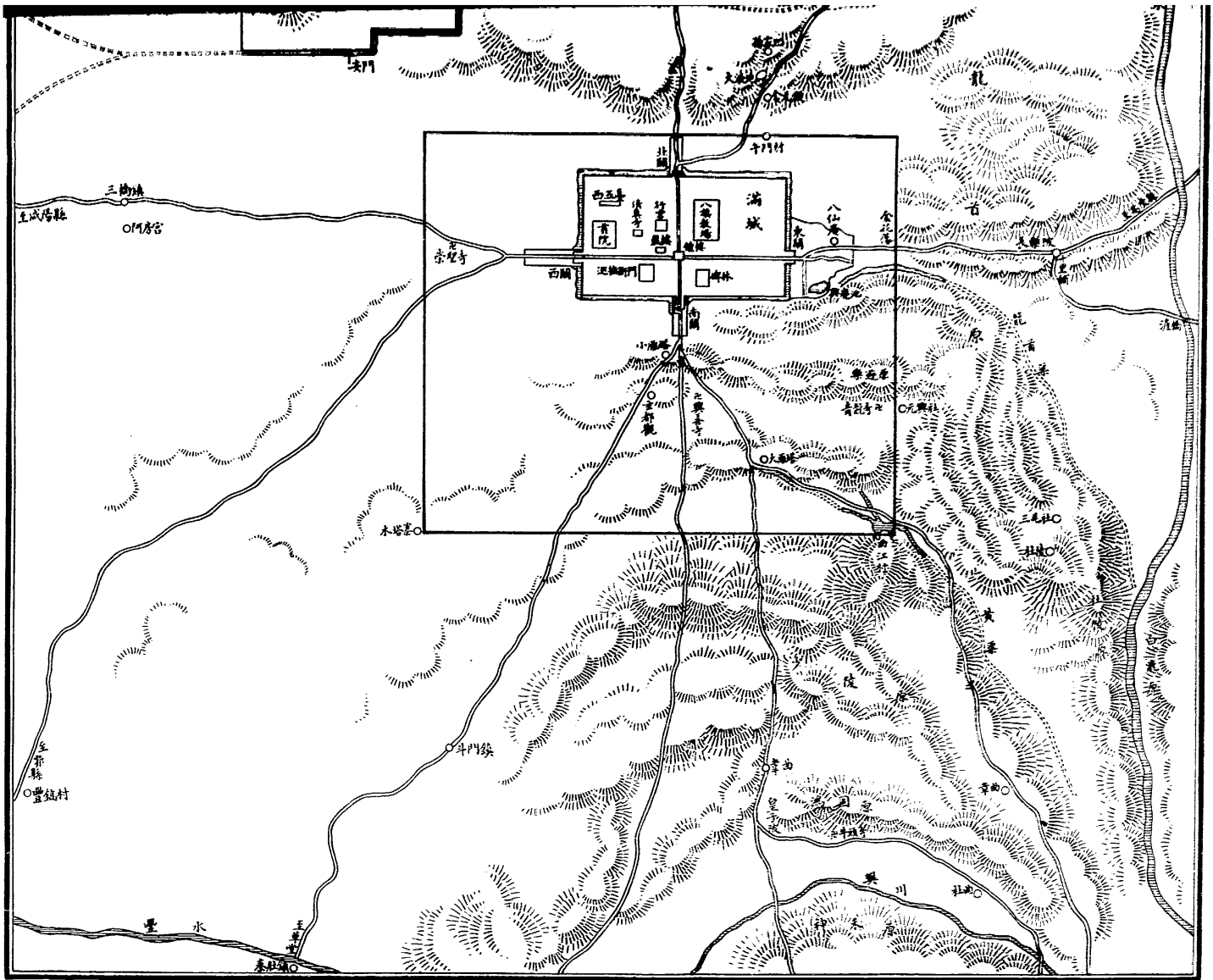


西安近郊地形圖

比例尺

0 1 2 3 4 5 6 7 8 9 10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97358.1)

長安史蹟考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足立喜六

譯述者 楊鍊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